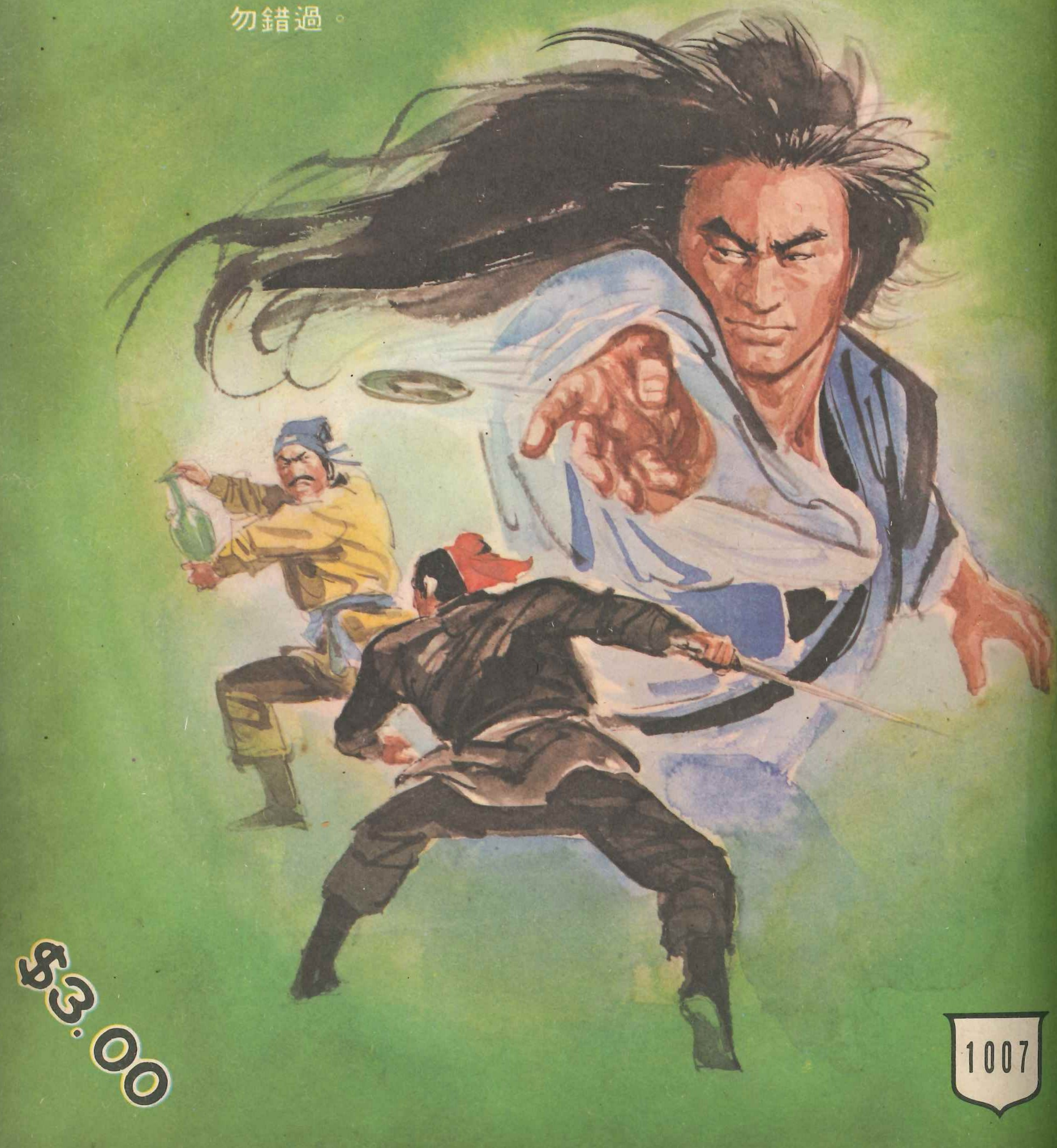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古錢玉瓶記

是本刊重金禮聘得名武俠小說家高峯先生加盟，推出「古錢玉瓶記」與讀者首次見面，文字清秀，結構精巧，由一枚古錢一隻玉瓶構成了一個舒情、俠艷、緊張、刺激的故事，請勿錯過。



$3.00

1007

編者話

我們自從增厚篇幅印行後，每期都不斷尋隙鑽縫地發掘及盡量羅聘各地名家加盟本刊內容助陣，現已按期增添刊出名作，精采異常，讀者們有目共睹，毋需多贅，自詡誇張。

今期的巨型故事「古錢玉瓶記」，就是我們最新特聘加盟之名作家高峯先生的稱心作品，是篇為他首次與各位見面之作，高君行文秀麗流暢，描述輕鬆活潑，題材正確，發人深省，他將人生中轉捩點抉擇、及「大是」「大非」的分野，有精警詳盡分析。雖屬消閒之閱讀享受，但有身心快慰裨益。

**　　**　　**

由於兩年前本機構擴建新廈，致使所屬「環球出版社」營業部另遷新址辦公，期間內，本刊與屬機構之各項定期出版雜誌的讀者們，紛紛到來上環新報大廈洽商續期訂閱，我們由於手續關係，未能完善辦理，深表遺憾致歉！由現時起，各惠顧讀者可駕臨新報大廈五樓或干諾道西長嘉大廈洽商辦理。

**　　**　　**

溫涼玉君新作「飲馬黃河」上期刊出，編者掛一漏萬，今期起特更正為「躍馬黃河」，希見諒！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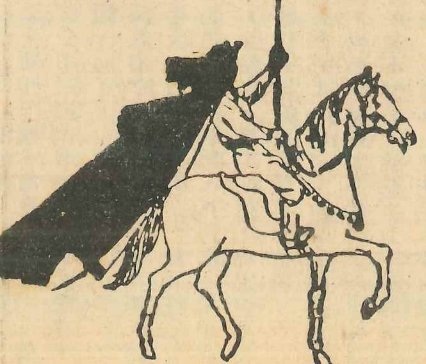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成吉思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一一五五－一二二七）

成吉思汗，姓奇渥溫，名鐵木真，蒙古尼倫部人。幼時部落衰微，數經患難，而終化險為夷。後與克烈部王罕聯盟，部眾漸集，自此勢力漸大，平克烈，滅乃蠻，削平塞外諸部。於宋寧宗開禧二年，建九斿白旄纛，於斡難河（今鄂嫩河）即皇帝位，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後進兵中原，征金，滅西遼，滅花剌子模（回回國），滅西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裏海以東，盡入版圖。所建之四汗國，地跨歐亞，對於東西交通，商賈往還，文化交流，貢獻至大。

李符桐敬撰

徐永進拜書

俠義傳奇故事

高峯·文
子成·圖

古錢玉瓶記



一、美人夜浴桃花溪

天上浮雲一掩，月亮光芒頓消。

在安徽省黃山腳下，有兩條黑影迅速的移動，沿着小山路盤旋而上，黃山雖然是一座大山，山路雖然曲折，但這兩條黑影滿不在乎，輕功展開，彷如兩頭小鳥。

不錯，瞧這兩條黑影又纖又細，在深山之中飛騰，上峭壁，越峻嶺，姿勢美妙非常，的確像兩頭小鳥。

時當春天，春雨綿綿，山路又陡又滑，在山腳時還不覺得怎樣，上到山腰，卻是滑不留足，若換尋常人，必須一步一頓，小心翼翼，萬一滑下山谷，那將是粉身碎骨之禍。但這兩條黑影，施展的正是「八步趕蟬」的輕功，但見她們腳不點地，捷若靈猿，不過半個時辰，已到了「桃花峯」。

只嗅得花香陣陣，桃花峯上開滿了桃花，整個山峯好像浸在粉紅色的染缸之中，兩條黑影中的一條，猛然收了腳步，低聲道：「二師姊，我們歇一歇好麼？」

說話的，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女，苗條的身材，白淨的皮膚，在月色之下，可以看得出來，她是一名十分漂亮的少女，由她的輕身功夫看來，她的武功也有相當的根底。「二師姊」其時已在三丈之外，剛好在一棵老年大樹的陰影之中，模樣如何，暫時看不見，只能看見她露出兩排潔白如雪的牙齒。

「歇一歇？」她冷冷的道：「妳說得好輕鬆，我們必須在天亮之前，趕到硃砂峯，瞧，現時午夜剛過，離開天亮不過三個時辰罷了。」

在她們腳下，是一個山谷，瀑布和泉水在山谷深處轟鳴，好像就在她們的腳下。谷底，一條小溪蜿蜒而流，直流出山外。桃花花瓣，一瓣一瓣的落入溪中，也把花香帶到山外去，那少女眼見如此美麗，如此壯觀的風景，那裏肯走，嘆道：「三十六峯遊不盡，處處清泉峻山峯。二師姊，這句詩的確不假，黃山三十六峯，我們只到一峯。」

「二師姊」眼見黃山景色奇麗，也自心動，說道：「這裏是桃花峯是不是？這條溪叫做桃花溪是不是？三師妹，妳以前來過黃山麼？」

「二師姊」叫做楊綠花，二十四五歲年紀，說話溫柔，鶯聲嚦嚦，相貌漂亮，更在「三師妹」之上。別看她年紀輕輕，她練得一手好劍法，在武林中大大有名，她行走江湖，已有七八年了。

「三師妹」叫做李芙蓉，跟楊綠花同門學藝，劍法練得出神入化，其實不弱於她的二師姊，不過，論名堂的响亮，則是遠遠不及。

李芙蓉道：「二師姊，由這裏上去，還有很多著名的景物呢，有人說，不到黃山，不知道黃山的奇麗，我跟師父來過兩次，也還未遊遍三十六峯呢！」

楊綠花在樹影之中緩步出來，牽着李芙蓉的手，笑道：「三師妹，也罷，我們歇一歇，憑你我的輕功，或許可以在兩個時辰之內，趕到硃砂峯去。」

李芙蓉拍手笑道：「好極了，橫豎也不怕廢人幫飛到天外去，我們慢慢去會他，也還不遲，而且……嘻嘻！」楊綠花道：「你笑什麼？」

李芙蓉笑道：「廢人帮算是什麼東西？師父派我們去會他，眞是廢人帮的天大面子，我說，嘻嘻，我們不如在桃花溪上洗一個澡，在溪邊睡一個覺，天亮了，才慢慢的上去，由得他們等上半天，豈不甚妙？」

楊綠花面孔一板，冷冷的道：「三師妹，師父交下來的，這一個不輕的任務，豈同等閒。」

李芙蓉道：「廢人帮是什麼東西，由他們等半天，有什麼要緊。」楊綠花道：「要是他們等得不耐煩，五個廢人拍拍屁股走人，師父交下來的任務，我們怎樣完成，三師妹，你的鬼主意再也休提。」

李芙蓉道：「可是，我們到桃花溪去洗個澡，也不會就擱太多的時間呀，唉，二師姊，你不知道，桃花峯上一到春天，香氣四溢，花瓣落入桃花溪，溪水就把香氣帶到山外去，桃花溪中，嗯，這裏也是這麼香，桃花溪更加不得了，現時正是春天，一到秋天，什麼香氣也沒有了，那……那是太可惜了。」

聽她這一頓話，楊綠花不由的大爲意動。

楊綠花天生愛潔，平時衣服天天換，一塵不染。多日來，她們由華北黃土高原來到黃山，日夕奔波，風塵滿面，倒沒有工夫好好的洗一個澡。當下微微一笑，道

：「好吧，我們悄悄的下谷去，三更半夜，幸而決不會有人偷窺。」

李芙蓉笑道：「好極了，我們走吧，二師姊，在桃花溪浸上一浸，包管你遍體香噴噴的，十天八天不散，二師姊，你已經很漂亮，加上遍體生香，只怕……嘻嘻……」楊綠花聽她一捧，不由的笑了起來，道：「鬼丫頭，你笑什麼？」

李芙蓉笑道：「人還未到，香氣已飄然而來，嘻嘻，硃砂峯上那五個廢人，只怕人人醉倒，架也不想打，鬥也不想鬥，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垂手可辦，咭咭，二師姊，你的確太美了！」

楊綠花確然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白凈的皮膚，彎彎的眉毛，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修長的身段，兩排潔白如雪的貝齒，此外，還有兩個迷人的梨渦。

凡是她所到之處，武林中人必然竊竊私語，嗯，蟠龍劍柳如詩的得意弟子，武林第一美人楊綠花來啦。

楊綠花非但以一手蟠龍劍稱譽武林，而且艷名四播，追逐她石榴裙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然而她卻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出道七八年來，在武林中縱橫來去，會盡了天下英雄，卻是壓根兒未想過一個「嫁」字，對那些有意攀就的武林高手，一律不理不睬。

所以，她今年二十四歲了，仍然是雲英未嫁的處子身。她對自己的美，自然也知道，而且顧影自憐，也頗爲珍惜，現下聽到她的三師妹李芙蓉所說，不由的滿臉羞紅，嗔道：「三師妹，你多嘴多舌，瞧我不給你一劍。」

「嗆」的一聲，她果然亮出長劍來。

李芙蓉嘻嘻笑道：「二師姊，可不是麼，你是武林中著名的美人，硃砂峯上那五個人……哼，既然號稱廢人帮，自然是又醜又老的怪物了，兩下一比，那是多麼有趣呀，哈哈，嘻嘻！」

楊綠花俏臉一板，嗔道：「今天你老是嘲笑我，非賞你一劍不可。」青光閃處，一劍向李芙蓉的左耳削過來。李芙蓉大叫：「我不敢了，二師姊饒命。」

頭一低，青鋒在她秀髮上面掠過。

李芙蓉一面大叫饒命，一面展開輕功，直溜下谷去。楊綠花仗劍在後面追，師姊妹兩人，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在黃山險陡山路追追逐逐。

兩條纖纖的倩影又再迅速的移動了，由桃花峯直溜到桃花溪，只嗅得一陣濃烈的香氣，撲鼻而來，楊綠花道：「是這裏麼？」李芙蓉笑道：「不錯，這一條小溪便是黃山著名的桃花溪，二師姊，你還要殺我麼？」楊綠花笑道：「殺還是要殺的，在兩種情況之下。」

李芙蓉道：「那兩種？」楊綠花道：「浸過溪水之後，如果不香，我就殺你。」李芙蓉笑道：「這個嘛，我可以担保，還有一種呢？」楊綠花道：「以後如果還要多嘴多舌的笑我，我也要殺你。」

李芙蓉把舌頭一吐，向她扮了一個鬼臉，笑道：「二師姊，我笑的難道不是，我說你太美了，難道你不在心底下喜歡出來？天下的小姑娘呀，誰人不喜歡人家的讚美，好師姊，如果你說一聲，李芙蓉，你也算是美人胚子，我準會把蟠龍劍『葉

底偷桃』那一招授給你。」

楊綠花嗔道：「你還是多嘴多舌，哼，我且看你『葉底偷桃』這一招如何?」說着她手腕一揮，青光閃閃，「嗤」的一聲微响，李芙蓉的一隻耳環給削去了一半。這一招，楊綠花又快又準，而且勁力練得恰到好處，青鋒一閃，把耳環削去一半，如果她用力大些，則必傷及李芙蓉的肌膚，如果用力弱些，則不能把耳環削去。

李芙蓉跳將起來，叫道：「呀，師姊，你動手殺人來啦。」身形一展，「噗通」一聲，躍到桃花溪中，叫道：「我洗澡啦，不再跟你玩了。」

只見她在溪水中把外衣裏衣通統脫掉，擲上峯邊，在溪水中浮浮沉沉，一面哼着一首民歌，一面來來回回的泅泳，楊綠花鼻子裏嗅到的，儘是花香，溪水之上，只見瓣瓣桃花，隨水飄流，她再也忍耐不得，左右四顧，四下閴然，並無人影。

楊綠花把襪子小靴除下，一對雪白的腿，浸到水中去。李芙蓉哈哈笑道：「好師姊，你年紀比我還大，怎的如此害羞，快快脫光了衣服跳下來，溪水清涼，我是說不出的舒服爽快，快下來吧。」

楊綠花生平從未以清白之軀示人，若要她脫光衣服，她無論如何也不肯，雖則李芙蓉是她的同門師妹。

師姊妹兩人，便有兩個頗不相同的性格，楊綠花靦靦覥覥，羞人答答，李芙蓉則是豪爽大方，任性自然。

楊綠花見李芙蓉在水中玩得高興，她就躲在一棵大樹後，才敢脫下了外衣，一陣清風吹來，在她羊脂一般的肌膚上拂過，十分舒服，她慢慢的將纖柔婀娜的嬌軀，浸進水裏，內衣是無論如何不敢脫了。

流水淙淙，幽香陣陣，在黃山桃花溪洗澡，確是人生一大快事，楊綠花遍體生香，只覺舒服無比，心想：師妹之言不錯，我削去她的半隻耳環，他日我必須好好的賠他一對。呀，這裏是多麼的幽美呀。

她索性閉上眼睛，懶洋洋的半倚在岸邊，讓大半個身上浸在溪水之中。

在月色融融之下，幽美無比的桃花溪中，兩位絕色佳麗，在月夜之下洗澡，這是怎樣引人遐想的一幅圖畫呀！她們兩人陶醉在如此幽雅的大自然的環境之中，對於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對於武林中的殺殺伐伐，一時之間，已完全忘記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李芙蓉叫一聲：「師姊，有人！」楊綠花大吃一驚，睜開眼睛，叫道：「什麼?」李芙蓉在水中探出半個人頭，叫道：「師姊，我見岸邊有條黑影疾飛而來，又疾飛而去。」

楊綠花道：「是人是鬼，還是猴子野獸，你沒有眼花吧?」聽她的聲音，居然顫抖，還是前所未見的一回事，楊綠花成名六七年，在武林之中，名堂响亮，武功高強，縱然間碰上了一等一的高手，她也沉着應付，決不會慌張，更不會顫抖。

李芙蓉道：「九成是人，我決不會眼花，人影一閃，便不見了，此人的武，也是不弱呀。」楊綠花道：「你爲什麼不跳起來瞧一瞧?」

李芙蓉滿面通紅，「呸」了一口，道：「好師姊，你難道不知道我身上沒衣服麼?」楊綠花雙足在水中一點，就藉了清水那微弱的彈力，把自己彈上岸邊，道：「師妹，你快上來，我們查他一查，我猜，如果是人，多半是廢人帮中的一個。」

李芙蓉泅到岸邊，不禁嚇得花容失色，叫道：「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呢?」給她擲上岸邊的鞋襪裏衣外衣完全不見了，這一來，李芙蓉饒是任性大方，天眞爛漫，也不禁嚇得面色如土。

楊綠花趕快去找她的外衣鞋襪，幸而仍在，她穿好了外衣，又羞又惱大聲道：「這個瞥伯胆敢窺浴倒也罷了，居然順手牽羊，把你的衣服偷了，我要去揍他一頓，你不必跟來。」李芙蓉泅到岸邊，不敢躍上岸，急道：「師姊，快快，求求你啦，我沒有衣服，怎能見人?」

急將起來，她的叫聲已差不多成爲哭聲了。楊綠花身形閃處，突然「一鶴冲天」躍上岸邊一棵柳樹之上，岸邊垂柳，本來是樹枝細小，容易折斷，楊綠花一身輕功，在樹枝上搖搖擺擺，姿勢十分美妙。

李芙蓉急道：「瞧見了麼?」楊綠花道：「瞧見了，這廝身材高大，輕功不錯，他朝桃花峯直奔。」李芙蓉急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楊綠花笑道：「師妹，你別慌，他嘛，是個高大的男人。」李芙蓉「呀」的一聲縮在溪水中，再也不敢上來，哭聲道：「師姊，我的衣服，快快，求求你啦。」

楊綠花給她笑了半天，這時豈有不乘機窘她一窘之理，笑道：「我只查究他是誰，你的衣服嘛，對不起得很，携來衣物貴客自理。」

颼的一聲，楊綠花一躍下樹，展開了「八步趕蟬」上乘輕功，直奔桃花峯，只聽背後李芙蓉急得大叫：「師姊，好師姊，我沒有衣服怎成?難道讓我在水中浸上三天?好師姊，給我找回衣服，快快！」

楊綠花微微一笑，一運勁，足不點地，騰雲駕霧一般直竄峯上。在她的估計之中，那瞥伯的輕功雖高，但遜她兩籌，必可趕及，趕了一程，只見在前面不遠，果然是那條高大的人影。

楊綠花嬌叱道：「喂，你這小子還想逃，快快給我停下來。」那黑影停步一頓，哈哈笑道：「楊綠花，你想怎樣，你有本領，就趕我看看。」說着人影一幌，已在數丈之外，楊綠花呆了一呆，道：「你怎的知道我?」脚底下運勁追來。

那黑影更不停留，一面奔跑，一面跟楊綠花對答。

兩條黑影，在山峯峻嶺之中迅速的移動，一個在前，一個在後，繞着桃花峯奔馳追逐。楊綠花輕功雖高，但始終與他有兩三丈之遠，趕他不上。

聽聲音，那黑影是一名二十多歲的青年，輕功之高，出乎楊綠花的想像之外，楊綠花道：「你既然知道我，那末你是誰?」那黑影笑道：「你從我的輕身功夫，難道還猜不出。」楊綠花細心瞧他奔跑的姿勢，但見他一步一頓，走一步停一步，姿勢十分古怪，走的一步，快如飛風，可是停的一步，却是身形完全靜止，倒好像要等候人家趕上一般。

雖則如此，他的脚程還是迅速之極，楊綠花要趕上他，決不容易。楊綠花道：「我不理你是誰，你這廝居然偷窺我師妹

……哼，偷窺……」她面嫩害羞，「出浴」兩個字怎能對一個陌生男人說出口，只得道：「你可不是正人君子，你是一個無恥的狂徒。」

那黑影哈哈笑道：「你們上黃山，我也上黃山，這黃山難道是你們的?你們愛在桃花溪浸一浸，我也是一樣。」楊綠花心中一跳，道：「你也在桃花溪浸過了，怎的我瞧不見?」

那黑影道：「可是我却瞧見你們，是你們跑到我這邊來，並不是我故意跟到你們那邊去，無恥狂徒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哈哈，如果要說錯，那是你們的錯。」

楊綠花道：「你輕薄無禮，還作狡辯，瞧你武功不錯，必然是名門大派子弟，行爲居然如此卑下，我問你，你爲什麼順手牽羊，把我師妹的衣服偷了去！」她越想越氣，「噹」的一聲，把長劍抽了出來，恨不得飛身上前，打他幾劍。

那黑影道：「我幾時把你師妹的衣服偷了，你這話差矣，我高原飛鳳出道以來，從來不曾偷過別人的東西。」

「高原飛鳳」一出口，楊綠花猛然省悟，大聲道：「好呀，原來你是高原飛鳳紀天雄，你快的站住，我有話對你說。」

那黑影道：「好，難道我紀天雄怕了你的蟠龍劍不成?」身形一幌，驀的轉頭，在楊綠花面前約莫七八尺之外站定，在月色之下，但見這位「高原飛鳳」紀天雄約莫二十六七歲，雙眉入鬢，英氣逼人。

不錯，楊綠花聽她師父說過，也從武林朋友中，聽過「高原飛鳳」紀天雄的名字，名字是响噹噹的，行俠仗義，縱橫黃土高原，十年來，他不知殺過多少惡霸豪強，也不知救過多少弱女烈士。

武功也是一等之一，提起「高原飛鳳」，武林之中，十之八九會把大拇指竪起來，誇讚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

然而，今晚這位名震華北的一代大俠，竟然是一個偷窺女子出浴的瞥伯，這眞使楊綠花圓睜眼睛，莫名其妙。

兩人面對面，沉默了一陣。

半响，楊綠花道：「你，你眞是高原飛鳳紀天雄?」那人拱手道：「不錯，正是在下區區。」楊綠花道：「你沒有說謊?」那人道：「說謊，這是什麼意思?」

楊綠花聽他這一句反問，眞是不知如何回答，在她的聽聞之中，「高原飛鳳」是一位胸襟磊落的正人君子，現在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個無恥的狂徒。正人君子與無恥狂徒的界綫，是多麼的明顯。

她希望「高原飛鳳」不是瞥伯，也希望瞥伯不是「高原飛鳳」。

那少年見她驀地裏似乎陷入迷茫之中，那裏知道這位漂亮的姑娘，居然有這許多心事，笑了一聲，道：「楊綠花，你回去吧，只怕你師妹等着你呢。」聲音是多麼的溫柔，楊綠花待要發作也不行，當下說道：「也罷，我暫時饒你一次，你快快把我師妹的衣服還來。」

那少年微微一笑，道：「我說過沒有偷她的衣服就沒有，難道你不相信麼?你瞧，我身邊可有一堆濕淋淋的女子衣服鞋襪麼?」

楊綠花道：「那末她失去了的衣服呢?難道會給猴子偷去了?桃花溪邊也沒有猴子。」那少年的一張白淨的臉，微微發熱，訕訕的道：「也是在下一時胡鬧，把她放着的衣服掉了一個位置，你不要發惱，那位置十分顯眼，你師妹一定可以找到的，在下是給她開一個小小的玩笑，確是不該，姑娘休怪。」

說着一揖到地，又道：「在下紀天雄可以發誓，你們在溪中之時，我可沒有睜開過眼睛，閉着雙眼去給她的衣服調一個位置，也閉着眼睛走路，一直到離開桃花溪，才敢睜大眼睛。」

楊綠花道：「既然如此，算了吧，紀天雄，你半夜到黃山來，爲了什麼?」紀天雄道：「此事你快要知道了，再見啦。」雙手一拱，一步一頓，飛快的上峯。

他的輕功仍然是這麼古怪，走一步停一步，可是身形如流星，走得飛快，楊綠花自從跟這位名震武林的少年大俠會面之後，心中頗有一些特殊的感覺，這種感覺十分微妙，而且也莫名其妙。

她希望紀天雄不要走，陪她多說話，然而背後脚步聲响，她師妹李芙蓉飛一般來了，大叫道：「二師姊，那個無恥的狂徒呢?」楊綠花見她，已然穿好了衣服，齊齊整整的，雖然還未乾得透。

「走了，」楊綠花說道：「你，你的衣服到底找回來了，在那裏找到的?」

李芙蓉臉泛桃花，哼了一聲，道：「本來堆在岸邊，那廝却是一件一件的給我掛在樹上，二師姊，如此狂徒，怎可讓他走了。」楊綠花也是面頰發熱，道：「他的輕功極高，我趕他不上，算了吧，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李芙蓉恨恨的道：「除非他走出黃山，否則，下次給我碰上，我一定找他的晦氣，一劍刺死他。」

楊綠花道：「是啦，下次碰上他，做師姊的一定帮你，我們上山去吧，時間不早了，我們必須趕在日出之前，到硃砂峯，切莫失信於人。」

師姊妹倆於是覓路上峯，黃山的景色果然十分美麗，李芙蓉十分熟識，指指點點，這裏是「白龍橋」，這裏是「虎頭岩」，這裏是「醉石」。「醉石」相傳是唐代詩人李太白醉酒處，從「醉石」向上走了一程，便到了「硃砂溪」，據李芙蓉說，溪水就源出「硃砂峯」。

兩女展開輕功，一口氣奔上硃砂峯，這時天色剛剛現出魚肚白，黎明時分，黑夜顯然已經漸漸的過去了。

硃砂峯的景色更美，一個幾百丈高的削壁，矗然獨立，松樹由削壁的石縫中長出來，好像懸在半空，籐葛從樹幹上牽着，猛聽泉水淙淙，原來這裏還有一匹瀑布，風景美妙。

楊綠花嘆道：「廢人帮是武林中一個黑道的帮會，我所知道的，我所見過的，非老便醜，身軀殘缺不全，惹人討厭，可是，他們居然選擇這裏作會面的地點，這裏詩情畫意，美麗非常，跟他們不是很不相稱嗎?」

李芙蓉道：「師姊說得是，這裏風景自然很美，而且，嘻嘻，人也美麗得很。」她已忘記了那可惡的瞥伯，忘記了剛才的羞恥之事，把鼻子一掀一掀的又取笑楊綠花，笑道：「好香，好香，好一個香噴

噴的楊綠花呀。」楊綠花在桃花溪上浸過一浸，果然是香氣撲鼻，經兩三個時辰不散。楊綠花忽然道：「師妹別鬧，有人來啦。」

李芙蓉道：「廢人帮的？」

楊綠花道：「不錯！」

但見五個人，由峯腰飛快的上來，他們攀籐附葛，沿着筆直的削壁上來，施展的正是上乘「壁虎遊牆」輕功，手足並用，敏捷之處，有若猿猴，身形冉冉上升。

李芙蓉「哼」了一聲，道：「他們放着山路不走，偏偏攀籐附葛，爬削壁而來，是對我們炫耀輕功麼？」她捧起一塊大石頭，站在峯頂，朝下大聲道：「喂，上來的五人是誰？」

峯腰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你們既然是蟠龍劍的門下，自然知道我們是誰。」李芙蓉說道：「你們的輕功不壞呀，看我不把石頭擲下來，把你們一個一個的砸死。」那洪亮的聲音道：「看你如此橫蠻，你必然是三弟子李芙蓉了，是不是？」

李芙蓉道：「你怎的知道？」那洪亮的聲音，道：「二弟子楊綠花溫柔婉轉，楚楚可人，那似她的三師妹刁蠻胡鬧，任性胡爲。」

李芙蓉大聲道：「好呀，而且還不及她的美艷呢，喂，小心了，石頭來啦。」把大石頭往下便擲，山峯凹凸不平，而且五廢人使的是「壁虎遊牆功」必須把身軀貼在峯壁上，大石頭跳了幾跳，就跌下萬丈深淵。

李芙蓉繼續施爲，把大石頭一塊又一塊的往下擲，那洪亮的聲音又大叫道：「李芙蓉，你是試試我們的武功，還是蓄意把我們殺死？」另一個爽朗的聲音，笑道：「大哥，我們的買賣還未談判，她怎會對我們下毒手，我們給大石砸死了，她們對誰談判，死人麼？」

那洪亮的聲音大笑道：「對，對，二弟之言不差，好，我們便給李芙蓉一點顏色看看。」

李芙蓉道：「好呀，你們使一點什麼，讓我開開眼界也好。」石頭不住的擲下去，而且勁力增强了，瞄頭取準了，把大石頭當作一顆奇大無比的暗器。

楊綠花也有心想瞧瞧五廢人的武功，站在旁邊觀看，並不出手阻止。

五廢人的武器亮出來了，李芙蓉的大石頭一塊塊的繼續擲下，立時爆出一陣砰砰蓬蓬的聲響，大石頭沒頭沒腦的擲下，有些給突出的岩石彈了去，有些則當頭砸下，「蓬」的一聲，石頭給武器撥了去，同樣的跌下深谷。

五廢人使的都是重武器，武器不够，有時使掌。

那聲音洪亮的人，似乎是五廢人的大阿哥，武功最好，但見他哈哈的大笑，把一柄厚背紫金大刀往石縫一插，右手執刀柄，支持着身子的平衡，左手大袖飛舞把迎頭而下的石頭接着一塊一塊的摔下谷去。尾隨着他的四名廢人，也各自施展輕功，非但使身軀繼續上升，而且把石塊一一打落。

楊綠花看了一陣，低聲道：「三師妹，够了，你難不倒他。」李芙蓉見五廢人如此武功，心中暗暗佩服，師父交下來的任務，只怕有些波折，這五名廢人名不虛傳，果然都有一些斤兩，等會兒必然有一塲大惡鬥。

颼颼五聲响，五名廢人先後竄上峯來，雙足剛一踏地，身形閃處，巳經分據五個不同的位置，東南西北中，隱然取了一個包圍的形勢，聲音洪亮的人，把金背大刀挑起一塊大石頭，金光一閃，把大石頭一劈，剖開爲二，哈哈笑道：「小姑娘，你的打石功好厲害呀，老夫不死，乃是托皇天的庇佑，哈哈。」

楊綠花道：「五位却是廢人帮的了？」那人道：「你瞧我們五人的古怪醜陋的樣子，難道還有錯嗎？」楊綠花道：「是啦，我叫楊綠花，她叫李芙蓉，我們都是蟠龍劍門下弟子。」

那聲音爽朗的，笑道：「我們早巳知道了，讓我自我介紹吧，我是跛脚老二，在帮中排行第二，我無姓無名，武林中人叫我跛脚老二，哈哈，那眞是對我的大大的恭維呀。」爽朗的笑聲，在空氣中震盪着。

他所說不差，廢人帮人人殘廢，不是殘廢的人，決不能加入廢人帮，一加入了，本來的姓名便立刻取消，以在帮中地位的高低來排名，以排名代替了姓名，並且按上一個形容他殘廢的特徵的綽號。

這位跛脚老二，看年紀不過三十左右，衣衫破破爛爛，跛了左脚，走路一跛一跛的，却並不使用枴杖，他伸出左手來，只見剩下的僅僅一隻大拇指，其餘四隻手指，巳經不知去向，眼睛突出，相貌醜陋無比。

五廢人一上峯來亮了相，楊綠花、李芙蓉不禁皺着眉頭，只見這五人相貌之醜，天下難尋，楊綠花看得心中突突跳，李芙蓉甚至轉過頭來，不敢再看。

二、硃砂峯下廢人帮

據跛脚老二的介紹：

大阿哥——便是背大刀的叫做痲皮老大，一臉痲皮，顆顆綠豆一般大，一隻眼睛瞎了，只剩下獨眼，一霎一霎的，放射出冷電一般的光芒，他還缺了一隻左耳。

排行第三的叫做獨臂老三，他的右臂由肩頭起整條不知去向，鼻子塌了半邊，而且也缺了右手三只手指。

排行第四的，是一個女人，雙眼全盲，鷄皮鶴髮，年紀起碼六十以上，叫做瞎眼老四。

那位叫做駝背老五的，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樣貌還算端正，五官並無什麼缺點，只是，佝僂着身子，他是一個駝背的人。

五廢人都是衣衫破舊，頭髮蓬鬆，身子發出陣陣的臭味，也不知是他們的衣服發臭呢，還是他們的身體發臭，看來，還是兩者得兼，一併發臭。

李芙蓉轉過頭來，偷偷的掩着鼻子。

如果乞丐是最汚穢，最齷齪的人，那末站在他們面前的五廢人，是乞丐皇帝了。比乞丐更齷齪。

五名廢人發出來的體臭，散播在硃砂峯的清新空氣之中，把清新的空氣變爲混濁發臭。

楊綠花李芙蓉平時巳是幽香陣陣，加上在桃花溪浸過溪水，香味更濃，散發出來的香味，也鑽進了空氣之中，跟五廢人的體臭混在一起，但見跛脚老二的鼻子一掀一掀的，嗅了一陣，心中茫然，大概不知這是一種什麼氣味，說道：「老四，你嗅到麼，這是什麼氣味，古怪得很。」瞎眼老四盲了眼睛，聽覺與嗅覺特別靈敏，嘆道：「這是女人的體香，我們的兩位客人，一定很漂亮了。」

跛脚老二恍然大悟，笑道：「不錯，漂亮得很，瞎眼老四，你到底也是一個女人。」

楊綠花道：「好啦，今天你們貴帮五大强手傾巢而出，對付兩名弱質少女，不是太過隆重其事嗎？」

痲皮老大拍拍刀鞘，朗然道：「蟠龍劍威名四播，門下兩大弟子聯手而出，老夫僅率四名把弟上山接待，其實還嫌不够呢。」

駝背老五道：「楊綠花，你們僅兩個人，還是還有姊妹埋伏山中？」楊綠花笑道：「廢人帮威名遠播，名震江湖，我初時請示師父，最好是多派人手，像我楊綠花嘛，武功平平，何堪一擊？那知師父却說：：」

跛脚老二問道：「怎樣，蟠龍劍怎樣說？」

李芙蓉笑道：「恩師說，綠花，你只率三師妹李芙蓉一個人便够了，我師姊不敢違抗，只好帶我一個人上黃山來，領教領教廢人帮的高招。」瞎眼老四道：「好極了，我們上硃砂峯來，難道爲了遊山玩水？難道爲了研究硃砂峯的來歷傳說？」一躍而出，揮舞一根閃閃發光的拐杖，又道：「我瞎眼老四雖然雙目失明，但心明如鏡，我知道你們兩人非但人漂亮，而且武功極高，單瞧……哼！」

駝背老五接口道：「單瞧尊師蟠龍劍如此托大，居然只派兩個人前來，以二對五……嘿嘿，蟠龍劍也未免把敝帮瞧得太起了。」

楊綠花忽道：「瞎眼老四，你剛來說什麼，難道這硃砂峯還有什麼來歷不成？」瞎眼老四冷冷的道：「我在失明之前，也讀過一點書，遊遍山川名勝，也頗下過不少研究功夫，硃砂峯確是有了不起的來歷呀！」

楊綠花奇道：「眞的，來歷如何，可以見告嗎？」瞎眼老四厲聲道：「我們到黃山來，乃是解決一件樑子，那裏有空閒跟你講歷史，看招！」

「叮噹」一聲，火花四濺，楊綠花出手如風，抽出長劍抵擋了一招。閃閃發光的是精鋼打成的拐杖，瞎眼老四的成名武器。楊綠花的長劍給壓成一個弧形，身子一彈，後退三步，說道：「瞎眼老四，你的武功也不算差。」

瞎眼老四道：「你知道就好啦。」又要挺杖上前，痲皮老大道：「咱們是先禮後兵，如果樑子解決不得，再動手不遲，老四，你且退下。」廢人帮的上下尊卑之分甚嚴，輩份名次，以武功的高下爲序列，老四年紀大過老大，但只排第四位，對老大的命令，如奉綸音，收招退下。

痲皮老大道：「楊綠花，我對黃山，也知道一丁點，你既愛聽，你便聽罷。」張開了大嘴巴，哈哈一笑，露出了兩排又黑又黃的牙齒，說道：「在幾千年前，軒轅黃帝的時代，有一個名叫浮邱公的人，在這硃砂峯下煉丹，經過八個甲子：：」

李芙蓉道：「八個甲子？」

痲皮老大道：「每六十年爲一個甲子，六八四十八，就是四百八十年，丹才煉成。軒轅黃帝是浮邱公的朋友，他到這裏和浮邱公子一同煉丹，煉成之後，黃帝吃了七粒，就昇到天上去了。所以李太白詩中有『歸休白鵝嶺，渴飲丹沙井』之句。在這峯中，就有『藥白』，『丹井』，『晒藥台』等軒轅黃帝時代的遺物。」

李芙蓉拍手道：「好呀，原來你知道這許多，還有沒有？」痲皮老大道：「黃山本來叫黟山，但因黃帝來過了，以後就改爲黃山。」李芙蓉道：「好，佩服，老大，你是不是讀書人出身。」

痲皮老大道：「我是秀才出身，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我是廢人帮的大阿哥，統率三千名殘廢人，舞刀弄槍，每天都在刀尖下面討生活。」

跛脚老二道：「老大，閒話不必多言，還是談正經事吧。」痲皮老大道：「楊綠花，李芙蓉，你們兩人可代表了蟠龍劍的主意了？」

楊綠花點頭，道：「這個當然，痲皮老大，我師父說，上個月那一宗大買賣，你們因何獨吞了去？我恩師對我說，綠花，我在黑道上混了二十多年，蟠龍劍這名堂還不算不响亮，現在有人居然在我的鼻子之下要花招，這當眞是豈有此理，她氣惱得很，所以，我們就來了。」

痲皮老大道：「敝帮怎樣在蟠龍劍的鼻子之下要花招，請道其詳。」

楊綠花冷然道：「老大，我是心中有數，你是心知肚明，男人大丈夫做事，提得起放得下，幹了又怕什麼不敢承認？」

跛脚老二朗聲道：「對，對，你這話說得再對也沒有了，那一宗買賣嘛，果然大得很，據獨臂老三的估計，起碼值十萬兩金子，是我們廢人帮幹了。」

楊綠花大眼一睜，說道：「十萬兩金子？」

她是驚奇這買賣的數目怎會如此龐大，在蟠龍劍柳如詩口中，也沒說過如此多。十萬兩金子的購買力如何，在現代巳無從比較。但在當時，一名店小二每月的薪金，不過是二兩，在館子裏吃一頓豐富的晚飯，也不過五六錢，均是以銀子計算。

金子等於銀子的二十倍。而這宗買賣的價值，聽跛脚老二說是十萬兩金子。

獨臂老三在背囊中，取過一只銅算盤的的篤篤的打了一番，咧開大嘴巴，傻笑道：「不錯，我計算過了，十萬兩金子，等於二百萬兩銀子，上等的白米，每担一兩六錢銀子，二百萬兩可買多少呢？」

獨臂老三又要打算盤，李芙蓉搶着道：「可以買十二萬五千担，等於一千二百五十萬斤。獨臂老三，我的心算快過你的算盤，你服不服？」獨臂老三惱道：「不服！」李芙蓉手一伸，長劍在手，叱道：「你不服，我要你服。」長劍一點，點到他的崩鼻之下。

「的篤」一聲，長劍巳經迅速異常的

邊開了，而盪開長劍的，正是那一隻銅算盤。

「呀，原來你是用這隻算盤作武器，專門鎖拿大刀長劍，你這一招也還可以一現。」李芙蓉說。

「不敢，你是過獎了，剛才你的大石頭兜頭而來，在下如果算盤打得不精，把石塊砸得四散紛飛，獨臂老三早已沒命啦。」他越說越氣，「的篤」一聲，銅算盤兜頭就向李芙蓉便砸。

李芙蓉笑道：「二師姊，對不起得很，我要搶先動手了。」長劍揮舞，跟獨臂老三打了起來。

老三雖然缺了一隻手臂，但是單憑一隻手，就可幹很多事，他可以單手打算盤，廢人帮的賬目，均由他掌管，這銅算盤他已玩弄了十多年，單臂舞弄，激烈地跟李芙蓉對拆。鬥了二三十招，憑了李芙蓉的一手蟠龍劍法，居然拿他不下，在武器上，專門鎖拿長劍大刀的銅算盤，似是尅星。

綠影一閃，楊綠花突然插了進來，在兩人中間一站，朗聲道：「你們且慢動手，我還有說話。」這時打鬥中的兩人，一個正在使一招「鳳點頭」，一個正在拆這一招，猛然間兩人之中多了一人，李芙蓉一聲：「師姊小心！」硬生生地把招數收了。

可是，獨臂老三的銅算盤的收發，不及李芙蓉的熟練，手底下雖然收了勁，仍然是一股勁兒的朝向楊綠花砸去。楊綠花全身穿綠，綠色的上衣，綠色的長裙，腰間的綢帶，也是綠色的。

纖纖綠影，在獨臂老三眼底下閃動，鼻子裏鑽進來的是一陣一陣濃烈的芳香，他們貼進了身，楊綠花身上的香味，要不鑽進老三的鼻子也不行。

模樣兒是如此的嬌美，白淨淨的面皮，頰邊佩着兩個淺淺的梨渦，獨臂老三心中凜然，左邊大袖飛舞如風，「拍」的一聲，硬生生的打在自己右手的銅算盤之上，把銅算盤擊落了，落在塵泥之中。

如此美麗的人兒，獨臂老三自嘆生平未見，他低下頭來，拾回銅算盤，不敢仰視，多看她一眼，他便自慚形穢，自卑自賤，多了一成。

看見他這副自慚自愧自卑自賤的模樣，衆人均是呆了一呆，李芙蓉心想：「我說話幾時有說錯了，我說二師姊只須在桃花溪浸上一浸，全身異香，一上硃砂峯，不必打架，只怕廢人帮醉也醉死了。」

楊綠花此時，也無暇理會獨臂老三的心情，朗朗的道：「我師父說，這一宗大買賣，應該屬於她的，她說廢人帮胆大包天，居然來一個黑吃黑，師父派我來，請問五位一聲，五位是憑了那一個大門派撐腰，居然視黑道中的大規大矩如無物，不把蟠龍劍放在眼內了？」

痳皮老大哈哈大笑，道：「好，好，老夫反問一聲，這一宗大買賣，是否號定了是蟠龍劍的，別派不許插手？」楊綠花道：「不錯，師父是這樣說過。痳皮老大，你不必多言，趕快把這宗大買賣貢獻出來，萬事皆休，否則，哼，後果如何，我也不必多說了。」

李芙蓉道：「當年華北十大門派大會黃河邊，約定了十事，其中有關地盤一事，詳細地寫在黃河大會十大條文之首，你難道忘記了？」

跛脚老二道：「我似乎忘記了，你說出來聽聽。」楊綠花道：「大會規定，地盤界限，嚴格劃分，這宗大買賣出現在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正是我們的地盤，如果我沒記錯，廢人帮的地盤該在長江邊，是不是？」

跛脚老二道：「是呀，一點不差。兩位姑娘，在下反問一聲，這宗大買賣初時出現在北京，是不是？」

楊綠花李芙蓉一齊點頭。

跛脚老二又道：「後來，這宗大買賣南下，經過了華北黃土高原，這是你們的地盤」，是不是？」

楊綠花李芙蓉又一齊點頭。

跛脚老二道：「後來，這宗大買賣又繼續南下，到了長江邊，這是大會規定，屬於敝帮的地盤了，是不是？」

楊綠花李芙蓉又一齊點頭。

跛脚老二道：「這宗大買賣在北京，無人理他，經過了黃土高原，也沒有人理他，最後到了長江邊，大哥說，奇了，一宗二百萬銀子的大買賣，經過了幾個省份，居然完整無缺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哈哈，如此一來，敝帮整帮上上下下，無不眼紅，於是，大夥兒順手取了，哈哈，如果不取，眞是有傷陰德，敝帮合該發了大財，新的門派，決沒有置喙的餘地，是不是？」

痳皮老大道：「貴派在黃土高原，既然不取，到了長江邊，我們取了，合情合理，怪我們不得。」

獨臂老三道：「何況這宗買賣，是我們在我們的地盤界限之內做的，再開一次大會，我們也是於理無虧。」

瞎眼老四冷笑道：「蟠龍劍柳如詩行走江湖二十年，難道連這一點規矩也不知，居然派門下弟子，邀約在黃山會面講數，不是太過份了一點麼？」

四名廢人你一言我一語，一齊聲討蟠龍劍的不是，獨有駝背老五，此刻却在昏昏沉沉，鼻子裏幽香陣陣，陶醉於美色之中，不發一言。

楊綠花笑道：「瞧呀，各位之言，一點不差，可是師父說，凡是經過黃土高原的買賣，一律是蟠龍劍的，別派均不許插手，師父既然這樣說過，即使是武林黑道的聖旨，別的門派，只有凜遵的份兒，哼，我這話，廢人帮的五大高手，都明白了麼？」

這話一出，四廢人一齊跳將起來，大叫道：「聖旨？難道柳如詩是皇帝，她的說話就是聖旨？」

楊綠花道：「不錯，她老人家派我們來交涉，最好是請廢人帮交還這宗大買賣，萬事皆休，如果不，哼，那是無法可想，只好憑武功解決了。」

廢人帮橫行長江流域，帮衆數千人，聲勢浩大，乃是黑道上的一個最大的帮會，聽楊綠花這話，無不嘩然，瞎眼老四鐵柺杖重重的在地下一頓，厲聲道：「好，門便門，憑我廢人帮這號名堂，難道還會給人踐到脚底麼？老大，十年來，我們給人欺負過了？」

痳皮老大道：「不曾！」

李芙蓉笑道：「我也知道廢人帮在十年來不曾敗過一仗呢，瞎眼老四，你不必吹鬚碌眼，有話慢慢說呀。」」

她這話是無心之失，瞎眼老四一聽「吹鬚碌眼」四個字，大叫一聲，鐵拐杖在地面上一頓，身子凌空而起，一杖兜頭便向李芙蓉砸下。

須知瞎眼老四乃是一名女人，既然無「鬚」可「吹」，而且她雙目全盲，自然也是無「眼」可「碌」了。李芙蓉這句話，正正觸犯她的大忌，以為她有意挖苦。

「叮噹」一聲，火花四濺，李芙蓉出劍如電，把狠命攻來的一招，輕輕的盪了開去。

跟着，她來一招「葉底偷桃」，青光閃處，劍尖已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刺向老四的咽喉。

瞎眼老四雙目全盲，不能視物，打鬥全憑她的聽覺，凡是盲人，聽覺特別靈敏，一聽到下巴下面似有異聲，這聲音雖然十分輕微，她也立刻驚覺，身形向後一仰，一記「鐵板橋」向後斜飛，避了這一劍之禍。

「好！」李芙蓉笑了一聲，身隨劍走，直逼過來，蟠龍劍法展開，不及十招，已然把瞎眼老四全身裹在劍光之下，逼得她只有招架，無力反擊。

「好！」楊綠花心中也叫了一聲，三師妹這招「葉底偷桃」練得十分到家，乃是師父特別傳授她的一招防身尅敵的絕着，我也不曾學過，他日有機，我該當好好的向三師妹討教。

「好！」獨臂老三也是說這一個字，眼見瞎眼老四不是人家的對手，銅算盤舞得索索响，趕上來援助，合兩人之力，合鬥李芙蓉。

李芙蓉的武功，比她的二師姊實在弱不了很多，面對名位廢人，仍是綽綽有餘，不及二十招，她又佔了絕對的上風，叮叮噹噹一陣亂响，瞎眼老四的鐵拐杖，添了七八個缺口。

痳皮老大沉聲問道：「老五，你怎麼啦？」

駝背老五此刻，仍然是陶醉着，鼻子裏仍然是一陣一陣的異香，雙目發光，傻楞楞的瞪視着楊綠花，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他是一個少年人，血氣方剛，生平未接觸過美貌的女人，尤其是像楊綠花如此美麗的女人！

在帮中，女人有的是，可是全都是既老且醜的母夜叉，年紀輕輕的當然有，不幸的是，她們全是跛手跛脚、瞎眼痳皮的殘廢人，瞧見了就作悶！楊綠花在他面前，便像一朵盛放的鮮花，迎着春風，迎着朝陽，吐着幽香，使人欣賞，使人陶醉！

「老五，你還不上前助戰？」痳皮老大一聲叱喝，他氣魄宏偉，說話聲如洪鐘，在空氣中震盪。可以說，他這一聲大喝，眞個是如雷貫耳。

駝背老五驀地在夢中醒了過來，忙道：「是，是，我上前啦。」把大刀拔了出來，倉惶四顧，向楊綠花一指，道：「老大，你是要我去鬥她？」

痳皮老大跛脚老二面面相覷，不知老五何以突然失了常性，在往日，帮中最勇敢的人，算是駝背老五，有什麼大事，勇往直前，站在第一綫的就是他。可是，今天他却傻楞楞的不想戰鬥，跛脚老二「哼」了一聲道：「老大，你釘着姓楊的。」

大袖一拂，飛步上前，他雖然跛了左腿，走路一拐一拐的，可是走動靈活，與常人無異。「哼」的一聲，銀光閃閃，他使的原來是一口長劍。

李芙蓉施展師門劍法，把老三老四殺得節節後退，正喜得手，猛然間寒氣森森，劍尖突然點到她面前。李芙蓉舉劍一架，但見一股內力，沿着劍身奔來，不由的後退三步。楊綠花道：「三師妹，小心了，在廢人帮之中，跛脚老二的武功，僅在痳皮老大之下。」

跛脚老二見老五不肯出手，只好親自上前，解救老三老四之危，他一出手，形勢立變，看來他的功力，遠勝老三老四之流。

李芙蓉道：「跛脚老二，你也來了，你們合三人之力，圍攻一個少女，羞也不羞？」跛脚老二道：「這個嘛，要看那少女是誰人，蟠龍劍門下弟子，嗯，我們合三人之力，只怕還不够呢。李芙蓉，請你聽我一句話，好不好？」

「什麼話，快說！」李芙蓉斜眼看楊綠花，但見她仰首朝天，似乎在研究天上的浮雲，對場中的打鬥，似乎不聞不問，這種姿勢，李芙蓉是見慣了，楊綠花在動手之前，倒是冷靜地仰頭望天，對手越強，她越冷靜，「萬籟無聲待雨來」，大戰前夕的氣氛，已經醞釀着，一動手，那將是驚天動地。

痳皮老大也是一言不發，一對眼睛溜溜轉，注視場中的少，而注視楊綠花的多，小心地戒備着。

跛脚老二道：「李姑娘，你瞧見了，等會兒他們兩人動手，勢將是一場生死的惡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是不想大哥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大概也不想楊姑娘死於黃山吧？」

李芙蓉道：「你有什麼話，直說無妨，不必多作假設，快說吧。」跛脚老二道：「我的說話十分簡單，我請你們兩人退出黃山，不必再鬥了，因為：：」李芙蓉大聲道：「因為什麼了？」跛脚老二道：「第一，道理是站在我們一邊，尊師所謂凡是經過黃土高原的買賣，都屬於她，這個嘛：：嘿嘿：：未免太過橫行霸道，而且太過視江湖義氣如無物了：：」

李芙蓉大為不耐，朗聲道：「我不跟你說這些，義氣兩個字值幾多錢？你的第一個原因，我決不會接受，我師父的目的就在於打遍大江南北的黑白兩道，稱孤道寡，要做武林大宗主。喂，跛子，你的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跛脚老二聽她說話越來越不客氣，凜然道：「第二，單憑你們兩個人，怎會贏得過我們五大廢人，再鬥下去，吃虧的必然是你們了，廢人帮決不能無端端把兩名美貌的少女殺死，所以，你們還是下山去吧。」

李芙蓉道：「你要我們回家去，也成，那一宗大買賣呢，十萬兩金子呢？」

跛脚老二道：「廢人帮吞下肚去的東

西，難道你要我們吐出來，哈哈，這怎麼成？」李芙蓉道：「你既然不肯吐出來，那末我剖開你的肚子，取出來吧。」瞎眼老四大聲道：「老二，像這樣不可理喻的人，還跟她嚕囌什麼？動手吧。」

跛脚老二嘆道：「這段梁子，看來不動手也不成了，好，李芙蓉你小心了！」長劍一吐，劍光在朝陽之下，閃爍不定，劍尖點點，彷如花枝亂顫，一劍打出了無數繁星，直向李芙蓉身上刺出。

「原來你也曉得使用劍尖打穴法，廢人帮有你這種人材，還不算太差。」李芙蓉微微一笑，一劍三分，又再跟老二老三老四三個強敵狠鬥起來。

由駝背老五換為跛脚老二，形勢自是不同，跛脚老二的武功，勝了老五三四籌，有他出力維持，局勢登時改觀，剛才的李芙蓉佔盡優勢，現在是兩下扯平，四個人兩個方面，那一方面要取勝，都是絕無把握，如果一定要分出勝負，只怕非拆上一二百招不可。

時間很快的便過了半個時辰，一個時辰，楊綠花仍然是痴痴呆呆的發楞。

場中，仍然是乒乒乓乓的惡鬥。

而且，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局勢。

蟠龍劍柳如詩的確名不虛傳，僅由一名排行第三的小弟子，力鬥廢人帮三大高手，居然不敗！如果柳如詩親自來臨，那將是怎麼樣的一個局面呢？

楊綠花抬頭望天，喃喃自語：「嗯，時間已不早了，三師妹說過，要在今天之內，帶我遊遍黃山的名勝古跡呢！」突然間「嗤」的一聲，一枚餵過劇毒的飛刀打將過來，在陽光之下，反射出一陣藍色的光，藍色的光，就是餵過鶴頂紅的劇毒。

痲皮老大是搶先動手，打出來的是他的殺手鐧，痲皮老大打暗器之技，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他暗器囊中，什麼暗器都有，飛蝗石，彈子，毒蒺藜，鐵八卦，金錢鏢，不下數十種，而最厲害的一種，便是現時他擲向楊綠花的一種。

他打出來的，而且不止一柄，而是六柄，六口餵毒飛刀魚貫而出，分道打向楊綠花的六個不同的部位。

手法是準，勁、巧三者兼而有之，一擲六飛刀，是他行走江湖數十年，賴以成名的絕技。只須中了其中一刀，鶴頂紅的劇毒，見血封喉，十個時辰之內，如無解藥，必死無疑。痲皮老大一出手，便是這麼的狠毒，絕不留情，務須一鼓而斃敵於飛刀之下。

難怪，他是武林黑道最大的帮會的大阿哥！

楊綠花皺皺眉心，長劍出手，正想把六口飛刀一一打落，對方的飛刀之技巧雖然毒，雖然絕，但是要置她於死地，談何容易。

忽聽叮噹叮噹一連六聲響，六口飛刀給打得四散紛飛，有些給打得飛到天外去，有些則給擊落塵埃。

可是，出手的却非楊綠花，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如鬼如魅，突然之間從天而降，金光閃閃，他使的正是一口純金打造的金刀，他正是「高原飛鳳」紀天雄！

紀天雄的出手，比楊綠花還要快！他擊下飛刀的手法，似乎也比楊綠花更為高明，自然，他的武功是在楊綠花之上了。

到此時，楊綠花才清清楚楚的知道，「高原飛鳳」紀天雄的武功，起碼勝她兩籌。

「你是誰？」痲皮老大大吃一驚，探手入囊，再取出六口餵毒飛刀，眼睛盯着這位不速之客。

「在下賤號高原飛鳳，那是武林朋友贈給我的外號，在下就是紀天雄，紀是紀念的紀，天是……」

痲皮老大大聲喝道：「成啦，你不必再說了，我是知道你的，前年你獨力殺死黃河三鬼，舊年你獨自一人，跑到大運河，把運河帮挑了，你……你原來也到黃山來。」

紀天雄突然從天而降，痲皮老大饒是武功高強經驗豐富，也不由不大吃一驚。

場中的打鬥，也因硃砂峯上多了一個人，也就立刻停止，廢人帮的都站到大阿哥的背後，以防不測。李芙蓉並不認識紀天雄，見他宇氣軒昂，儀表不凡，料想必是那一位武林大俠。紀天雄自亮「萬兒」之時，她還在拚命，那裏會聽得見。

紀天雄哈哈一笑，道：「痲皮老大，不錯，那是他們自己不好，須怪我不得。哈哈，我紀天雄的事，多着呢，你們也不必多管，管也管不了，哈哈！」他縱聲大笑，聲震長空，痲皮老大的笑聲，雖然响亮，但決不及他。

痲皮老大「哼」了一聲，道：「紀天雄，你到黃山來，為了什麼？」紀天雄笑道：「我得聞黃山的風景，乃是天下一絕，所以，我偷懶他十天八天，到黃山來遊覽一番，黃山果然名不虛傳，昨晚我還在桃花……」

楊綠花一聲咳嗽，大聲道：「紀大俠，你剛才出手相救，謝謝你呀！」她是恐怕紀天雄口不擇言，說出了昨晚在桃花溪戲弄李芙蓉之事，李芙蓉如果不依，鬧將起來，那將是在虫大糾紛之中添上一個勁敵，在此時在此地，楊綠花可不願跟紀天雄作對。

紀天雄笑道：「區區六口飛刀，楊女俠，難道你不會全數打下，不過嘛……」他鼻子掀了一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一口氣，當然是自楊李兩女身上發出來的異香。昨晚，跟他見面的是楊綠花，現時，李芙蓉笑盈盈的站在他面前。

「呀，江湖的傳聞果然不錯，蟠龍劍門下弟子個個漂亮，楊綠花已經是武林第一美人，想不到李芙蓉也像芙蓉一般的美好。」這句話，當然是紀天雄在心中說的，他決不敢在廢人帮面前，公然說出來。

三、漫天風雨不速客

痲皮老大厲聲道：「不過什麼？」紀天雄笑着，在地面上拾起一口飛刀，放在鼻子下面嗅一嗅，道：「如此難看的東西，怎可觸及楊姑娘的玉體，所以在下出手代勞，對不起得很呀。」中指一彈，那一口飛刀激射而出，打在一株大樹上面，直沒到柄。

「好指力！」李芙蓉不由拍手叫好。

痲皮老大滿面脹了個通紅，顆顆痲皮豎了起來，厲聲道：「紀天雄，你必有事而來，豈止遊山玩水如此簡單，你到這裏來，到底為了什麼？」

紀天雄望了楊綠花一眼，楊綠花也看了他一眼，她心想，問得好，我也想問你呢。紀天雄雖然號稱「高原飛鳳」，但他的活動範圍甚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名堂的响亮，不下於蟠龍劍柳如詩。

柳如詩是黑道的第一高手，紀天雄乃是白道的第一高手，一黑一白齊名武林。

跛脚老二道：「你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我們解決梁子的時候出現，嘿嘿，你如說特地來黃山遊覽，有誰相信，我們現在是五個人，以五對一，決不怕什麼高原飛鳳平原飛鳳呀。」

紀天雄笑道：「跛脚老二，聽你的口氣，滿含敵意，你千萬不要把我當作敵人呀。」瞎眼老四冷笑道：「你居然將我大哥的六口飛刀一一打落，救了這個小賤人，難道還要我當你是恩人不成？」

「小賤人」三個字一出口，「拍」的一聲，那是一紀重重的耳光，打她的人却是李芙蓉，叱道：「老乞婆，你胆敢罵我二師姊！」瞎眼老四半邊臉給打得紅了，紅紅的五個手指印，她的聽覺雖靈，可是李芙蓉出手如風，而且站在她身邊，瞎眼老四要閃避也不行。

瞎眼老四大叫道：「好哇，你胆敢打我。」舉起鐵拐杖亂舞，可是瞎了眼睛，壓根兒不知道李芙蓉此刻已躲到那裏去。

紀天雄朗聲道：「瞎眼老四，你還不住手，如果李姑娘惱將起來，下一次她不留情，你的半條性命就完了蛋。」

痲皮老大道：「老四別叫，我們先行問明了他的來意，再動手不遲。」對紀天雄道：「男人大丈夫，說一不二，高原飛鳳大名鼎鼎，人所敬仰，如果偷偷摸摸的上山來護花，那將笑甩武林黑白兩道朋友的下巴。」

紀天雄道：「好吧，大家都聽着了，蟠龍劍和廢人帮為了一宗大買賣，約定在黃山講手，這事天下無人知曉，只除了在下紀天雄一個人。」

「你怎的知道？」說話的是楊綠花，她注視着紀天雄，在細心觀察他的動靜、言語和態度。她實在料不透紀天雄是她的朋友還是敵人。在桃花溪畔窺浴，他是如假包換的無恥狂徒，在硃砂峯下一番懇談，他又像一位正人君子，剛才出手打落飛刀，他又像朋友。可是，誰人知道，他不是敵人呢？

「這個嘛，硃砂峯上敵對的七位都不必知道，總之我紀天雄知道了就是。哈哈，不是我紀天雄誇口，天下之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辦到的事情，只怕不會很多吧。」紀天雄自豪地撫摸他的金刀。

這是一口純金打成的金刀，整個刀鞘也用純金打成，一口大刀，刀柄、刀背、刀身、刀鋒也全是用純金打成，馳名武林，是天下間最貴重的一口金刀。

紀天雄神通廣大，他這話敵對雙方，都信了一個九成，楊綠花道：「紀大俠，你還未踏入主題呢。」紀天雄道：「多謝你提醒，各位，在下此來，乃是有一個主要的目標，還有一件小小的變故，要告訴廢人帮。」

痲皮老大道：「我早已猜到，你決非遊山玩水而來，你的所謂主要目標是什麼？還有什麼次要的嗎？既有主要，自然有次要，都煩一併見告。」他是怯於「高原飛鳳」的武功，說話也客氣了許多。

紀天雄道：「我特地晝夜兼程，趕到黃山，給你們兩造調解爭端，幸而我在半路上沒有生病，兩條腿還算聽話，一口氣奔來，說得上及時趕到。調解爭端，就是我的主要目標，你們兩造誰是誰非，就由我紀天雄來一個公正的判決，我想你們七位都不會反對吧？」

「什麼？」瞎眼老四跳將起來，大聲道：「一個三千人的大幫會，有什麼事不會自己解決，要勞煩別人調解，這不是天大的笑話麼？」

紀天雄把他的金刀解下來，在地面上一插，朗聲道：「瞎眼老四，你是不服我這個裁判者了，是不是？」瞎眼老四剛才在衆目睽睽之中，吃了李芙蓉一記耳光，還手不得，早已氣得半死，那裏肯服，厲聲道：「我廢人帮的家事，不必勞煩別人越俎代庖，廢人帮跟柳如詩那件梁子，由我們憑武力解決，別人不必多嘴多舌。」

一聲甫畢，猛覺身子給人像捉小鷄般提了起來，耳邊起了一個聲音：「我紀天雄自從給人叫作『高原飛鳳』之後開始，我的所作所為，無人不服，我說過的話，無人敢搖頭，你的大哥也沒出聲，你這瞎眼的老乞婆婆給我閉上嘴巴成不成？」

說也奇怪，這老婆婆給紀天雄抓了起來，無論她如何掙扎，使盡了全身功夫，拳亂揮，脚亂踢，也不能掙得脫。砰的一聲响，她給紀天雄重重的摔下來。

說也奇怪，她給紀天雄重重的摔下，却是一點也不覺得疼痛，無痛無損，心下駭然，那裏還敢回話。

李芙蓉笑道：「紀大俠好功夫，如果你下殺手，這老婆婆只有一命嗚呼，佩服佩服！」

楊綠花對紀天雄信疑參半，瞎眼老四的話，其實沒有說錯，廢人帮是一個大門派，怎容別人介入他們的爭端。她的門派呢，蟠龍劍柳如詩威名四播，跟紀天雄齊名，更是不須要他的所謂調解。可是，如果現在反對他，只怕有點不大妥當，弄巧反拙。

紀天雄兩次出手，似乎是偏袒自己的一邊。

紀天雄指着他的金刀，朗聲道：「在下這個魯仲連是做定了，還有誰不服，請站出來。」他平素說話溫柔，彬彬有禮，可是到了緊要關頭，他却是聲如洪鐘，威風凜凜，一雙銳利的眼睛，發出兩股電火也似的光芒，逐一的向峯上敵對雙方的七個人掃射。

在七個人的面部表情之中，廢人帮五個人，無一肯服，蟠龍劍兩人，楊綠花雙眼朝天，不置可否，只有李芙蓉一個人向他微微笑，不反抗他的，也只有李芙蓉一個人。紀天雄取回他的金刀，掛在腰間，他這趟強作魯仲連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半响，痲皮老大的痲皮，一顆一顆的又豎了起來，冷然道：「紀大俠，你武功高強，行俠仗義，一向走的是白道，今天怎地忽然對黑道有興趣了？」紀天雄哈哈一笑，道：「痲皮老大，你經驗縱橫，這話一針見血，在下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剛才對你們無禮之處，尚望包涵包涵。」

麻皮老大道：「什麼苦衷？」

紀天雄道：「目前請恕在下不能奉告，如果說了出來，我這個魯仲連就做不成了。老大，你是不反對我做魯仲連的吧？」麻皮老大手撫刀柄，沉聲道：「瞎眼老四之言不差，她已代表了我說話，代表了廢人帮說話，我帮是三千多人一個大帮會，幹過的事，自己負責，如何做事，也是有自己的主意，我們不須要別人替我硬出頭。」

紀天雄面色一變，壓低着嗓子道：「那末你是繼瞎眼老四之後，反對我了？」

麻皮老大也壓低了嗓子：「我是廢人帮的帮主，我的說話，就代表了三千帮衆說話。不錯，我反對你，也就等於全帮上上下下都反對你。」

瞎眼老四厲聲道：「紀天雄，你的武功縱然天下第一，你鬥得過我們三千帮衆麼？即使現時，我們五人齊上，你也不是對手，你快快滾下山去吧，這裏只有廢人帮與蟠龍劍的事，沒有你的事。」

紀天雄仰天大笑，道：「在下此來，原本便已準備大戰滿山高手，先禮既然完成，跟着便是後兵了，我不妨明明白白的奉告，我紀天雄的魯仲連是做定了，非做不可，無論用什麼方法，禮乎？兵乎？一概不論，高原飛鳳何懼一個廢人帮。」

他縱聲大笑，為狀自豪。

瞎眼老四一杖橫掃，她再也忍耐不住，搶先動手。金光閃處，紀天雄金刀在手，只一架，「叮噹」一聲響，瞎眼老四的鐵拐杖已然斷為兩截，上半截跌在塵埃，下半截仍執在手裏。

麻皮老大一聲叱喝，也是金光閃動，直砍過來，又是「叮噹」一聲，麻皮老大面色一變，火速後退，一看他的金背大刀時，早已崩了老大的一個缺口。

紀天雄只出兩招，便尅敵制勝，他高舉金刀，哈哈大笑，在陽光照耀之下，反射金光萬道，四下亂舞，耀目欲眩。在閃爍不定的金光之中，硃砂峯上六個人——除了瞎眼老四不能視物之外，六人均瞧得清清楚楚，紀天雄的金刀，完全用純金打成，純金的刀鞘，純金的刀柄，純金的刀身——包括了刀鋒刀刃在內。

即是說，他的金刀的鋒刃，均是鈍的，並不曾開鋒磨刃，是一口鈍刀，全無鋒利可言。

李芙蓉圓睜大眼，低聲道：「二師姊，這口便是他的馳名武林的金刀？」楊綠花點點頭。李芙蓉道：「此刀多重？」楊綠花搖搖頭，李芙蓉自己估計，此刀起碼重一百斤，刀鞘五十斤，連刀帶鞘一百五十斤，天下之間，那有如此笨重的武器。

楊綠花見李芙蓉滿腹驚奇，低聲道：「三師妹，你不要傻，紀天雄是自恃武功蓋世，特別選用這等笨重的武器，他震斷瞎眼老四的鐵拐杖，用的完全是內功，不憑鋒刃之利，對付老大也是一樣，武功到了如此田地，他即使不用金刀，只使一根樹枝，也可以把鐵拐杖震斷，難道你瞧不出來？」

李芙蓉恍然大悟，心中大為佩服，笑道：「好呀，好極了，眞是此人不同彼人，此金刀不同彼金刀！」

麻皮老大的麻皮，又是一顆一顆的暨了起來，試了這一招，他知道自己的武功，跟這位「魯仲連」實在相差太遠，如果鬥下去，必敗無疑，如果不鬥呢？嘿嘿，這便等於對紀天雄舉手投降，廢人帮威名掃地，從今以後，再也不能在黑道上揚威耀武了。

麻皮老大把心一橫，嗔目大叫：「好，大夥兒一齊上，先跟這廝拚了。」一擧手，就要合五人之力一湧而上。還是跛脚老二比較冷靜，朗聲道：「且慢，我有話說。」麻皮老大道：「老二，你，你還要說什麼？」

跛脚老二智計出衆，在廢人帮中，出謀獻策，是麻皮老大的得力助手，也是帮中的軍師，麻皮老大對他一向十分信任。

跛脚老二微微一笑，道：「紀大俠，你既出面作魯仲連，那是兩下不偏不帮了？」紀天雄道：「正是，如果不，怎可做魯仲連，老二這話，未免多餘。」

跛脚老二冷眼旁觀，權衡了形勢，如果全力一拚，勝了當然可喜，萬一慘敗，「廢人帮」這字號，只怕由即日起，再也不能掛上了。打將起來，勝利之數，實在渺茫，何況還有楊綠花虎視在旁呢。

「紀大俠，」他笑了一聲，「如果我的記性不差，你似乎說過這句話，你上山的主要目標，是作魯仲連，在下請教一聲，你的次要目的是什麼？」

「遊山玩水！」

跛脚老二楞然道：「眞的如此簡單？」紀天雄道：「高原飛鳳一向不說謊話。」

跛脚老二道：「好，在下也還記得，紀大俠還有一件變故轉告，不知此事為何？」紀天雄悄然道：「也沒有什麼，貴帮刼去的一宗大買賣，已經給人來一個黑吃黑，刼去了。」

紀天雄一字一頓，把這話說了出來，聲音是多麼的平靜，字句是多麼的清晰，可是這一句話在廢人帮五人的耳朵之中，每一個字，都像平地響了一個焦雷，把五廢人嚇得面色如土，齊聲大叫道：「紀天雄，你說什麼，你不是騙人吧！你不是故意開我們的玩笑吧？」

「高原飛鳳一向不說謊話！」也是一字一頓，聲音是平靜而清晰，但也像焦雷一般，把五名廢人轟得頭昏了。

跛脚老二吸了一口大氣，朗聲道：「紀大俠，你怎知道有這回事？」

「總之我知道，決非虛假，貴帮刼得的一宗大買賣此刻已在別人手中。」聲音仍然是平靜而清晰。

麻皮老大的麻皮，又是一顆一顆的暨了起來，圓睜大眼，厲聲道：「誰幹的，是那一個不講義氣的惡賊，居然黑吃黑，他是誰？你快說！」

聽了這個驚人的不幸消息，麻皮老大不暴跳如雷也不成，非但是他，五名廢人全是心頭大震，個個咬牙切齒，只有跛脚老二還在强作鎭定。

紀天雄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當然知道此人是誰。」嘩啦嘩啦一陣聲響，五廢人各亮兵器，向紀天雄怒視。跛脚老二道：「為什麼不能？」紀天雄冷笑道：「瞧你們聲勢洶洶，又想打架麼？」

瞎眼老四厲聲道：「是不是柳如詩那

賤人幹的好事？」紀天雄道：「如果是，她為什麼派門下弟子上山來談判，難道柳如詩太過清閒，挖空心思來玩一場無聊之事嗎？」又沉聲道：「老婆婆，以後你說話小心一點，賤人兩個字，決不能加在柳如詩的頭上，小心你的老命！」

跛脚老二知道對紀天雄這等有身份的人，決不能逞强，只好懇求道：「紀大俠，你既知道此人是誰，請你告訴我成嗎？念在武林一脈，求求你帮我一個大忙。」

獨臂老三厲聲道：「我們找得此人，不把他碎屍萬段，就不知廢人帮的厲害，黑吃黑，哼此人也的確太過份了，胆大包天，視我們廢人帮如無物。」

駝背老五一直不說話，這時忽道：「紀大俠，你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帮，一個派，或者一羣人？」

「不錯，」紀天雄點點頭：「我知道此人單人匹馬，把貴帮挑了，來個黑吃黑，刼走了那一宗大買賣。」

駝背老五道：「大哥二哥，如果紀大俠之言不假，我們要查明此人是誰，還不容易麼？」麻皮老大道：「怎樣？」駝背老五道：「我們即時回帮，只怕不必踏進大門，弟兄們已紛紛搶出來哭訴了，是不是？」

麻皮老大恍然大悟，這原本就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他怎的會想不起來呢？

人在劇烈的爭執之中，在劇烈的拚鬥之中，在面對最厲害的大對頭之中，心中想着的，儘是如何去求勝，有時對微小的細節忽略了，也是有的。

麻皮老大不須怎樣的細想，已下了決心，放在他眼前的頂大的要事，便是立刻把那宗大買賣搶回來，否則，什麼談判，什麼調解，完全變作虛無烏有！

他一聲令下，五名廢人立刻撤退。麻皮老大恨恨的瞪了紀天雄一眼，道：「紀大俠，你今天多次出手，相帮蟠龍劍，此恩此義，我麻皮老大決不能忘記，後會有期。」

李芙蓉叫道：「就這樣走了麼？我們還有話說。」跛脚老二道：「你有話說，只跟姓紀的說便是，我們跟你，暫時沒有什麼關連，你難道不知？」

李芙蓉叫道：「為什麼沒關係？你們慢走，你我的一場架，還未好好打過呢。」她這次上山，原本準備跟廢人帮大戰一場，表演一下她的大好身手，那知紀天雄一出現，就把廢人帮撵走了。

廢人帮心急如焚，那裏肯聽，五大高手飛一般溜下峯去，別看他們又瞎又跛脚，走起路來，勝於常人，一幌眼，五條人影已在硃砂峯下，再一眨眼人影俱杳。

李芙蓉恨恨的直跺脚。

「人已走了，你還急些什麼？」紀天雄微微一笑，鼻子一掀一掀的，不知他在呼吸黃山的新鮮空氣呢，還是在嗅着兩名少女嬌軀散發的異香。

李芙蓉道：「師父吩咐過我，叫我用『葉底偷桃』這一招，必可把廢人帮殺得落花流水，那知只打了一陣，他們便走了，我是失去了揚名的機會啦。」

紀天雄笑道：「你不必担心，將來有一天，你還是要跟廢人帮好好的打一場。對了，你今年尊庚，十八歲是不是？」李芙蓉羞澀地點點頭，紀天雄笑道：「你師姊在十八歲之時，她的武功只怕還不及你現在，來日方長，你還怕沒有揚名的機會嗎？你今天力鬥廢人帮三大高手而不敗，已經揚名了，哈哈！」

李芙蓉道：「我在師父口中，已知道了你的大名，我是料不到你如此年輕，在我猜想之中，你既然跟師父齊名，起碼三四十歲了，或者甚而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嘻嘻，原來你面白無鬚，居然是一名小伙子呢。」

紀天雄道：「我不算得是年輕小伙子了，我知道你師父柳如詩揚名天下之時，她不過二十多歲，李芙蓉，嗯，我可以直叫你的閨名嗎？」李芙蓉道：「當然可以，以後你叫我李芙蓉吧，我叫你紀天雄便是。」

李芙蓉任性自然，落落大方，對付這個陌生的男人，毫無羞澀之態，笑道：「紀天雄，你給我們作魯仲連，心中必然在想着，如何偏袒我們了，是不是？」紀天雄道：「你怎的知道？」李芙蓉笑道：「你一出來，便救了我的二師姊，後來又一連三次，都是對廢人帮不利，我說呀，你就算做了魯仲連，也將是一個偏心的魯仲連。」

說着，她咭咭嬌笑，笑得十分嫵媚，十分自然。

紀天雄嘆了一口氣，道：「李芙蓉，你不知道，我肩上的任務，比這座黃山還重，為了武林的團結，為了阻止某一方面稱孤道寡，我要做的，是絕對的公正，我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李芙蓉嗔道：「是麼？但我要你偏心一些，幫幫我們，廢人幫十分討厭，你不必幫他們。」紀天雄笑道：「存心偏袒，怎可作魯仲連？廢人幫此刻，對我還不心服，我的任務實在是不輕，還得多花一些氣力呢。」

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在硃砂峯上談起來。

楊綠花這時，獨坐在一塊岩石上，以手支頤，在沉思之中，放在她眼前，有幾個疑團，也有幾件要事。疑團是不能不解，要事是不能不辦。可是，怎樣去解？怎樣去辦？她不得不細細的去思攷。

而且，還有一件十分微妙的事，使她困擾，使她迷惑，使她茫然地不知其故。

她在沉思之中，偶然抬起頭來，第一眼看見的，便是紀天雄那一張英俊爽朗的臉，高大的身材，蓬勃的朝氣，站起來彷如一棵迎風的玉樹，當他週旋於五名廢人之中，呀，簡直是鶴立雞羣。

這等人材，那裏去找？

他的武功，嗯，更加不必說了！

忽然之間，只聽李芙蓉道：「喂，紀天雄，你為什麼老是掀鼻子，就像那個：那個獨臂老三和駝背老五一般，鼻子聳一聳的，為什麼？」

紀天雄哈哈大笑，道：「我一進黃山，便嗅到四種不同的氣味，說起來眞好笑，但是，的的確確是四種迥然有異的氣味呀。」李芙蓉「噗哧」一聲，笑道：「眞的，這眞是奇了，你能形容一些來聽聽嗎？」

紀天雄道：「我現在嗅到的，是一種

難以形容的幽香，無以倫比的芳郁的香氣，這種香氣嘛，決不能形容，只能閉上眼，運用嗅覺去享受。」說着他果然閉上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楊綠花心中暗喜，她師妹之言無差，浸過桃花溪的溪水，遍體生香，數月不散。她們本來便是幽香陣陣，加上桃花溪的溪水，更是香上加香，不能形容的異香。

紀天雄半閉着眼睛，又道：「當我獨坐在對峯，還未出手，還未與廢人帮會面之時，我吸着的便是黃山的清新的空氣，這種空氣使人精神大振，心曠神怡。對面這座山峯叫做什麼呀？」

李芙蓉道：「珍珠嶺，又叫珍珠峯，兩峯之間，有一條大瀑布，高數十丈，無數泉水滙集到這裏以後，一瀉而下，泉水直流到桃花溪，溪水又流出山外去。」

紀天雄道：「是啦，原來你對黃山如此熟悉。唉，還有一種氣味，使人作嘔，我是一直忍着，沒有嘔出來，這種氣味，你大概也領略過了。是不是？」

「廢人帮的，」李芙蓉皺皺眉頭，說：「天幸他們此刻已經走得遠了，紀天雄，還有第四種氣味是什麼？」

紀天雄笑道：「桃花溪的異香，香氣在水面上飄浮，呀，我眞的不知怎樣才能形容它，有人說如果在溪水中一浸，遍體生香，我才不信呢，所以……」李芙蓉柳眉一揚，道：「你說什麼？」

紀天雄笑道：「我不相信，所以我在昨晚浸他一浸試他一試，哈哈，果然傳說不虛，我此刻身上還有一點香氣，你難道嗅不出來？」

「呀，原來你就是那個瞽伯，那個瞽伯原來是你。」李芙蓉猛然省悟，跳將起來，出劍如風，一劍便向紀天雄刺過去。眼見是鮮血直流，李芙蓉這一劍，刺中了紀天雄的左臂，李芙蓉柳眉倒豎，一招「藥底偷桃」橫掃過去，「颼」的一聲，這趟一劍落空，紀天雄的高大的影子，已在十丈之外。

李芙蓉瞋目大叫：「原來你是一個不知羞恥的狂徒，你還口口聲聲以什麼大俠自居呢，你是無恥的小人，不要走，吃我一劍。」提劍疾追，只聽笑聲震天，由响而微，由微而弱，由弱而止。紀天雄的笑聲，依稀還在空氣之中，但他的人與影，却一齊不見了。

李芙蓉還要提劍猛追，楊綠花道：「三師妹，他已走得遠了，你的輕功還不及他，不必追啦。」李芙蓉道：「那瞽伯是不是他？」楊綠花點點頭，道：「正是。」李芙蓉頓足道：「你因何不早說，哼，我只打中他一劍，眞是便宜了他。」

楊綠花道：「大敵當前，早說又有什麼用？我們應付廢人帮尚且不暇，怎可多添一名勁敵？」李芙蓉想起自己清白之軀，無端端給一名陌生男人窺見了，心中如何不急不愧，哭聲道：「可是，我以後怎能見人？」

「見人？」楊綠花說：「你見誰？」

「自然是他！」

楊綠花站了起來，輕輕的牽着她的手，柔聲道：「你放心吧，他倒不曾窺見你，紀天雄是正人君子，多年來，他的聲譽既响且隆，武林中對他，不論黑道白道，都是交相稱譽，尊敬他，愛戴他，『高原飛鳳紀大俠』這七個字，他是受之無愧的，你放心好了。」

李芙蓉道：「你怎的知道？」楊綠花當下把紀天雄所說，告訴了她。李芙蓉本來便是任性自然，聽了楊綠花的慰解，這才回嗔作喜，知道怪錯了他。

「我這一劍，他是故意不閃不避，是不是？」

「不錯，」楊綠花說：「他如果閃避，你決打不中，他如果反擊你便糟啦。」

李芙蓉道：「你猜他走了還是在黃山？」楊綠花道：「有些事他還得跟我們商量，我猜他仍在此間，他既然口口聲聲要做魯仲連，怎能因你一劍之刺而遠走高飛？」李芙蓉看着地面的幾滴鮮血，心中頗為後悔，摸出一方手帕輕輕把鮮血抹去。

正人君子的鮮血是寶貴的！

半晌，李芙蓉道：「二師姊，師父交下來的任務，還未完成，我們怎辦？」楊綠花道：「我已想過了，我們必須再見見紀天雄，我們今晚就在黃山過夜，你知道山中那一間寺院較乾淨？」

李芙蓉道：「黃山的寺廟有好幾間，全都乾淨，可是全是和尚寺，沒有尼庵，你猜和尚們肯收留我們過夜麼？」楊綠花道：「既然如此，我們只好在山頭露宿了，幸而現時是春天，還不致太冷。」

李芙蓉道：「那也不必如此，我知道有一間叫做半山寺的，有房子有床有椅，可是並沒有人，我們大可以在半山寺安安樂樂地睡他一覺。」楊綠花道：「如此最好，半山寺為什麼沒有人？」

李芙蓉道：「半山寺屬於慈光寺的，專供遊客爬到半山睡午覺，所以並沒有一個和尚僧人。二師姊，你是相信紀天雄一定還在黃山？」楊綠花道：「一定的，而且他一定還要找我們。」

李芙蓉道：「關於我們的任務……」

楊綠花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有分寸，你不必担心，師父交下來的任務，我們必須完成，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把十萬兩金子抬回去，教師父歡喜一塲，現在雖然稍有阻滯，我們決不能就此回家，向師父哭訴呀。」

李芙蓉道：「好，我一切都聽你的話行事，二師姊，現在不過是午時剛過，時間有的是，不如由我帶你去遊一遊，黃山的風景，天下第一。」楊綠花道：「好，我有些餓了，那裏可以找一些吃的！」

李芙蓉笑道：「我帶你到慈光寺去吃一頓，和尚們不招待善女留宿，但一頓素菜，決不會不理不睬，如果不理不睬也不怕，黃山遍山都是果子，任你吃一個飽。」楊綠花笑道：「好極了，你帶路吧。」

這一天，她們師姊妹兩人，果然遊遍了黃山的名勝古跡，遊過了有名的「雲海」，傍晚，她們才戀戀不捨的到了半山寺，這半山寺雖然細小，可是十分幽雅。

四、因何强作魯仲連

半山寺果然沒有半個和尚，也沒有半個客人，夜是靜寂的，只有陣陣和風拂起樹葉沙沙之聲，在夏天，這裏當然有悅耳的蟬聲，可是現在還是春天。

月色在半掩的紗窗中，投射進來，把一個寬大的臥室照得半明半暗，楊綠花躺在床上，聽着沙沙的樹葉搖曳之聲，瞧着融融的月色，思前想後，那裏睡得着。

她想起了在柳門學藝之情形，十八歲還不够，便投身在蟠龍劍柳如詩門下學藝，一面學藝，一面追隨恩師，去幹黑道上的大買賣，柳如詩名震江湖，被許為武林第一高手，她常常說，第一只怕不是，因為武林中還有一位「高原飛鳳」紀天雄。

柳如詩未跟紀天雄交過手，甚至連見面也沒有，彼此都是慕名，誰強誰弱，非經面對面的鬥過不知，她常常對楊綠花說：「我本可橫行天下，成為武林第一人，忌的單單是紀天雄，天無二日，人無二主，我終須跟他鬥一個明白，分個勝負。」

柳如詩雖有此心，可是紀天雄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柳如詩到處去找他，均是失望而回，無法找到他。

「師父，是不是紀天雄的武功不及你，他故意迴避你呀？」柳如詩門下弟子都這麼說。

柳如詩一搖頭道：「或許是，或許不是，誰知道？如果有人知道，此人便是紀天雄。」

一想起紀天雄，他那偉岸的體魄，俊俏的面孔，爽朗的笑聲，驀地出現在楊綠花的腦海之中，他有時是這麼的慷慨激昂，有時是這麼的溫柔敦厚，站在廢人帮之中，簡直是鶴立鷄羣，不，應該說，他站在整個武林之中，也是人中龍、人中鳳，如此人材，那裏去找。

睡榻上發出了幽幽的嘆息之聲，楊綠花輾轉反側，那裏睡得着，一想起紀天雄更是睡不着，她的恩師柳如詩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憑了她也屢次找紀天雄不到，可是，現在嘛，紀天雄不是在黃山麼？

紀天雄中了李芙蓉一劍，大笑而走，不知去向，李芙蓉以為他畏罪逃去了，但是，在楊綠花的直覺之中，他知道紀天雄是不會走，一定在黃山，而且一定在附近，說不定他此刻已到了半山寺啦。

一陣清風吹來，半掩的紗窗給吹得格格的响，楊綠花猛地裏想起了師父交代下來的任務，如果不是紀天雄橫裏竄出來，強作魯仲連，今天的一戰，嘿嘿，那是必勝無疑。可不是麼，李芙蓉以一對三，仍可以維持一個不勝不敗之局，由她把跛脚老二獨臂老三瞎眼老四纏死，剩下來的瘸皮老大駝背老五，是決然鬥她不過。

一勝一和，那便是勝了。

勝了之後，強逼廢人帮交出那宗大買賣，任務完成，她師姊妹倆就可以回家交差，可是，這件任務的完成，却給紀天雄毀了。

他為為什麼要強作魯仲連？他為什麼明顯地偏袒蟠龍劍？他怎樣會知道蟠龍劍與廢人帮之爭？他又怎的知道了有人黑吃黑，把那筆大買賣刦去？

這幾個疑團，在楊綠花腦海之中盤旋，兀是參詳不透，她希望紀天雄突然出現，好去質問他，自然，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因素，在驅使着她。

「好，如果他還在黃山，我終須找到他，如果他不在黃山，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他，為公為私，我是非找他不可，他嘛……唉，看來也是非找我不可的。」楊綠花喃喃自語，聲音雖然細如蚊鳴，可是臥在隔壁的李芙蓉却是聽見了。

「二師姊，你還未睡麼？」李芙蓉的聲音，十分慵倦，她是半睡半醒，還在打着呵欠。

楊綠花心中一跳，只覺臉上一陣一陣的發熱，「為公」，也還罷了，「為私」兩個字，怎能給別人聽見了。忙道：「我睡着了，三師妹，你快睡吧，明天我們還要遊山呢。」李芙蓉道：「是啦，黃山縱橫六七十里，無處沒有名勝風景，我們今天遊了『獅子林』，『百丈瀑』，明天我帶你去『丞相溪』，到雲谷寺去，瞧瞧那一株著名的『異蘿松』，這種松樹，只有黃山才有……還有……呀，黃山風景數之不盡……」

聲音由弱而止，李芙蓉是睡着了。

楊綠花又驚又喜，驚的是只怕她的心事給師妹聽見了，喜的是她的心事師妹幸而未聽見，學武之人，尤其是內功精湛之人，稍有異聲，縱然是在睡夢之中也會醒來，這聲音即使是細微到等於沒有。

內功練到上乘境界，有所謂「耳邊轟雷不聽，遠處落針可辨」，到了忘我之境，內功便達於大成，李芙蓉跟師父練了五年內功，已有了很好的根基，「在耳邊轟雷不聽，」雖然還未能做到，可是「近處落針可辨」，則無論如何可以做到了。

，楊綠花心道：「楊綠花呀楊綠花，你今年二十四歲了，自然……自然該當找一個……一個人，可是你這種心事，怎能讓師妹知道？給她知道，又給她笑上半年啦。」驀地裏，她又想起一件事來。

這是舊年的事了，楊綠花帶了李芙蓉去做一件案子，對手是十二名鏢師，鬥了半個時辰，終於把十二鏢師全數放倒，刦鏢在手。總值三萬兩銀子。

當然，蟠龍劍不出手則已，一出手，這宗買賣必然是油水足够的一種，區區二三千兩，蟠龍劍可不放在眼內，擁有鏢師十二人，這支鏢當然以萬計算了。

一名總鏢師，以一手八卦刀馳名武林，終於敗了，憤然道：「蟠龍劍名不虛傳，在下敗了無話可說，誰叫技不如人，可是，蟠龍劍就有兩般不是。」楊綠花道：「什麼兩般不是，請老師指教。」

那總鏢師冷冷的道：「柳如詩武功蓋世，如果改走正途，那將是武林之福，可惜她捨正路而不由，做了沒本錢買賣，可惜呀！可惜，至於你楊綠花，貌美如花，艷如桃李，如果肯嫁，那將是武林中的佳話，可惜你却……」

他只能說到這裏，因為楊綠花手起一劍，把他打得重傷，再也無法把下文繼續下去！

楊綠花輾轉反側，不能入寐。

如果說：「有性動物」都會思春的話，那麼現在看來，這位武林美人在思春了，她是女人，現時正是春天。

春天最容易催起了「有性動物」的情慾，尤其是雌性。春天最易使人迷迷茫茫的胡思亂想，尤其是女人。

楊綠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坐了起來，隔着紗窗往外瞧，但見遠處一片蒼綠，在月色之下，份外分明，蒼的是山，綠的

是樹，「呀，蒼者自蒼，綠者自綠，黃山景色，的確名不虛傳。」

看近處時，只見樹影婆娑，明朗的月色，把寺外的參天大樹的影子，一律投到地面上，枝葉是搖曳生姿，樹幹是巍然不動，這情景又引起楊綠花的遐想，男人是樹幹，女人是樹枝，樹枝樹幹永遠相連，男女之間的結合，也是一般，這個是自然界生物的規律。

被投到地面上的影子，初時是長長的，後來漸漸的縮短了，月亮也由山腰升起，漸漸的升上山，月快到中天了，楊綠花痴痴呆呆，足足呆了兩個時辰。

猛然之間，忽見一排樹影之中，多了一條黑影，這條黑影，楊綠花瞧得清楚，是人影，不是樹影。

楊綠花低喝一聲：「誰？」一躍而起，把掛在床頭上長劍拔了出來，纖腰一扭，越過紗窗，跳了出去，學武之人的感覺，特別靈敏，楊綠花喝聲、抽劍、躍出，一氣呵成，只一幌眼，她已擺出了一個戰鬥的姿態。

由於靜靜沉思之中，一變而爲極動的姿勢，在楊綠花看來，正是家常便飯，要變便變，那是不須細想。

在一棵參天大樹之下，但見巍然地站着一人，楊綠花的猜想不差，楊綠花的夜眼不差，此非別人，正是她夢寐不忘剛才還在想着的人——高原飛鳳紀天雄。

「呵，原來是你！」是柔和而喜悅之聲，帶着了期望得到實現之情。但，跟着下來的便是：「你，你還未走，你來這裏幹什麼？」語氣是稍稍的嚴厲了，可是，聲音仍然是柔和的。

紀天雄微微一笑，道：「你師妹無端端的刺我一劍，我是特地找她的晦氣來着，李芙蓉呢，她在那裏？」楊綠花微感失望，道：「她已經睡着了，你在半夜三更，悄然而來，難道眞的找她的晦氣？」

紀天雄低聲道：「自然不是，你是知道的。」楊綠花粉頰微現紅暈，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注視着紀天雄，低聲道：「那末你來幹什麼？我不知道。」

紀天雄雙手一擧，笑道：「你瞧，我身邊可沒有帶兵刃，我是空手而來，自然是懷着好意，瞧你呀，手執長劍，聲勢洶洶，一副撩事惹非的樣子，哈哈，這樣未免太過辜負良辰美景了。」

楊綠花粉頰的紅暈，更加厲害，心中在砰砰的亂跳，執着長劍的右手也有點顫抖了，突然之間，她的長劍左右揮舞，月色之下，閃出陣陣銀光，手一揮，那一口長劍電射而出，掠過了寧靜的空中，「颼」的一聲，插在一棵老年大樹之上，直沒到柄。

「好 手甩手劍法！」紀天雄輕輕的讚賞。

楊綠花微微一笑，道：「紀天雄大俠，你雙手空空，我也雙手空空，你我平等相處，我決不領你的情，你要待怎樣，還要强自出頭，作魯仲連麼？」

紀天雄道：「魯仲連自然要做的，但決不會在此時，也不會在此地。」楊綠花道：「那末你來幹什麼？」紀天雄一指李芙蓉的臥室，低聲道：「她還是在睡着，」楊綠花點點頭，道：「除非你大聲疾呼，驚天動地。」紀天雄道：「楊綠花，你跟我來，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你肯不肯？」

楊綠花搖搖頭，可是「不行」兩個字却沒有說出口，紀天雄道：「怎樣，那還好玩得很，乃是黃山的名勝，我……說實在的，我……」他的聲音，似乎也帶了一些顫音。楊綠花見這位大名鼎鼎的當代大俠，居然也會如此尷尬，不由「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這一笑，可把她那羞澀害怕的心情掃除了一些。

「你，你怎樣了，說下去吧，怕什麼？你說什麼我都聽，難道你還瞧不出來？」楊綠花是鼓足了勇氣，才能說出這話，她也不知道這種勇氣從何而來。

「好極了，」紀天雄微微一笑，道：「這是，這是無與倫比的鼓勵，你跟我來，我要你獨自一人，決不要第三者。」他微微一笑，可是笑聲輕輕只可以聽到，使人分辨出，這確然是笑聲。

然而，一丈之外，誰也聽不見。紀天雄使的正是武林中最奇異最幹練的上乘功夫——傳音入密，這種功夫的驚人之處在於，他大聲說話之時，數丈之外，誰也聽不見，他細聲說話之時，聲音悠長，却是可達數十丈之外。

楊綠花心中凜然：「好一招傳音入密。」心念未畢，「拍」的一聲，紀天雄又使出第二記絕招來，大袖一拂，捲着楊綠花的纖腰，把她捲到懷裏，又是一記上乘的「撲袖法」，楊綠花急道：「你，你幹什麼？」

紀天雄笑道：「你不要吵，別把你師妹吵醒了，走吧，我扶你一扶。」袖子仍然是緊緊的纏着楊綠花的纖腰，她的嬌軀緊貼在他的懷裏，「走」嘛，楊綠花雙脚離地，不能構成一個「走」字，「扶」嘛，紀天雄的左右兩隻手都空着，也不能構成一個「扶」字。

其實，紀天雄是抱着她走，用袖子抱着她走。輕身功夫展開，紀天雄一步一頓的怪輕功來了，捷若靈猿，快如奔馬，由半山寺一瀉而下，就像一匹瀑布也似的瀉下山峯，楊綠花「呀」的一聲之後，便告寂然！

她是閉着眼睛，任由他「袖抱」，他嘛，可沒有點過她的穴道，也沒有使出任何絕招把她擊昏，可是她似乎是昏了，鼻子裏嗅到的是一種特殊的男人的氣息，這種氣息，她是從來不曾嗅過。

她要掙扎是可以的，因爲她沒有受傷，武功仍在，然而她却懶洋洋的伏在紀天雄寬厚的胸膛上，昏倒在他的懷裏，只覺得自己的身軀，隨着紀天雄的奔跑，起伏不平，有時是上攀，有時是下瀉，有時是跳躍。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紀天雄道：「到了！」楊綠花驀地睜開眼睛，眼前是一幅美麗的景色，然而並不陌生，她在這裏浸過脚，李芙蓉也在這裏洗過澡。

「桃花溪！」楊綠花輕叫一聲，這時猛然省覺，嗔道：「你，你還不放我下來麼？」紀天雄一笑把她放下，道：「不錯，桃花溪，也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你嗅到麼，花香陣陣，中人欲醉，黃山雖

然奇景甚多，但我還是喜歡桃花溪。」

楊綠花心道：「到了黃山，如果不在桃花溪浸一浸，如入寶山空手回，可是……」看了紀天雄一眼，低聲道：「你閉眼睛，走開一點，成不成？」紀天雄道：「爲什麼？嗯，我明白了，你想洗個澡，是不是？」

楊綠花道：「你不要想岔了，我怎會在你的面前……我只浸一浸脚。」紀天雄笑道：「楊綠花，我的衣服未洗過，只怕有十天，我就教你一個洗衣服的方法？」飛身一跳，身子淩空，翻了十個觔斗，「撲通」一聲，跳下水去，游了一陣，探出頭來，哈哈笑道：「眞是痛快極了，水中清涼，芳香郁郁，你來不來由你。」

楊綠花再也忍耐不住，連衣帶靴，躍下溪去。

紀天雄水性精通，突然潛到水底，游到楊綠花身邊，這才突然冒出頭來，叫道：「有鬼，有鬼！」楊綠花嚇了一大跳，嗔道：「原來是你，看我不把你按到水底喝水！」伸出手掌要打，紀天雄哈哈大笑，疾然游開。

楊綠花雖然也通水性，但決不及紀天雄，在溪中追逐了一陣，始終趕他不上。

國畫家每每喜歡作「鴛鴦戲水」之圖，現時，在月色融融之下，萬籟俱寂的幽谷之中，香氣撲鼻之溪水之上，就有活生生的一幅。

紀天雄驀地又不見了，楊綠花哼道：「紀大俠，你躲到那裏去？」忽見纖腰有點異樣，似乎給人緊緊的摟着了，那是無須乎胡亂去猜測，楊綠花知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水面上冒出了紀天雄的人頭，雙手緊緊的摟着她的纖腰，兩人相距不及半尺。

楊綠花微微的吁氣之聲，紀天雄聽得清楚，紀天雄微微吁氣之聲，楊綠花也聽得清清楚楚，肌膚相接，呼吸相聞。紀天雄雙手捧着她的面頰，兩片潤濕的嘴唇，終於印到她的粉頰上。

「紀大俠，你不要……呀……請你不要……」

紀天雄嘆了一口氣，低聲道：「到了此時，你還叫我紀大俠嗎？綠花，昨夜也是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見你，我便……呀，我該怎樣說才好呢？呀，綠花，你的一顆心，在砰砰的跳着，我是聽得清楚的，你聽我的……」

捧着楊綠花的頭，把她的耳朵貼近他的胸膛裏，楊綠花閉着眼睛，索性把半個身子貼着他，幽幽的道：「你怎樣？說呀，你怎樣，你爲什麼不說？」

紀天雄兩片潤濕的嘴唇，終於與楊綠花的兩片接合了，熱吻着，在冰凉的溪水之中熱吻着。

幻想變爲事實，會使人陶醉，也會使人瘋狂。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四片嘴唇終於離開了，紀天雄低聲道：「我要說的，已經說過了，綠花，你說你的吧，你怎樣說？」楊綠花如此的接觸男人，乃是生平的第一次，只覺得快美無比，那種感覺，決不能形容，她也不想用言語去形容，幽幽的道：「天雄，何必多說，我怎樣，你知道，你怎樣，我知道，從今以後……」

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伏在紀天雄那宏偉的胸膛，低聲道：「從今以後，我已是你的人了。」突然想起一事，昂起頭來，聲音稍爲增高一點：「你家中有沒有妻子？」紀天雄道：「你師父柳如詩沒有告訴你麼？」楊綠花搖搖頭。

紀天雄道：「如果有，縱然間我有天大的胆子，又怎敢如此對待你，綠花，紀天雄行年二十七，還未娶妻，桃花女俠，高原飛鳳紀天雄向你求親，你答應不答應？」楊綠花羞得滿臉通紅，嗔道：「這麼快，怎成？呀，你叫我什麼，什麼桃花女俠？」

紀天雄順手一撈，撈了幾瓣在水面飄流的桃花，放在嘴中咀嚼，也把幾瓣放在楊綠花的小嘴巴之中，笑道：「如果你要一個綽號的話，有什麼比桃花女俠對你更合適的呢？人面桃花相映紅，這大號對你再切合不過了。」

楊綠花細細咀嚼桃花瓣，笑道：「原來桃花溪的桃花也可以吃，非但好吃，而且還比什麼奇珍的菓子還好吃呢。紀天雄，謝謝你呀！」

對於桃花女俠這個大號，她也自是歡喜。

紀天雄道：「桃花女俠，你怎樣說？」楊綠花正容道：「天雄，我雖然愛你慕你，我已答允了你永遠是你的人，可是，我不是……唉，你該當明白，他日你派一個大媒來，向我師父求婚就是啦。」

紀天雄雙手一揖，笑道：「這個當然，可是公子小姐在後花園私訂終身，也是有的，我決不會得寸進尺，你今晚這樣對我，我是……我是……」他感情激動起來，咽哽了一陣，才繼續下去：「我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雖然是寥寥的八個字，可是已經包含了他心中要說的一切，包括了他可以說的一切，也包含了他不能說的一切了。

「天雄！」楊綠花雙手把他的頸子摟着：「天雄，我也是一樣，刻骨銘心，終生難忘。」一顆淚珠滴了下來又一顆，水面上微微起了幾個細小的漪漣，兩瓣桃花要飄進來，却給小小的漪漣輕輕的盪了出去。

兩人緊緊的相抱着，再也不說話，到了此時，眞是無聲勝有聲，兩人都已陶醉了。

兩人在水中浮了多久，無人知道，良久良久，楊綠花終於低聲道：「天雄，我凍，上去吧？」

「好的，」紀天雄把她抱起來，踏着溪水，抱她上岸。他的水性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抱着一個人，還可以擧重若輕，泗到岸邊。

楊綠花嬌慵無力，身子軟軟似乎站不起來，她在日間力戰廢人帮的功力，她行走江湖七八年的功力，她使武林黑白兩道顫抖的功力，此刻不知到了那裏去了。

她軟軟的躺在綠草之中，閉着眼睛，似睡似醒，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天雄，你不要再接近我了，只怕我……」她輕輕的把要坐過來的紀天雄推開，低聲道：「來日方長，難道還怕沒有更接近的機會嗎？」

紀天雄道：「說得也是，綠花，剛才

我教你一個洗衣的方法，現在又教你一個乾衣的方法吧。」楊綠花道：「好的，怎樣呀？」紀天雄盤膝而坐，說：「天下之間，祇有兩種內功最好，和尙們練的禪宗內功，道士們練的玄門內功，你練的是那一種。」

「兩種都練過。」

「好極了，我們就練練玄門內功吧，看看誰的衣服乾得最快，遲了就要罰，我們比一比，好嗎？」

「好！」

兩人盤膝而坐，掌心向天，練起玄門內功來，片刻之間，只見他們兩人身上，一陣陣白烟冒出來，他們把練內功的熱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濕淋淋的衣服，給熱力一逼，騰騰的冒着氣，蒸發了的水氣。

他們兩人的內功，都是上乘的，尤其是紀天雄，可是，不幸得很，最先乾透了衣服的居然是楊綠花，紀天雄站了起來，說：「你眞是了不起，我是輸了，你要怎樣罰我呢？你無論怎樣罰我，我也一槪凜遵無誤。」

那是再也明白不過，紀天雄是有意相讓，楊綠花詐作不知，低頭沉吟：「我，我怎樣罰你才好呢？」半晌，她的頭抬起來了。

在紀天雄意想之中，她要罰的必然是接吻愛撫之類的香艷事情，那知楊綠花正容道：「天雄，我問你幾個問題，你不許說謊，據實作答。」

紀天雄楞了一楞道：「這個當然，我已經是你的人啦，怎可說謊？你問吧，無論什麼，我都據實作答。」

楊綠花道：「好，我問你，你怎的知道我們和廢人帮的樑子？」紀天雄道：「在這時光，你問這問題，不是大煞風景嗎？」楊綠花看了他一眼，默然不答，紀天雄道：「好吧，我說過，天下間大事，我不知道的只怕很少，我是明查暗訪，查出來的。」

楊綠花道：「爲什麼要查？」紀天雄道：「因爲我想調解這爭端，天下間，有資格作魯仲連的，除了我之外，還有誰人？」楊綠花道：「天雄，我師父的脾氣，你不是不知，我們的爭端，她怎肯讓第三者介入？」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就不明白，天下之間，別的事情多着，你偏偏不管，却强要介入蟠龍劍的事，我眞是不明白。」

「你眞的想知道？」紀天雄說。

「當然，我就是要你老老實實說。」

紀天雄看了楊綠花一眼，收斂了笑容，說道：「綠花，你師父野心勃勃，她想插手天下間所有黑道帮會，獨霸武林黑道，此事你知道麼？」

楊綠花一聽，心中凜然，道：「眞有此事？我們誰也不知道，因爲她從來不曾像你這般的說過，天雄，你不是胡說八道吧，是她親口這樣對你說過嗎？」

紀天雄道：「我從她近來的作風去推測，猜想決不會錯，那宗十萬両金子的大買賣嘛，經過了她的地盤，她却按兵不動，偏偏等到廢人帮吃了，這才大興問罪之師，爲什麼？」楊綠花是一個十分能幹的人，心思也很細微，柳如詩一反常態，她早已料到必有一些隱秘，這時一聽這話，搖頭道：「我師父神通廣大，能人之所不能，敢人之所不敢，你怎的知道？」

紀天雄道：「這一碗飯明明放在你面前，你却不吃，讓別人吃了，然後拔出刀子來，要剖開那人的肚子，取回那碗飯，唉，天下之間，寧有此事？綠花，我不妨告訴你……呀，是誰來了？」

颼的一聲，一口飛刀掠空而過，對正紀天雄的咽喉射來，紀天雄微微一笑，手指一彈，那口飛刀給彈進溪水之中，笑道：「李芙蓉，原來是你。」桃花溪畔，笑盈盈的出現了一條人影，正是李芙蓉。

「不錯，是我！」李芙蓉道：「我找你們半天啦，終於找到了，我雖然睡着了，你們雖然使用傳音入密功夫，又怎能瞞得我？好啦，二師姊，你們細細談心吧，我走啦！」說罷，神秘地向楊綠花霎霎眼睛。

鴛鴦戲水，湖畔談情，原來早已給李芙蓉瞧見了，卽使她沒有窺上全套，起碼有半套。

楊綠花滿面通紅，尷尬不堪，在李芙蓉的笑視之下，恨不得跳進桃花溪去躲一躲，强作鎭定，正容道：「三師妹，你不要多心，我們是談正經事，難道你聽不見麼？你，你不要走呀。」

紀天雄也是非常尷尬，但只一陣，便又泰然，他們之間，男女之事，兒女之情，光明磊落，乃是人倫之常，可怕什麼，當下笑道：「三師妹，你來得正好，我剛才提出的一個比喻，你怎麼說？」

李芙蓉朗朗的道：「不錯，師父雄心萬丈，想獨霸綠林，她這樣做，不過是找一個藉口，以便向廢人帮開刀，首先把廢人帮打敗，其餘帮會門派，就不難收拾，只須亮出蟠龍劍三個字，二三流的門派，就紛紛投降，無須動刀動槍，屈服在恩師裙下了。」

她縱聲大笑，笑聲十分爽朗，十分得意。

由她的笑聲聽來，李芙蓉必然早已知道是此事了。

「師父爲什麼只告訴她，不告訴我呢？」楊綠花有點怨恨，柳如詩這麼的偏心，拚命的事，由她去幹，心腹中的秘密，却不告訴她，而告訴李芙蓉。

紀天雄看了楊綠花一眼，不再說話，意思是說，你終於明白了，李芙蓉又朗朗的說着，說了一大堆，無非是蟠龍劍打遍天下無敵手，打倒了所有黑道門派，稱孤道寡，南面稱王之後的風光。

紀天雄悄然道：「綠花，我强作魯仲連，我的心意，你明白了麼？」楊綠花點一點頭。

「可是我却不明白，」李芙蓉大聲說：「你無端端的介入我們的爭端，也不怕大大的開罪了我師父，爲什麼呢？難道你不怕我們合力圍攻你嗎？你縱然武藝高强，又怎能抵擋蟠龍劍上上下下八個人。」

紀天雄道：「我是爲武林請命，那怕擲頭顱洒鮮血，柳如詩野心勃勃，她如果依照計劃進行，江湖上勢必引起一場軒然巨波，兵連禍結，殺人盈野，血流成河，如果她的野心不息，如果她眞的挑起了這一場戰禍，整個中土武林，勢必天翻地覆，互相殺伐，只怕終二三十年，不能歇止

，到時嘛……」他長嘆一聲，道：「後果如何，我也不用多說了。」

李芙蓉哼了一聲，道：「原來你是有心人，眞不愧一個俠字，你是想制止這一場大風波了？」

紀天雄决然道：「我是盡力而爲，不得不如此。」李芙蓉冷笑道：「就憑你一個人？」紀天雄道：「不錯。」李芙蓉道：「這不是太過不知自量嗎？」

紀天雄凜然道：「我竭力而爲，死而後已！」

五、奮然挺起孤軍劍

紀天雄嘆了一口氣，又道：「武林風暴，來日大難，現時是暴風雨之前夕，唉，不是我紀天雄不自量力，我定不忍看見武林災禍連連，殺伐不休，不得不挺起孤軍之劍，制止這一場大流血。」

李芙蓉道：「紀天雄，你是白道之雄，我師父是黑道之首，兩雄並立，這話當眞？」紀天雄道：「不錯！」李芙蓉道：「既然如此，你難道不能閉上眼睛，只要專心於白道，不理會黑道的事情麼？黑白兩道，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互不相干，你難道不明？」

紀天雄朗聲道：「黑白兩道，合而爲一，就是武林。武林之中，集合了黑白兩道，互相依賴，互相支持，正所謂山水相連，脣齒相依，脣亡齒寒，黑道突然之間毀了，剩下白道，還有什麼意義？整個武林，塌了一邊，剩下半邊，還有用麼？」

他這話朗朗而談，兩名少女尖着耳朵細聽，各懷心事，反應有異，楊綠花一聲不響，只見紀天雄慷慨豪邁，義氣干雲，所說句句有理，她師父呢，她不敢胡亂置評，但柳如詩野心勃勃，要挑起一場武林大流血，則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這未免太過一點吧？

李芙蓉却是奉恩師有若神明，柳如詩的一擧一動，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對的。她師父要威震整個綠林，把她自己定爲武林的一尊。

呀，這難道不可以？如果不可以，辛辛苦苦的練武，練來是幹什麼？練成天下一等一的武功，又有何用？難道拿來自己欣賞嗎？可是，面前這個紀天雄，却是不可小覷，且看他談笑用兵，便戲弄五廢人於股掌之間，武功之高，實在不下於恩師柳如詩，有他出頭搗亂，只怕阻手碍脚，大事難於進行，而二師姊楊綠花呢，山盟海誓，她已是紀天雄的人，桃花溪中那一幕，她是看見的。

桃花溪畔三個人，都是各懷心事，心亂如麻。最後，李芙蓉胸口一挺，終於下了決心，大聲道：「紀天雄，你就快是蟠龍劍的嬌婿，就快是我李芙蓉的姊夫啦，我最後一句求求你，請你閉上眼睛，不再理會我們的事，行不行？」

「除非由今天起，武林之中，已經沒有再出現紀天雄這名堂。」紀天雄是這麼的斬釘截鐵，决然地說。

「這即是說，你我之間，已無妥協的餘地了？」

「除非柳如詩答應改變了主意。」

「也即是說，由今天起，高原飛鳳紀天雄已變爲蟠龍劍的敵人了？」李芙蓉更逼近了一步大聲地說。

「除非柳如詩答應改變主意，遵守當年綠林大會的各項規定，放棄了野心。」紀天雄仍然是這一句。

「我低聲懇求，難道你還不答應嗎？」李芙蓉柔聲地說，她亦作最後的一擊，使出女人最厲害的武器。

紀天雄凜然道：「我紀天雄對於小恩小怨，或許有些胡塗，可是，對於大是大非，却是一向有如明鏡，柳如詩目前的陰謀，是大非，我竭力制止她，是大是，大是大非的分野，是多麼的明顯呀。」

李芙蓉的期求希望，全部落空。在日間，當兩派相爭之時，紀天雄分明的偏帮蟠龍劍，可是現在，他却口口聲聲的數盡柳如詩的許多不是，竟然自承是她的敵人了。

「好，我師姊妹不是你對手，但是如果我恩師親來，蟠龍劍的滋味如何，你準備好了。」李芙蓉繃着面孔，沒有一點笑意，大聲說：「好，二師姊，我們走。」

「走？」楊綠花茫然地說：「往那裏去？」

李芙蓉大聲道：「廢人帮走了不過半天，我們追上去也還可以趕得及，二師姊，難道你忘記了恩師交下來的任務嗎？」

楊綠花「呀」的一聲，道：「我怎會忘記？廢人帮的總舵，就在長江邊，要找他還不容易麼？何必這麼心急？」她還有很多話要跟紀天雄說，又怎能就此分手。

現在是敵我分明，她的愛侶竟然是恩師的敵人，何去何從？眞是難於抉擇呀！

楊綠花心亂如麻，呆在溪邊，眼睛看着瓣瓣桃花，隨水而逝，心中思潮起伏，不可抑止，她一眼不敢看紀天雄，也不敢望李芙蓉。

「好，」李芙蓉冷笑一聲，道：「我已求過了，你試求求他，或許可以使他回心轉意。」

紀天雄剛才一番正義凜然的話，還在她耳邊，大是大非的分野，是多麼的明顯，「大是」站在她的愛侶一邊，可是，負着「大非」的却是她的恩師呀。

「怎樣？」李芙蓉大聲說：「你爲什麼不說話，你爲什麼不開聲求求他？」

「我，我是不能！」

「爲什麼？」

「我說，我是不能！」在目前，楊綠花可以說的，僅僅是這一句，最保留的一句。

「好呀！」李芙蓉縱聲大笑：「好呀，楊綠花，爾已經變了，你居然背叛師門。好，你不去，我不能獨個兒去麼？」她的笑聲，摻雜着失望、憤怒，然而也摻着一點嫉忌。這種笑聲，是十分古怪的，沿着桃花溪一路奔下去，在空氣中震盪，使人毛骨悚然！

「三師妹，等等我呀！」楊綠花猛然地驚醒，展開脚步，便要追趕。突然間她的手臂給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拉着了，寸步難移。

「她走得遠了，你不必追她。」紀天雄的聲音：「就算你追上她，也不會獲得她的諒解，全無益處。」

「我，我該怎辦？」楊綠花雙眼失神

，她眞的不知如何是好，還不過是半個時辰之前吧，她跟愛侶談情說愛，是多麼的甜蜜，多麼的欣喜。可是，半個時辰之後，竟然是一場大變，急劇的變遷，會使人心煩意亂，手足無措，何况她此刻仍然在猶疑之中，未有抉擇！

紀天雄可不同了，他一早便站穩了立場。

李芙蓉也不同，她一早也站穩了她的立場。

紀天雄輕輕地、憐愛地撫了她還未乾得透的秀髮，柔聲道：「我知道你現在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綠花，還有兩個時辰給你仔細的考慮，兩個時辰之後，天便亮了，我必須離開黃山，去辦要事。」

楊綠花把他的手掌，輕輕的放在粉頰上磨擦，低聲道：「你，你眞的要走，我，我怎麼辦呀？」

「我還未走，你自己上去吧，到半山寺去細心攷慮一下，你對恩師和我，不必多加考慮，你要攷慮的是『大是大非』這四個字，古人大義滅親，也不無先例。綠花，兩個時辰之後天就亮了，到時你要決定的，非僅是你的一生，而且是關係到武林中的無數生靈，你明白麼？」

楊綠花茫然地點點頭。

楊綠花武功高强，精明能幹，經驗豐富，見識過人，在武林中，享譽五六年，大風大浪也不知經過多少次。

可是，現時她却是六神無主，悽悽愴愴，不知所措。變遷眞是太快了，矛盾眞是太多了太多了，如此一名英名四播，武林高手，居然茫然不知所云。

「你多替別人設想，不必太多的替自己攷慮。」

紀天雄語重深長地加上了這一句。

楊綠花也不說話，展開輕功，奔到半山寺，她首先取回插在大樹上的長劍，然後閉上寺門，躺在床上，呆呆的出神地去攷慮她的將來。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頭，關係到她的一生幸福。

如果她站在師父一邊，挑起一場武林大流血，縱然間成功，成爲綠林霸主，也將被人唾罵，四處樹敵，將爲正直的武林中人所不齒。

如果她公然反對師父，却要担當一個叛逆之罪名，武林中最講究的，是尊師重道，公然與師父爲敵，別人也不理你的動機如何，一頂「大逆不道」的帽子便給你戴上。

眞是進退兩難，楊綠花苦苦的思索了兩個時辰，終於大徹大悟，跳將起來，飛奔到桃花溪。

桃花溪畔也有一個人在苦苦的思索，苦苦的找尋，看看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旣可以勸止柳如詩的狂妄舉動，又可以偕楊綠花雙宿雙飛，他正是紀天雄。

還有一人，帶着憤怒、失望、興奮的心情，跑下黃山，奔向長江，獨挑廢人帮的老巢，她便是李芙蓉。一路上，她加快了脚程，四處查探，可是不見五廢人的踪影。

黃山在長江以南，相距不過兩三百里，跑了兩三天，便到了大南湖北岸邊的大渡口，大渡口與安慶隔着長江遙遙相對，廢人帮的總舵便設在安慶。其時剛剛傍晚時分，李芙蓉找到一家上等的客棧，打算過夜。

她與冲冲跑下黃山，心中儘在盤算如何找到五廢人，大打一場，把五廢人一一打敗，奪回十萬兩金子，至於能否把五廢人一一打敗，能否獨力把廢人帮挑了，她連想也不曾想到，到了此時才驀地想到「勢單力弱」四個字，她希望楊綠花接踵而來，可是失望得很，連她的影子也不見。

「回到家中，在師父面前，我倒有話說。」她恨恨的在心中自言自語：「雖然在這兩三年來，你授給我很多東西，對我很好，但是你公然作反，大逆不道，他日給師父捉拿回家去，眞不知她怎樣處罰你呢。」

這客棧叫做「南山客棧」名字淸雅，可是設備簡陋，茶粗飯淡，菜色尤其全無味道，李芙蓉也不計較，吃飽了飯，泡了一盞龍井，在慢慢的斟酌。

東首一張桌子，坐着三名青年人，低着頭的在談什麼，他們使用了「傳音入密」的功夫談話，功力也只平常。他們都是勁裝的打扮，顯然是武林中人。

李芙蓉心道：「好呀，行家來啦，且聽他們說什麼？」她的內功已有了相當的基礎，當日紀天雄楊綠花在半寺的談話，使的也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她也聽得見，這三名青年的，自然更聽得見了。

「廢人帮眞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打起龍門鏢局的主意來，把總鏢頭氣得半死，病了十天啦。」一名穿黑衣的呷了一口茶，憤憤的說。

他的兩名同伴，一個穿青，一個穿灰，却一齊點頭，穿灰色衣服的道：「由於老總病了，不能親自報仇，所以卑詞厚禮，聘咱們摸上廢人帮的巢穴，替他出一口氣。」穿青色衣服的笑道：「看在十分之一這豐厚的酬勞份上，我們黃河三英不遠千里而來，算是對得起你們了。」穿灰的笑了一聲，道：「十分之一，等於一萬兩金子了，酬勞不算太薄呀。」

穿黑色的少年道：「龍門鏢局有什麼人材？哈哈，也不知是那一位蠢人，居然把值十萬兩金子的東西給他押運，不給人刦了才怪。」

灰衣少年道：「就算老總不病，親自率衆尋仇，又有什麼用？如果武功好，他的鏢就不會給人刦了，這一趟嘛，倒給我們黃河三英有個出頭的機會，而且……」

黑衣少年接口笑道：「而且發大財啦，我說，我們奪回那一支鏢之後，最好是跟龍門鏢局講講數，十分一之數不成，多加一些，二一添作五如何？」

青衣少年輕輕拍拍桌子，道：「那支鏢在我們手中，也不由他不依，我們是該要發大財了，哈哈。」

聽他們三人說得眉飛色舞，像有他們出手，必可把廢人帮打敗了也似的，李芙蓉心中不禁好笑，「黃河三英」這名堂，她還不曾聽過，她師父蟠龍劍柳如詩，算得上是綠林的大豪，也沒對她說過。看來，這三名少年是新近走江湖的傢伙。

這時三英指手劃脚，高談闊論，討論如何把廢人帮挑了，口氣奇大，飛揚跋扈，不可一世。

李芙蓉經驗雖淺，但聽他們「傳音入密」的功力，平平無奇，料想他們的武功，好極有限，頂多可以跟瞎眼老四之流打一個平手，決然及不上老大老二。

「憑了這一些料子，居然斗胆找上門去尋晦氣，龍門鏢局瞎了眼睛，眞是所托非人，而且這三名小子，也可謂不知自量了。」李芙蓉心中暗笑。

忽然間，聽見三英討論起蟠龍劍來，黑衣少年道：「說起來眞奇，這支鏢分明經過黃土高原，這是柳如詩的地盤，也許他們乘柳如詩睡着了還是怎地，她竟然任由龍門鏢局過境，終於給廢人帮吃了，豈非怪事？」

灰衣少年道：「我也聽總鏢頭說過有關這件事的經過。」黑衣少年道：「他怎樣說呀？」灰衣少年道：「他大病未愈，胡裏胡塗，語焉不詳，不知所以，他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

黑衣少年道：「這支鏢既然與那女魔頭有關，我瞧大家還得小心一點，廢人帮全是廢人，我決不怕，可是那女魔頭確是使人有些担心。」青衣少年哈哈笑道：「一宗財富逼近眼眉，她居然不順手取去，必然有個原因，或許她有什麼顧忌，或許她眞的睡着了，總之，她是放棄了，人棄我取，怕什麼？」

灰衣少年道：「也說得是，我們操刀子走江湖，生死是置於度外，還有什麼顧忌？不過如何攻進廢人帮，必須仔細的商議，聽說廢人帮是黑道上最大的帮會，帮衆三千，人數不少呀。」

黑衣少年道：「廢人帮雖然人多，可是分支舵部，遍佈大江南北，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在總舵，高手不過十人而已，餘下的全是蝦兵蟹將，我們以三對一，必勝無疑。」

青衣少年道：「我們也不必攻進帮會，寄柬相邀，邀他們十大高手，在這裏相見就是啦。大家記着，我們黃河三英千萬不可土裏土氣，先禮後兵，責以大義，語氣不妨嚴厲一些，記住了，鬧翻了再動手不遲。」

灰衣少年道：「如此最好，此事由你去辦，如何？」青衣少年滿口答應，三個人又細細的說了一陣，無非是如何打鬥如何發財之事，到了入夜，他們三人才起身結帳，入房睡覺，說要練練內功，養養精神，以便應付明天的一場大戰云云。

李芙蓉心念一動：「我單人匹馬而來，正是大感形單勢孤，你們來得正好，先讓你們打頭陣，我躲在暗處檢便宜，我不是無端端的多了三個帮手麼？」

繼而又想：「四師妹生平最愛瞧熱鬧，如果她也在這裏，偷窺這三個蠢材打衝鋒，四師妹準會笑死啦。」由四師妹又想起楊綠花來，她希望楊綠花能及時趕到，共同對付廢人帮，她並不希望楊綠花眞的背叛師門。

「背叛師門」這四個字，太可怕了。

第二天一早，但見「黃河三英」興冲冲的出門，李芙蓉唯恐給厖皮老大認出，用污泥把白淨淨的臉兒塗黑了，散亂了長髮，結成辮子，換過一套破舊的衣裳，把自己扮作一名村女，在不遠不近的尾隨着三英。

三英停了脚步的地方，原來是大渡口北郊外的一個小樹林，李芙蓉「一鶴冲天」悄悄的躍上一株大樹，她行動靈敏，動作無聲，這三名「蠢材」誰也不發覺。但見他們細細的檢查帶來的兵刄暗器，焦急的等待着。

而且也十分緊張。

半晌，只見三名大漢大踏步而來，朗聲道：「閣下三位，可是黃河三英嗎？」

這三大漢正是廢人帮中高手，都是斷臂、塌鼻、崩耳之流，廢人帮衆最易辨認，殘廢了或五官不全之人就是。

三廢人之中，並無厖皮老大跛脚老二以至駝背老五這五人之一在內，陌生得很，李芙蓉誰也不認識，灰衣少年雙手一拱，道：「不錯，請問那一位是廢人帮的老大？」三廢人中的一個，踏上三步，還了一揖，道：「在下是廢人帮第六把交椅的缺耳老六。」並介紹：老七叫做無耳老七，整個鼻子不見了，這倒也能了，那個瘤臉老八却是十分驚人，他五官四肢都完好無缺，唯獨滿臉毒瘤，一個一個的掛在臉上，細細一數，共有七個。

這七個毒瘤好像嶺南荔枝一般大小，也好像掛樹荔枝一般掛在他的臉上，左一個右一個上一個下一個，堆滿一張臉，幾乎把眼耳口鼻都遮住了。

這七個毒瘤，凹凹凸凸的非常難看，而且五顏六色，有些紅有些青有些黑，其中兩個，還有一絲絲的血跡滲出來，模樣恐怖之極。

李芙蓉「呀」的一聲，天下間竟有這等難看之人，使人多看一眼便要作嘔，李芙蓉心中砰砰亂跳，閉上眼睛不敢再看他們。然而此人的聲音，却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使李芙蓉又不得不張開眼睛看他。

「三位旣然自稱黃河三英，想必定在黃河流域開山立萬了，今天大駕光臨長江，不知有何見教，這一封，就是三位的書柬嗎？」瘤臉老八輕聲的說。

他的聲音是這麼的溫柔，這麼的清爽，這麼的悅耳，如果你閉着眼睛去細聽，你準認爲他必然是一位飽讀經書的青年秀才，受過良好教養的讀書人，甚至，連那些溫文爾雅之士，說話的聲音只怕也不及他。

簡直具有磁性，把聽他說話的人深深的吸引着，高原飛鳳紀天雄說話溫柔了，但萬不及他。李芙蓉心中暗暗稱奇，此人是具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特點，不知他的武功如何？

青衣少年道：「不錯，是我們寄柬相邀，有事跟廢人帮說。」瘤臉老八道：「在下從字裏行間，瞧出三位對敝帮似乎懷有怨恨，不大客氣，敝帮與貴派從無過節，亦無交情，怎麼三位因何如此無禮？」語氣之中，含有怪責，但語氣仍然是溫柔的。

黑衣少年朗聲道：「你們旣然是老六老七老八，也即是二三流脚色，我要找的是老大，你們的總舵主大阿哥，他在那裏？」無鼻老七道：「大哥他的本有事外出，此刻不在帮中。」黑衣少年道：「眞的，你們沒有說謊？」

三廢人一聽這話，面面相覷，良久不語。

李芙蓉一向深知這廢人帮的耿直，從來不肯說半句謊話，他們打家刦舍，幹的是綠林生涯，當然也殺過不少人，但是自帮主以下，人人堅守一個宗旨就是：「不說謊」。

有人指他們說謊，那便是對他們大大的侮辱了。

灰衣少年道：「既然如此，那末廢人帮中，此刻由誰人主持？」黑衣少年道：「老大遲不走早不走，偏偏在我們來到之時走了，眞是不湊巧呀。」青衣少年道：「帮主事務，是不是由你這個……這個什麼缺耳老六暫時代理？」

缺耳老六點一點頭。

灰衣少年道：「由二三流脚色出頭，大大不配呀，缺耳老六，你大哥他本人幾時回來？」缺耳老六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他們出去辦一件大事，計算時間，也該回來了，但不知怎的，還未回來。」

黃河三英不禁大爲失望，他們滿以爲邀了龐皮老大出頭，把他殺得落花流水，豈料如今那廢人帮五名最高的好手，一個也不在。

李芙蓉也是大爲失望，她此時也是要找老大老二等五人的晦氣，老大二老等五人下了黃山，李芙蓉以爲他們必然馬不停蹄，奔回老巢，那料她是後發而先至，走在前頭的五廢人反而未到，難道他們在半路中碰上什麼意外嗎？

黑衣少年道：「我們怎樣？」灰衣少年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決不能空手而回。」青衣少年道：「不錯，喂，缺耳老六，你是眞的可以代表廢人帮說話麼？」缺耳老六道：「不錯！」

青衣少年道：「你們僅僅是三個人來，再也沒有了？」缺耳老六道：「沒有了，你們是三人，我們也是三人。決不多帶一個。」黑衣少年大聲道：「我們黃河三英不遠千里而來拜訪，你們該當郊迎十里，整個帮會高手一齊來迎才是，僅得三人，哼，你們未免看輕黃河三英啦。」

黃河三英出言無禮，完全不把缺耳老六放在眼內，缺耳老六脾氣再好，也忍耐不住，沉聲道：「隆重歡迎也是有的，那便要看來訪之人是誰，閣下三位，如果是蟠龍劍門下，我們自該郊迎十里。」

李芙蓉一聽這話，心中大爲受用，廢人帮雖然與我爲敵，但仍然對我大爲尊崇呢。

黃河三英如此無禮，三廢人既然是忍耐着，並不發作，李芙蓉已猜了出來，廢人帮五大高手齊出，此刻未回，不知吉凶如何。而老六他們呢，十萬両金子剛剛給人來一個黑吃黑刦了，全部上下亂作一團，猜想已經分派人手，分爲兩路，一路去找龐皮老大火速回來，一路去偵察，黑吃黑的那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此時此刻，廢人帮自顧不暇，誰還願多樹敵人。他們一味忍讓，黃河三英越發以爲他可欺。黑衣少年爲人魯莽，「噹」的一聲，亮出大刀，直向瘤臉老八臉上剁去。老八頭一側避過，「拍」的一聲，一隻袖子飛出來，重重的打在黑衣少年腰間之上。

「你爲什麼打我？」赤紅的毒瘤更加紅了，可是聲音還是柔和的，老八的「撲袖法」也可一觀。

黑衣少年哈哈笑道：「我瞧見你的瘤子在生氣，我給你一顆一顆的削去，還你一個本來的面目，難道不妙？哈哈，天下間竟有這麼醜陋的臉孔，我以爲只有地獄才有呢。」手舞大刀，又要撲上。

灰衣少年大聲道：「且慢，我們先說明來意，先禮後兵，你且退下。」灰衣少年似是三英的領袖，把黑衣少年喝退，拱手道：「我們也該自我介紹了，我叫九霄灰鷹，他叫林中黑豹，這位穿青的，叫做潭裏青蛇，合起來叫做黃河三英。」

「久仰了！」缺耳老六只得還了一揖道。

「九霄灰鷹」朗聲道：「我們此來，乃是受人所托，恭請敝帮交還一件東西。」缺耳老六道：「敝帮與貴派向未謀面，我們欠你什麼呀？」

「九霄灰鷹」道：「龍門鏢局這名堂，你可曾聽過？」這話一出，三廢人面色大變。「九霄灰鷹」大聲道：「龍門鏢局的一支鏢，嘿嘿，聽說是鏢局開辦以來最大的一支鏢，價值十萬両金子，嘿嘿，這支鏢嘛，一出京師，就轟傳武林，十萬両金子，眞不是一個小數目，你們可曾聽過麼？」

三廢人面色又變，但都一齊點頭。

「林中黑豹」道：「後來這支鏢給人刦了，你們可知這事麼？」三廢人面色再變，但仍然一齊點頭。

「潭裏青蛇」冷冷的道：「是那一個不知死活的門派刦了，三位知道麼？」

無鼻老七凜然道：「三位的來意如何，我已猜出了，說話不必轉彎抹角，這支鏢嘛，是我們廢人帮吃了，誰叫龍門鏢局不自量力，又誰叫他們武功低微，而且他們又違反了武林的大規，沒有向我們遞拜帖。」

黃河三英齊聲哈哈大笑，道：「好，這算你有種，你們可知這支鏢的物主是誰？哈哈，諒你也不知道，十萬両金子乃是當朝御弟鄭親王的。」

瘤臉老八道：「如果是鄭親王的，哈哈，我們也刦得心安理得。黃河三英，你們此來，是受了龍門鏢局的委托，向我們求情了，是不是？」

黃河三英道：「不錯，我們是先禮而後兵。」唯恐三廢人不懼，「兵」字說得特別大聲。瘤臉老八道：「如果我們不能把這支鏢奉上呢？」黃河三英齊聲道：「只好動手了，除此之外，你說還有別的途徑嗎？」

無鼻老七嘆道：「你們來遲了，這支鏢已經給某一名高手來個黑吃黑刦了。」這話一出，黃河三英與及躲在樹上的李芙蓉一齊大驚。黃河三英驚的是「刦」字，而李芙蓉所驚的，却是「某一名高手」五個字，她雖已知此事，但她萬萬料不到，把這支鏢刦去的，僅僅是一個人，他是誰呢？

「九霄灰鷹」大聲道：「不是吧，你們不要裝神弄鬼，騙騙我們。」黃河三英那裏肯相信。

「廢人帮向來不說謊話，武林中有云：寧可殺千刀，不說半句謊。指的就是敝帮一向的大規大戒。」



「九霄灰鷹」縱聲大笑，道：「喂，黑豹青蛇，你們聽見麼，你們信是不信？」兩人一齊搖頭，冷然道：「天下之間有這種的大戒條，那眞是千古奇聞了。灰鷹，多說無益，我們動手吧。」

「好！」嘩啦嘩啦一陣的，黃河三英亮出武器來，都是使單刀，可是唯恐一刀不够，左手另有武器，或執匕首，或揸暗器，或使軟鞭，以補單刀的不足。

「九霄灰鷹」首先發難，單刀匕首向缺耳老六搶過去，兩人立刻接上手，鬥將起來。林中黑豹的對手是無鼻老七，瘤臉老八迎着潭裏青蛇，六個人就在林中裏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激烈。

黃河三英既然有備而來，既然向龍門鏢局拍心口寫包單，自然自恃武功高強，可以跟龐皮老大等高手一戰了。廢人帮的排名，以武功的高低定名次，而不是以入門的先後，或者立功的多寡。

六、十萬黃金一銅錢

龐皮老大武功第一，所以他便是龐皮老大，缺耳老六的武功排第六位，所以他也就是缺耳老六了。

如果李芙蓉一旦加入了廢人帮，她的武功比龐皮老大稍次，而在跛脚老二之上，她便被排名爲「黑痣老二」了。李芙蓉貌美如花，嬌軀白璧無瑕，只是粉頸之後有一顆黑痣，她常常以爲這是美中不足。

鬥了一陣，塲中的形勢已定分明，三英之中，論武功以「潭裏青蛇」最好，一口單刀左揮右舞，在十數招之間，便佔盡了上風，把瘤臉老八殺得連連後退，無鼻老七與「林中黑豹」却是戰了一個旗鼓相當，八両對半斤，誰也佔不到便宜。

三英之中，反而是領袖人物「九霄灰鷹」的武功最低，一口單刀左遮右擋，總是不能抵擋缺耳老六的凌厲招數，老六使的是一口三環大刀，舞起來瑯璫發响，他以大力見稱，使出這重武器，益發顯示他的威力無窮。

「咯」一聲响，「灰鷹」的單刀跟老六的三環刀對了一個正，兩刀互砸，都使了外家功夫，外家功夫力强者勝，力弱者敗，殊無取巧的餘地，兩刀互砸，老六功力在上，「灰鷹」的單刀立刻斷爲兩截。

「『九霄灰鷹』，我們不鬥也罷，你們快快退下，你我河水不犯井水，不必再鬥。」說話的居然是取得了絕對優勢的缺耳老六，豈不叫人稱奇。

「老六行事續重，武功不差，五高手出門，帮中大事由他料理，所托有人，龐皮老大對他一定信任了。」李芙蓉是聰明之人，一眼便看出，缺耳老六決不想跟黃河三英這三名狂妄輕浮的無名小子死纏，勝了也不光彩，他該留力去對付那位黑吃黑的「某一高手」。

那知「九霄灰鷹」不知死活，單刀斷了，還有匕首，仍然是撲來，大呼再戰。

那邊「潭裏青蛇」把老八殺得節節後退，老八的武功本來不弱，剛才一記「撲袖法」把「林中黑豹」打得痛了半天，無奈「青蛇」的武功太强，他竭力而爲，仍是不敵，幾次險險的中了刀招。

缺耳老六叫一聲：「好，我缺耳老六且會會武林高人。」把「灰鷹」撇下，使出了「移宮換位」的手法，把自己的身子，硬生生的搬到「青蛇」面前，叫道：「老八，你去鬥那一頭灰鷹。」

兩人位置調轉了，目標也轉移，塲中的形勢，又立刻起了急劇的變化，「青蛇」武功雖好，但無論如何鬥不過缺耳老六，瘤臉老八面對的，是斷了大刀的「九霄灰鷹」，在兵器上佔了大便宜，「黑豹」與老七仍是八両半斤，但久戰下去，無鼻老七內功深了一些，也就稍佔上風了。

李芙蓉哈哈大笑，突然由樹上躍下，笑道：「好啦，我該出手了。」她一出現，塲中兩造都一齊大驚。

黃河三英冷笑道：「好呀，廢人帮規例不說謊話，但偏偏出了伏兵，我們給騙了。」缺耳老六怒道：「這位姑娘難道不是你們的人？這姑娘好端端的一點不殘不廢，怎會是廢人帮的？你瞎了眼睛啦。」

李芙蓉笑道：「廢人帮的，退下去吧，黃河三英，你們好大的胆子。」「林中黑豹」叫道：「什麼，你說什麼，你是誰？」李芙蓉道：「我是你師父的師娘，見了師祖，還不跪下叩頭？」

「黑豹」哼了一聲，手一揚，六枚金錢鏢分上中下三路打到，李芙蓉長劍在手，青光閃處，叮叮噹噹，一連六聲响，六枚金錢鏢一一給削斷了，一分爲二，共是十二截金錢鏢跌落地上。

一劍打出，分爲六劍，六劍使出，混爲一劍，青光閃閃，三英眼花繚亂，也瞧不出她使一劍，還是使六招，所能見到的，就是斷爲兩截的金錢鏢。

李芙蓉道：「我是你師父的師娘，還不相信麼？還有什麼暗器，儘管使出來吧。」「九霄灰鷹」手中還有一口匕首，陡

然俯伏在地，使了一招「掃堂腿」滾過來亂踢，匕首對準李芙蓉的小腿「跳環穴」猛刺。

李芙蓉嘆道：「小輩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看腿！」左腿一飛，把匕首踢出，右腿足尖一點，反而點中了「九霄灰鷹」的小腿「跳環穴」，匕首飛出，却還有個用途，對準「潭裏青蛇」咽喉飛來。

「青蛇」嚇了一大跳，忙不迭的舉刀把匕首擋落。李芙蓉一招連襲兩敵，招數的高明，三廢人嘆爲觀止，初時聽她自稱是「師父的師娘」，以爲是女孩子開玩笑，這時見她武功奇高，倒有幾分相信了。

李芙蓉露了這一手，黃河三英知道自己的武功與她相差太遠，再也不敢動手，「潭裏青蛇」大聲道：「小姑娘，你是那一位，可否把芳名見告？」李芙蓉道：「你就是什麼青蛇臭蛇吧，武功算你最好，說話還算客氣，我是你師父的師娘，你好大的胆子，胆敢追問前輩的名諱，哼！」

「灰鷹」走上兩步，拱手道：「姑娘，你不要說笑了，你是否廢人帮邀來的助拳人？」鼻子裏陡然嗅到幽香陣陣，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不知是什麼一種香，不禁面色大變，陡然後退五步，喃喃的道：「難道眞的是師祖娘娘駕臨，可是不像呀，不像呀，師祖娘，決不會這麼年輕。」

「黑豹」楞頭楞腦，低聲道：「有什麼出奇，師父又不曾對我們說過師祖娘娘的年紀和相貌。」

李芙蓉大聲道：「你們說什麼，還不給我滾！」

「是，是，」黃河三英一疊連聲的答應，那裏還敢逗留，拔足要走。

李芙蓉想起一事，叱道：「都給我站着！」黃河三英如奉綸音，一齊站着。李芙蓉道：「你們剛才說什麼師祖娘娘，那是怎麼一回事？」

「灰鷹」顫聲道：「我們有一位師父……」李芙蓉笑道：「自然是啦，難道你由石頭裏鑽出來？」「灰鷹」道：「我師父也有一位師父，便是我們的師祖娘娘，因爲她是一個女人。」李芙蓉道：「那便怎樣？」

「黑豹」接口道：「我們都沒有福氣叩見過她，她是雲遊四海，萍踪無定，我們學藝五年，就從來未見過師祖娘娘。」「青蛇」又接口道：「可是，師父對我們說，師祖娘娘武功高到不得了，就像你老人家一樣，而且，她有一種異香，永遠不散，師父一嗅到這種香味，就知道他師父來了，也像你老人家一樣香。」

李芙蓉浸過桃花溪的水，全身香氣，想不到過了三天餘香仍在，不禁微微一笑，道：「瞧你們昏頭昏腦的，怎能行走江湖？又怎能替龍門鏢師賣命？你們三人快快回去，向師父再下苦功十年，快滾！」

「是，是！」「灰鷹」苦口苦面，說：「可是，我的腿，我的『跳環穴』……我怎能走路？」

李芙蓉道：「是啦。」轉頭對無鼻老七道：「你過去對準他的脊骨第三節打兩拳，第四節打三拳，打得越重，穴道解得越快，動手吧。」

無鼻老七嗅到她的異香，也是昏頭昏腦，如奉綸音，走過去依言而爲，他是恨黃河三英搗蛋，拳頭打得極重，只打得「九霄灰鷹」滿天星斗，痛不可當，苦笑道：「這，這是你的解穴方法嗎？」

「不錯，快滾！」

「灰鷹」試走了兩步，果然能動，連忙偕了兩名同伴，飛一般走了一個不知去向。

李芙蓉笑道：「原來這三名寶貝的什麼師祖娘娘也是身有異香，眞是湊巧之至。哈哈，天下間居然有這等狂妄之人，當眞好笑，如此門徒，他們的師父只怕也不會太高明了，哈哈！」

缺耳老六道：「是，是，今次多蒙姑娘仗義出手，在下不敢請問，姑娘是那一位？」語氣當然十分客氣。

「我嘛，我是蟠龍劍門下的第三弟子李芙蓉！」

「颼颼颼」三聲響，三名廢人本來站在一起，這時驀地分散，各據一方，六隻眼睛，一齊注視李芙蓉的佩劍。原來蟠龍劍門下弟子，一律使劍，劍柄之上，雕了蟠龍之形，所以其門派也就以「蟠龍」爲名了。

「李芙蓉這名堂，難道你們不曾聽過嗎？」李芙蓉拔出長劍，以劍柄出示，說：「我的來意如何，也不必多說，你們是心知肚明，我問你，龍門鏢局的鏢，果眞給某一高手刦去，是不是？」

「廢人帮向例不說謊。」瘤臉老八回答。

李芙蓉道：「單是憑他一個人之力，便可以把你們全帮打敗了麼？」缺耳老六赧然道：「正是。」李芙蓉道：「那末此人的功力，的確是天下第一流了，他是誰呀？」

廢人帮刦來的金子，在李芙蓉想像之中，當然藏在總舵裏，此人要刦鏢，勢非闖進帮去，把全帮高手打敗不可。憑一人之力，打敗全帮，縱然間武功最好的五廢人不在場，帮中其他高手何止數十，此人單身闖來，刦寶而去，視廢人帮如無物，功力之好，只怕連她師父柳如詩也有所不及了。

缺耳老六道：「此人以青巾蒙面，一闖進來，一言不發就動手，呀，當下的情形，一一如在目前，我們是一時大意，敗在他手中，給他殺了個措手不及，如果老大在場，只怕那厮決不能如此……」

無鼻老七咳嗽一聲，道：「老六，沒事咱們走吧！李女俠，再見啦。」李芙蓉正是懷有敵意而來，三廢人難道不知，缺耳老六雙手一拱，便要走人。

李芙蓉冷冷的道：「且慢，你們可知我到此幹什麼來！」老六道：「彼此心知肚明，還用說嗎？」李芙蓉道：「我初時本來想單人闖帮，也像那人一般，把你們殺得落花流水，只須老大老二們不在，你們無一是我對手，我這話對麼？」

三廢人默然不答，等於默認了。

「可是我現在改變主意啦，」李芙蓉說：「我首先給你們出力，把黃河三英打走，你們首先該當謝謝我。」

「廢人帮一向恩怨分明，決不含糊。」老八說。

李芙蓉道：「現在我再大方一點，反而助你們一臂之力。」

「怎樣助法，請道其詳，敝帮雖然武功平平，但數十年來無論對付什麼厲害的對頭，也是憑本帮力量去應付，從來不須要助拳人的。」缺耳老六自負地說。

「可是，那人憑了一個人之力，把你全帮打敗，麻皮老大他們五大高手雖然不在場，但你們總舵留守座鎭的高手，決不會少了吧？」李芙蓉輕蔑地說。

三廢人想起當日的情形，這個蒙面人突然從天而降，由前廳打到中堂，由中堂打到內院，數十高手重重包圍，無一是對手，多則十招八招，少則兩三招，便告解決，此人武功之高，　是不可思議，他缺耳老六拚了全身功夫，也只能抵擋十五招，便中了一掌。

「對付如此勁敵，貴帮可否例外一次，我決心助你，如果還不够，我可以請大師姊出頭，或者再等等麻皮老大回來，合數十高手之力，難道還怕他一人？」李芙蓉說。

瘤臉老八道：「好當然好，不過，我不能不有點懷疑，蟠龍劍約定老大他們五人上黃山去會面，不知是蟠龍劍親自出馬或者派什麼弟子上山，你我兩派，現已成仇，你怎的獨個兒跑來，口口聲聲說要帮我，爲什麼？」

李芙蓉仰天大笑，笑聲響亮，她說話聲音悅耳，縱然間仰天大笑，仍然是十分好聽的，笑道：「廢人帮既然向例不說謊，我也不妨說老實話，那支鏢本來該屬我們的，將來也屬我們。哈哈，你們連一支鏢也保不住，居然胆敢打蟠龍劍的主意，可謂不知自量。嘿嘿，這個算了吧，我現在是帮你們把十萬両金子奪回來，然後大興問罪之師，你我之間，還有一場大戰在後頭呢。」

「這是你的所謂改變主意嗎？」缺耳老六凜然地說。

「不錯，你答應不答應？」

如此重大的一件事，缺耳老六不敢獨斷獨行，把無鼻老七他們兩人扯到遠處，低聲的商量。半晌，回來道：「好，我們兩派不妨首先合力去奪回那支鏢，然後正如你所說，再決定最後的這支鏢屬誰，這支鏢決不能是蟠龍劍的，於情於理都是這樣。」

李芙蓉道：「好，我們一言爲定。老六，那位蒙面人使什麼武器？是不是一柄純金打成的金刀？」

「你是說高原飛鳳紀天雄？」缺耳老六驚奇地說：「我是聽過他的好名堂，但不曾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他是武林中著名人物，決不會來一個黑吃黑的吧？」

「此人武功如此高强，數遍天下，除了恩師之外只有他，他是不是使一口純金刀？」李芙蓉再問。

三廢人一齊搖頭，道：「不是，他自始至終，不發一言，而且身邊也沒帶什麼兵器，只用掌。」

李芙蓉道：「眞的？這倒奇了，他只用掌，便可以出入自如，如入無人之境，他的武功難道還在紀天雄之上麼？」

四個人面面相覷，都在思索着，半晌，無鼻老七道：「此人身材高大，約莫六尺上下。」李芙蓉道：「對了，紀天雄也是六尺身材，果然是他。」無鼻老七道：「紀天雄乃是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可是，那惡魔蒙面客，似乎是個五十以上的老人。」

「你怎知道？」李芙蓉說。

「我從他的頭髮上看見了，此人兩鬢有好幾根白髮，二十七八的青年，會有白髮麼？」老七說。

李芙蓉道：「你倒是個細心人，唉，除了紀天雄之外，天下間還有誰人具有此功力？看來我得回去問問師父啦。」無鼻老七道：「我想起一個人啦，他的身材和武功，與那人極爲相似。」這話一出，衆人皆凜然一驚。

「他是誰？」缺耳老六、瘤臉老八一齊追問。

無鼻老七道：「那是舊年的事了，我獨自一人上河南開封去辦一件事，開封閻三强是河南一霸，武功高强，門下弟子衆多，師兄弟也不少，他是黑道上一名極厲害的人物。」李芙蓉道：「老七，你是開我的玩笑還是怎地？我也曾與閻三强見過面，他是一個身軀肥胖，紅光滿面，富商一般的壯年人，頭頂上決然沒有一根白頭髮。」

無鼻老七道：「我不是說他，閻三强的武功，强煞也不過跟我大哥麻皮老大相等，我是說另外一個人，此人嘛，武功之高，簡直出神入化，我親眼看見他，獨個兒闖進來，一言不發，就跟閻三强動手，不過三十招，便把閻三强打傷了，此人出手狠辣，一掌打中閻三强的胸膛，叫他口噴鮮血，重傷當場。」

「三十招？」李芙蓉睜開眼睛。

「不錯，我在旁觀戰，親眼看見了，」無鼻老七惶恐地說：「那一場惡鬥，血濺閻家莊，眞使我歷時一年，心中還有餘悸。那人打傷了閻三强，自然要鬥全莊的高手啦，閻三强的八名師弟出陣，三十名弟子也上前，此外還有一位師叔，合數十人之力，圍攻那人　那人嘛……」

「怎樣？快說？」李芙蓉焦急地。

「那人從容應付，出手毒辣，不及一個時辰，便把所有圍攻他的高手，一一打傷，他不用武器，只憑兩掌，就跟那蒙面客打敗我們一般。而且，他也是一名五十歲的人，兩鬢有幾根白髮……」無鼻老七想了起來，越想越像，最後決然道：「十之八九是他，摧心掌吳霸天！」

「摧心掌吳霸天」這六個字一說出來，衆人不禁面色齊變，老七老八自然知道他是誰，李芙蓉在師父口中，也聽過他，摧心掌吳霸天是武林中一個大惡魔，無惡不作，在六年　，與蟠龍劍柳如詩，高原飛鳳紀天雄齊名，三雄鼎立，後來不知怎的，吳霸天忽然失了踪，使武林太平了六年，那知他在舊年却是東山復出，重現江湖。

「後來呢，後來怎樣？」李芙蓉焦急地問。

無鼻老七道：「此人心狠手辣，每一招都用摧心掌，這種掌法專攻敵人的心臟，一掌推出，心臟十九破碎，他下了殺手，閻家莊一敗塗地，武功高强的，受了重傷，武功稍次的，心臟破碎而死，閻家莊獨霸華北中原十多年，這一役，全軍覆沒，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這號名堂了。」

「你爲什麼上開封去？」李芙蓉問。

「還不是爲了黑道上的恩恩怨怨，廢人帮與閻家莊的私事，我是不便見告。」廢老七說。

「摧心掌爲什麼不殺你？」李芙蓉又問。

「我是局外人，他只殺閻家莊。嘿嘿，你不必再問了，我是有心無力，無論如何不敢出手助閻三强一臂之力，我如出手，必定完了。」無鼻老七聲音顫抖，猶有餘悸，說：「打完殺完之後，那大惡魔哈哈大笑說：閻家莊如要報仇，他在長白山恭候。又瞪了我一眼說，你不動手，還算你聰明，下一次該當輪到廢人帮啦。」

「你還未告訴我，吳霸天爲什麼要摧毀閻家莊？」

「他東山復出，總要找幾個人開開刀！此事之後，他却一躲又是一年。不錯，他現在又出來啦，這趟輪到廢人帮，由種種事態看來，那蒙面客十九是他。」

「他有沒有用摧心掌鬥你？你拿得準眞是他！」

「此次他却沒有使摧心掌，而且似乎十分客氣，殺手都扣下了，我們是敗而不傷，傷而不死。我拿得準，蒙面客十之八九就是摧心掌吳霸天。」

「不錯，正是他！」這聲音十分宏响，林子外邊大踏步走進五個人，正是痲皮老大、跛脚老二、獨臂老三、瞎眼老四和駝背老五。

李芙蓉叫道：「好呀，你們來得正好，看劍！」劍起寒濤，直奔獨臂老三。在黃山之時，李芙蓉幾次出手，都給老三用鐵算盤鎖拿了她的兵器，心有不甘，便要動手。

「叮噹」一聲，火花四濺，出手的却是痲皮老大，金背大刀一架，把長劍架着，大聲道：「且住，我有話說。」李芙蓉手臂給大刀震得一陣酸痲，她未與老大交過手，原來他的外家功夫如此厲害。

痲皮老大朗聲道：「李芙蓉，你義助敝帮，把黃河三英打走，我看見了，你與我的六弟七弟八弟私下結盟，我也看見了，你是一個人來？楊綠花呢？還有那個强作魯仲連的紀天雄呢？」

李芙蓉一聽楊綠花紀天雄兩人的名字，眉心一蹙，又失望又憤怒，冷冷的道：「你管他們幹什麼？此刻他們只怕還在黃山……」她想說「談情說愛」四個字，但說不出口，只得道：「他們不來，對你不是大有益處麼？」

痲皮老大心想，不錯，沒有紀天雄阻手阻脚，必可任意而爲，當下說道：「合則兩利，分則兩亡，你和我們不妨暫時結一個盟，共同對付摧心掌吳霸天，先把那支鏢奪了回來。那支鏢失了，你就即使拚個你死我活，又有何用呢？」

李芙蓉道：「話是這樣說，那支鏢奪回來後，我們就堂堂正正的決戰一場。」

跛脚老二道：「這當自然，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所有爭端，不憑武力解决憑什麼？老大，我們盡起人手，殺奔長白山去，那摧心掌也太過份了，欺上門來，視我們如無物，不報此仇，誓不罷休。」

李芙蓉道：「即使起盡人手，如果還不敵摧心掌，怎辦？」駝背老五亦有此意，忙道：「李女俠，你有什麼主意，你也去找兩三名高手助戰，好不好？」

李芙蓉道：「如果我恩師出頭，我也不必跟你們結盟啦。」心想：「楊綠花公然背叛師父，我又一事無成，暫時還是不回家爲妙。」沉吟一陣，終於說道：「有了，我大師姊剛巧在洛陽，我出面去邀她助陣，不怕什麼摧心掌了，哈哈，這可妙極了！」

蟠龍劍的大弟子張白蓮，名堂响亮，武功在李芙蓉之上，這是廢人帮一向知道的。痲皮老大當下把帮中事務向瘤臉老八交待一番，命他暫時代理，立時率領缺耳老六、無鼻老七合七人之力，直撲長白山而去。

在路上，李芙蓉道：「我現時落了單，你們可不許對我有什麼不利，我師父知道了，你們就糟啦。」痲皮老大心想：「這小妮子武功不錯，經驗却如此之差，我們向你求助唯恐不暇，怎敢對你無禮？」

李芙蓉又道：「我比你們下山遲一日，爲什麼我反而早到一天？」痲皮老大道：「我一下黃山，江湖上已沸沸騰騰的傳說，廢人帮給一名高手獨力挑了，紀天雄沒有騙我們。此人是誰？如此斗胆，我們就近遍訪友好門派，查查是誰幹的好事，所以遲了兩天。」

李芙蓉又道：「這一支鏢重十萬兩金子，十萬兩金等於六十二担五十斤，分裝的大車起碼要數輛，吳霸天獨自一個人，怎樣去押運呀，不是太笨重一些麼？」

痲皮老大道：「六十二担半？嘿嘿，誰說這麼重？」李芙蓉心算向來極準，忙道：「十萬兩不是等於六十二担半麼？難道我算錯了？」痲皮老大道：「你沒有算錯，十萬兩金子還是十萬兩金子，但它的重量僅得一錢，連一兩也不够。」

「爲什麼？」李芙蓉圓睜眼睛，驚奇地問。

痲皮老大道：「這一支鏢不是眞的金子，只是一枚重一錢的銅錢，而且缺了一角，又破又舊，只怕連一錢重也沒有呢。」李芙蓉越聽越奇，追問下去。痲皮老大嘆了一口氣，道：「這枚銅錢價值幾何，天下之間，只怕誰也不知道，十萬兩金子不過是一個估計的數目，經過御前專家的鑑定，估計而已，其實是無價之寶。」

「呀，我明白了，原來是一枚古董銅錢。」

痲皮老大道：「正是，據專家鑑定，這一枚銅錢，乃是秦始皇時代鑄造的，距今已足有二千年，二千年前的古銅錢，價值幾何，誰知道？據專家說，這種古錢全國僅有兩枚，一枚秘藏於皇宮，是皇宮寶物之一，另一枚皇上賜給了鄭親王，因爲鄭親王的丈人大壽，鄭親王贈給他作賀禮，委托龍門鏢局護送，我們查得消息，就動手吃了。」

李芙蓉「呀」的一聲：「原來如此，二千年的古物，確是無價之寶，一枚銅錢，放在囊中就是啦，鄭親王派人袋着護送他丈人就是了，怎的如此隆重其事？唯恐天下不知？」痲皮老大哈哈笑道：「皇親國戚的愚蠢也在這裏了，哈哈，如果他們不愚蠢，我們還有吃飯麼？」

李芙蓉掩嘴大笑，道：「也說得是。

」他們一路有說有笑，倒不免得旅途寂寞，而且，李芙蓉開始覺得廢人帮不怎樣討厭了。而且他們也不是一羣醜陋的卑鄙無耻唯利是圖的小人，頗可以接近一下。

在黃山時，她壓根兒就不想多看他們一眼。

廢人帮七名高手，陪着李芙蓉取道北上，他們都騎了駿馬，晝夜兼程，此去長白山，千山萬水，萬里迢迢，他們不趕程是不行的。在他們背後，也有三騎疾奔而來，一見了李芙蓉，一齊大驚失色，調轉馬首，反向南逃。

這三人正是黃河三英，一見李芙蓉，有如小老鼠碰上大老貓，大驚而逃，那裏還敢跟她見面。

李芙蓉微微一笑，心中十分得意，且不理他。自從出道以來，每逢去幹什麼事，陪她左右的不是蟠龍劍柳如詩她自己，便是大師姊張白蓮或二師姊楊綠花，她担任的僅是配角，單槍匹馬挑大樑的，這還是這一次。

而且，也是她打得最漂亮的一次。

在黃河三英的背後，約莫相距一天的時間，也有兩騎馬在趕路，騎者是一男一女，正是紀天雄和楊綠花。他們取的也是同一路程，先到洛陽，後上長白山。

原來在黃山半山寺，經過了一場痛苦的掙扎，楊綠花整夜無眠，天亮了，一輪紅日照紗窗，楊綠花終於毅然決然地作出了明智的抉擇，奔到桃花溪，但見紀天雄坐在溪邊，呆呆的出神。

「天雄，」楊綠花叫了一聲，奔到他身邊，說：「天雄，我已經有了決定啦，你猜我是聽你的話還是聽師父的？」說着，她脫下了鞋襪，一雙纖足，浸進水裏。

紀天雄笑道：「我不是蠢人，由你的聲音面色看來，你是站在我身邊了，這好極啦，我紀天雄謝謝你，也替武林同道謝謝你。」

「你說過對於大是大非，必須有如一台明鏡，你說過大是大非之間的分野，是多麼的明顯，這的確是十分明顯的事。我是多麼的胡塗，還要想了兩個時辰才想得通呢。」楊綠花在紀天雄耳邊低聲說。

呵氣如蘭，中人欲醉！紀天雄把她抱在懷中，輕輕的撫摸她的秀髮。

「你說過，要我多替別人設想，不可常常替自己設想，我是細聽了你這句話，我才大徹大悟，我想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我站在師父一邊，將來就是兵連禍結，殺人盈野，引起了中原武林風暴大屠殺，武林之中，又有那一個門派甘心於給人壓迫的？人心不服，自然是流血之爭，那……太可怕了！」

「你繼續說下去吧，我聽着！」

楊綠花頓了一頓，又道：「如果我站在你身邊，將可制止了這場大流血，或者可能使師父息了心，天下太平。就算師父冥頑不靈，我們不得不對付她，唉，那將是師父一個人的事情，或許有些流血，或許有些殺伐，然而流下少數幾個人的血，可不比流下盈千上萬人的血更好嗎？」

紀天雄笑道：「不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好極了，綠花，你終於站在我身邊，我不知怎樣的感謝你才是。」楊綠花道：「大敵當前，上刀山下油鍋，我決不皺眉，這才是大英雄的行徑。我知道我一站在你身邊，就等於背叛師門，再也不容於蟠龍劍門下了，師父將來怎樣對待我，我不知道，或許極端嚴厲……」

紀天雄把她的話一截，道：「我知道柳如詩對待門下弟子十分嚴厲，似你這般大逆不道，將會受到怎樣的待遇呀？」

七、百粵嶺來七虎

楊綠花道：「我不知道，因爲本派從來未出過一名叛逆。」又嘆了一口氣，道：「我師父如果知道了，她必定暴跳如雷，親自出馬，把我抓回去，挑斷了手筋脚筋，廢了我的武功。」

紀天雄道：「你怕不怕？」

楊綠花道：「不怕，她或許不致於這樣絕情，就算這樣，我是死而無怨。」紀天雄道：「好，謝謝你，綠花，我們起程吧。」楊綠花道：「那裏去？」紀天雄道：「廢人帮總舵。」兩人當即下了黃山，直奔安慶。在路上，楊綠花道：「天雄，我對師父，敬而生畏，其實我是怕的，不過，有你在身邊，我便不怎樣怕了。將來如果有事，我支持不了，有你出頭，我便安心。」紀天雄執着她柔軟的小手，低聲道：「我這趟硬要出頭，干預兩個門派的事，孤軍作戰，原本是不指望有誰能帮我一臂的，現在嘛，我有了一個最好的帮手，兩個人並肩作戰，不是很好麼？」

「此人是誰呀？」楊綠花故意追問。

「這一個人現時在我身邊，我們是心意相通，唇齒相依，我們聯袂闖江湖，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你。」

「天雄，你武功蓋世，聲名响亮，縱橫江湖，已有十年了，是不是？以你這樣的人，怎會怕孤單這種感覺？」

「綠花，你不知道，我在碰見你之前，我雖然被稱爲一代高手，被稱爲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條好漢，可是，有誰知道我……」紀天雄嘆了一口氣，把楊綠花的手握得更緊。說道：「有誰知道我是那麼的孤單、那麼的寂寞？」

紀天雄的心情，楊綠花是了解的，幽幽的道：「天雄，你眞可憐，以後……」

紀天雄把她的柔荑玉手，放在唇邊吻了一下，哈哈大笑，道：「不錯，我以後不會啦。」

紀天雄縱聲大笑，在笑聲中，他們兩人一口氣奔到安慶，直撲廢人帮的老巢。

楊綠花是這麼的担心，担心她師妹李芙蓉的安危，她知道李芙蓉的脾氣，担心她不知在廢人帮闖出了什麼不可收拾的事情來，一見到瘤臉老八，劈頭第一句便道：「我師妹呢，她怎樣啦？」也沒有說明她自己是誰，她的師妹是誰。

瘤臉老八手中捧着紀天雄的大紅拜帖，帖上寫了幾個正楷字：「高原飛鳳紀天雄百拜」心頭大震，細細的打量站在自己面前的那個高大的男人，說道：「閣下可是名震天下的紀大俠？」紀天雄笑道：「不敢不敢，兄台是貴帮中的那一位？」

紀天雄突然大駕光臨，瘤臉老八那敢怠慢，自報姓名，吩咐帮衆獻茶。老八在痲皮老大口中，已然知道了紀天雄介入了那宗買賣的糾紛之中，心懷鬼胎，不知紀

天雄來意如何，密密的吩咐帮衆嚴加戒備。紀天雄把楊綠花引見，老八驚疑更甚，又來了一名敵人！

「我的師妹呢？她是李芙蓉，你大概認得她吧？」楊綠花問道。

「認得，認得！」瘤臉老八連忙說道：「她嘛，已經走了，走了，是跟我大哥走了。」

「走了，到那裏去？我師妹有沒有與你們打架？」

「沒有呀，她只跟黃河三英交過手，我們與李姑娘是盟友啦，怎可打架？黃河三英突然而來，悄然而去，李姑娘把他們打走了。」

這個瘤臉老八說話仍是溫和的，十分悅耳，可是問一句答一句，坐立不安，不時的瞧瞧窗外的天色，神色張惶，對紀天雄、楊綠花兩人的來臨，似乎不耐，對於李芙蓉闖帮，又是語焉不詳。紀天雄楊綠花面面相覷，不解其故。半晌，瘤臉老八站了起來，一聲：「送客！」居然下逐客令來啦。

紀天雄楊綠花只好說一聲：「騷擾！」跟着一名帮衆出門，老八只送到大廳門口，一聲：「不送了！」略一拱手，便自轉回頭。紀天雄遊目四顧，只見帮中上上下下，神色慌張，携刀執槍，如臨大敵。

出得門來，楊綠花道：「天雄，這個瘤臉老八十分無禮，可惡之極，我嘛，我早已聲明在先，我是找師妹而來，並無惡意，你嘛，你是名震天下的紀大俠，而且還是廢人帮的調解者，全無敵意，這厮却是如此無禮，居然下逐客令來啦。」

紀天雄忽道：「綠花，你想不想打架？」楊綠花奇道：「打架，爲什麼？跟誰打？」紀天雄但笑而不答，道：「安慶是一座大城，十分熱鬧，我們到處逛逛，遊覽一番再說。」對於這座大城，他們兩人都是十分熟悉，到城外名勝地區遊覽一番，又回市區欣賞市容，然後找得一家上等酒家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飯，到了午夜時分，紀天雄道：「綠花，跟我來。」

「那裏去？」

「廢人帮。」

楊綠花楞了一楞，但她知道紀天雄必然有所爲而去，也就跟着他展開「輕功提縱術」奔到廢人帮。紀天雄道：「上瓦！」兩人輕輕的躍上瓦面，紀天雄一指不遠處一座院子，道：「那邊！那邊人影幢幢，刀光閃閃，你瞧見麼？」楊綠花點點頭，道：「廢人帮發生了什麼事呀，如此緊張的？」

紀天雄低聲道：「嶺南七虎這名堂，你聽過麼？」楊綠花道：「雖是聽過，他們世居廣東，一向不與中原武林來往，我跟他們全未見過面，聽說他們的武功，也有一定的造詣，是百粵的一個大門派。」

紀天雄點頭道：「是啦，你想見識他們的武功麼？」

楊綠花大眼一睁，道：「你是說嶺南七虎已到了這裏麼？到了安慶來嗎？」紀天雄笑道：「非但來到安慶，而且還在廢人帮，就在那個院子裏。」楊綠花奇道：「眞的，他們幹什麼來？」

紀天雄道：「這還不是爲了那一枚銅錢。」

楊綠花越聽越奇，道：「什麼銅錢？難道嶺南七虎爲了一枚銅錢，不惜興師動衆，由廣東殺到安徽來嗎？」紀天雄道：「正是，你不必再問，我們悄悄的走過去，便知一切了。」楊綠花大爲驚奇，跟了紀天雄，悄悄的溜過去，兩人一記「倒掛金鈎」往裏偷窺。

但見大院子裏燈燭明亮，照着七條高大的影子，七條大漢或坐或立，個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瘤臉老八率領十多名武功最高的舵主跟他們週旋。大院子外面，密密麻麻的少說也有一二百名帮衆，把院子包圍着。

這七條大漢不必說，正是嶺南七虎，他們昂首闊步，似乎不把廢人帮放在眼內。瘤臉老八神色慌張，手按刀柄，大聲道：「我說過，那枚古錢，不在這裏便不在！廢人帮向例不說謊，難道各位還不相信麼？」

七虎中的一虎，冷冷的道：「我決不相信，天下間那有這等滑稽之事，喂，你們相信他的話麼？」七虎中的其餘六虎，一齊哈哈大笑，都說決不相信瘤臉老八胡說八道，逼他把那一枚古錢交出來。

楊綠花聽了幾句，心中有點頭緒，低聲道：「怪不得瘤臉老八心神不寧，坐立不安，對我們不理不睬，原來他要在今晚對付一夥極厲害的敵人，我們是怪錯了他。」紀天雄道：「老八決非七虎的對手，強弱懸殊，廢人帮這趟糟透了。」

楊綠花道：「天雄，你怎的知道廢人帮今夜有事！」紀天雄道：「瘤臉老八放下我的拜帖之時，我一瞥眼看見書桌上還有一張，大書：嶺南七虎百拜幾個字，並寫明今晚午夜到廢人帮拜訪，商量有關秦始皇的古錢一事，唉，廢人帮刦了那一宗大買賣，只怕天下無人不知了。」

楊綠花道：「原來如此，聽你的口氣，那一宗大買賣，價值十萬兩金子的，就是一枚秦始皇時代的銅錢了，是不是？」紀天雄道：「你師父沒有告訴你麼？」楊綠花搖搖頭。紀天雄睜大眼睛，道：「奇了，你師父眞的沒有告訴你們，這宗價值十萬兩黃金的大買賣，其實只是一枚古錢，並不是眞的十萬兩金子麼？」

楊綠花道：「沒有呀！師父叫我們憑武功逼使廢人帮交出那宗買賣，並沒有說明是一枚古錢，我們還一直在發愁，取得那宗買賣之後，十萬兩金子，眞是不知如何運回家中，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是一枚價值十萬兩黃金的古錢。」

紀天雄眼睛一轉，喃喃的道：「奇了，柳如詩怎會這樣疏忽呢？」但他此時，已無暇深究，因爲院子裏快要動手啦。楊綠花道：「天雄，廢人帮有難，我們救他不救？」紀天雄點點頭，道：「我碰上此事，如果坐視不救的話，魯仲連也就幹不成了。」

院子裏吵鬧之聲大作，嶺南七虎覬覦那枚古錢，聯袂而來，志在必得，任由瘤臉老八指天發誓，說這枚古錢已給摧心掌吳霸天刦了去，可是一點不相信，七虎聲勢洶洶，硬說這枚古錢必然藏在廢人帮中，定要細細搜查，還要老八他們逐一的給七虎搜身。

瘤臉老八再也忍耐不住，朗聲道：「

君子可殺不可辱，動手吧，我等得不耐煩了。」七虎道：「憑了你們這一點微末道行，怎能拒抗咱們嶺南七虎，瞧着了！」七虎中的一虎，突然身子凌空而起，「嘶」的一聲，一掌打在花崗岩砌成的石牆上，清清楚楚的五隻手指印，深陷石牆一寸有餘。

他露了這一手，廢人帮人人面色大變，瘤臉老八大聲道：「大夥兒一起跟他拚了，全帮上上下下一齊上，拚得一個是一個，我們即使給毀在七虎手中也不要怕，帮主回來，一定給我們報仇。」

嶺南七虎冷笑道：「好，好，這是你自尋死路，可怪我們不得，要動手嘛，還不容易。」叮叮噹噹一陣响，七口長劍亮了出來。瘤臉老八自己知道今夜之事，已經不能善罷，立即摸出一枝火焰箭，打出窗外，掠空而冲上半空。

紅色火焰箭是廢人帮的緊急號令，此箭打出，等於下了嚴令，帮衆奮勇向前，拚命救帮。廢人帮的高手雲集，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一直到排行二十的獨眼二十，均在此間，領率帮衆二百人，發施號令，下達遍佈大江南北的二十多個分舵支舵。

總舵却是廢人帮的「神經中樞」，怎可給人毀了？這支火焰箭一射出，二百帮衆紛紛上前，一列一列的排開，把這院子重重的包圍着，人人不發一言，手握兵刄，等候瘤臉老八的重令。

楊綠花看見這股聲勢，低聲道：「天雄，看來我們不必出手啦。」紀天雄道：「那是最妙不過，且瞧七虎怎樣？」只聽七虎中一虎，冷冷的道：「老八，你的帮衆再多，我們何曾放在眼內，我們此來，但求獲得那枚古錢，開開眼界，秦始皇時代的古董，值得欣賞一下。」

老八朗聲道：「如果我身邊還有那枚寶貝，借給你們看看也無妨，但可惜的是，已給摧心掌來個黑吃黑刦走了，你要欣賞，便請上長白山去吧。」

那人冷然道：「你們是寧願人人死了，寧願總舵毀了，也不願把古錢獻出，是不是？」老八朗聲道：「我們是拚死護帮，無所選擇。」那人一指牆上的五個指印，道：「我這記大印掌，功力如何？我是七虎中本領最差的一個，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瘤臉老八對那一記掌印，一眼不瞧，只是凜然地注視嶺南七虎。那人又冷冷的道：「我們但求得寶，沒有必要，決不想開殺戒，老八，你的性命值錢呢還是那枚古錢值錢？」老八不答，仍然是注視七虎的動靜。

那人道：「我最後問你一聲，那枚古錢你給我們還是不給？」瘤臉老八厲聲道：「動手吧，還說什麼？」單刀一揮，直向那人剁去。那人長劍一架，「嗆」的一聲，單刀崩了一個缺口。

瘤臉老八一動手，站在他背後的十二名舵主一湧而上，各找對象，跟嶺南七虎鬥了起來。老八打出了火焰箭，表示了本帮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全帮拚命，上下一心，此箭一出，帮衆們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把敵人殺退，第二條是個個死戰，沒有第三條路可行。廢人帮自從創立以來，五十年之中，總舵打出紅色火焰箭的，今次不過是第三次。

大院子裏面，殺聲震天，七虎已經人人動手，跟各舵主們鬥得十分激烈。

院子外面，二百帮衆大聲吶喊，高舉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不過是三天之內吧，廢人帮先給一個蒙面人闖進來，單人匹馬的把古錢刦走，舵主們由缺耳老六起，人人慘敗，敗得一塌胡塗。三天之後，又闖來了嶺南七虎，聲勢洶洶的要打要殺，簡直不把廢人帮放在眼內。

帮衆們氣憤之極，恨不得衝進院子去拚命！

嶺南七虎的武功，自然不及那蒙面客，但比起黃河三英，則不知強了多少倍，一經接觸，七虎就佔上風。那蒙面客下手處處留情，只打得廢人帮敗而不傷，傷而不死，七虎却是心狠手辣的邪派人物，一發起狠來，殺機暴露，「波」的一聲，一名舵主的一條手臂給一劍削了去，要不是他來一個「滾地葫蘆」，下一劍必然刺在他的胸膛。

獨眼二十渾身血汚，他已中了兩劍。

瘤臉老八早已抱了必死之心，高呼死戰，拚命向前，「喀喇」一聲，他的大刀終於給人削斷，「砰」的一聲，他不知給那一虎兜胸打中一拳，打得口噴鮮血，跟着青光一閃，一劍向他的頸子便削。

瘤臉老八大叫：「我與你無怨無仇，你因何下此毒手？」那人冷笑道：「你如肯獻寶，此刻也還不遲。」老八突飛一脚，向那人點去。那人「哼」了一聲，左手一托，托起老八的右腿，輕輕一揮，瘤臉老八身子向後摔出，重重的摔在地上。

眼見七虎大開殺戒，廢人帮衆舵主無法抵擋，忽聽一聲大喝：「大家住手，古錢在我這裏。」

這一聲大喝，彷如平地响了一個焦雷，空氣震盪，吶喊聲、乒乓的戰鬥聲、叫罵聲完全給蓋住了。

敵對的兩方，均是凜然一驚，不約而同的一齊住了手。但見院子裏多了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英風颯颯，儀表出衆，彷如迎風一棵玉樹；女的美麗動人，身段苗條，香氣撲鼻，彷如迎風一朵桃花。

他們兩人一出現，因爲他們日間來過，廢人帮大半認得他們，倒也罷了，嶺南七虎却是面面相覷，不知那裏鑽出這一男一女兩名高手來。

七虎中的一個，似是領袖人物，朗聲道：「剛才的說話，是閣下的聲音麼？」紀天雄道：「不錯。」那領袖人物失聲道：「好功力，閣下是誰？」紀天雄拍拍他的黃金寶刀，笑道：「你我向未謀面，你自然不認識我，我叫紀天雄。」

那領袖人物又失聲道：「呀，原來是紀天雄，怪不得，怪不得。」紀天雄道：「在下向聞七虎在廣東開山與立萬，從來不肯踏出廣東一步，今天因何破例北上，到此拚命？」那領袖道：「你在窗外聽見多時，此事難道不知？」紀天雄道：「是啦，我幾乎忘記了，你們要欣賞一下那枚古錢，是不是？」

七虎怯於「高原飛鳳」這名堂，不敢輕舉妄動，都把長劍歸鞘，其中一虎，大聲道：「喂，紀天雄，你剛才講過，大家

唔好郁手，話古錢响你個度，你冇車大炮丫嘛？」這話一出，廢人帮上下均是愕然，不知他說什麼，包括了楊綠花在內。

原來此「虎」世居廣東，他生平未踏出過廣東一步，只會講廣東話，不會講普通話。

紀天雄笑道：「係，冇錯，我係大名鼎鼎紀天雄，點會亂車大炮呃人，你想唔想見識一下？」他這話一出，衆人又是愕然，這趟却包括了院子裏所有的人，包括了那個只會講廣東話的「虎」在內。

那人道：「紀天雄，點解你會講廣東話，咁奇？」紀天雄道：「細佬四海雲遊，邊度都去過，點止識講廣東話咁簡單，連潮州話台山話也會，上海寧波話唔在講，北京話最流利，甚至連蒙古話西藏話都會講，你信唔信？」

那人道：「眞嘅，你咁叻，我唔係幾信。」

兩人一對一答，全用廣東方言，楊綠花聽得莫名其妙，但見院子裏衆人，雖然還未化干戈爲玉帛，但人人均還劍歸鞘，靜聽兩人的莫名其妙的對答。她心中暗喜，紀天雄運用廣東方言，使兇神惡煞的嶺南七虎，頓生親切之感，似已渾忘剛才惡鬥之事。

嶺南七虎，都是廣東人，自然都會說會聽廣東話。半晌，那領袖朗聲道：「好啦，你們不必再講，紀大俠，你自稱有那枚古錢，此事當眞？」

紀天雄遊目四顧，但見院子裏人人望着他，似信似疑，尤其是楊綠花。當下微微一笑，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錦盒打開，裏面果然放着一枚銅錢。

這枚銅錢，微生銅綠，斑斑點點，似是古物。嶺南七虎一齊伸長了頸子，擠過來看，那領袖人物道：「這就是價值十萬兩金子的銅錢嗎？」聽聲音，他是大感失望。

「不錯！」紀天雄高擧古錢，四週示衆。這枚銅錢崩了一角，貌不驚人，確是一點也不好看。然而，這枚銅錢居然在紀天雄手中出現，塲中衆人均是大爲震驚，數十隻眼睛都是瞪着他的多，而欣賞古錢的少。

那領袖人物大聲道：「瘤臉老八，你不是說過，古錢已給摧心掌吳霸天刦去了麼，怎的又在高原飛鳳手中出現？」老八圓睜大眼，道：「我不知道。」嶺南七虎冷笑道：「廢人帮照例不說謊，哼，你已說了好大的謊話。」

瘤臉老八大怒道：「我說不知道就不知道，幾時說謊，你一再侮辱於我，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招！」雙方又要動手。紀天雄朗聲道：「住手，誰要這枚古錢的，便衝着我而來，嶺南七虎，此間沒有你們的事，請吧。」

嶺南七虎爲了刦奪這枚古錢，計劃週詳，有備而來，志在必得，怎肯空手回去，那領袖人物冷笑一聲，道：「紀天雄，如果我們不依，你怎樣說？」

紀天雄把古錢愼而重之的包好，放在懷中，微微一笑，道：「我瞧你們還是返廣東去享福好一點，七名廣東漢，居然到中原來橫行，太過不知自量了。」

「叮噹」之聲七响，七口長劍拔了出來，那領袖人物冷然道：「我們返廣東去也無不可，只要你有趕人的本領，在下久聞高原飛鳳乃是中原第一人，武功深不可測，今晚有幸碰上了，且瞧瞧閣下是否浪得虛名。」

紀天雄自知這一仗，決然難免，當下抽出金刀，笑道：「既然如此，七位一齊上吧，可是要我獨刀抵擋你們七位，非但不恭而且不敬，我得找一位助手，這位是桃花　俠楊綠花，蟠龍劍門下。」

「桃花女俠」這名堂，七虎還是生平第一次聽見，但見楊綠花靦靦覥覥，羞羞答答，料想她縱然間是蟠龍劍門下，又有什麼本事，當下齊聲道：「好，久聞蟠龍劍柳如詩與閣下齊名，嶺南七虎也一併領教，一則試試中原高手的武功，二來爲了這枚古錢，動手吧。」

紀天雄道：「點到爲止，我們犯不着流血拚命。」七虎道：「這個當然！」七口長劍劃起七道銀光，奔向紀天雄，紀天雄金刀在手，轉頭道：「綠花，我們聯手禦敵，乃是第一次，嶺南七虎的武功，決不下於麻皮老大，七劍聯手，更是厲害，當心點。」

楊綠花道：「好！」

叮噹一聲，火花四濺，紀天雄的金刀與那廣東七虎長劍相碰，把他的長劍壓得變成一個弧形，那廣東漢叫道：「好重的金刀！是純金的嗎？」內功一吐，劍尖在刀身點一點，借了紀天雄的重力，把自己身軀向後彈出五六尺。紀天雄笑道：「當然是純金的。」紀天雄憑了這口刀，縱橫武林，所向無敵。

近幾年來，他總是碰不見一名可堪一戰的對手，金刀極少使出來，往往單憑雙掌，十招八招便解決敵人。

今晚竟逢强敵，不禁精神大振，那廣東漢如果是庸手，長劍跟他金刀一砸，非斷不可，可是那廣東漢內功不凡，非但借了紀天雄重力，而且巧妙地後躍，避過了紀天雄二次雄渾無比的追擊！

紀天雄仰天長嘯，一口金刀展開，把本門所學，儘量使出來，但見萬道金光，把偌大一個院子籠罩了，刀光閃爍，分別連襲三敵。嶺南七虎都知道他的金刀的厲害，無人敢跟他硬砸，劍尖顫抖，稍沾即走。

那領袖人物劍法也算精妙，東一招，西一招，向紀天雄全身要穴突襲，招數從不用實。紀天雄心想：「你這廝好狡猾，我得換換招數了。」

他們鬥了百多招，紀天雄純以重力跟敵週旋，他這口金刀，重一百斤，乃是天下最重的武器，紀天雄天生神力，金刀在手，擧重若輕，武林之中，也只有他才能把這口金刀使得動。

楊綠花號稱助陣，其實她只在紀天雄身邊掩護，從來不使攻擊招數，或在左，或在右，或在前，或在後，她仗劍給紀天雄遮攔，擋開了不少偷襲的招數。要知紀天雄面對的，是七個人，以一對七，決不能全部兼顧。

他對準面前三虎，橫刀砍下，怎料那廣東漢在左邊突襲，一劍彷如流星，快如電閃一般點向他腰間「尺澤穴」，紀天雄大刀使老，不能及時回防。楊綠花一劍飛

出，也是勢如流星，「噹」的把廣東漢的長劍架開。

右邊一條人影搶來，背後又來一敵，也不知這兩人是什麼「虎」，兩劍齊出，分打紀天雄的要害。也是由楊綠花出手，替紀天雄抵擋了這兩招。

紀天雄笑道：「好極了，綠花，就相煩你替我掩護，我無後顧之憂，前面這三虎，就快完蛋了。」楊綠花笑道：「我是你的護花使者，你怎樣謝我？」紀天雄心想：楊綠花見識非凡，一瞧出了形勢，並不出手攻敵，只替自己阻攔偸襲，消除後顧之患。哈哈，妙極啦。

他又雙手執着刀柄，大喝一聲，橫刀亂掃。紀天雄以這等重武器上陣，自然是憑外家功夫取勝了，他的外家功夫實在比內功更好，金刀橫掃，金光萬道，把面前的三虎逼得連連後退。

「喀察」一聲，一虎的長劍給金刀砸了一個正着，立刻斷爲兩截。跟着「砰」的一聲响，又一虎的長劍給金刀壓在地上，他運勁一抽，紀天雄立時相應使出內勁，也是斷爲兩截。另有一虎，面色一變，見金刀橫七竪八的猛砍，他劍尖在大刀刀身上一點，想學那廣東漢，借力反彈，那知紀天雄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

在長劍與刀身一觸之時，紀天雄立刻使了絕頂功夫出來，一股內勁，沿着刀身奔出，配合着他的外勁，組成了一道無與倫比的力量。

「喀喀喀」幾聲响，那口長劍只跟大刀一觸，立刻斷爲四五截。這頭百粵老虎手中握着的劍，僅剩下一個劍柄，面色慘白，呆在當塲。

紀天雄奮起神威，一口氣連敗三敵，到了此時，廢人帮衆舵主才敢抖一口大氣，瘤臉老八心中暗嘆一聲，憑了紀天雄這等功夫，眞可以橫行天下，縱然麻皮老大等五大高手聯手鬥他，只怕也是不敵。

由紀天雄想起黃河三英，不禁好笑。

到了此時，老八才面露笑容，自忖紀天雄此戰，必勝無疑。雙方聲明在先，點到爲止，那三虎都斷了長劍，不能再向前，只得垂手後退。紀天雄一個轉身，只見那廣東漢跟楊綠花乒乒乓乓的打得火一般熱。

原來這廣東漢十分聰明，他情知不敵紀天雄，就找楊綠花交手，兩口長劍纏在一起，久久未分高下。那廣東漢爲人隨和，是嶺南中脾氣最好的一個，一面交手，一面用廣東話笑道：「原來你嘅劍法，居然咁厲害！」他只顧說話，冷不妨楊綠花一劍疾飛，幾乎把他的「天旋穴」點了。

紀天雄心中暗暗好笑，朗聲道：「你們三人也是一起上麼？」那領袖人物道：「紀天雄，想不到你的武功，比傳聞更是厲害，我們再鬥，也是輸定了，不必再鬥，我們交個朋友如何？」說着劍交左手，把右手伸出來。

「好。」紀天雄說，也是把大刀交到左手，也把右手伸出來，那知那領袖人物突然叫一聲：「着！」他左手長劍飛出，一劍刺中紀天雄的左臂。紀天雄大喝一聲：「你這廝怎的如此陰險卑鄙？」

那領袖人物會使左手劍，一記偸襲，竟告成功，他那裏料得到紀天雄也會使左手刀。他正喜得手，不料金光閃爍，那口一百斤重的金刀，已迎頭砸下來，那領袖人物不能閃避，只好運劍一架。

站在他身邊的兩虎，知道領袖人物決不能抵擋這雷霆一擊，於是雙劍齊出，也把大刀架着了。這一來，變成三口長劍，共同架着紀天雄的一刀。

紀天雄力挾千鈞，加上他金刀的重量，往下力壓，居高臨下，自然佔了便宜。二虎中的一虎，他的長劍給壓得彎了，支持不着，「嘿」的一聲，單膝跪下。另外一虎，他的脊骨給壓力壓得一陣酸一陣痛，無法支持，也是兩膝跪下。只有那領袖人物，還能挺着腰。

紀天雄內勁外功一齊使出，力大無窮。到了後來，壓力越來越重，連那領袖人物也支持不住，單膝跪下。三個人口中喘着氣，額角上冷汗直流。

他再添一把勁，形勢仍然無改，三虎仍然單膝跪着，三劍架一刀，紀天雄仍然站着，一刀壓三劍。雙方均是使出了全身功夫，拚力週旋。紀天雄要把三劍震斷，並不容易，三虎要把頂上的大刀架開，也是萬萬不能。

形勢無改，已過了一刻了。

廣東漢急得抓耳搔頭，無法可施，對楊綠花叫道：「姑娘，你想一個方法啦，勸勸他們停止比拚下去！」

楊綠花不知所云，但也明白他的意思，一笑上前，擧起手中長劍，輕輕的向紀天雄的金刀一拍。那廣東漢大驚，叫道：「喂，你做乜嘢，你想乘機打死我嘅弟兄，唔得，你快的停手，唔好郁！」

只聽「喀喇」一聲响，領袖人物那三虎的三口長劍一齊折斷，三虎手執半截劍，噓着大氣，呆呆的看了紀天雄一眼，又狠狠的瞪了楊綠花一眼，他們氣窮力竭，用袖子抹抹冷汗，萎頓不堪。

紀天雄收了金刀，向楊綠花微微一笑。在旁人看來，一定以爲楊綠花的武功，還在紀天雄之上，紀天雄竭力施爲，還不能把三劍震斷，她是這麼輕輕一拍，三劍立斷，看來這位年輕美貌的小姑娘，她的武功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了。

塲中只有紀天雄一個人心中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嶺南七虎喘息了一陣，那領袖人物大袖一拂，雙手團團一拱，一言不發，就率領六名把弟出門。他們這趟殺上中原，闖進廢人帮，滿以爲憑了一身功夫，技壓當塲，把那枚古錢奪得，怎料七口長劍，斷

了六口，敗於紀天雄楊綠花手中，七虎無話可說，乘夜遁回廣東去不提。

七虎一出門，院子裏由瘤臉老八帶頭，跪滿了一地，老八道：「多蒙紀大俠楊女俠義助，救命之恩，終生難忘，兩位請受廢人帮一拜。」

紀天雄一一扶起，笑道：「諸位不必多禮，我如說出眞相，只怕各位惱恨還來不及呢。」瘤臉老八武功不高，但他頗爲聰明，心念一動，已明其意，點頭道：「是啦，紀大俠，你身邊那枚古錢那裏得來的？」

楊綠花心道：「是呀，我也想問一問呢。」

紀天雄道：「你猜一猜。」瘤臉老八道：「我猜一定是紀大俠在黑吃黑之後，又來一個黑吃黑，找到摧心掌吳霸天，打了他一頓，奪得這枚古錢。」紀天雄在懷中，把古錢拿出來，展視帮衆，道：「你們在龍門鏢局手中刦得的，是不是這一枚古錢？」

瘤臉老八道：「不錯，我認得，正是這一枚。呀，天下間難道還有第二枚麼？」楊綠花道：「有呀，皇宮大內之中，還有一枚，共有兩枚，沒第三枚了。」

紀天雄道：「老八，你不知道麼？吳霸天之功力，還在我之上，打他一頓，容易麼？說眞的，如果我找到吳霸天，鬥將起來，我即使不敗，也決難取勝，這枚古錢什麼人可以逼他交出來？」老八喃喃道：「那末你身邊這一枚呢？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眞是猜不透。」

紀天雄道：「那一天，一位蒙面人單人匹馬，闖上帮來，一場大戰，把你們殺敗，此人手下諸多留情，殺手全扣着了，可有此事？」瘤臉老八道：「有呀，我就奇怪，吳霸天平素心狠手辣，今回怎麼轉了性？」

紀天雄笑着把金刀解下，懷中取過一條青巾，蒙了臉，扮了個蒼老的聲音，道：「瘤臉老八，那一役，你也在場，你給我一拳打倒，半天爬不起來，你認得我嗎？」瘤臉老八大吃一驚，道：「原來是你，單人匹馬刦了古錢的人原來是你。」

紀天雄道：「不錯，正是我，你認出來啦。」老八喃喃的道：「身材高大，六尺上下，武功高強，掌法凌厲，聲音蒼老，五十出頭，鬢邊嘛……」仔細一看，紀天雄鬢邊，果然有幾根白髮。

這幾根白髮，與生俱來，紀天雄在孩子時代已經有了。瘤臉老八喃喃的道：「眞像，眞像，紀大俠，你爲什麼要假扮吳霸天呢？」紀天雄笑道：「我幾時假扮吳霸天了？是你們以爲我是吳霸天。」

老八道：「可是你那蒼老的聲音，不是假扮的麼？」紀天雄道：「是呀，我故意壓低了嗓子，使你們猜不到我是紀天雄。你不必多所猜疑了，除了身材、白髮和武功之外，吳霸天跟我一無相似之處。」

到了此時，廢人帮才知道刦鏢之人，原來是紀天雄。一位舵主問：「那麼那眞正的吳霸天呢？」紀天雄道：「他此刻還在長白山，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在萬里之外，打刦一枚古錢。」

瘤臉老八忽道：「紀大俠，你爲什麼要刦這枚古錢？你今晚是我們的大恩人，可是那一天，你却動手刦鏢呀。」紀天雄雙手一拱，道：「還不是爲了避免蟠龍劍與廢人帮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雖不願兩派之中有任何人傷亡，所以我對麻皮老大說，你的鏢已給人刦走，就在兩派火併的危急關頭，他聽到之後便退出黃山。」

他當下把黃山之役的經過簡單地說了出來。又道：「關於這枚古錢將來的出處，你不必多問，我自會處置，你們相信我吧！老八，李芙蓉呢，你們大阿哥呢？」

到了此時，瘤臉老八才對紀天雄死心塌地的尊崇，連忙把李芙蓉鬧帮的經過說出來道：「這趟糟透了，他們大夥兒聯袂上長白山去找吳霸天的晦氣，暫時結盟，她說，還要到洛陽去找一個帮手呢。」

紀天雄心頭一震，憑了麻皮老大李芙蓉他們幾個人，上長白山不是自尋死路麼？不過心中也有點欣慰，兩個死對頭，終於聯手合力，結上盟啦。

「好，綠花，我們起程吧，長白山的一場惡鬥，沒有我在場，只怕不大妙。」

紀天雄楊綠花兩人當即騎了駿馬，取道北上。

八、金陵城外兩山農

且說麻皮老大跛脚老二等七大高手偕李芙蓉一口氣奔到洛陽，麻皮老大道：「吳霸天神通廣大，獨霸東北，勢力擴展到河北河南，我們今晚，不必找店投宿，我們到西郊陳家堡去住一晚，明早在嵩山脚下十里亭會面，李芙蓉，你說好不好？」

「陳家堡？」李芙蓉說：「你是說陳元冲？」

麻皮老大點頭道：「正是他，他與我有舊，我們有過命的交情，說不定還可以邀他拔刀相助。」

廢人帮的勢力的範圍，乃是在長江兩岸幾個省份，一到黃河流域，再也沒有什麼分舵支舵了。

李芙蓉面色一變，道：「我看你們不如投店吧，我也跟你們一起，不必到陳家堡去啦。」麻皮老大心道：「這小姑娘眞是善變，一路來，她處處跟我執拗，現在她又干涉我們的落脚地呢。」

一路來，李芙蓉經常給七廢人搗蛋，李芙蓉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跛脚老二笑道：「李芙蓉，你居然要跟我們一起投店了，不嫌我們臭氣薰天麼？」李芙蓉道：「今天不嫌了，我們去投高昇客棧吧，全洛陽最好的，我跟你們一起住，我泡得一手好茶，泡一盞雨前龍井給你們吃，好麼？」

跛脚老二道：「謝謝你呀，哈哈，你轉了性啦，你又在想些什麼意搗蛋？」李芙蓉正容道：「不是搗蛋，我是說正經的。」她越是這樣說，七廢人越是疑心她要搗蛋，那裏肯依，李芙蓉哼了一聲道：「好，好，我說過啦，聽不聽由你呀！」

說着把馬一拍，就走。

李芙蓉打走了黃河三英，而且跟廢人帮結了盟，廢人帮有恩必報，友敵分明，便對她諸多容讓，諸多客氣，但今天不能再讓了，須知吳霸天的勢力及於洛陽，在他的範圍之內，廢人帮不得不小心謹愼，到陳家堡去最安全，約好在嵩山十里亭會面，也最安全，嵩山的少室山，便是少林寺所在，吳霸天惡極，決不敢到少林寺騷擾。

七廢人苦笑一聲，麻皮老大揚聲道：「李芙蓉，你別忘記找助拳人，找到你大師姊張白蓮，我們明早在嵩山脚下十里亭會面，別忘記了。」

蹄聲得得，李芙蓉已跑得遠了，也不知道她是否聽見這話，也不知道她要跑到那裏去。七廢人面面相覷，瞎眼老四恨恨的道：「李芙蓉的小姐脾氣眞是厲害，跟這種人聯手，眞是氣死人啦，要不是她對我帮有恩，瞧我不立時跟她鬧翻了。」

跛脚老二道：「算了，奪回那一支鏢之後，我們便跟她沒有什麼關係了。」

瞎眼老四大聲道：「沒關係？你忘記了她的聲明麼？我們奪回古錢之後，還得跟蟠龍劍決鬥一場，現在是朋友，將來却是死對頭。」

跛脚老二道：「我怎會忘記？如果我們廢人帮可以獨自對付吳霸天，也不須要跟她結盟，目前奪回古錢要緊，將來的事，將來再算。」老大道：「老二說的是，我們走吧。」一行七衆，取道到陳家堡。

陳元冲在洛陽，名氣極响，武林名宿，今年六十歲，在黑道上幹了四十年，據說就快要封刀歸隱了。陳元冲獨霸華北，聲名响亮，在黑道上大大有名，洛陽陳家堡與安慶廢人帮，一北一南，互相呼應，都是有不可輕侮的力量，南北齊名。

在相距有兩天時間的一條官路上，紀天雄楊綠花縱馬疾奔，他們由安慶北上，也是到洛陽去。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在瘤臉老八口中，知道李芙蓉上長白山的第一站，便是洛陽，要去找一位助拳人，她便是蟠龍劍柳如詩門下大弟子張白蓮。

紀天雄說：「張白蓮麼？嗯，我也聽過她的名字，她似乎是一個謹愼的人，沒有你的精明能幹，也沒有李芙蓉一般的撩是惹非。」

「你還未見過我大師姊，你就妄下批評了？」楊綠花笑着說：「不過你的批評也頗中肯，我大師姊便是這種人，她今年三十歲了，十多年的磨練，使她沉默寡言，做事謹愼，呀，是啦，你怎的知道？」

「我知道蟠龍劍的事多着呢，我知道張白蓮也是一位出色的佳人。」紀天雄笑了一聲。

「你又來了，」楊綠花嬌媚的一笑，道：「天雄，我想起來啦，武林中有所謂雙劍合璧的武功，使出來功力增倍。」

紀天雄一拍大腿，大聲道：「是啦，你提醒我了，我使金刀，你使銀劍，我們何妨練一套刀劍合璧的玩藝兒。」楊綠花道：「我們現在去練，也還不遲。」紀天雄道：「好極了，安慶一戰，我們面對武功高強的嶺南七虎，我在正面攻擊，你在我身邊掩護，剪除了偸襲之人，使我無後顧之憂，奮勇向前，終於贏了，呀，刀劍合璧，只怕……哈哈……」

楊綠花道：「只怕什麼？」紀天雄興奮地說：「只怕……哈哈，只怕天下無敵了，我的金刀加上你的銀劍，似乎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刀劍合璧，妙不可言。」楊綠花面紅紅的低聲道：「紀天雄和楊綠花，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呀，何止是金刀和銀劍。」

楊綠花幽幽地輕聲說着，可是紀天雄却聽不見了，因爲他在設想到設一套「刀劍合璧」的新招來，人也是在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任由馬匹疾奔，竟在馬背上沉思起來。

過了兩個時辰，他才在沉思之中醒了，大聲道：「好，就這樣吧，綠花，今晚我們共同練一練。」

楊綠花道：「你已全盤想過了麼？」

紀天雄道：「正是，我們練一練，找個人來試一試，我的設計雖然還未十足，但已有七八成，今後你我聯手禦敵，吸收一些經驗，再加琢磨，必成大器。」

楊綠花大喜，對於紀天雄的武功，她是信心十足的。

這一夜，他們在一座小鎭投宿過夜，兩人都不睡覺，在院子後面悄悄的練起他們的「刀劍合璧」新功夫來。練了一陣，覺得稱心如意，得心應手，練到午夜已過，紀天雄道：「成啦，差不多了！」楊綠花道：「以我們現在的武功，能否把嶺南七虎一口氣打倒？」

紅天雄道：「絕對可以。」楊綠花道：「如此最好，我們隣居的兩個客人，有點古怪，你瞧出來麼？」紀天雄道：「我早已瞧出來了，他們說什麼洛陽姓陳的，你大師姊剛好在洛陽，難道與她有關？」

楊綠花道：「他們兩人正是大行家，我一眼已瞧了出來，行動却是鬼鬼祟祟，我們倒要留意一下了。」牽了紀天雄的手，悄悄回客房，耳朶貼在牆上，靜聽隔壁客人說話。紀、楊兩人，聽覺都極靈敏，隣房的聲音，聽得更清楚，只聽一人道：「夫人，這趟我們一動手，陳元冲那老匹夫就栽了，想不到一位名震華北的武林名宿，就鬥不過我們雙劍合璧，哈哈！」

楊綠花心道：「怎麼又有一個雙劍合璧？」低聲道：「天雄，陳元冲這名字你聽過麼？」紀天雄道：「非但聽過，而且也會過。」楊綠花心道：「我大師姊張白蓮到洛陽去，就是要找他的晦氣。」當更加留心，又聽那兩人有說有笑，十分得意，原來這兩人乃是一對夫婦，聽聲音是老年人。

那「夫人」笑道：「王勁偉，論武功，一個對一個，我們贏他不易，可是我們兩人齊上，雙劍合璧，陳元冲又怎麼鬥得過我們金陵山農夫婦。」這話一出，紀天雄暗暗點頭，原來是金陵山農夫婦到了。

楊綠花對這名堂，却是茫然！

金陵山農王勁偉夫婦乃是武林中一對劇盜，夫唱婦隨，夫妻倆做過的案子，不知凡幾，在二十年前，名氣响亮，比蟠龍劍更勝。那時廢人帮不過剛剛冒出頭，紀天雄出世不過七年，楊綠花也不過是一個四歲大的孩子。

後來夫妻倆突然歸隱，在金陵買了幾畝田，務農維生，自稱「金陵山農」，再也不在江湖露面。他們縱橫江湖，憑之以尅敵制勝的，正是一手「雙劍合璧」的上乘功夫，他們歸隱十多年，不知怎的忽然又東山復出？

紀天雄低聲道：「對方大大有名，我們小心了。」楊綠花點點頭，續聽那男人道：「說起來眞是奇怪，當今之世，在黑

道上稱王稱霸，該數柳如詩了，這一隻瓶子如此值錢，經過她的地盤，她居然懵然不知，一直等到給陳元冲吃了，這才派大弟子張白蓮找上門去尋晦氣，你說不是很笑話麼？」

夫人道：「何止笑話？簡直是太離譜了，這不像柳如詩往時的慣用手法。」金陵山農道：「是呀，我也有所懷疑，不知柳如詩攪什麼鬼？」夫人道：「我知道有一支鏢由北而南，經過柳如詩的轄區，她也不取，等到廢人帮吃了，她才派門下弟子聲勢洶洶去找晦氣，嘿嘿，兩件事情如出一轍，不知蟠龍劍攪什麼鬼？」

紀天雄聽得，心道：「柳如詩是蓄意挑起一場大流血，掀起一場武林大紛爭，哼，還有什麼？」

楊綠花心道：「師父眞是瞞得我好苦，那一支十萬兩金子的買賣，原來是一枚銅錢，她沒有告訴我，大師姊到洛陽去幹什麼，她也沒有告訴我，看來，她早已把我當作外人啦。」

又聽金陵山農道：「管她攪什麼鬼，反正這隻玉瓶，已給我們奪得，回家之後放在廳中，插桃花吧。」夫人道：「據說，這個玉瓶乃是漢高祖劉邦宮中之物，二千年的古董了……」說着他們寂然半晌，想是在細細賞玩那玉瓶，二千年之古董。

半晌，夫人道：「你猜，這玉瓶值多少錢？」金陵山農道：「據陳元冲估計，這隻玉瓶起碼值五萬兩金子，陳元冲快收山了，刦這玉瓶，乃是他最後的一宗生意，玉瓶刦得了，就像我們一樣，封刀歸隱了。」

夫人笑道：「我們不是又要東山復出嗎？」金陵山農笑道：「東山復出，也只一次，我們的農家，就缺少了一個花瓶。」夫人笑道：「拿一隻價值五萬兩金子的玉瓶，去插幾朶桃花，不是小題大做麼？」金陵山農呵呵大笑，道：「誰叫我們是金陵山農王勁偉夫婦，我們的身份，還在江南六省大都督之上呢。」

夫人也呵呵大笑，道：「說起來這位大都督，眞是倒霉，他今年拜大壽，他的女婿就是當今御弟鄭親王，這個大壽拜得十分驚人，鄭親王贈給他的賀禮，乃是一枚值十萬兩黃金的古錢，已遭廢人帮刦了，而他呢，他送給女婿的回禮，祇是這只玉瓶，他派府中三名武功最好的侍衞，送上北京，那知又給陳元冲刦走了。」

金陵山農道：「倒霉的何止是大都督，還有那一位金枝玉葉御弟鄭親王呀。」

夫人又笑道：「聽說廢人帮刦了那枚古錢不及兩天，便遭一名高手搶走，這高手是誰，誰也不知道，因爲他以青巾蒙面，人與古錢，一齊失踪，廢人帮却枉自暴跳如雷，還有何用？而且還得小心柳如詩找晦氣呢。」

金陵山農也笑道：「陳元冲不也是一樣？他刦得這只玉瓶不過兩天，還來不及細細賞玩，便給兩名也是以青巾蒙面的人刦走，不知所踪，哈哈，陳元冲也還得小心柳如詩來找晦氣呢。」

夫人道：「兩宗天字第一號的大買賣，經過柳如詩的鼻子下，她偏不取，讓別人刦了，她才出手，我眞猜不透，說不定柳如詩懷有不可告人的大秘密，大陰謀，我猜她是故意如此，决非懵然不覺。你猜得出柳如詩的用意麼？」

金陵山農說不知，紀天雄却喃喃的道：「我都知道了，這是柳如詩愼密佈置的大陰謀，目的在挑起一場大流血，使她稱孤道寡！」

楊綠花忽道：「天雄，我們好不好動手把這古玉瓶奪了？」紀天雄道：「爲什麼？」楊綠花道：「我大師姊分明是爲了這只玉瓶去找陳元冲，這古玉瓶此刻在那裏呀？我大師姊縱然間把陳元冲殺了，也是白費。」

紀天雄道：「好！動手吧，我們新練功夫，也好在這兩位老前輩身上試試。」

「誰？」呼呼的兩聲響，紀天雄房中出現了兩名老人，他們雖然滿頭白髮，但是紅光滿面，金陵山農夫婦的功力豈是等閒，紀天雄楊綠花說話大聲一點，他們已然發覺。

「你們兩人是誰？因何偷聽我們的說話？」金陵山農王勁偉左手中抱着那一隻玉瓶，右手按劍柄，向兩人怒視。

紀天雄道：「我是紀天雄，她是楊綠花。」王勁偉夫婦呆了一呆，道：「好哇，紀天雄，你來這裏幹什麼？」夫人道：「楊綠花？這名字不曾聽過。」

紀天雄成名十年，乃是當代武林一名高手，俠名四播，山農夫婦雖然歸隱，也是聽過，楊綠花揚名不過四五年，而且名堂也不大响亮，兩老夫婦自然不知道了。

紀天雄雙手一拱，道：「老前輩，在下也是打這寶貝的主意來的，你如肯把這玉瓶見贈，紀天雄感激不淺。」王勁偉哼了一聲道：「紀天雄，聽說你是當今之世的第一人，我祇有點不相信。玉瓶嘛，贈給你也無不可，只須你有本領。」

夫人道：「我們奪這玉瓶，回家插花，你要這玉瓶何用？」紀天雄道：「也是用來插花，你插的是普通人人可得的桃花，實在配不上這隻玉瓶呀。」夫人道：「那你插什麼花？」

紀天雄道：「我插得是天山白蓮花，也算配得起這只漢高祖的古董了。」

王勁偉忽道：「好小子，你敢來消遣我，此時此地，何來天山白蓮？」紀天雄道：「要採天山白蓮又有何難，你只把這玉瓶見贈，紀天雄就到天山絕峯，摘幾朶給你看看。」紀天雄有通天徹地之能，要他到天山絕峯摘花，看來也不太難。

夫人道：「好，等你摘了白蓮花，我就把這玉瓶借你一用也不妨。」她是震於「高原飛鳳」這名堂，不想貿然動手，又怕敗在他手下，毀了淸名。

楊綠花却把頭上的一朶不知是什麼花取下來，大聲道：「可是我偏偏要把這朶野花，插進價值五萬兩金子的古玉瓶裏，你快快把此瓶拿來。」

「嗤」的一聲，王夫人出劍如電，把野花一劍削去，楊綠花手中，只剩下短短的花枝，王夫人怒道：「小丫頭，瞧你怎敢對老前輩無禮。」這一招飛一般快，那料她還未及將劍還鞘，猛見頭頂上一掠，一道銀光掠過，王夫人插在頭髮上的一朶白花，也給楊綠花一劍削去，出手一般的快。

楊綠花還以顏色，冷笑道：「我是蟠

龍劍門下弟子，你知不知道，這玉瓶本來屬於蟠龍劍之物，陳元冲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刦去據爲己有，你們兩位亦是不知羞恥，竟來一個黑吃黑，如此我們以牙還牙，有何不可？」

王夫人頭髮上的白花，居然給一名後輩削去，不禁又氣又怒，大聲道：「好，耕田的，我們動手吧。」一劍橫空，向楊綠花插去。楊綠花還了一劍，那邊王勁偉的一劍，忽然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之下，陡然削過去，楊綠花幾乎給一劍刺中，幸而見機得快，反手一招，把王勁偉的一劍架開，後退三步。

王夫人冷笑道：「金陵山農雙劍合璧的功夫，天下聞名，哼，這一招的滋味如何？」

紀天雄道：「也還不壞，且看我們刀劍合璧，綠花動手！」他把金刀拔了出來，金光萬道，跟金陵山農夫婦鬥在一起。

金陵山農是半斤，王夫人是八兩，合起來等於一斤，紀天雄是十兩，楊綠花是六兩，合起來也等於一斤。雙劍合璧對刀劍合璧本來是旗鼓相當。

這一鬥，便鬥得天翻地覆，一個斗室容納不下四個人，便鬥到大院子裏，叮叮噹噹，好不熱鬧。

這一家小客棧本來不大，一場大戰，頓時把全客棧的人吵醒了，小二掌櫃之流從床上爬起來，一見明幌幌的四般兵器，嚇得大驚失色，小二忙不迭的去找老闆，老闆來了，睜大眼睛，張大嘴巴，說不出一句話。

客人們紛紛逃走，爭相走避，有的還來不及穿衣服，人人以爲禍從天降，狼狽之極。

鬥了百招以上，兩對「合璧」仍然打成平手。紀天雄在七八年來從未會過如此强敵，精神不禁大振，一口金刀使得凌厲非常，楊綠花也是抖擻精神，一口長劍，遮蔽側擊，在旁掩護。紀天雄練的是天下之至剛，楊綠花練的是天下之至柔，一剛一柔，互相配各，金刀補了銀劍的不足，銀劍補了金刀的破綻，一進一退，一攻一守，渾若一體，發揮了「合璧」的威力。

可是，金陵山農王勁偉夫婦的雙劍合璧，有三十年的火候，他們當年縱橫武林的，就憑這一套「雙劍合璧」。夫婦倆練得滾瓜爛熟，合作得天衣無縫，絕無破綻可尋。

紀天雄和楊綠花要取勝此仗，談何容易？

再拆了三百招，也是一個平手之局。

距離這裏一百里左右，在同一的時間裏，也是午夜時份，陳家堡也有一場如火如荼的惡鬥。陳家堡是一座五大開間，堡壘也似的大宅，裏面强手如雲，家丁兩百，就是房子也有數百間，比這小客棧大了何止百倍。

大花廳中燈光通明，兩個人在拚鬥，數十人旁觀，打鬥的兩人，一個是彪形大漢，據說是陳元冲的第十三位師弟，使一口單刀。跟第十三師弟打鬥的那人，却是一名嬌媚的中年女子，相貌較楊綠花李蓉芙稍遜一籌，但也算美貌動人了，她手執雕有蟠龍的劍柄之長劍，正是柳如詩門下大弟子張白蓮。

張白蓮奉師命單身上洛陽找陳元冲的晦氣，何以把一支該屬於蟠龍劍的大買賣刦走了，正像楊綠花李芙蓉找廢人帮晦氣一樣。可是，兩宗買賣都給人黑吃黑刦了，刦寶之人，也都以青巾蒙面不知是誰。

因爲那兩個蒙面人使的是「雙劍合璧」。陳元冲就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是誰。他決然絕對無法想起是王勁偉夫婦幹的好事，因爲王勁偉夫婦歸隱已有二十年。

陳元冲指天發誓，矢口否認。擁有這「玉瓶」。一個有地位的武林名宿，居然在一名後輩面前也指天發誓，陳元冲是怯於蟠龍劍柳如詩的武功。

可是，張白蓮完全不相信，雙方鬧僵了就動手，據陳元冲說他有五十名師弟，要張白蓮首先把他的所有師弟逐一打敗了，他才上前動手，這是陳家堡的規矩。

陳元冲怎麼會有如此之多的師弟呢？陳元冲如果沒有這許多師弟，他這口黑道飯怎能吃？

也是道理，於是張白蓮跟他的五十名師弟一個一個的比下去。張白蓮的武功，還在楊綠花之上，何懼這幾條蠢漢，這一場別開生面的戰鬥便開始。

在第一天，張白蓮一口氣把他的二十名師弟打敗，輕描淡寫，實不在費吹灰之力，二十名師弟便先後敗在她手中，張白蓮也不下殺手，只求點到即止。

她回客棧休息，第二天再到陳家堡去與陳元冲的師弟一個一個比下去。他的師弟一個比一個强，第二十九師弟比第三十師弟强，第二十八師弟又比第二十九師弟强，由黃昏鬥到午夜，她只擊敗了十七人，現時站在她面前的，是第十三師弟。

旁觀之中，除了陳家堡人物之外，還有七名客人，他們就是廢人帮的七人，由痲皮老大以至無鼻老七，他們拜訪陳元冲，却湊巧地碰上這塲罕見的打鬥，一個女人要逐一把五十條大漢擊敗，豈不罕見？

廢人帮心想，怪不得李芙蓉不肯來了，原來她早已知道張白蓮到洛陽來，乃是找陳元冲的晦氣，她如果來，處境是十分尷尬，我們自然是站在陳元冲一邊，她自然站在張白蓮一邊，對立起來，李芙蓉跟廢人帮新近的盟約、便告破裂了。李芙蓉不肯來，原來有此用意。

痲皮老大最後決定：「我們兩下不帮，嚴守中立，我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便是跟李芙蓉結盟，到長白山找摧心掌吳霸天算賬。」

等到張白蓮把十三師弟擊敗，也再戰勝十二師弟十一師弟之後，午夜已過，張白蓮便到客棧休息，約定明日晚飯之後，再戰其餘十名師弟。

這一夜，廢人帮在陳家堡住下，也還不見李芙蓉來，她到那裏去呢？去幹什麼事？廢人帮不知道。

與此同時，紀天雄楊綠花與金陵山農夫婦的戰鬥，也告結束，最後的勝利者，是紀天雄和楊綠花。

原來四個人捉對兒厮殺，鬥了一千招以上，初時是八兩對半斤，扯了一個平局，五百招一過，紀天雄楊綠花漸漸取得了上風，論功力，是金陵山農夫婦勝一籌，論招數，却是對方略佔上風。

可是，金陵山農夫婦均是年逾六十的

老人，合起來一百多歲，耐戰之力，決不及年富力强的精壯少年，如果以五百招爲限，如果以一個時辰爲限，那是一個和局，但久戰下去，金陵山農夫婦終歸血氣衰弱，失去了的精力，無法補充，便越戰越疲，越戰越弱了。

何況金陵山農手中，還提着一只玉瓶，他不敢放下，生怕給對方乘機奪去，在混戰之中，也生怕一個不小心砸破了，此瓶一破，他們的刦寶心血，便付諸東流。

山農一邊小心翼翼，保護玉瓶，一面又要聚精會神，對付那兩位後起之秀，他的功力，在無形之中打了一個折扣，千招一過，便完全處於捱打的地位了。只聽「啊」的一聲，王夫人中了楊綠花一劍，寶刀閃處，紀天雄一刀直砍，削去了金陵山農的一隻袖子。

「好，我們敗了，不必再鬥，」王夫人說：「勁偉，把玉瓶拿過來。」她接了玉瓶，仰天狂笑，突然間把玉瓶往地面一摔，乒乓一聲，玉瓶給摔得碎成十七八塊，這一下大出紀、楊兩人的意料之外，要救搶已來不及。

在狂笑聲中，金陵山農夫婦揚長而去。他們得不到的東西，決不容別人得去，用心狠毒之極。

紀天雄楊綠花雖然大爲憤怒，要追出去再打一場，但回心一想，算了，他們此刻，還有一件大事要辦，張白蓮闖到陳家堡，獨力挑大樑，形勢只怕不妙，陳家堡高手如雲，單是陳元冲，她的武功便不下於張白蓮，何況在瘤臉老八口中，知道七名廢人和李芙蓉北上的第一站，也是洛陽，一場大紛爭，勢所難免。

於是，楊綠花把破玉瓶的碎片拾起來。愼重的包好，兩人馬上出發，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洛陽。在他們的估計之中，抵達洛陽，將會在後天的午夜之時。

第二天夜裏，陳家堡中，張白蓮大顯神威，再把其餘的十名師弟一一擊敗。

陳元冲的師弟的武功，一個比一個强，最後那五名師弟的武功，跟上述的三十師弟四十師弟之流，眞是不可同日而語，張白蓮花了很大的氣力，才能把最後的大師弟擊敗。

「好、好……」陳元冲說，「妳不愧是蟠龍劍門下大弟子，明天晚上，老夫親自上陣討教，你好好的回去休息吧，你已一連鬥了三晚呢。」

這一夜，仍是不見李芙蓉的影子。

張白蓮大戰陳元冲，那將是怎樣的一場引人入勝的大決鬥呀，兩人半斤八兩，七廢人早已瞧了出來。

第四天夜裏，陳家堡燈燭輝煌，陳元冲親自上陣，跟張白蓮決戰，雙方聲明，張白蓮如果敗了，今後決不許再提「玉瓶」兩個字，陳元冲如果敗了，他便得獻出玉瓶，玉瓶眞的被人刦了，那末天涯海角，無論如何要找到它。陳元冲還特別聲明，此爲最後的一戰，今後無論如何不再跟蟠龍劍交手。

誰也看得出來的，陳元冲是怕了柳如詩。

陳元冲練的是一口單刀，張白蓮練的是一口長劍，一刀一劍，立刻展開了搏擊。陳元冲挾數十年功力，自有他的獨到之處，張白蓮乃是柳如詩門下大弟子，衣砵眞傳，自非等閒。兩人刀來劍往，一拆便是數百招，由傍晚開始，一直鬥到午夜，勝負未分。

到了現時爲止，李芙蓉的影子還是不見。

廢人帮關於嵩山脚下十里亭的約會，早已取銷了，那一天由跛脚老二在十里亭等候，等到中午，還不見李芙蓉，所約只好取銷。

「叮噹」一聲，刀劍相交，火花四濺，張白蓮仍是一股强力推來，心想：「這老匹夫的功力，如此深厚，我如不變招，此仗殊難獲勝。」可是無論她如何變招，陳元冲一刀一掌，仍然是力挾千鈞，一招一招的打來，有時刀中挾掌，有時掌中挾刀，每一招都雄渾之極，威猛之極，她無論怎樣變化，仍是不勝。

陳元冲是挾數十年的功力，跟這後輩週旋。

午夜一過，他們兩人已拆了七百多招，越鬥越勇，已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決勝階段了。猛然間大門砰的給人推開，大踏步走進兩人，正是紀天雄和楊綠花。

場中立時住了手，並騷動起來，因爲這兩位不速之客，正是「高原飛鳳」紀天雄，「桃花女俠」楊綠花，他們晝夜兼程，終於及時趕到，要制止了這一場惡鬥，制止了這一場流血的拚命。

「呀，你來了，三師妹呢？」這是張白蓮的聲音，突然來了一名好助手，張白蓮心中自然快慰之至了。

雙方互報姓名，略略客氣一番，便踏入正題。

「你們是爲了一只漢初的古玉瓶吧？你們不必再鬥了，古瓶就在這裏。」紀天雄說：「只可惜，它已經破碎，不值一文錢。」

破碎了的古玉瓶的碎片，放在衆人眼前。陳元冲細細的一片一片的檢查，確定這是他在江南六省大都督府侍衞手中，刦得的古瓶，決非僞造的贋品。

「可惜呀可惜，」陳元冲嘆了一口氣：「我們枉自拚了四天，到頭來這價值五萬兩金子的寶貝，不值一文錢，我們的拚命眞是無謂之至了。」又轉頭對張白蓮道：「你現在相信我陳元冲不是說謊的無恥之徒了吧？」

紀天雄大聲道：「關於玉瓶的紛爭，已經了結，雙方再無動手的必要了，至於那一枚古錢嘛……」陳元冲忽道：「且慢，你這玉瓶從何得來？那兩名可惡的蒙面客是誰？」紀天雄笑道：「陳元冲，你還想報仇是不是？你還是息心吧，再鬥一萬年，你也不是他們的對手，連我們也險險不敵，何況你呢？嘿嘿，如果我們控制局勢，這瓶子就不會在我們面前，給人砸碎了。」

陳元冲覺得有道理，只有苦笑一聲作罷。

紀天雄制止了這一場無謂的糾紛。

紀天雄道：「那枚古錢，幸喜無恙，諸位，你們以爲刦古錢的是吳霸天，錯了錯了，刦鏢的正是在下區區。」這話一出，七廢人一齊楞然，莫名其妙。紀天雄當下把他單人匹馬刦鏢的經過說了出來，至於嶺南七虎找上門來的事，他一點不提。

橫豎將來痳皮老大他們一定知道，他也不必多費唇舌，總之古錢在他手中便是了。

「古錢呢？」痳皮老大焦急地問。

紀天雄在懷中一探，不禁大驚失色，糟透了，他懷中空空如也，那一隻盛寶的錦盒，已經失了踪。

這一來，不獨是他，廢人帮七人以及楊綠花，也一起大驚失色。若說有人能够在紀天雄懷中施出妙手空空，這是無可能的事，但實在如此。

紀天雄正在尷尬之極，難以下台之際，紀天雄忽然朗聲道：「呀，原來蟠龍劍柳女俠來了，還有，李芙蓉。」這話一出，場中所有人等，一齊大驚，順着他的眼光看時，但見院子外面，俏生生站着兩個人，其中一人，正是李芙蓉，另外一個，正是江湖上英名四播的柳如詩。

柳如詩長髮披肩，秀眉鳳目，雖然已是四十歲的人了，但靑春常駐，彷如三十左右的中年美婦人。

柳如詩笑口吟吟，看來全無惡意，携了李芙蓉進來，張白蓮楊綠花齊叫：「師父！」撲了過去。

場中鴉雀無聲，因爲來者是柳如詩。她笑着細細的打量紀天雄，兩人面對面的站着，這兩位均是天下間最厲害的人，楊綠花心中撲通撲通的跳，希望他們兩人不要動手。柳如詩緩緩的說：「我在洛陽兩天啦，李芙蓉陪着我，洛陽城中的一切，我完全看見了。

「在我的計劃中，在我的估計之中，今天晚上，羣英雲集，廢人帮的，陳家堡的，還有我們蟠龍劍的，一定全在這裏，最主要的，還是有一位高原飛鳳紀天雄在內，我的計劃無差，我的估計無誤，我的希望也沒有落空，紀天雄，我們今晚還是第一次見面呢。」

「不錯，柳如詩，你要待怎地？」紀天雄正要聲討柳如詩的罪行，揭發她的野心，然後聯合陳元冲痳皮老大鳴鼓而攻之，豈料柳如詩忽地在囊中取出兩件東西來，笑吟吟的放在桌子上，笑道：「各位，這兩件東西嘛，正是紀天雄東奔西跑，日夕不忘的寶貝，諸位不妨仔細的欣賞，價值合計十五萬兩黃金。」

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枚古錢與及一隻古玉瓶，跟紀天雄奪得的，一模一樣，全無分別。

紀天雄圓睜大眼：「難道你從我懷中，神不知鬼不覺的扒了這枚古錢，呀，不會吧？如果是，那末你的武功一定勝我十倍了。」

柳如詩笑了一聲，說：「你是在跟金陵山農夫婦打鬥之時，丟失了古錢，山農夫婦的武功如此厲害，你不得不施展畢生的功力與之週旋，你心想着的，是如何求勝，山農想着的，也是一樣，你們都到了忘我的境界，這是一場罕見的決鬥，可惜我不在場。紀天雄，你丟了古錢，山農也砸破了古玉瓶，難道還不可以理解麼？」

到了此時，陳元冲才知道，黑吃黑的刦瓶原來是金陵山農王勁偉夫婦，哼咳一聲，只好自嘆倒霉。

若問柳如詩身在洛陽，何以知道在她身後二百里之外的事？柳如詩笑道：「我不是說過嗎，我的計劃週詳，估計正確，我故意散播謠言，裝成了我野心勃勃，蓄意挑起一場武林大紛爭的種子，我故意讓古錢到了長江邊，讓廢人帮刦去，我故意讓古瓶到了洛陽，讓陳元冲刦走，我猜天下間必然有一個人，怒氣冲冲的挺身而出，他嘛……嘻嘻……」說着向紀天雄看了一眼。又道：「一切在我意料之中。」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眞正的動機在那裏呢？她還未及說出，痳皮老大已朗聲道：「柳如詩，我刦得的古錢已被紀大俠丟失了，不要緊，橫豎古錢原本便不是廢人帮的東西，得了固然可喜，失了也不必傷心，可是在下有兩件事不明務請指點。」

「指點是不敢，老大請說吧。」柳如詩的聲音，是這麼的溫和，全無惡意。

「第一，請問你這一枚古錢，從何而來？」

柳如詩笑了一聲，道：「秦始皇遺下的寶貝，天下間僅有兩枚，是不是？一枚是皇帝他自己據爲己有，秘藏於皇宮大內之中，另一枚贈給御弟鄭親王。紀天雄失了的，正是鄭親王的一枚，也是你刦得的一枚，我這一枚嘛，乃是皇宮大內的，嘻嘻，你明白麼？」

原來如此，想柳如詩武功高强，潛進大內盜寶，還不輕而易擧。

跟着陳元冲又再問同一的問題，這玉瓶從可而來？

柳如詩道：「江南六省大都督府中，原本便有一對，漢初的古玉瓶共有一對，其中一隻已打破了，另一隻嘛，嘿嘿，就跟大內的那枚古錢一樣，你明白麼？」

原來如此，想柳如詩武功高强，潛進大都督府中盜寶不比潛進大內更輕易嗎？

第二件事，陳家堡派人都不約而同質問柳如詩，因何讓買賣平安過境，等到人家在自己的轄區刦了，這才大興問罪之師，這非但違反了當年黃河大會所規定的條文，而且視武林道義如無物了。

柳如詩是否蓄意挑起一場武林大糾紛呢？

柳如詩一指紀天雄道：「這問題嘛，你只問他。」紀天雄到了此時，也多少猜到柳如詩這樣做，看來似無惡意，當下笑道：「柳如詩，你也不是小孩子啦，爲什麼要開這個玩笑，關係於武林的興衰，關係於黑道上的團結紛爭，這種玩笑也可以開麼？」

柳如詩道：「我不是開玩笑，我這樣做，是要逼一個人出來，這個人嘛，唉……」她搖了搖頭，又道：「此人的武功據說與我不相上下，一山不能藏兩虎，我必須跟他鬥一個明白，分一個高下。可是此人嘛，藏頭縮脚的死也不肯跟我見面，無論我用什麼方法，無論我怎樣托人邀請，他總是死也不肯來……唉，我就快要封劍歸隱了，還不能跟他一決雌雄，豈非憾事？我把心一橫，便暗中佈置，散播謠言，擺出一副撩是惹非的樣子，我猜，那人必然沉不着，挺身而出……嗯，我不找他，他也必須找我，我的計劃現在實現了。」

「事情正如我想像之中一樣，哈哈，那人終於站在我面前了。」柳如詩最後加上一句。

紀天雄嘆道：「柳如詩，你何苦如此？」柳如詩柳眉一揚，大聲道：「我如不來一個苦肉計，你會來麼？紀天雄，你亮金刀出來吧，我們大戰一場，看看誰人才是天下第一人。」說着，她把那一把著名的蟠龍劍亮了出來，青光閃閃，果然是一口寶劍。

這將是一場武林中絕無僅有的龍爭虎鬥，場中衆人均摒息而觀，楊綠花的心情尤其複雜，她希望雙方不要鬥，既然非鬥不可，一個是恩師，一個是情郎，她盼望誰人贏呢？

她的盼望得到實現了，因爲紀天雄雙手一拱，大聲道：「柳如詩，你是一位漁翁，垂下了釣竿，放上了魚餌，我紀天雄是一尾大魚，哈哈，天下間還有什麼大魚可以鬥得過漁翁的？我紀天雄服了，從今以後，我紀天雄推崇你是天下第一人。」

這話一出，衆人紛紛向柳如詩道賀，因爲話是由紀天雄說的，天下間還有誰人，說話的份量，比他更重呢？紀天雄口服心服，推許柳如詩爲天下第一人，中土武林，不論黑白兩道，誰人還敢反對。

柳如詩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們這場架，不打也罷。」當下她把那一枚古錢，送給廢人帮，道：「這枚古錢，原本便是貴帮的東西，請收下吧。」

這一來，麻皮老大反而不好意思接受了，雙手亂搖，道：「這怎麼成，這是你在大內取得的，我的早巳丟失了。」柳如詩笑道：「麻皮老大，幾天之前，你還拚命的去搶這枚古錢，現在因何婆婆媽媽的，快些收下吧。」

麻皮老大無奈，只好謝了又謝，收下古錢。

柳如詩又把玉瓶贈給陳元冲，陳元冲也說着同樣的說話，謙辭不要。柳如詩大聲道：「你的古瓶給我女婿打破了，難道我這岳母如此寒微，賠不起，你瞧仔細了，這只古瓶決不是贋品。」她說紀天雄打破古玉瓶，是猜錯了。

「女婿」、「岳母」這兩個名詞一出口，除了楊綠花，李芙蓉，紀天雄三人之外，餘人均是一楞。楊綠花滿臉通紅，叫一聲：「師父！」奔到她懷中。柳如詩撫撫她的秀髮，柔聲道：「綠花，你很好，你與天雄的事，你三師妹已把一切告訴我了，你嫁給紀天雄，正是天生地設的一對，我很歡喜，你很好，很好！」

到了此時，紀天雄便是傻子，也會跪下來，向柳如詩叩了幾個頭，口稱：「岳母！」柳如詩一笑扶起，笑道：「賢婿，從今以後，你便是我二弟子楊綠花的身邊人，你要好好的對待她呀，如若不然，我終須找你決戰一場的，瞧你的金刀厲害呢還是我的蟠龍劍？」

衆人又紛紛上前，向紀天雄楊綠花兩人道賀，紀天雄哈哈大笑，道：「從今以後，我的輩份，無端端的矮了一截，還敢跟岳母大人動手麼？」

麻皮老大忽然把古錢遞過來，朗聲道：「我麻子今天有幸，碰上了兩件大喜事，蟠龍劍被推爲天下第一人，我麻子是心服口服的，高原飛鳳與桃花女俠結成眷屬，又是天大的喜事，我沒有什麼禮物在身，這枚古錢嘛，就權當是廢人帮的禮物好了。」

麻皮老大盛意拳拳，紀天雄只好接受。跟着陳元冲大笑道：「麻皮老大居然如此闊綽，我陳元冲怎能比他寒酸，這只玉瓶，算是我陳家堡的賀禮，如果紀大俠肯賞臉收下，那是我陳家堡的天大面子。」

陳元冲盛意拳拳的，紀天雄也只好謝了。

麻皮老大笑道：「紀大俠，你娶得武林第一美人爲妻，正是幾生修到，不出三天，此事必傳爲武林佳話，哈哈，眞是可喜可賀。」跛脚老二笑道：「如果是我嘛，我再跛多一條腿，也甘心情願。」

廢人帮你一言我一語，只羞得楊綠花滿臉通紅，伏在柳如詩懷中，不敢抬起頭來，柳如詩急道：「天雄，我誘得你出頭，除了爭奪天下第一之外，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你猜是甚麼？你與綠花的那一段姻緣，這件事大大的出乎我的意外，是我計劃之中的一個意外的收穫罷了。」

紀天雄想也不想，道：「摧心掌吳霸天。」

柳如詩點頭道：「你眞不愧是高原飛鳳，老實說，你推我爲天下第一人，只是吳霸天一日不死，我這第一人眞是問心有愧，摧心掌的武功，在我和你之上呀。」

紀天雄道：「所以你老人家逼我出來，共同聯手上長白山去鬥鬥吳霸天？」

柳如春道：「正是，天下間只有你我聯手，才可以勝他，摧心掌吳霸天生平作惡多端，今天是惡貫滿盈，武林之中，再也不能容許這種人存在了。」

紀天雄道：「我也久有此心，岳母，我們不如即時到長白山去鬥鬥他。」

柳如詩道：「我本來有此心，不過我現在改變主意了，你們大婚之後，我便封劍歸隱，掌門一職，傳給我門下大弟子張白蓮。我知道你與綠花，巳練成一套刀劍合璧武功，你們憑了此功，也一定可以擊敗吳霸天，就由綠花代替我吧！」

楊綠花道：「師父，你怎的知道。」

柳如詩呵呵大笑道：「我料事如神，怎會不知？我料定天雄必會出頭找我，難道有錯？我計算時間，料定今晚必有四派高手雲集洛陽，難道有錯？哈！老實告訴你吧，金陵山農的雙劍合璧功夫，無人可以單獨取勝，你們勝他，自然是聯手，自然是刀劍合璧了。」

楊綠花道：「是的，師父眞是料事如神。」

柳如詩道：「你們今夜就洞房吧，也不必理會甚麼繁文褥節了，我們學武之人，又豈能爲禮教所縛束，大婚之後，你們兩人便上長白山，把吳霸天首級割下來，此人死有餘辜，也給武林除一大害。」

紀天雄、楊綠花恭敬受教。

陳元冲連忙吩咐備下一間幽靜乾淨之房子，給他們兩人成婚，外面三大門派仍在興高采烈的談話，不必細表。房中紀天雄楊綠花兩人，互相微笑的注視，楊綠花幽幽的道：「我們相識不過半個月，唉！我們現在是夫婦了，時間過得眞快呀。」

紀天雄鼻子一掀一掀的，笑道：「綠花，黃山桃花溪的水眞是香得可以，到了此時，你仍然是幽香陣陣呢。」楊綠花伸了一個賴腰，道：「天雄，燈火太明亮了，你用撲袖法把它打滅了吧。」（完）

短篇武俠故事

醉仙樓主·文
子　成·圖

大漠羣雌



除暴仗義

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是以有很多人討厭關外，當然也有很多人喜歡關外，討厭關外的人，大多是在關內犯了法，被官府發配到關外去，喜歡關外的人，大多數是在關內作案太多的大盜，弄得無法立足，祇有關外才可以生存，當然，也有很多是例外的，昭君和番就是另一個例子，那種平沙雁落，大道寒霜，胡地風光，背井離鄉的情景，也不勝淒涼。

關外的景色不是黃沙便是草原，沙漠以大戈壁沙漠爲最，縱橫數千里，甚少行人，其他的小沙漠不計其數，最小的也有一兩百里，除去沙漠就是草原，利於畜牧，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是關外的奇景。

草原上的黃昏，那是最美最美的景色，夕陽反射在草頭上，草光染成一遍金黃，假如再有一道小河、一個牧羊的女郎，那種景色該有多美。

你瞧，那不是麼？那是位於庫穆塔格沙漠東方的一片草原，到處長着青青的草，被那風兒一吹，猶如萬頃金波，好堂皇的場面，金波內有一道小河，彎曲的蜿蜒在那草原之中，小河邊上有一位年青的少女，看情形也不過十五六歲，圓圓的臉蛋，夕陽反射在草頭上，被那夕陽一照，像熟透了的蘋菓，兩隻大眼與水一樣的藍，身穿一套紅色的短衣褲，結着一條長長的辮子，手裏拿着一條長鞭，在趕着十數隻小羊，那神情好活潑，也好自在。

看這女孩的衣着，不像是關外人，關

巾幗不讓鬚眉

內人住在關外的當然也有，可是並不多，這女孩是誰呢？

她將右手輕輕抬起，長鞭兒迴空一旋，發出拍地一聲大响，小臉蛋上綻開着一朶鮮花，是她在笑了，那是天眞無邪的笑，笑得好明朗，好得意。

一陣得得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從敦煌的方向飛來了一騎馬，棗紅色的毛，白色的蹄子，馬身上騎着個黑衣大漢，豹子眼，鬧腮鬍，背上插着一把刀，長長的刀，人壯馬也壯，只是這個人，生得太霸道了些。

大漢躍馬到那女孩子的身邊，突然停了下來說：「小姑娘，大爺要問路。」

小姑娘面色一寒，消失了她原有的天眞，冷冷的說：「我大爺早就死了。」

大漢笑了，笑得很邪，他說：「小姑娘，妳倒是很會罵人的，就算妳大爺死了，你爹總在吧。」

「我爹在關內，沒有出來。」

「那就算是妳爹在問你的話吧。」

小姑娘又笑了，笑得好神秘，她說：「我爹是個好人，絕不是强盜。」

「妳說誰是强盜？」

「你！」

大漢陰陰一笑說：「强盜就强盜吧，既是做了强盜，總得有些强盜的手段。」

小姑娘又不笑了，她說：「你想怎麼樣？」

大漢道：「妳生氣的時候，像一朶寒

梅，笑起來的時候，像一朵牡丹，大爺遠遠逃來關外，可正嫌寂寞得很，就留你在身邊陪陪大爺吧。」

聲了人至，從馬身上凌空撲了下來。

小姑娘隨手一鞭，向大漢的脖子上捲去，手法奇快，看來這位小姑娘還是個會家子。

大漢本以為她是個普通女子，不及防備之下，竟給她狠狠的抽了一鞭，脖子也被打腫了，他氣得哇哇大叫：「好一個不識抬舉的丫頭，大爺看上妳，是妳福氣，妳還想反抗麼？」

雙手一錯，分左右兩面向小姑娘狠狠抓來。

小姑娘長鞭揮轉，矯若游龍，一連又打出三鞭。

大漢這一次有了準備，三鞭竟未打上，而那大漢的雙手，仍不脫的向她抓來。

小姑娘眼珠一轉，心想這傢伙武功不錯，不可與他硬拚，身軀一旋，已輕巧的飛上那大漢騎來的馬背上，羊兒也不要了，揚起一鞭，絕塵而去。

就在此時，來路上又飛馳過十數匹健馬，馬上全是帶刀大漢，一見先前那漢子，齊下了馬說：「大哥，你的馬呢？」

那大漢道：「說來慚愧，被一個小姑娘搶去了。」

其中一個漢子道：「那丫頭是向那一個方向走的？」

「向西南方。」

「西南方，這個方向是向洛瓦子，大哥先上我的馬，我們一齊追上去。」

於是烟塵飛起，十數匹健馬，齊向洛瓦子方向追了下去。

洛瓦子，乃是關外的一個小鎮，約有百十戶人家，當然是關外人多，關內的人占極少數，鎮頭上飛來一匹馬，一個小姑娘在縱騎疾馳，她跑到一家茅屋前下了馬，鸞鈴聲才止，房子裏走出個十八九歲的少女，與那女孩生得一樣的美，她說：「妹妹，妳回來啦，羊兒呢？」

小姑娘道：「姐姐，羊兒換了馬。」

少女端詳了那匹馬，馬頭上尚有一個圓圓的白點，她說：「紅雲伴月，這的確是一匹好馬，跟誰換的？」

「不是換的，是搶的。」

「妳怎可以搶人家的馬，在關外這地方，可比不得關內，不要惹事。」

「姐姐，不是我惹事，我遇上了強盜我打不過他，所以就搶他的馬跑回來。」

「如此說來，他一定會追來的。」

「不錯。」

「快將馬拉去後槽，將門前的馬糞掃一掃。」

小姑娘笑着答應了，當她剛將馬糞掃好之時，已聽到得得的馬蹄聲，有十數匹健馬，一起擁進了洛瓦子。

小姑娘趕緊掩上了門，聽見那十數匹健馬，從洛瓦好小鎮上急馳而過，好像是奔向金達里克去了。

小姑娘罵道：「這些笨賊，他們竟然不知道在這裏搜查一下。」

少女笑道：「這些強盜並不笨，眞正笨的是妳自己。」

小姑娘不解的說：「為甚麼？」

少女道：「他們如果在這裏搜，萬一妳已跑到前面去了，那豈不等於讓妳脫逃了。」

「但他們不搜查這裏，又怎知那匹馬落在我們的家中。」

「他們當然要搜，從我們這裏過去是金達里克，再過去就是阿不旦，從阿不旦再向前走，便是大戈壁沙漠了，他們估計妳絕不可能將這匹馬馳進了大戈壁沙漠，是以我想他們一定從阿不旦開始往回搜，這樣，無異是佈下一層羅網，妳想逃也逃不掉。」

「不會的，他是從關內來的，對關外的情形，不會那麼熟悉。」

少女微微一愕說：「妳說他是從關內來的？」

小姑娘道：「他本來就是關內人。」

「他長得甚麼樣子？」

「是一個黑衣大漢，豹子眼，鬧腮鬍，背上還插着一把刀。」

「是甚麼樣子的刀？」

「刀放在鞘中，無法看得清楚。」

少女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是他，他怎麼會到關外來呢？」

「姐姐說的是誰？」

「西門傑！」

「啊！冀北十六騎之首，劈山刀西門傑？」

「正是他。」

「可是我看到的祇有他一個人，他一個人跑到關外來幹甚麼？」

「絕不止他一個人，剛才不是已過去十數匹健馬麼？那十六騎必定都已出了關，同時此中有一個人對關外的勢形非常熟悉。」

冀北十六騎一向以打家刦舍為業，個個武功高強，當地官府都拿他沒有辦法，武林中的黑白兩道遇上都要畏懼三分，其原因不但他們武功高，馬術更精，十六騎聯手，很難有人擋得住！

小姑娘的面色有些變了，她說：「難怪那傢伙的武功那麼高了，那我們該怎麼辦？」

少女道：「他們最遲在傍晚時候，必定會轉回到洛瓦子來，我們决非其敵，看樣子我得去陽關一趟。」

「那地方好遠，傍晚時份妳趕不回來的呀。」

「有了這匹快馬，我想是趕得上回來，同時我將這匹馬騎走，就是那些人來了，祇要妳不露面，他們也無法發覺。」

小姑娘也感到事態嚴重，旋說：「姐姐，那妳就快去快回吧。」

那少女到後槽牽出了那匹馬，紅雲伴月良駒．她嬌軀輕躍，已上了馬背，揮起一鞭，便向陽關方向飛去。

馬身冒着風，黃衣兒隨着風在飄，更有那長髮，被風盪得好遠好遠的，那少女走了，小姑娘便砰的關上門，躲在家中不敢出頭！

陽關在洛瓦子的東南方，由陽關再向南走，便是柴達木盆地，向東南走是石包城，向正南走便到了張掖，向東北走不遠便是嘉峪關，正北是敦煌，那裏有很多的石窟。

陽關比洛瓦子要大得多，有好幾條街道，街北頭有一座小庵，純是古典式的建

築，當中是正殿，左右是禪房，除去正大門外，四週有一堵小小的圍牆，全是刷成了粉紅色，正殿上供的是觀音菩薩，左有善才，右有玉女，左側面尚有一尊護法韋陀。

馬蹄聲至庵門而止，那黃衣少女躍下馬背，匆匆進入大殿，一個年逾古稀老尼，迎了出來說：「鍾兒，妳這一年來，從未來看看師父，今兒雖然來了，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情？」

那黃衣少女不好意思的一笑說：「師父，人家忙嘛，今兒……」

「是不是發生了事情？」

「嗯！小妹將十數隻羊換了一匹馬回來。」

「十數隻羊換了一匹馬，那一定是好馬了。」

「紅雲伴月。」

「甚麼，紅雲伴月？那是冀北十六騎劈山刀西門傑的坐騎，這匹馬怎地會到了關外，又怎會被碧馨這丫頭換了回來？」

「不是換回來，是她搶回來的。」

「搶回來的？那更不可能了。不用說那冀北十六騎還在關內，就算到了關外，憑碧馨那丫頭的武功，也無法從西門傑的胯下將馬奪回來，何況她幼承師訓，也不可能去搶他的馬呀？」

「是這樣子的。」

接着那黃衣少女便將發生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

老尼慈眉微鎖道：「如此說來，那冀北十六騎眞的也到了關外了。」

「徒兒也是這樣想。」

「那必是他們在關內作案太多，弄得無法存身，才會跑到關外來。」

「當然，要不然，誰會願意冒着漫天風沙，向關外跑。」

「他們這一來，關外又將難再有寧靜了。」

「師父，妳看怎麼辦？」

「鍾兒，妳可還記得我們來關外的目的麼？」

「當然記得，師父說，這人世間不平的事太多了，處處需要有人維護正義，關內有王法管制，而且武林正道人物也很多，唯有這關外，是王法不容易管到的地方，需要有人維護，所以我們才來了。」

「對了，我們出關已三年了，在這三年中，剷除了沙漠八鼠，西北一怪，地方上確實平靜多了，但現在又來了冀北十六騎。」

黃衣少女精神振奮的說：「我們一樣也可以將他們剷除呀。」

「不錯，只是這些人都是練外門功夫出身，個個身強似鐵，馬健如龍，所以這個仗，我們不能硬打。」

「師父的意思如何？」

老尼沉思半晌才道：「在地形方面，我們比他們熟悉，在輕功與劍術方面，我們比他們高強，現在我們可以運用優點，來個先聲奪人，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妙計。」

「妳現在先去通知妳的姐妹們，照我計劃行事，今夜初更時份，我會到妳那兒去。」

黃衣少女應了一聲，立時辭出，翻身上馬，一聲嬌叱，絕塵而去。

夕陽殘照裏，杏黃衣被照成了金黃色，她在自己的門口下了馬，那小女孩迎出來說：「姐姐，見到了師父麼？」

黃衣少女道：「見到了。」

「算時間，那些人也該回來了，我們該怎麼辦？」

「妳騎了馬匹溜到阿雅格庫木庫里湖去，這裏由我來應付。」

「妳一個人？」

「一個人已經很够了，主要不要讓他見到了這匹馬。」

小女孩皺一皺眉頭，終於答應去了，那女孩叫張碧馨，說小不小，也有十五六歲了，穿一身紅色短衣，人紅馬也紅，一鞭殘照裏，向阿雅格庫木庫里湖在飛馳而去。

張碧馨去了之後，黃衣少女將大門打開，親自下厨燒了幾樣可口的小菜，一大壺酒，一個人舉杯獨飲，本來女孩子吃酒的很少，但是武林兒女就不在此例了。

太陽已經下了山，反射上來一片昏黃色彩，將這世界整個變成了黃色的，一陣急促的蹄聲，由鎭西頭傳來，那是由金達里克來的。

黃衣少女心想：這冀北十六騎果然是搜回來了，師父說得沒錯，以己之長，取敵之短，我輕功比他們強，地形比他們熟，劍術比他們高，先給他們來個下馬威。

她將長劍取下，輕輕放在膝蓋上，她是面對大門飲酒，面前有桌子擋住，是以從大門外向內看，决計看不到她的劍。

那急促的蹄聲，此時已靜止下來，十六個人全下了馬，而且就在黃衣少女的門口下的馬，那劈山刀西門傑第一個闖進了大門，猛嗅到一陣酒香，再看看黃衣少女那種閑靜獨飲的樣子，眞是人美酒也美。

西門傑的嘴吧流了涎，眼睛也着了迷，心想：他媽的，想不到關外這荒僻的地方，還有不少的俏娘們，他勉强將嘴吧撕開來，笑一笑，說：「姑娘，請問妳一件事。」

黃衣少女輕輕瞄了他一眼，冷冷的說：「甚麼事？」

西門傑道：「這小鎭上，姑娘可知有一個十五六歲穿紅短衣的女孩？」

「女孩子都喜歡穿紅着綠的，就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個。」

「她騎了一匹馬，紅雲伴月，那是一匹好馬。」

「關外的女孩子沒有一個不喜歡騎馬的，我仍不知道你問的是那一個。」

西門傑的強盜性子發作了，雙眼一瞪，喝道：「妳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

黃衣少女冷冷的說：「眞的又怎樣？假的又怎樣？」

西門傑道：「眞的不知道，大爺就原諒妳，只是帶妳回去做一位押寨夫人，假的不知道，大爺就叫妳喘不了三口氣。」

黃衣少女突然吃吃嬌笑起來，乾了一杯酒說：「人不可以貌相，敢情你還是一位寨主爺，不知在那一處安窰立寨？」

「初到關外，尚未選到好風水。」

「我倒可以告訴你一個好地方。」

「什麼地方？」

「大戈壁沙漠，那地方終年風沙飛揚，但地底下却另有佳城。」

「是什麼樣的佳城？」

「那裏不但有上好的酒，更有貌似天仙的女人，若果將你們埋在那片黃沙底下，包管你醇酒美人，一輩子享用不盡。」

西門傑勃然大怒說：「臭娘們，原來妳是在消遣我。」

黃衣少女一笑道：「娘們並不臭，倒是你們這批殺人的强盜太臭了。」

西門傑道：「看妳那股鎮靜的樣子，可能妳也會一點點武功？」

「不錯，是會那麼一點點。」

妳叫什麼名字？妳師父是誰？」

「家師是個出家人，法號上空下明，我叫鍾無聲。」

「鍾無聲則不鳴，看來妳的能耐也不大。」

「你是不是想試試？」

試字才出了口，颼地一聲長劍已出了鞘，嬌軀也跟着騰空而起，黃影中夾着一縷青芒，飛過了西門傑的頭頂，竄出大門之外，繼而臨空一個珍珠倒捲簾之勢，翻上瓦面，再等西門傑返身追出時，已沒了那鍾無聲的影子。好快的身法。

此際，有一人叫道：「大哥，你的鬍子。」

西門傑用手一摸，那原有鬍腮鬍，此時已被劍氣刮得清光，氣得他暴跳如雷。

鍾無聲這一招，不但運用了輕功與劍術，更運用了熟悉的地形，從容逸去。

西門傑大怒，暴喝一聲：「我們分批的搜。」

於是十六個人分成了八組，每組兩人，搜遍了洛瓦子，再也未見到鍾無聲的影子，更未找到他那匹紅雲伴月的好馬。

原來此時鍾無聲已去通知她十數個妹妹了，直到初更時分才回來，那張碧馨亦已回來。

鍾無聲道：「妹妹，那匹馬呢？」

張碧馨道：「我怕帶回來會讓那批賊人發覺，將牠留在阿雅格庫木庫里湖畔，牠好自在。」

鍾無聲道：「好，師父快來了，準備一些茶水。」

門外有人答道：「不用了，我是吃飽喝足才來的。」

進來一人，灰衣塵拂，正是她們的恩師空明師太。

兩人同時叫了一聲：「師父！」

空明師太微笑道：「怎麼樣？」

鍾無聲道：「馬兒放在阿雅格庫木庫里湖散韁，那夥人已被弟子打發走了。」

「是如何打發的？」

「免費刮去了他一臉鬍腮鬍。」

「妳這丫頭也够玩皮，那劈山刀西門傑一向是唯我獨尊慣了，怎能受得了這種氣？可能會暴跳如雷呢。」

鍾無聲道：「可不是，他們十六人分成八批，還在鎮上搜呢。」

空明師太慈眉微皺道：「這樣一來，豈不是騷擾了當地居民？」

「當地居民皆善於角力，他們未必騷擾得了。」

「那妳太小看冀北十六騎了，他們十六人全是同父異母所生，同心協力，再加上武功也高，是以所向無敵，當地居民怎是他們的對手。」

鍾無聲聽得一愕說：「師父，那該怎麼辦？」

空明師太道：「我佛慈悲，讓爲師出去看看，妳們可不要亂跑，一會兒就回來了。」

她的步伐顯得輕鬆而緩慢，但身形却異常快速，由此可見她一身修爲，已達化境。

此時冀北十六騎中的三四兩騎，正搜到洛瓦子北頭一家居民家中，那家居民也是關內人，僅是個單身女子，穿一身淺綠連身衣裙，身形不高，却生得異常豐滿。

第三騎西門豹問道：「大妹子，妳有沒有看到一個黃衣少女，帶劍的？」

那少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沒有！」

第四騎西門虎的眼睛又直了，這傢伙是個色鬼，就是見不得年輕貌美的姑娘，他口角流涎的說：「大妹子，妳可是一個人住麼？」

那少女冷哼了一聲說：「一個人住又怎樣？」

「嘻嘻，那豈不太寂寞，晚上我來陪妳。」

突然拍地一聲，西門虎的臉上結結實實的挨了一記耳光，好响也好痛，他竟未看清楚那姑娘用的是什麼手法。不由大怒叫道：「好呀！看不出妳還是個會家子，報出妳的師承門戶來。」

少女道：「告訴你也不妨，空明師太門下弟子，謝雪痕。」

「他媽的又是空明師太門下，這老賊禿究竟教出了多少徒弟。」

一語才出，又是一聲大响，這一下比前一下挨得更重，少女怒道：「你敢辱罵恩師。」

西門虎怒道：「何止罵她，我還敢劈了妳。」向西門豹一施眼色，兩人同時拉出了背上的刀——鋸齒刀。

原來西門十六兄弟全是用的鋸齒刀，爲關中名匠所鑄，刀重八斤，長三尺九寸，利於馬上施用。

謝雪痕一見回身向裏便走，虎豹兩人拔足便追，剛進到內房之時，謝雪痕已從房中穿了出來，一片淡綠色的影子，夾着一道青光，好快！

虎豹兩人但覺耳際一疵，那姑娘已走得沒了踪跡，二人此時才發覺自己的左耳竟然在這一瞬之間，被人家割了下來，氣得哇哇怪叫，雙雙又追出門來，那還有謝雪痕的影子。

此際冀北十六騎中的第九騎西門豺，第十騎西門狠迎面飛馳而來，與虎豹二人一會合，才知他們負了傷。

西門豺道：「想不到，關外的小姑娘們個個都是如此厲害。」

西門狠道：「老子們縱橫關內十數年，也未受過這種窩囊氣，我就不相信她們能躲到老鼠窩裏去，我們再搜！」

四騎健馬又向鎮南頭飛去，剛巧遇上了空明師太，她朗唸了聲阿彌陀佛說：「四位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西門虎早就火了，他冷笑道：「大師可是要上西天，老子就先送妳去吧。」飛

騎迎上，右手鋸齒刀向下急砍，驟然人影幌動，空明師太不見了，而西門虎的臉上，又多了七八條血痕，那是被空明師太的拂塵絲割成的。

西門虎更怒了，縱騎向南狂奔，西門豹西門豺西門狠三人也縱騎追上。

此時洛瓦子的東面有四騎馬向西奔馳，那是第五六七八四騎，獅、象、獐、鹿四兄弟，他們正行之間，突然有一個少女攔阻去路。

這少女約二十上下，身着水藍色短衣，風華絕代，長劍青光打閃，橫在腰際。

西門獅等勒住馬韁怒道：「姑娘因何擋路？」

那少女一笑道：「閣下是冀北十六騎的那幾騎？小女子是慕名相訪。」

一聽到慕名相訪，獅、象、獐、鹿四騎全笑了，當强盜的百份之百是酒色之徒，何況這女孩又生得那麼嬌，那麼艷！

西門獅笑道：「我們是五六七八獅象獐鹿四騎，姑娘既是慕名而來，是慕我們的武功呢？還是慕我們的人品？」

藍衣少女微微一哂道：「諸位的人品自問比我如何？」

西門象咧嘴一笑說：「姑娘天姿國色，若仙子臨凡，我兄弟是萬萬比不上。」

藍衣少女道：「那不就結了麼？」

西門獐道：「如此說來姑娘是慕我們武功而來的了。」

「不錯！」

西門鹿道：「姑娘是想拜師學藝呢？還是——」

藍衣少女道：「當然是想向各位討教幾招，如果各位眞的武功高强，小女子願意拜師，假如各位非我之敵，各位可就得叫我一聲姑奶奶。」

這是挑明了，西門獅冷冷的說：「妳總得有個名字吧？」

「空明師太門下弟子，崔谷蘭。」

蘭字才出口，人隨劍身走，青光藍影，迴空急旋，四人但見一道冷芒，在面部掠過，鮮血隨着那度冷芒流了下來，原來在這一瞬之間，四人的鼻準，全被削去一小片，再尋那崔谷蘭時，早已無影無踪。

西門獅道：「這洛瓦子有些邪門，我們先找到大哥再說。」四騎馬一轉頭，向北急走，迎面遇上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狗貓猪雉四騎，四個人的右腕全被鮮血掩蓋，原來右邊耳朵沒有了。

西門獅道：「兄弟們是不是也遇上了那丫頭？」

西門狗道：「不錯，我們是遇上了一個丫頭，穿一身水紅色短衣，自稱是空明師太門下弟子，馬瑞雲。」

西門象道：「又是空明師太，這空明師太究竟教出多少徒弟來。」

西門貓道：「那丫頭好快的輕功，好犀銳的劍術，我們簡直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

西門鹿道：「我看這些丫頭可能是與搶大哥坐騎的丫頭是一夥的。」

西門雉道：「不錯，我看我們先找到大哥再說。」

八騎馬一齊馳向北飛，就在接近鎮北頭時，又遇到一位姑娘，身穿金黃色連身衣裙，身材極爲苗條，有一股俏皮勁。

西門獅一勒馬韁，向後一擺手，說：「小心，這丫頭來意不善。」

他是被這些小姑娘們唬破了胆，是以特別小心，身後七騎一齊停了下來，此時那少女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長劍，青光閃閃，耀眼生花。

西門獅喝道：「妳大概也是空明師太的門下吧？」

「不錯。」

「妳叫什麼名字？」

「董無霜！」

西門獅一揮手說：「上！」

八騎馬瞬息間齊向董無霜圍去。

冀北十六騎所以成名的原因，不但是他們武功强，騎術精，他們的騎術，名叫縱橫合擊術，有兩騎以上便可施用，如果十六騎聯合在一起，那將是天下無敵，如今有八騎聯手，以董無霜一人之力，絕難應付。

葛無霜那敢等他們圍上來，一聲嬌叱，金影青光，劃空迴旋，八人只覺頭頂一涼，不但帽子沒有了，連頭髮也被剃得四空飛揚，成了八個光頭。

董無霜嬌笑道：「適才已經有人替你們挖耳剔鼻，現在我無可效勞，就替你們修個頭吧。」

笑聲漸遠，瞬息之間已沒了踪跡。

八騎不敢再停，又向北馳去，遇上了第十五十六兩騎，西門彪，西門魁二人，這兩人不但頭髮被削光了，連右耳也被削去了。

西門獅道：「你們也遇到意外了？」

西門彪道：「我們遇上了一個女子，自稱是空明師太的門下，叫湯永萍，穿一身深綠色短衣，劍術輕功，可全是一流之選。」

西門獅道：「這空明師太不知是何許人物，怎地從來沒聽說過呢？」

西門雉道：「看來洛瓦子這個地方不太簡單，我們先找到大哥再商量對策。」

十騎馬又一齊北行，與第四、五、九、十四騎會合，各述經過，除去九十兩騎西門豺西門狠沒有受傷之外，其餘都受了傷。

他們到達鎮北頭與冀北十六騎中首騎西門傑，二騎西門英會合，便找一個比較隱秘的地方，來商量對策，那是一片樹林，十六人將馬拴在林中，席地而坐。

西門傑怒道：「眞是想不到，馬匹沒有找到，却傷了十三個兄弟。」

西門獅道：「那空明師太究竟是何許人，大哥你可知道？」

西門傑道：「我們闖蕩江湖二十年就未聽說過這一號人物，也許她是個出家人的關係，是以就無人得知了。」

西門英道：「從她那些徒弟的身手看來，這個人的武功高不可測，我們初到關外，就碰到這樣大的釘子，如果就此罷休，豈不是沒了我們兄弟的威風，就是今後在江湖上，武林中，也難以抬頭了。」

西門傑道：「當然不能就此罷手，不過對方的武功實在太奇，我們必需想一個完滿之策。」

西門彪道：「我們冀北十六騎的長處是靠硬打硬殺，縱橫合擊之術，如今唯一的方法，就是約他們在一塊平原之地，大殺一場，這樣我們才有制勝的希望。」

西門魁道：「不錯！這是以己之長，取敵之短。」

西門傑點頭道：「目前也唯有這個方法了。」

正說之間，忽然有人一聲嬌笑，十六人齊轉首看去，見一顆大樹之巔，枝椏之上有個二十上下的栗色短衣的少女，橫劍而坐。

西門傑喝道：「臭丫頭，妳大概又是那空明師太的門下吧，妳叫什麼名字？」

栗衣少女笑道：「你是在問你家姑奶奶麼？你家姑奶奶叫譚秀容，正是空明師太的門下。」

西門傑急叫一聲：「上馬！」

譚秀容道：「現在上馬已經來不及啦！」劍光和身影盤空而下，在西門豺西門狼的頭頂一個迴旋，又飛向西門英。

她僅這一旋轉之間，已削去了西門豺西門狠的鼻子，就在奔向西門英的同時，西門鹿出聲大叫：「二哥小心！」

西門英急抽出鋸齒刀準備迎敵，可惜為時已晚，左耳已被譚秀容的長劍削去。

西門英不顧鼻子疼痛，隨揮手一刀橫斬

譚秀容已發出一陣咯咯嬌笑之聲，聲如銀鈴，飛上了大樹之巔，連着幾個縱躍，已不知去向。

羣賊大怒，西門傑叫道：「兄弟們，這洛瓦子不可久留，我們先回到那金達里克再說。」

於是十六人一齊上馬，向金達里克飛馳而去。西門傑的馬本已被張碧馨搶去，他又搶了別人的一匹馬。

從洛瓦子到金達里克，也不過數十里路程，他們是人強馬快，不到半個時辰，已走了一半路。

正行之間，突然見官道中央站着一個單身女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身紫色衣裙，長劍橫腰，十六人一起勒住了馬，那女子巳嬌笑道：「本姑娘是空明師太的門下弟子，汪君珏，在此為諸位送行來啦。」

西門傑大喝一聲，叫道：「用縱橫合擊術。」

十六騎立時分成兩路，形成了包抄之勢，頓時將那紫衣少女汪君珏圍了起來。

汪君珏一聲嬌笑道：「久聞冀北十六騎的縱橫合擊之術，威震武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西門英冷哼一聲，叱道：「妳知道就好了。」

汪君珏笑道：「只是以這樣大的陣仗來對付我一個女孩子，豈不小題大做，辱沒了冀北十六騎的名頭。」

西門豹陰險的笑笑說：「大爺們要將妳生擒活捉，也就顧不了那麼許多了。」

汪君珏又是一陣嬌笑說：「本姑娘如果能夠讓你們如願以償，也就不敢站在這裏跟你們說話了。」嬌軀一長，劍氣隨着身形，盤空縱起，青光紫氣之中，夾着銀鈴般的笑聲，在西門傑頂際一個迴旋，立時竄向路邊的一株大樹，紫影幌動之下，連着幾個縱躍，已沒了踪跡。

汪君珏心地坦誠而開朗，是以笑聲也極為爽朗，自始至終，她一直在笑聲中完成了一項任務，先聲奪人。

此際西門傑左耳巳不翼而飛，鮮血隨着左面頰向下流，也染紅了半邊臉。

冀北十六騎個個負了傷，不是鼻準被割，就是耳朵被削，諸般形象，可以說是慘不忍覩。

形勢所迫，西門傑不敢再停了，當即一揮手，十六騎連袂的向金達里克急馳而去。

× × ×

金達里克是在洛瓦子西面，地面與洛瓦子差不多，再向西便是阿不旦，過了阿不旦便到了大戈壁沙漠，那是關外最大的一處沙漠，縱橫數千里，終年風起雲湧，黃沙漫天。

有人說沙漠中也有綠洲，這大戈壁沙漠中到底有沒有綠洲，沒有人知道，因為很少有人敢到那大戈壁沙漠的中心去，誰願意沒有事拿生命來開玩笑。

有人說沙漠中也有被埋的地下古城，其中當然也有很多的金銀珠寶，但這祇是一種傳說，誰也沒有眞實的親眼看見過。

有人說沙漠中也有人家，此事有誰相信，因為沙漠中不但風沙太大，而且水源更少，眞的住在那種地方，就是不被風沙掩埋，也會活活的被渴死。

沙漠的上空，常常會出現奇觀，遠遠看去，有樓台殿閣，花鳥雲烟，那情形就如海面上出現的海市蜃樓一樣，有人說這是一種幻境，是光與熱的感化作用，也有人說這是沙漠之神，這人間眞的會有神嗎？當然更沒有人見過。

時間是一年一年的下去，而沙漠也是一年一年的保持它的神秘的色彩，冀北十六騎，此際也馳近了大戈壁沙漠的邊緣，他們本來是準備在金達里克歇馬，因半途上被汪君珏一鬧，不敢再停，一口氣奔過了阿不旦，在大戈壁沙漠的邊緣上歇了足，這兒已沒有人家，草木也少了，到處呈現着一片旱象，好像這地方由始以來就沒有下過雨。

十六人圍了一圈，席地而坐。

西門豹問道：「大哥，我們該怎麼辦呢？」

西門傑道：「我們在關內無法立足，本以為到關外來可以打出一片天下，那知偏偏遇上了這些臭丫頭，輕功劍術一個比一個強。」

西門虎道：「難道就算了不成？」

西門獅道：「當然不行，我們總不能再回到關內去，左右是死路，不如跟他們拚了。」

西門傑道：「當然，這是我們最後一條路了，是以我們必須要有萬全之策。」

西門狠道：「我們得先找個地方住下來，吃飽渴足，養足精神再說。」

西門雉道：「這地方倒也很安全，我們想辦法購幾個帳篷，買些酒食回來。」

西門傑道：「好！十四弟，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了。」

西門雉應聲上馬，飛騎而去。傍晚時分，巳購買了四頂帳篷，及一大袋乾糧，尚有兩罈酒。

西門傑道：「十四弟，你這些東西是買來的還是搶來的？」

西門雉道：「當然是買來的。」

「那就對了，這兒是關外，比不得關

內，凡事小心為妙，老二，領着他們將帳篷架起來，我們也該塡一塡五臟廟了。」

西門英應了一聲，立時指揮衆兄弟將帳篷架起來，十六個人，四架帳篷，剛好四人睡一頂，馬兒拴在附近的樹上，這一夜月色甚好，他們打開酒罈，擺下酒肉，便大渴起來。

酒！本來是個很好的東西，其主要原因，皆是五穀之精華，寂寞的人有了酒，就會興緻勃勃，愁苦的人有了酒，就會忘去一切，當然也有人說酒入愁腸愁更愁。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人生愁恨何能免，是以酒，也就成為很多人的良伴。

佛家以為酒可以亂性，故戒飲。道家認為酒可以養性，故常飲。至於李太白的「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但得酒中趣，方為醒者傳。」以及「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那種豪情逸緻，則又非一般人的心境所能做到。

佛家的兩句說話得很對：「人間苦樂本無定相，心以為苦則苦，心以為樂則樂。」既是苦樂皆繫於心，那又與酒何干？可是江湖人則不同。不管是喜怒哀樂皆離不開酒，唯有酒，才足以增加他們的豪情壯志。

冀北十六騎，此時正需要酒，不但平時他們要吃酒，發怒的時候更要吃酒，今天他們是怒極了，不但十六人個個負傷，而且都破了相，不是少了鼻子與頭髮，就是少了鬍子與耳朵，這冀北十六騎要改為冀北十六醜了。

好美乃人之天性，沒有一個人不好美的，有人以為他的鬍子美，有人以為他的鼻子美，當美的根本不存在時候，他就會遷怒於人，何況冀北十六騎更面臨到生死存亡的關頭。

每一個人都要生存，都要享受，當他面臨到最低享受也無法保持的時候，他就會怒火中燒，恨不得殺盡天下所有的人。

每個人都有一種劣性根，當他劣性發作的時候，刀山劍海也擋不住，這就是走極端。

冀北十六騎，已經到了要走極端的時候了。

西門鹿喝了一大口酒說：「大哥！你可得想個辦法呀！」

西門傑怒哼一聲道：「咱們冀北十六騎，縱橫江湖數十年，也曾會過不少的武林高手，江湖豪客，從未受過像今天這樣的挫折，這口氣，我們當然忍不下，但如今我們遠處關外，人地生疏，除去硬拚一途而外，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

西門狠吃了一塊牛肉叫道：「對！我們跟她們拚了。」

西門豹道：「硬拚也得有硬拚的辦法，要知道，這是我們孤注一擲了。」

西門虎道：「不錯！我們得想一個必勝之策。」

西門獅道：「我們冀北十六騎唯一的長處就是用縱橫合擊之術，但這非得在馬上不行。」

西門象道：「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曠野的地方，約他一戰。」

西門獐道：「我看最好是大戈壁沙漠的邊緣，也就是我們這裏再向西去十里路，那兒不但地方大，而且還有退路。」

西門鹿道：「那兒有什麼退路？」

西門獐道：「萬一打不過，我們有馬可以衝進沙漠，另覓生計。」

西門豺道：「黃沙茫茫，千里無垠，那兒能有什麼生路？」

西門狠道：「也許沙漠中另有綠洲，或者古城，祇要覓得兩者之一，我們就可以生存下去。」

西門貓道：「這祇是一種幻想，太過冒險了。」

西門猪道：「我倒有一個辦法，萬一打不過，我們可以沿着大戈壁沙漠的南邊，向崑崙山方向走，這樣我們仍可以占山為王。」

西門彪點頭道：「這倒是個可行的法子。」

西門魁道：「大哥以為怎麼樣？」

西門傑飲了一杯酒道：「這的確是個可行的法子。當然，不到萬不得已時，我們不會走上這條路的。」

西門英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各位兄弟乾一杯。」

十六人各自舉杯，一飲而盡。

此時巳近三更時分，上弦月已經上得很高，忽聽得有人一聲嬌笑道：「各位好興緻，月下飲酒，把酒暢敍，眞是人生一大樂事。」

十六人齊循聲看去，見淡月下併排站着三個少女，一穿白色衣裙，一穿淡青色短裝，一穿橘色衣裙，齊是背插長劍。他們同是一驚，正欲起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女道：「各位不必驚慌，我等乃空明師太的門下弟子，齊鏡影，劉玉如，王蘭若三人，奉了家師之命，給各位傳話的。」

西門傑道：「姑娘有話請說。」

白衣少女齊鏡影道：「我師父說，咱們本來是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各位如果願離開這裏，我們亦不為已甚。」

西門傑道：「以前我們是沒有仇，現在可不同了。」

橘色衣裙的少女王蘭若道：「有什麼不同了？」

西門傑道：「我們十六個兄弟，如今不是少了鼻子，就是少了耳朵，這個仇不能不報。」

淡青色短衣少女劉玉如道：「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動了歪腦筋，想調戲我們的小師妹。」

西門傑道：「食色性也，那樣美的小姑娘，誰看到不動心？」

齊鏡影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因，是你們惹下來的，果，當然也應由你們自己結了。」

西門傑道：「冀北十六騎闖蕩江湖，數十年來，未逢敵手，這口氣我們是忍不下的。」

西門英叫道：「不錯！這口氣我們忍不下，先將妳們三個頭劈了，然後再找妳們師父算帳去。」

王蘭若嫣然一笑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們祇是傳話的。」

西門豹怒道：「老子管你是什麼傳話的，先劈了妳們再說。」

劉玉如冷笑一聲道：「你們如此的不講道理，難道我們就怕了。」

西門虎突然一個飛躍，右手巳拉出了

鋸齒刀，向王蘭若撲去。

西門傑大喝一聲：「住手！」

他乃是十六騎中的首騎，說話頗具威信。

西門虎又乖乖的退了回來，說：「大哥……」

西門傑道：「兄弟！這兒是關外，一切得聽大哥的。」

西門虎道：「是！」

西門傑道：「姑娘！目前咱們有一條路可以走了。」

王蘭若道：「那一條路。」

西門傑道：「放手一搏。」

齊鏡影道：「好！我會將閣下的意思轉告家師。」

西門傑道：「不過，地方得由我們指定。」

「你們說吧。」

「就在大戈壁沙漠的邊緣上，也就是我們現在歇足的地方，再向西走十里路，那地方比較曠闊，也沒有行人，殺起來也過癮。三日之後的午時，我們在那兒等妳們。」

「好！就這麼說定了，我也不再打擾你們的酒興。」

齊鏡影輕輕的一揮手，王蘭若、劉玉如，三人如同飛馬行空，輕輕逸去。

西門傑嘆道：「我們要打贏了這場勝仗，就先得破去他們的輕功劍術。」

西門英一嘆道：「不錯，只是可惜得很。」

西門豹道：「什麼事情可惜？」

西門英道：「可惜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破去她們的輕功劍術。」

西門傑道：「我們先不談這事，大家吃飽渴足，養足精神再說。」

西門英道：「大哥說得是，反正那是三天後的事情了。」

洛瓦子，鍾無聲的住處，數間小屋已擠滿了人，那是空明師太及她門下十二個弟子，號稱沙漠十二妹，她們此時也正聚集一堂，在商討三日後與冀北十六騎的一場血戰，因為這是她們出關以來最大的戰爭場面，已往她們全是憑着輕功劍術取勝，而又是在敵人不及防備之下，如今眞的要憑眞本事硬功夫，痛痛快快的打一場，勝負尚在未知之數。

空明師太一直在苦思制勝之策。

鍾無聲道：「三天之約，我們去是不去？」

空明師太道：「為了這一帶居民的安全，我們是非去不可的。」

張碧馨道：「我們隨便去一個人便可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何況這麼多人一起去，有什麼可怕的？」

空明師太看了她一眼道：「冀北十六騎縱橫關內數十年，所向無敵，尤以他們的縱橫合擊術，更是銳不可當，我們前次能够順利的立下聲威，那完全是憑小巧功夫，眞的要硬拚硬殺，那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張碧馨道：「我眞不明白，既是能削掉了他們的耳朶鼻子頭髮鬍子，為什麼不將劍向他們的脖子上抹。」

空明師太道：「他們初到關外，來意未明，若驟大殺戮，豈不太傷天和，何況他們雖為盜匪，也該讓他們有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張碧馨道：「但却使自己增加了很多痲煩。」

空明師太道：「明知如此，也得照做，這就是正邪之分了。」

崔谷蘭道：「三日之期很快就到，我們眞是決定去了，師父速定對陣之策。」

空明師太道：「我們的對策仍然是以己之長，取敵之短，運用我們的輕功劍術，與敵人一拚。」

汪君珏道：「如何運用法？」

空明師太道：「這要看當時的情形而定，不過……」

董無霜道：「師父！不過什麼？」

空明師太道：「敵人之所謂縱橫合擊之術，顧名思義是將十六匹健馬分成十六個方向將敵人包圍在當中，然後互為呼應，施以夾擊，往返衝刺，此法必需在空曠的地形之下，方可施行。」

譚秀容道：「我知道啦，所以他們才自行選擇戰場於大戈壁沙漠的邊緣。」

謝雪痕道：「不錯，那裏不但空曠，而且平坦，正是對他們最有利的地形。」

馬瑞雲道：「這樣構想起來，他們那縱橫合擊之術，一定是非常厲害。」

空明師太道：「但妳們必需注意一件事。」

湯永萍道：「什麼事？」

空明師太道：「不管那縱橫合擊之術是如何的週密厲害，也必有空隙可尋，是以臨陣之際，必需沉着應付，方寸千萬不可亂。」

王蘭若道：「方寸一亂，將無可適從，必敗無疑，這一點我們也知道。」

空明師太道：「尚有一點，更需要注意。」

劉玉如道：「那一點？」

空明師太道：「馬匹利於陸戰，不利於縱橫，我們要盡量運用輕功，利用他們的人與馬做為落腳之地，縱落縱起，祇要身形不在地面上走，他們的縱橫合擊術再兇，也奈何不了我們。」

鍾無聲雙手一拍道：「對！妙計！師父畢竟是師父。」

董無霜道：「師父不但是佛門中的大德，還是江湖中的老手。」

空明師太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笑道：「怎麼？妳們竟然給師父也戴起高帽子來了。」

立時引起一陣哈哈的嬌笑之聲，此起彼落，聲聞十里。

×　×　×

女孩子的笑聲，聲如玉盤走珠，總是那樣圓滑動聽，令人神馳，但她們這一次的笑，已經不是在鍾無聲的居所，而是在大戈壁沙漠的邊緣，這一次笑距離上一次的笑，已經是三天了，這第三天的風兒並不大，黃沙飛起的也不多，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太陽高高的掛在南天，有些炙人的感覺。

空明師太領着十二個女弟子等候在大戈壁沙漠的邊上，可是並未見到冀北十騎的影子，是以他們笑了，而且笑得很開心，她們以為他們是不敢來了，但空明師太並未笑，她猜想這十六騎必定會來，她已

摸清楚江湖中人的個性，性命可以不要，但面子却不能不要，冀北十六騎橫行江湖數十年，幾曾丟過這個臉。

她猜想得沒錯，那十六騎果然是來了，而且來得很突然，他們不是從一個方向來，而是從四面八方來，剛剛將她們十三人包圍在中央，每個人皆騎着健馬，拿着鋸齒刀，刀光映着太陽，銀芒閃爍。

空明師太輕喝一聲：「出劍！」

十二個女娃娃劍却出了鞘，十二道靑色的光芒，交錯的輝映着。

西門傑一聲怒笑道：「諸位小心，我們要發動攻勢了。」

他右手長刀高舉，倏地又劈落下來，這一起一落之間，十六騎已同時發動，向中央衝刺。

空明師太叫道：「大家小心！」身形倏忽的平空升起了七八丈高，落向十六騎的包圍圈外。

鍾無聲嬌軀一扭，避過了迎面衝來的敵騎，手中長劍向上揮斬，她僅一揮手間，左側方一騎又迎面衝來，長刀直劈她的左肩。急得她嬌軀一矮，貼地右旋，剛好與汪君珏打了個照面，未及答話，背後又有兩騎衝來。

此際聽得董無霜急叫一聲道：「小心呀！」

汪君珏道：「向上跳！」一拉鍾無聲的左手，兩人同時跳起，上升三丈左右，倏然分開，如平沙落雁，鍾無聲一劍向西門貓刺去，汪君珏却一劍反刺向西門虎的咽喉。

西門虎揮刀反格，汪君珏借那一刀反彈之力，嬌軀已再次升起二丈高下，反向西門英的頭頂落去。

鍾無聲一劍刺向西門貓未着，身形臨空强行一轉，如遊龍雲舞，掌中劍又刺西門彪的咽喉。

此際董無霜也身在半空，與西門狠連鬥三招，嬌軀一轉，長劍又指西門豹，西門豹正與譚秀容力鬥了兩招，分身乏術，正吃緊間，西門豺一騎又向董無霜衝來，迫得董無霜升空而起，落向西門豬的頭頂。腳尖在他的頂際一點，又飛起三丈多高，長劍指向西門狗的後背。

西門狗此時正面臨崔谷蘭的長劍刺喉之危，後背又遇强敵，他急切間一轉馬首，反向張碧馨衝去，謝雪痕即在斜刺裏飛出一劍，劈向西門狗的右臂，左側處的西門英却一刀砍向謝雪痕的右腰。

湯永萍一見謝雪痕遇險，嬌軀凌空一旋，長劍反撩西門英的右膀。

西門英縱騎急退，背後又遇上了馬瑞雲。

馬瑞雲長劍急舒，刺向他的後脊骨，却被西門魁縱騎飛來解了圍，但西門魁的右肩却挨了王蘭若的一劍。

王蘭若一劍得手，正欲再進，西門彪一抖韁，急騎飛衝，向她迎面撞來，王蘭若被迫騰空而起，臨空一招燕子穿簾之勢，長劍已轉向西門獅。

西門獅的右肩已被齊鏡影一劍刺了二寸深的傷口，此時又遇强敵，抖韁斜竄，却被譚秀容一劍削落他的一片頭皮，鮮血隨着向下流。

西門象一見西門獅遇險，一抖韁，長刀揮舞，迎面趕來，斜刺裏鑽出了劉玉如，出其不意的一劍刺中了他的左脅，深入二寸多深。

劉玉如一劍得手，嬌軀已劃空而起，劍光轉向西門傑，西門傑為十六騎中的首騎，武功自非泛泛，一聲大喝，手中鋸齒刀格飛了劉玉如的長劍，順水推舟，劈向她的左胸。

劉玉如長劍失手，花容失色，急切間嬌軀向右急旋，此時她的長劍已飛出兩丈開外，正遇上鍾無聲凌空接住，一聲嬌叱：「劉師妹接劍。」

鍾無聲一抖手間，將長劍一拋，飛向劉如玉，同時身形急落，手中劍向西門獐的右肩斬去。

西門鹿一見，趕緊策馬接應，斜刺裏又飛下了謝雪痕，在他左腰刺中了一劍。

西門雉一馬衝向謝雪痕，謝雪痕的嬌軀已再次飛起，長劍劈向西門狠的右腿。

西門狠抖韁揮刀，硬向謝雪痕的長劍上格去，那知汪君珏剛好在他的頭頂，順手一劍，劈下他半個腦袋，當場倒地死去。

西門傑一見兄弟已死了一個，還有四個受了傷，心知再打下去，必要全軍覆滅，他坐在馬上一聲呼嘯，縱騎向大戈壁沙漠中飛去。其餘十四騎見首騎已走，隨後跟上，一齊衝入了大戈沙壁漠之中。

空明師太一直在作壁上觀，見她十二個弟子，將輕功劍術已發揮到了極處，那冀北十六騎的縱橫合擊術雖然厲害，却奈何不了她們半根汗毛，不由大是高興，朗唸了聲：「阿彌陀佛」。

鍾無聲道：「師父！我們還要不要去追？」

空明師太道：「他們的馬鞍上都備得有乾糧水袋，我們如果這樣赤手空拳的追去，就是不餓死在沙漠，也渴死在沙漠之中了。」

汪君珏道：「大戈壁沙漠，縱橫千里，他們帶的水糧不多，我想他們將一定會回來。」

崔谷蘭道：「與其讓他們轉回來擾亂，倒不如一舉將他們殲滅算了。」

空明師太道：「我看他們不會再回來了。」

張碧馨道：「師父的意思……」

空明師太道：「他們既打不過我們，明知回來是送死，那又何必回來？」

湯永萍道：「師父是說他們寧願餓死在沙漠之中，也不會回來了？」

空明師太道：「他們也不會餓死在沙漠。」

謝雪痕道：「師父的意思是說……」

空明師太道：「如果我猜想得不錯，他們必然沿着大戈壁沙漠的南邊，遁向崑崙山去了。」

馬瑞雲道：「為果眞的讓他們到那裏，那地方的居民不是要倒霉了麼？」

齊鏡影道：「師父，我看我們還是要追下去。」

董無霜道：「不錯！我們還是要追下去。」

譚秀容、劉玉如、王蘭若、都贊成追下去。

空明師太道：「除惡務盡，我們當然是要追下去，不過我們先得回到洛瓦子，

每人準備一騎馬，七日的糧水，再準備四架帳篷，然後順着大戈壁沙漠的南邊向下追，不出三日，必可趕上。」

譚秀容道：「好！那我們現在就回去吧。」

當下十三人又一齊回到洛瓦子，張碧馨找回了那匹紅雲伴月的好馬，讓她師父坐，等他們一切就緒之時，已經是當天的傍晚了，當然，這已經夠快的了，因為空明師太的門下弟子，個個精通武功劍術，身輕似燕，要是普通人就更難辦到。

空明師太道：「我們不妨先休息一夜，養足精神，明日一早出發。」

董無霜道：「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是追不上了麼？」

空明師太道：「這是以退為進之法，要知道那冀北十六騎，如今該算是十五騎了，他們剛剛逃走之時，必然是心慌意亂，深恐我們追去，乃是必然時時警惕，如今我們歇了一夜，他發覺我們並未追去，以為我們不會再追趕他們了，必然大放其心，緩緩前進，那時我們再策馬急馳，必然可很容易的就追上了他們。」

鍾無聲道：「好方法！」

空明師太又道：「何況我們這一路追去，旨在防止他們找到落脚之處，騷亂當地居民，所以，也不必計較這一兩天的時間。」

鍾無聲道：「如此說來，我為諸姊妹準備晚餐去，咱們吃飽了就休息，明日一早起程。」

空明師太點點頭道：「原該如此。」

馬瑞雲與王蘭若同聲道：「我去帮妳忙。」

鍾無聲嫣然一笑說：「謝啦！」

吃了晚飯，便各自找地方安息，一宿無辭，第二天一早，便帶了水糧，由洛瓦子出發，經過金達里克，阿不旦，到達大戈壁沙漠的邊緣，策馬沿南而行，這地方也正靠着崑崙山的邊沿脚下，北面是沙漠，南面是山崗，她們就在這兩者之間的較平的地面上，飛騎急馳，並隨時再注意着地面上馬蹄的痕跡。

空明師太坐的紅雲伴月，一騎領先，走到黃昏時分，已走了兩百里左右，此時天色漸漸的暗沉下來，太陽的餘暉，從地平綫下反射上來，一片昏黃，她們好像已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空明師太一舉手，衆女旋即下馬歇脚，進些飲食，讓十三匹健馬在草地上溜蹓，順便也飽餐一頓。

譚秀容道：「這一路下來，蹄印不斷，看來他們已一直向前去了。」

空明師太道：「我們先架起帳篷，好好休息一夜，明日再尋着馬跡，繼續的追下去。」

衆女應了一聲，立時將帳篷架起，空明師太與張碧馨合睡一頂，因她乃師太最小之弟子，甚得師太喜愛之故，甚餘的十一人，每三四人睡一頂帳篷，睡到半夜的時候，隱隱聽到狼嗥之聲，此起彼落，聲不絕耳。

張碧馨道：「師父！有狼羣！」

空明師太道：「這些狼羣離此尚遠，妳好好的睡吧，為師會小心的。」

張碧馨道：「那些聲音聽起來好淒慘可怕，我……我睡不着。」

空明師太道：「傻丫頭，聽這聲音，離開脚下至少有五六十里地面，妳怕什麼呢？」

張碧馨道：「五六十里地面會聽得這樣清楚。」

空明師太道：「這是因為在沙漠之中，地廣物稀，又逢夜靜，所以聲音就傳得遠了。」

張碧馨點點頭，嗯了一聲，這才放心睡去，一覺醒來，已是朝陽初露，萬道金霞，平射在沙漠與山野之間，宇宙充滿了朝氣。

空明師太命各女用了水糧，旋即上馬，她們策騎飛馳，走了不到十里地面，鍾無聲已發覺到地面上的馬蹄印子已轉了向，忙說：「師父！妳看！」

空明師太道：「奇怪！看這馬蹄的痕跡，他們似乎已轉向了西北，到大戈壁沙漠的中心地帶，他們到那裏去做什麼？」

衆女一齊勒住馬韁，翻身下馬。

董無霜向前步行了里許，再也見不到馬蹄印及馬糞的跡象。

譚秀容突然用手一指，道：「妳們快看！」

衆女隨着她手指處看去，見西北方的大漠之中，隱約有一座城池，估計里程，離她們立足的地方，至少有三四十里路。

汪君珏道：「難道說他們竟然到那座城池去了。」

馬瑞雲道：「可是我從未聽人說過那兒有一座城池，當然更不知道那地方叫什麼名字。」

崔谷蘭道：「難道說那是一座無人居住的古城不成？」

王蘭若道：「一座無人的古城，他們去了也是無法生存，但他們畢意還是去了，這可是什麼道理呢？」

謝雪痕道：「我們既是追踪而來，說什麼也得到古城中去看一看才是。」

空明師太道：「不錯，我們得過去看一看。」

於是劉玉如、齊鏡影、湯永萍三人，三騎領頭馳入沙漠之中，其餘的人隨後跟上，空明師太走在最後，瞬息之間已走了四五里路。

崔谷蘭發覺到黃沙上有一堆馬糞，她下馬觀察一下，見那馬糞還有些濕潤，隨說：「他們向那古城去是沒有錯了。」

董無霜道：「幸好昨夜無風，否則風沙將這堆馬糞掩去，我們眞難確定他們是不是到那座古城去了。」

空明師太道：「現下離那古城也祇有二十多里的光景，我們快馬急馳，不要半個的辰便可到達了。」長鞭一揚，當先飛馳而去。

鍾無聲、崔谷蘭、汪君珏、張碧馨、董無霜、謝雪痕、譚秀容、湯永萍、王蘭若、馬瑞雲、劉玉如、齊鏡影等十二騎，隨後跟上，這一陣急馳，沿途之上，又發現不少馬糞，她們臨近一看，果然是一座古城的遺跡，城牆已毁壞不堪，房舍有百分之八十已經倒塌了，約有百分之十是完整的。

空明師太此時已縱騎飛入城中。

十二女徒唯恐師父有失，隨即策騎先

後躍入。

這座古城並不太大，充其量也不過是百丈方圓，有一個十字形的街道，縱橫在古城的中央，她們從南到北，走了一趟，並未發現到什麼，又從西到東搜去，竟見到路中央有幾堆殘骨，尚染有新鮮的血跡，衆女一齊下馬。

空明師太道：「除去那西門兄弟，沒有別人會到這種地方來，難道說西門兄弟已經遇害了？」

張碧馨道：「他們可能是遇上狼羣了，我們昨夜不是聽到餓狼的嗥聲麼？」

董無霜道：「不錯，昨夜我也曾聽到，那傳聲的方向與距離，正是這個古城所在地。」

空明師太道：「妳說的也有道理，不過那西門兄弟一共有十五人，這裏祇有四堆骨骸，他們不可能全被餓狼吞食，尚有其餘的人呢？」

崔谷蘭道：「那一定是走了，他們遇到狼羣，那有不逃命之理。」

鍾無聲道：「可是還有馬匹呢，人既已遭了狼噬，馬匹焉能逃脫此圍。」

譚秀容道：「我想是那馬匹見了狼羣，一時驚惶失措，將他們從馬背上抖下來，各自逃生去了。」

謝雪痕道：「有道理，如今祇要細察馬蹄痕跡，仍不難找出他們的去向。」

汪君珏蹲下身子，細察地面上的足跡，浮沙上一遍零亂，有人的足跡，馬的蹄印，狼的爪印，混在一起，很難辨別出行走的方向，可能這幾個人在遇害之時，曾經過一番奮力的搏鬥。

王蘭若突然的說：「不對！」

劉玉如道：「什麼不對？」

王蘭若道：「西門兄弟每人有一把很長的鋸齒刀，如果這死的幾個人是他們，那他們的刀呢？」

湯永萍道：「是啊，總不成那些餓狼連刀也吃下肚去了。」

馬瑞雲在附近搜索一圈，果然未發覺到有刀的存在，隨道：「這件事有些疑問了。」

空明師太道：「這座古城共有四個門，妳們十二人分成四組，每組三人，向四個門外察看，有沒有他們逸去的足跡以及狼的爪印，我在這裏等你們，不管有沒有，速速回來，一切小心。」

十二人紛紛上馬，鍾無聲，崔谷蘭，汪君珏走南門，張碧馨，齊鏡影，劉玉如走北門，謝雪痕，馬瑞雲，王蘭若走東門，譚秀容，董無霜，湯永萍走西門，這座古城並不大，是以不一會的工夫，十二人已先後回來。

空明師太道：「有沒有發現什麼？」

東西北三門都說沒有，祇有南門的汪君珏說：「有些隱隱約約的足跡，大半已被風沙掩埋，尚能依稀的看出一點。」

空明師太道：「是進來的足跡，還是出去的足跡？」

崔谷蘭道：「是進來的足跡。」

空明師太道：「那就是了，他們從南邊進入古城，當然一定是走南門，只是祇有進來的足跡，沒有出去的足跡，難道說那西門兄弟的人馬及那些餓狼，全在這座古城中失了踪不成？」

崔谷蘭道：「這古城一共祇有這麼大的地方，他們總不能藏到地下去。」

空明師太恍然哦了一聲道：「是了，這古城的底下一定是空的。」

汪君珏道：「空的？怎麼會呢？」

空明師太道：「目前祇有這樣解釋才比較合理，我們現在仍要三人一組，分頭搜查，每一間破爛的房舍，都不可放過，看看有沒有秘道的入口，萬一發覺，不可冒失前進，先約齊大家，一齊進入，以免發生意外。」

衆女應聲而去，空明師太將十三匹馬，拴在一所破屋之中，然後手持拂塵，緩緩的在城中心的房屋中仔細察看，她連搜了七八間房屋，毫無機關形跡，正失望間，忽然隱隱聽到幾聲狼嗥。

空明師太微微一愕，那聲音來得奇怪，聽起來好像就在目前，但又不十分清楚，她定下心神，仔細聽去，那聲音就好像發自在左側第三間的屋角之下。

她想：如果狼羣在地下，那地方必有隧道的出入口，或者通氣的地方，要不然那聲音絕不會傳出來，她緩緩向那屋角行去，找了一根木棒，在屋角敲了幾下，猶如空谷傳聲。

她想：一定是這裏了，隨用木棒撥開雜物，原來有一個寬約一尺四方形的通氣孔，那聲音果是從這裏發出來的。

這個通氣孔當然不是隧道的入口，空明師太正欲找尋那隧道入口處時，忽聽西門方向發生了尖嘯之聲，她大吃一驚，以為弟子們遭到了意外，身形一起，猶如天馬行空，如飛趕去，當她到達之時，那南門方向的鍾無聲，崔谷蘭，汪君珏，北門方向的張碧馨，齊鏡影，劉玉如，東門方向的馬瑞雲，謝雪痕，王蘭若等九人，也一齊趕到。

原來負責搜查西門的譚秀容，董無霜，湯永萍三人已發覺到一處地道的入口，竟有二丈寬闊，丈餘高下，全是用青石砌成，入口處尚有幾堆馬糞，這已證明那西門兄弟確已進入地下了。

空明師太道：「人馬與狼羣都在下面，這下面必然很大，那西門兄弟此時如果還活着的話，那形勢一定相當危險了。」

譚秀容道：「師父，我們下去麼？」

空明師太道：「俠義中人，原以救人救世為己任，那西門兄弟雖然十惡不赦，但此時已面臨存亡關頭，我們豈能見死不救，自然是要下去了。」講完右手拂塵一旋，當先走入隧道。

衆女各自手執青鋼劍，隨後跟上，那狼嗥之聲，却愈來愈清楚了。

空明師太道：「妳們找些木棒用火燃起來，一方面可以照路，一方面也可躲避惡狼的侵襲。」

衆女又紛紛回頭，各找了數枝乾燥的木棒疊在一起，用火摺子燃燒起來，旋又追上空明師太，十數細火把，將下面照得雪亮。這隧道也不過是十丈長短，出了隧道，下面果然是一間很大的地下室，方圓數十丈，每兩丈便有一枝很粗的石柱抵着，以防上面倒塌下來，那西門兄弟此際各執長刀，圍成一圈，在黑暗中抵禦惡狼的侵襲，情形相當危險。

那些餓狼約有千多頭，已被他們殺死

了數十頭，那些餓狼見了死狼，又紛紛搶着吃死狼，是以將他們的危險的形勢緩了一緩，但每個人皆已負了傷，情形狼狽之極，此際一見空明師太等進入更是大驚。

西門傑厲聲道：「我們現在已經危險萬狀，師太是出家人，難道還要趕盡殺絕麼?」

空明師太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施主小心惡狼，貧尼是來救你們的。」

西門英道：「師太此話當眞?」

空明師太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諸位沉住氣，貧尼設法救諸位出去。」

西門傑道：「師太有何良策?」

空明師太道：「用火!」她立時吩咐人到外面找了很多乾柴下來，將燃着的木柴紛紛丢到西門兄弟的手中，然後率領衆弟子讓出一條出路，又道：「施主你們現在可以利用火把趕狼了，祇有將狼羣趕出地下室，我們就能平安的出去。」

西門傑道：「師太援救之情，我們將永銘於心，若能脫得此危，終必圖報。」

空明師太道：「出家人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施主們突圍之後，若能放下屠刀，重新做人，貧尼就感激不盡了。」

此際地下所有數十隻死狼，已被一噬而盡，所剩下的，祇是數十攤骨骸，鮮血淋漓，看來令人觸目驚心，上千頭餓狼，此時無物可食，又一齊向西門兄弟衝來，西門兄弟立時執着火把，擋在面前，右手的鋸齒刀映着火光向前揮斬。

羣狼見火，不敢逼進，又被他們殺了數十隻。

西門傑大喝一聲，左手火把臨空劃了一圈，反手長刀，飛起一片雪花，當先衝入狼羣，其餘的人一見西門傑衝出去了，也跟着一聲大喝，一齊衝進狼羣，火把刀光，相互輝映。

二十餘人，一齊動手，瞬息間烟火飛揚，那些羣狼又被火的熱力，逼退了七八步。

空明師太道：「這兩天下來，諸位不但是累了，也餓了，好好休息一下吃些飲食，養足精神，我們再準備一舉殲滅這些惡狼。」

西門傑道：「不瞞師太說，我們的水糧都用完了。」

謝雪痕嫣然一笑道：「眞笨，狼能吃你們，你們就不能吃狼麼?」

西門傑面色一紅說：「不是姑娘提起，我倒忘了。」立時手執火把，長刀一揮，一聲大喝，躍出圈外，刀光閃處，已有兩隻惡狼首當其衝，被他砍死在地，他左足一勾，將狼踢入火圈之中，此際身後竟有數十頭惡狼，向他包圍過來，西門傑不敢再停，刀光一圈，逼退惡狼，再又跳入火圈，命兄弟們將此狼烤熟，一時肉香四溢。

空明師太道：「你們吃完了可以休息半個時辰，守衞之責，全交給我們了。」

西門傑道：「謝謝師太及諸位姑娘。」於是他們大吃狼肉，此時已經未末申初，天色在逐漸的向下暗，衆人將息一下。

空明師太道：「諸位振作精神，我們現在開始殺狼了。」身形一起，已飛出圈外，落在狼背之上，右手拂塵飛舞，絲絲如鋼，專打惡狼的腦袋，在狼背上躍來躍去，隨躍隨打，一忽兒功夫，已殺了數十頭惡狼，這才跳入火圈之中!

西門傑道：「人在狼背之上，狼便無法反噬，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空明師太道：「上千頭惡狼，威勢太强，若不用些小小計謀，決難逃出今日之厄。」

鍾無聲與汪君珏同時一聲嬌叱，躍出火圈，如法效尤，各殺了十數頭惡狼，然後竟然站在追擊她們的惡狼的背上，衝到火圈邊緣，翻身躍入，那姿勢不但美極了，也快極了。西門兄弟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

西門英豪情大發，左手火把，右手長刀，躍出火圈，向一頭狼背之上撲落去，立將那頭狼給壓死了，他大吃一驚，左手火把隨身一圈，右手長刀飛起，殺了那頭惡狼，趕忙又跳入火圈中。

西門傑笑道：「二弟，論輕功劍術，我兄弟實在差得太遠了。」

空明師太道：「諸位負責在火圈上加柴，這殺狼的事交給我們了。」

此際崔谷蘭，張碧馨已躍出火圈，各宰了十數頭惡狼，再等她們回來，湯永萍與謝雪痕又出去了，接着便是馬瑞雲，齊鏡影，董無霜，譚秀容，劉玉如，王蘭若，這十二奇女子，沙漠十二妹，輪番突襲，羣狼愈來愈少。

空明師太道：「西門施主，你們的馬匹呢?」

西門傑道：「我們到達古城之時，就遇上這些惡狼，馬匹被嚇走了。」

「你是怎地到達這古城的。」

「我們離開阿不旦邊緣才走了半日光景，遇到昔年四個伙伴，他說沙漠中有座古城，古城下有寶藏，所以我們就跟他們來了。」

「那古城街道上的四攤白骨，就是你們四個伙伴了，死得眞寃枉。」

「他們武功太差，是以遭了毒口，我們誤打誤撞找到這秘道入口，沒想到那狼羣也跟進來了，好險，要不是師太等救援，恐怕此時已經屍骨無存了。」

空明師太嘆道：「人世因緣，很難料定，我們一路追下來，本是想殺了你們，却未想到反而救了你們。」

西門傑道：「我兄弟經此之變，已經深悟佛門的因果之理，不知師太可否給我們一條自新之路。」

空明師太道：「百工技藝，無一不可以安身立業，祇要諸位能放下屠刀，出家人當也慈悲爲本。」

西門傑道：「謝謝師太的開導。」

此際十二奇女輪流出擊，惡狼已被殺一空，遍地狼屍，血流成渠。

空明師太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當先跳出火圈，與衆弟子一起找回馬匹，十三人一齊上馬，珍重一聲，絕塵而去。

西門兄弟呆呆的看着她們走了無影無踪，才在古城那些破屋之中找回了自己的馬匹，大家一商量，在崑崙山的脚下，找了一塊山明水秀的地方，搭了幾間茅屋，從此務農爲本，不問世事，倒也落得個清閒自在。也結束了一生盜匪的生涯，立心向善。

——全文完——

兩期完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鐵鳳師（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鳳師、郝世傑、皇甫義三人在木頭城的一間酒館外擊退八指魔敎的八名徒衆後，該敎毒魔堂主湯慶刀正準備以毒砂偸襲鐵等三人之際，極樂道人突然出現，隨即出劍攻擊鐵鳳師，久未能得逞。稍事休息，極樂道人驀地向身側的湯慶刀刺去，而在這一同時，極樂道人帶來的四名女婢之一司空情却從他背後一劍刺進他的背心。因此造成湯慶刀與極樂道人同時死於劍下……

消滅八指敎 蠻女慶新生

毒針、毒心、毒女人（一）

八指魔敎兩大供奉之一的極樂道人，被司空情所殺，鐵鳳師却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司空情是個怎樣的女人，鐵鳳師最少比極樂道人知道得更清楚十倍。

極樂道人喜歡玩弄女人，但這一次射雁的人却給雁子啄瞎了眼睛。

司空情剛踏進酒館的時候，鐵鳳師便已發覺到一件別人完全沒有發覺得到的事情。

司空情一直都站在極樂道人的背後，但她却輕輕的打了一個眼色。

這個眼色當然不是打給自己看的，這是她與湯慶刀的一種聯繫。

她是老江湖，湯慶刀更不是初出茅廬之輩，他們只是互相輕輕的交換了一個眼色，便已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做法。

他們的舉動沒有人發覺。

但鐵鳳師却比誰都更清醒，他早就知道像司空情這種女人，是絕不會死心塌地跟在極樂道人背後的。

鐵鳳師沒有看錯。

司空情其實是八指魔敎敎主杜蠻佈置在極樂道人身邊的一顆棋子。

這一顆棋子一直蟄伏不動，而且儘量掩藏實力。

只要杜蠻發現極樂道人有絲毫的叛意，這一顆棋子就要負責吃掉極樂道人。

這間酒館雖然平凡，但在這一個不平凡的晚上，它已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一連串不平凡的陷阱。

連郝世傑這個久經大陣，見過不少狂風巨浪的老江湖，也看得有點呆了。

但更令人吃驚的事，仍在後頭。

× ×

當極樂道人倒下去的時候，鐵鳳師也已放下了那個酒罎然後輕輕的鼓掌七下。

司空情的劍早已回鞘。

她臉上的表情仍然是那麼嬌俏動人，如果不是事實擺在眼前，又有誰能相信她

剛剛殺了一個武功絕頂的劍道高手？

鐵鳳師鼓掌七下之後，司空情就問他：「你是否覺得我這一劍很卑鄙，不够光明磊落？」

鐵鳳師點點頭。

但他却補充說道：「對付這種妖道，根本就不必採用光明磊落的手段，這正如我若要殺妳，也可以隨時在妳背後刺上一劍一樣。」

他的說話很坦白。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一點：

——辣手大俠雖然出手狠辣，但却〞不暗箭傷人。

鐵鳳師這番說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在贊同司空情的殺人手段，其實却是兜了一個大圈子，說她與極樂道人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司空情能够把極樂道人弄得團團轉，當然是個心思精密，聰明絕頂的女人。

鐵鳳師的意思，她很明白。

但她的笑容仍然掛在嘴邊，而且笑得就像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忽然碰見了十八歲的小情郎。

她現在當然不祇十五歲。

但她十五歲的時候，也不能算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

她害死第一個男人，是在她十四歲生辰之後的第十四天。

那個男人絕不是個好色之徒，他絕對沒有去動司空情的念頭。

那時候，他二十八歲，年紀不算大，但積蓄却已不少。

他沒有去動司空情，想不到在一個雷雨之夜，她竟然悄悄跑到他的房子裏，把他「幹了」。

其實那事該說是誰「幹掉」誰，司空情直到現在還弄不清楚。

她只知道自己獻上寶貴的童貞之後，那個男人不但沒有感激她，反而說她害死了他。

他有未婚妻，而且未來岳丈更是在關外統兵十萬的鎮關大元帥。

他這個禍闖得可不小，他甚至跪下來要求司空情別把這件事洩露出去。

司空情一口答應了，她的確沒有把這件事洩露。

但那個可憐的傢伙還是無法與大元帥的女兒成親。

因爲司空情臨走的時候，把他的所有積蓄都拿走，還把他活活閹割，血染木榻身亡。

（二）

十四歲另十四天的司空情，已是一個這樣的女孩子。

現在距離那一天已整整十年。

十年。

整整十年，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她現在恰恰二十四歲另十四天。

這十年裏，她又做過些甚麼事？

別人也許不太清楚，但鐵鳳師却幾乎瞭如指掌。

雖然他曾在天霸賭莊中做了三年「阿癡」，但對於司空情所幹的「好事」他仍然知道得很清楚，就正如他很清楚杜蠻是個怎樣的女人一樣。

× × ×

如果鐵鳳師的腦海，只能够容納兩個女人的話，那麼她們必然就是俞翠茹和杜蠻。

但很不幸，俞翠茹已死在無底魔洞之中，而杜蠻却已「取」了一個老實忠厚，但却嗜賭如命的丈夫。

每當夜靜，他想起了俞翠茹的時候，他的胸膛就會陣陣絞痛。

而當他想起了杜蠻的時候，他却會頭疼。

不但頭疼，而且頭疼得要命！

× × ×

雖然司空情殺了極樂道人，但皇甫義對於這個女人毫無感激之意。

這裏是他的地方，他的城堡，而司空情簡直就沒有把皇甫義放在眼內。

鐵鳳師顯然也已看出了皇甫義對司空情極爲不滿。

皇甫義忽然站了出來，戟指向司空情道：「妖女看掌！」

「看掌」二字甫出口，司空情的劍忽然像毒蛇般向郝世傑的胸膛上射去。

好快的一劍。

皇甫義要對付司空情，但司空情居然又再次不把他的掌法看在眼內，反而去攻擊郝世傑。

但郝世傑是名震天下的怪刀神翁，他的武功和刀法本來就怪異無比，司空情這一劍他很輕易的就閃避了開去。

但司空情這一劍是否眞的去在攻擊郝世傑呢？

不。

她這一招是騙敵。

她要攻擊的對象，其實還是皇甫義。

雖然皇甫義赤手進攻，但他的掌力如排山倒海般湧至，力足裂碑碎石，司空情也不敢眞的存心輕敵。

她的劍招變得極快，劍走偏鋒，颯的一聲，忽然又指向皇甫義的咽喉。

如果極樂道人仍然未死的話，他一定會給司空情這幾招劍法嚇死。

就算他本來沒有死，也勢非活活嚇死不可。

司空情擅於迷惑男人。

一個擅於迷惑男人的女人，她的演戲天才當然是第一流的。

× × ×

皇甫義雖然久經大陣，會過不少武林高手，但面對着司空情這種飄忽，而且又如閃電的劍法，居然出現了手忙脚亂的情況。

鐵鳳師心中一動，突然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的思想比絕大多數的人都快捷，但就在這一刹那間，郝世傑已亮出紫金七星刀，與皇甫義聯手對付司空情。

鐵鳳師的臉色刷的發白。

他的鳳凰神劍也已出手，但他出劍並不是對付司空情，而是對付皇甫義！

（三）

鐵鳳師的鳳凰七十二劍，絕不會比司空情的七星劍快稍慢分毫。

比起皇甫義的掌法，也絕不吃虧。

但無奈他的距離還是太遠了一點。

最少，皇甫義與郝世傑的距離，是比鐵鳳師與郝世傑的距離近得多的。

連郝世傑都想不到，與自己聯手對付司空情的老朋友皇甫義，竟會忽然向自己出手。

鐵鳳師發覺皇甫義不對勁，是因爲憑皇甫義的掌法，絕不應該給司空情的劍法逼得如此手忙脚亂。

皇甫義是木頭城的城主，也是威震中原武林的大豪傑，就算他打不過司空情，也絕不可能在一招之間便出現這種急亂的情況。

唯一可以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皇甫義是故意裝作不敵，引誘郝世傑與自己聯手對付司空情。

但這種動機顯然是一個陰謀。

一個極大的陰謀。

眞正的皇甫義，絕不會出賣朋友，尤其是郝世傑與他已是數十年的知己。

再推算下去，只有一個可能！

——這個皇甫義是假的！

× × ×

無論是誰，要在一刹那間推算這個結論，却並不容易。

但鐵鳳師不愧是鐵鳳師，他並非只是「辣手」，心思之精密，反應之快速，更非常人能及！

然而，他還是比皇甫義慢了一步。

皇甫義的掌中，早就挾着一枚毒針，當郝世傑全力對付司空情之際，這一枚毒針忽然就刺進了他的左脇之下。

這個皇甫義的眞正面目終於揭露了，鐵鳳師的推算完全沒有錯誤。

這個皇甫義的確是假的！

× × ×

怪刀神翁郝世傑被暗算後，他的眼睛登時睜得比銅鈴還大。

他畢竟也是個老江湖，直到現在，他當然已發覺這個皇甫義是假的。

但他的發現未免太遲了一點。

假皇甫義退開一丈，用一種殘酷的眼光盯着他，然後又淡淡的說道：「皇甫義能够有這種朋友，的確不錯。」

司空情吃吃一笑，回劍入鞘，居然還向鐵鳳師抛了一個媚眼。

鐵鳳師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下子吞了三條又臭又霉的死鯉魚。

「妳這個女妖怪，果然有點本領。」他雖然神態很不好看，但他居然沒有發作，仍然非常鎮靜。

司空情又吃吃一笑，慢慢的說：「我的本領雖然不錯，但這一次把郝洞主拿下的，却是皇甫義。」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他若眞的是皇甫義，鐵某願把腦袋切開十八大塊拿去餵狗。」

司空情「唷」的一聲笑了起來：「這個皇甫義是眞的也好，假的也好，反正這個世間上除了他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皇甫義就是了。」

鐵鳳師突然覺得全身都冰冷。

司空情的意思，他當然很明白。

——眞正的鐵肩皇甫義，已死在八指魔教的毒手下。

鐵鳳師全身冰冷，但郝世傑却全身發燙，就像是被熊熊烈火燒烤一樣難受。

他的臉也變成了紫紅色，身子却不斷地發抖。

他發抖是兩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原因是乍聞皇甫義的死訊。

第二個原因是毒針上的毒力已開始發作！

× × ×

木頭城已易主。

當鐵鳳師與郝世傑從九玄洞開始出發到此地的時候，皇甫義早就已死在八指魔教的手下。

這個皇甫義是假的。但他是誰呢？

鐵鳳師又會怎樣？

× × ×

黑夜雖然漫長，但黎明終於還是降臨到人間。

風很急。古道上黃砂滿天，一匹棗紅驄馬，正逆風望西向木頭城飛馳。

馬鞍上的是個年輕人。

他穿的是一襲青翠如竹葉的長袍，腰間有一把刀。

那是天下間最令人驚心動魄的獵刀。

這個年輕人，當然就是獵刀的第四代主人——司馬縱橫。

× × ×

還有半里路才到木頭城。

這裏是一片廣闊的竹林，竹浪如海，聲音蕭索，隱隱的還充滿着一種莫名的殺機。

別人也許感覺不出，但司馬縱橫却嗅到了這種無形無影的氣息。

不但司馬縱橫察覺得到，連胯下的棗紅駿馬也開始放緩了步伐，不大願意向前邁進。

司馬縱橫雖然年紀比鐵鳳師爲輕，但這幾年來，他的江湖經驗已遠非初出茅廬時可以比擬。

他索性讓馬停下來。

馬的步伐甫停，竹葉叢中忽然有兩桿森寒奪目的銀槍，像箭一般分別向人馬擊出。

不但殺人，同時殺馬。

好狠毒的槍法。

好狠毒的手段。

但這兩桿銀槍却也同時刺了個空，因爲那匹馬竟然用一種快得令人不可思議的速度，前蹄翻起仰立在地上。

颯！颯！

兩桿銀槍同時在馬腹前擦過。

如果馬兒有知，定會暗呼「好險」。

事實的確極險。

幸虧牠有一個腕力强勁，反應也極敏捷的主人，否則這匹馬現已遭受到穿腹之禍。

司馬縱橫人在馬鞍之上，但他的雙掌却同時一沉，分向左右擊出了一股雄厚的掌力。

兩個鬼鬼祟祟的黑衣人同時驚呼，銀槍脫手，身如斷綫風箏般彈開丈許之外。

他們沒有死，但四隻手已在這一刹那間，同時變成殘廢。

八指魔教教主

（一）

竹林中又再回復一片靜寂。

除了竹濤聲響之外，就只有馬兒的呼吸聲。

那兩個黑衣槍手一擊不中，雙雙受傷倒地，但他們的骨頭倒算很硬，居然再也沒有發出一句呻吟聲。

突襲失手已很丟人。

再呻吟叫苦，這個臉就丟得更大。

司馬縱橫看了他們一眼，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原來暗算自己的，竟然是山東莫家槍聖宇文豪的兩個弟子。

年紀比較大，唇上有兩撮鬍子的是小槍聖霍金，而年紀輕輕的則是小槍王魏飛雨。

但小槍聖和小槍王現在都已完了。

他們半躺半坐的在竹林下，雙手垂落，兩人的臉已僵硬如鐵。

他們這一生中，已永遠無法再用槍。

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那簡直比死亡還更殘酷百倍。

所以，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就突然用盡全身的氣力，兩顆腦袋同時猛然撞向地上的堅硬的石頭上。

噗！

噗！

聲音不大響亮，但却令人聽來毛管直豎！

血飛濺，山東小雙槍就在這竹林中同時了帳。

× × ×

司馬縱橫沒有動！

人沒有動，馬也沒有動。

但大小雙槍這兩具屍體的背後，却有一個人的影子在移動。

這人的身材很普通。

他的臉孔也很普通。

這是一張平凡，看來却很忠厚老實的臉。

他在笑。

他的笑容也絕不狡黠，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

司馬縱橫認識這個人。

因爲他就是那個輸掉了幾十間店舖，無數棟房子的敗家子顧玉鵬。

× × ×

司馬縱橫第一次認識顧玉鵬的時候，是在賭桌之上。

顧玉鵬雖然輸盡了全部家財，但他與司馬縱橫賭過一場牌九，輸家却是司馬縱橫。

那一次，顧玉鵬贏了三萬兩銀子。

那時候，三萬兩對於顧玉鵬來說，並不能算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但能夠贏三萬兩，總比輸三萬兩好得多。

顧玉鵬嗜賭，那幾乎是天下皆知的事情。

但他却經常是個輸家。

而且是大輸家。

一個常輸的賭徒，對於贏錢的那一段時刻，總是特別的懷念。

所以，他絕對沒有忘記那一天的賭博，也沒有忘記司馬縱橫這個人。

同樣地，司馬縱橫也沒有忘記他。

因爲這個人是用極高明的「賭術」贏掉自己三萬兩銀子的！

（二）

江湖裏的人，一直都用「羊牯」這兩個字來形容顧玉鵬。

在短短兩年之內，就輸掉幾百萬兩銀子的人，他若不是運氣太差，就是比別的賭徒笨幾百倍。

賭徒通常都很聰明，無論他們計算數目何等精明，賭來賭去還是輸的機會遠比贏的機會大得多。

尤其是像顧玉鵬這種人，既不聰明，運氣又不比別人好，又怎能不輸至一敗塗地呢？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顧玉鵬不但是個敗家子，而且更是個比笨蛋還笨的大笨蛋。

雖然他偶然也會贏錢，而且贏的數目也不算太少，但大贏大輸，到頭來還是落得個傾家蕩產的悲慘收場。

可是，眞正了解顧玉鵬，眞正認識顧玉鵬的人，又有多少？

× × ×

昔日曾在賭桌上交手的人，又再碰頭了。

但這一次他們相遇的地方並非賭場，而是一片濃密的竹林！

顧玉鵬與杜蠻成親之後，還是那副老樣子。

他的「老樣子」是這樣的：

——臉上平平實實的，絕無花巧奸詐的神態，走路時永遠雙眼向前直望，就算他背後有一隻吃人的獅子跟着他，他也會懵然不覺……

毫無疑問，這是個老實人。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嗜賭而已。

這種人在賭桌上，絕對不會是個高手罷！

別人的想法一定如此。

但司馬縱橫的想法却絕不相同。

粵諺有云：「扮豬吃虎」。

顧玉鵬就是這種看來像猪，甚至比豬還更不如的人。

否則，昔日司馬縱橫抓了一副「九點雙鵝」的好牌，又怎會剛剛輸給顧玉鵬的「地槓雙人」呢？

那一注，司馬縱橫押了六萬兩。

他原本贏了三萬兩，但這一注牌之後，他反而變成了大輸家，輸了整整三萬兩銀子。

那一次，眞正的笨蛋是誰，恐怕已有一個答案了罷？

但如果說司馬縱橫眞的是個笨蛋，是個羊牯，那也不對。

因爲他早已看穿顧玉鵬的手法，他與這個敗家子對賭，就是要看看他怎樣贏自己的銀子。

牌還未開，司馬縱橫就已知道這一注無論抓着怎樣的好牌，也非輸不可。

果然，連「九點雙鵝」都輸了，那還有甚麼好說的？

他眞的甚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賭坊了。

反正他這三萬兩銀子，是順手牽羊，從一個江湖大盜的家中搶過來的。

而他與顧玉鵬對賭，也是志在看看這些銀子將會在怎樣的情況下輸掉。

結果他沒有失望。

他眞的輸了，而且輸得很精采，很精采！

（三）

要贏得精采固然不易，要輸得精采，那就更困難得多。這看來是一件很荒謬，而且是不可理解的事。

顧玉鵬站在山東小雙槍屍身之前，一雙眼睛發直地盯着司馬縱橫的臉。

司馬縱橫沒有避開他的目光。

四目相投，就像天外的流星，忽然相碰在一起。

這個看來平凡老實的人，他的目光忽然就變得比刀還更鋒利！

突然，他用極平靜的語氣說出了六個字：「你已輸過一次。」

司馬縱橫並不否認。

他只是淡淡的道：「勝負是賭徒的常事，輸了的可以再贏，贏過的也可以一下子就全部輸掉。」

顧玉鵬嘆了口氣，道：「不錯，一點也不錯。」

他的目光忽然凝注在遠方，半晌又再接着說道：「雖然我曾贏過你三萬兩，但此刻也豈非已全部輸掉？」

「輸掉？」司馬縱橫冷笑。

「當然都輸掉了，」顧玉鵬攤了攤手，臉上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現在我除了娶了一個好老婆之外，一切都已如流水般在賭桌上輸掉！」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也許你眞的是個大輸家，但却是自己輸給自己。」

顧玉鵬一愕，臉上露出了一個吃驚的神色：「自己輸給自己？」

司馬縱橫冷冷一笑：「大同府三間賭場的大老闆是誰，你必然很清楚。」

顧玉鵬不假思索，就說了三個人的名字：「他們就是陸雲芳，趙老四及黃老太爺。」

司馬縱橫冷冷道：「但他們背後還有一個大老闆，他又是誰？」

顧玉鵬臉上的一切表情，忽然間完全消失得乾乾淨淨。

木無表情的一張臉，使他這個人看來又不太老實了。

眞正老實的人不會有這種神態。

良久，他才冷冷的說：「你知道的事情好像並不少。」

司馬縱橫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兩年內你非但沒有輸錢，而且還贏了不少呢。」

顧玉鵬冷漠地道：「你認爲我像個贏家麼？」

司馬縱橫淡淡道：「不是像個贏家，而是本來就是個贏家。」

顧玉鵬聽得有點發怔，就像是在聽着一個完全屬於別人的故事。

但這個故事却是屬於他自己的。

司馬縱橫又再接着說下去：「你故意裝成個輸家，目的就是掩飾你變賣祖業的動機，因爲無論是誰忽然變賣數百萬兩的產業，却難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顧玉鵬沉着臉，冷冷道：「我爲甚麼要把產業全部變賣？」

司馬縱橫淡淡道：「因爲你需要一筆鉅額的財富，來進行一個重大的陰謀。」

顧玉鵬勉强笑了笑：「這個陰謀，你必也很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罷？」

司馬縱橫並不否認。

他點點頭，道：「無論是誰，想在武林各大門派中佈置臥底，或是收買人心，這筆花費，却絕不能少於數百萬兩。」

顧玉鵬的臉色更深沉。

他忽然伸出自己的右手。」

他的手指不長不短，不粗不幼，而且五指齊全。

司馬縱橫看得很清楚。

顧玉鵬又再伸出左手。

這隻左手看來也沒有甚麼不妥。

但忽然間，顧玉鵬把左右手的尾指一起塞進自己的口腔內。

然後，他輕輕一咬。

這兩根尾指居然就被咬甩下來。

× × ×

顧玉鵬只有八根手指，那兩根尾指是假的。

顧玉鵬絕對不是個老實人，老實人是不會僞裝的。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道：「我早就懷疑你才是八指魔教的眞正教主，現在看來果然不錯。」

顧玉鵬臉上露出了一陣得意的微笑：「別人一直都以爲杜蠻是教主，也一直以爲我命中註定是要給女人欺負的，但眞正了解我的人，又有多少？」

司馬縱橫看看他，看了半天，才嘆道：「杜蠻是一匹很不錯的胭脂馬，但這匹好馬恐怕早已給你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顧玉鵬冷冷道：「她在別人面前的威風比我大得多，但誰是教中的主宰，誰是一家之主，她當然會比任何人更明白。」

司馬縱橫目中露出哀憐之色。

世間上又有誰知道，杜蠻這一個潑辣的女教主，其實只不過是一條可憐虫，一個被幕後人操縱的傀儡。

但顧玉鵬憑甚麼駕御這匹胭脂馬呢？

司馬縱橫不知道。

但顧玉鵬沒有把這個秘密保留，他把眞相告訴給司馬縱橫：「杜蠻的母親曾喝過一杯毒酒，每月十六月圓之夜若不服下解藥，就會立刻去會見閻王。」

這些毒藥和解藥，當然是顧玉鵬的傑作了。

胭脂馬雖然不容易對付，但顧玉鵬却憑着這種卑鄙的手段，把杜蠻弄得貼貼服服。

杜蠻與他成親，表面上看來是杜蠻忽然害了神經病似的採取主動。

但實際上這又是顧玉鵬欺騙武林中人的把戲。

杜蠻眞正喜歡的男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鐵鳳師。

× × ×

在情場上，鐵鳳師吃了一記悶棍。

他的未婚妻俞翠茹，死在無底魔洞之中。

但杜蠻却比他更不幸。

她眞正愛上的男人是鐵鳳師，但結果却要「主動」的把顧玉鵬「取」回來，而且還要被逼與自己的心上人作對。

鐵鳳師也許很憎恨杜蠻。

但他知道的事，却遠不及司馬縱橫，這又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不幸？

（四）

在司馬縱橫的面前，顧玉鵬幾乎已沒有任何的秘密存在。

對於顧玉鵬而言，這當然是一件危險的事。

他並不希望自己的秘密洩露。

但他現在並沒有後悔自己在司馬縱橫面前說了這許多話。事實上即使他隻字不談，司馬縱橫所知道的事也絕不算少。

顧玉鵬當然絕不會容許這個人繼續活在世上。

只有死了才會永遠把秘密埋藏在地上，而司馬縱橫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 × ×

竹林中殺氣更重。

山東小雙槍襲擊司馬縱橫的一戰，顧玉鵬看得很清楚。

霍金和魏飛雨的槍法，雖然及不上宇文豪，但能夠抵禦他們左右雙槍的武林高手已並不多。但他們只是一個照面間，便結結實實的吃了敗仗。

司馬縱橫的獵刀又有甚麼威力？

顧玉鵬雖然未曾領教過，但也絕不敢小覷這位名噪江湖的獵刀奇俠。

× × ×

顧玉鵬的手中沒有武器。

但他全身上下，都有武器。

這個人看來貌不驚人，但却像一個刺蝟。

他的每一根刺都有毒，任何人給他刺一下，這一輩子就註定快要完蛋。

魔海現蠻花

（一）

風更急。

不但刮風，而且還洒下了濛濛細雨。

竹籌如海，細雨紛飛，這本是充滿詩意的地方，令人嚮往的一刻。但在這裏相遇的並非一雙情人，而是兩隻雄獅。

濃厚的殺機，不可化解的戰意，已在他們的四週，形成一道無形的牆。

除了決一死戰之外，他們已別無其餘的路可走。

× × ×

司馬縱橫的手已按在獵刀的刀鞘上。刀仍在鞘中。但鞘中的獵刀彷彿已透射出一種逼人的鋒芒，令顧玉鵬的每一根肌肉都在跳動。

但顧玉鵬的人並沒有動，他乃是靜止的。

不是故作鎮靜的靜止，而是像一塊巳矗立在這裏千百年的巨石。

雨漸濃密。

顧玉鵬突然出手。

他出手的動作看來簡單，就像他那張平凡樸實的臉。

但他的雙掌擊出的時候，它的準確和迅速，却令人連想都想不出來。

那不單是威猛無儔的掌力，同時更夾着八枚金光滙然的銅錢。

銅錢的邊緣鋒利無比，顯然曾經被琢磨，而且還可能淬上了劇毒。

司徒縱橫的眼色一變。

獵刀也在同時出手。

一刀削出，如烏雲下的驟雨，向顧玉鵬的雙掌和八枚銅錢同時罩去。

這一刀竟有八個變化，而且八個變化在一瞬間便已全部完成。

這雖然不能算是世間上最完美的刀法，但却已相當接近。

世間上根本就沒有最完美的武功，這道理就和世上沒有最完美的人一樣。

八枚銅錢雖然來勢急逾流星，但一刀八變之下，八枚銅錢就已分爲十六塊，向左右兩邊激射過去。

尙幸兩旁無人，否則，難免被銅錢所傷。

× × ×

竹林中的一戰已開始。這時候的鐵鳳師和郝世傑的命運又怎樣？

（二）

在木頭城皇甫府的地室中，鐵鳳師和郝世傑都已成爲了階下之囚。

鐵鳳師是否無法衝得出木頭城呢？

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他根本就沒有離開木頭城的打算。

郝世傑被那個冒牌的皇甫義暗算，鐵鳳師唯一要爭取的就是解藥。

那個假皇甫義是誰，鐵鳳師不知道，但這人必有解藥，那是不必置疑的。

假皇甫義答應供給郝世傑解藥，但却提出一個條件。

他要鐵鳳師束手就擒！

× × ×

束手就擒的另一個意思，很可能就是坐以待斃。

在假皇甫義的心中，他顯然認爲鐵鳳師絕不會答應自己的條件。

但鐵鳳師居然毫不考慮就答應下來。

假皇甫義陰陰一笑：「難道你不怕束手就擒之後，會死在我的手上？」

鐵鳳師道：「你不會立刻殺我的。」

假皇甫義怔了怔：「你怎會知道我不會立刻殺你？」

鐵鳳師道：「你想殺的人除了我之外，還有司馬縱橫。」

假皇甫義點頭：「不錯。」

鐵鳳師道：「除了鐵某與郝老洞主之外，又還有甚麼更好的餌，可以把司馬縱橫引到木頭城呢？」

假皇甫義冷冷一笑：「你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眞，也太樂觀。」

鐵鳳師不再說話了。

因爲他已準備成爲一個階下之囚。

假皇甫義眞的怔住了。

難道這人眞的不怕死嗎？

× × ×

無論你認爲鐵鳳師是個勇敢的人也好，是個愚蠢的人也好，郝世傑果然眞的得到了解藥。

但毒雖解，他們兩人却已被囚禁在木頭城皇甫府中最堅固的一座地牢裏。

幸好郝世傑和鐵鳳師都是很隨便的人，這裏雖然是囚室，但他們居然把這個地方當作九玄洞裏的「高枕樓」，索性高枕無憂。

他們是自動走進囚室中的。

假皇甫義沒有食言，當他們已被囚禁

之後，他就把解藥立刻交到鐵鳳師的手上了。

鐵鳳師與郝世傑能否闖出去呢？

沒有人知道。

但他們却一點也不焦急，居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來。

× × ×

翌日，有雨。

本來陽光普照的天氣，忽然就下起雨來。

雨點由小變大。

再由大而變爲極大的暴風雨。

但鐵鳳師和郝世傑却連一點風雨的聲音也聽不見，這裏已和外界的一切完全隔絕。

這裏只有幾根蠟燭，光綫異常暗淡。

在這種地方睡覺，就算外面日上三竿，這裏也是昏昏沉沉的，根本就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鐵鳳師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肚子有點餓了，喉嚨也有點乾了。

雖然他並沒有太大的酒癮，但此刻他忽然想喝一點酒。

醇酒固佳，劣酒也不妨。

但這裏不但沒有佳餚美酒，連一滴解喝的水也沒有。

難道八指魔教要把他們活活的餓死，活活的渴死？

飢渴不易熬。

幸好鐵鳳師與郝世傑都不是第一次捱這種滋味，若要把他們餓死渴死，最少還要十天八天以上。

但在這段時間之內，事情會變成怎樣，是誰都無法預料的。

更何況八指魔教也未必眞的要把他倆捱餓渴。

就在鐵鳳師眞的想吃喝之際，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風雨之聲。

既有風雨聲，也有白晝的光綫透進地牢之內。

× × ×

然後，鐵鳳師就看見兩個美麗的女人，像仙女下凡似的出現在眼前。

× × ×

仙女是怎樣的？

鐵鳳師沒有見過，誰也沒有見過。

但如果眞的有仙女的話，那麼仙女可能就和這兩個漂亮的女人一模一樣。

但鐵鳳師看見她們之後，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碰見了陰司裏的黑白無常。

她們就是杜蠻和司空情。

× × ×

杜蠻和司空情的臉孔雖然漂亮，但她們的表情也和鐵鳳師一樣，並不輕鬆。

鐵鳳師的頭有點疼。

每當他想起杜蠻的時候，就會這樣，何況現在杜蠻還站在他的面前？

但杜蠻這一次來到這裏，並不是要讓鐵鳳師頭疼的。

她的第一句話是：「我要釋放你。」

「釋放我？」鐵鳳師一楞，「妳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和郝老洞主抓住，何以忽然又改變主意？」

杜蠻冷冷的回答：「抓你們的並不是我。」

鐵鳳師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但有一點倒是不可不知的。

他從來都沒有懷疑那個假皇甫義就是杜蠻。

杜蠻雖然刁蠻任性，但她一向都不喜歡使用易容術欺騙別人。

鐵鳳師對她的了解不算少。

但他對於杜蠻與顧玉鵬之間的事却知道得太少。

杜蠻忽然取出了一根粗大的鑰匙，她果然是來釋放鐵鳳師的。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地牢裏突然閃過一抹刺目的劍影。

嗤！

司空情居然在這個時候暗算杜蠻。

杜蠻的俏臉忽然變成紙般蒼白。

司空情這一劍，陰險無比，就像一條突如其來的毒蛇。

劍鋒冰冷。

鐵鳳師的指尖也冰冷。

劍鋒巳刺入杜蠻的胸膛，鮮血濺滿了她那一襲衣衫之上。

杜蠻的[illegible]落在司空情的身上，她的眼珠子，彷彿巳被血所凝結，連動都不一動。

她臉上露出一種奇怪之色，喃喃道：「妳竟敢出賣我？」

司空情幽幽一笑，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這是顧公子的囑咐，他說無論是誰私自釋放鐵鳳師，都格殺勿論。」

格殺勿論！

顧玉鵬竟然對杜蠻也要格殺勿論！

鐵鳳師直到這個時候才醒悟起來，那個冒充皇甫義的人，就是顧玉鵬！

杜蠻的胸膛已滿是鮮血，但司空情仍然小心翼翼。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雌老虎雖然垂死，但餘威仍在；杜蠻隨時都會發出她畢生中最後的一擊。

司空情沒有猜錯。

杜蠻畢竟還是杜蠻，她的蠻勁一發，又有誰敢小覷？

但連鐵鳳師都沒有想到，杜蠻是怎樣對司空情施以反擊的。

她突然伸手把胸膛的劍鋒折斷，斷劍在手中，而她的手却並非銅澆鐵鑄。

但沒有人看見她的手在流血，那是因爲她的出手實在太快。

司空情臉色變了，就像個八歲大的小丫頭碰見了一個兇惡的瘋子。

杜蠻眞的像個瘋子。

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瘋子。

司空情無疑也是高手，但她若非背後暗襲，她又豈是杜蠻之敵？

但她還是想不到，杜蠻竟然會用如此直接的手法來反擊自己。

司空情沒有退。

她手中的一把劍已斷爲兩截，一截在杜蠻的手中，而另一截仍然在她的手上。

司空情咬着牙，再把斷劍向前一送。

但杜蠻纖腰一擰，司空情這一劍竟然刺空。

但杜蠻手中的一截斷劍，却弧型般反手抹在她的粉頸上。

× × ×

外面的風雨更狂暴。

但在這一座黝暗的地牢裏，却一切都

靜止下來，包括司空情的呼吸聲在內。

鐵鳳師忽然覺得自己的頭不再疼。

疼的是他的心，不但疼，而且還疼得要命！

（三）

胃疼得厲害的時候，是會冒汗的。

心疼也和胃疼一樣，而且冒出來的汗一定比胃疼所流出來的汗冷爲多。

鐵鳳師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從來都是會讓自己頭疼的女人忽然又令到自己心疼，這種女人眞是要命。

但鐵鳳師却寧願她要了自己的命，也不願意看見杜鑾現在的這副樣子。

他心疼的當然是杜鑾。

至於司空情這個女妖精，就算她沒有死在杜鑾的手下，鐵鳳師也絕不會放過她的。

杜鑾不但胸前鮮血淋漓，她的手也是一樣。

她呆立了好一會，忽然用一隻血淋淋的手，把那根鑰匙遞到鐵鳳師的手上。

鐵鳳師的手立刻沾滿了血。

杜鑾的血。

令他心疼的血！

就在鐵鳳師也在發呆的時候，郝世傑已忍不住大聲的吼道：「還有甚麼好發呆的？快打開了鐵栅，讓老夫來給她醫治醫治。」

這幾句說話登時令到鐵鳳師的精神大振，他馬上用最快的速度，開啓了囚室中的鐵栅。

但杜鑾却在這個時候，身子軟軟的垂了下去。

× × ×

劍刺得很深。

但郝世傑的醫術，却是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而且自從他與賽華陀段獨腿久別重逢之後，他的醫術更是精進了不少。

杜鑾的傷勢無疑很嚴重，但郝世傑却用三種極貴重的藥物，把她的性命保住。

能夠保住她的性命就有治癒的希望。

如果司空情能夠看見這情況的話，她一定會死不瞑目。

司空情死了，但杜鑾居然在郝世傑努力搶救下，檢回了一條性命。

× × ×

在這狂風暴雨的時候，司馬縱橫與顧玉鵬的一戰又怎樣？

（四）

他們的衣衫早已濕透，但這一戰仍然殺得難分難解。

顧玉鵬雖然沒有武器在手，但他的暗器却如大海中的波濤，不斷向司馬縱橫襲擊。只要任何一件暗器擊中司馬縱橫，那麼，顧玉鵬就可以穩操勝券。但司馬縱橫的獵刀也同樣給予他極大的威脅。

他們的武功路子完全不同，但出手都同樣狠、快、準。

他們這一戰，極爲燦爛可觀，彼此的招式都堪稱出神入化。

顧玉鵬久攻不下，臉色開始不大好看。他突然雙袖翻飛。

嗤！嗤！嗤！

三攵飛鏢成品字型射向司馬縱橫的小腹。

獵刀一捲，三鏢盡皆擊落。

但顧玉鵬又再衝前一步，三十三掌連環擊出。而且這三十三掌，每一掌都夾着一攵飛鏢同時射出，換而言之，三十三掌之後，他又已連發了三十三鏢。

這種奇特的招數，的確世間罕見。

但司馬縱橫再加上獵刀，這種力量却往往大得令人難以想像，不可思議。

顧玉鵬雖然已施展了渾身解數的暗器功夫，但仍然無法把司馬縱橫擊敗。

倏地，風雨中响起一聲霹靂般的巨喝：「殺！」這一個「殺」字，並非發自司馬縱橫，而是發自另一個人。

這人竟然是鐵鳳師！

× × ×

被囚禁在囚室中的鐵鳳師，竟然又再出現，顧玉鵬的臉色眞的變了。

鐵鳳師雖然大喝，但他沒有出手。

然而，那一喝之聲，竟然把顧玉鵬的身子喝得爲之一震。

在同一刹那間，司馬縱橫已掌握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刺出了精采的一刀。這一刀在風雨聲中，彷彿是無聲無息的。

但顧玉鵬所發出的慘呼聲，竟然比鐵鳳師剛才那一聲巨喝尤更駭人。

而且他的慘呼聲也很特別。

那並非「唷」、「吔」之類的叫聲，而是「呸」的一聲！

× × ×

「呸！」奇怪的慘呼聲响過後，顧玉鵬的生命，也同時宣告結束。

獵刀刺在他的胸膛上，由胸前貫穿過背後。連司馬縱橫都不知道，顧玉鵬是敗在自己的刀下，還是給鐵鳳師的一喝活活嚇死。

但無論怎樣，顧玉鵬完了。八指魔教也就在這個風雨交集的一天，完全崩潰。

（五）

杜鑾沒有死。

郝世傑的醫術果然不錯，否則杜鑾現在已和司空情共赴黃泉。

但杜鑾的心情仍然很不好，因爲她的母親已在一天之前自縊斃命。

她的母親並不是個勇敢的婦人，對於死亡，她一直都相當的恐懼。但爲了自己的女兒，她不忍再苟存世上。

如果她死掉，顧玉鵬就不能再藉此而要脅杜鑾。所以，她終於決定離開塵世。

杜鑾的母親死後，杜鑾當然不再向顧玉鵬屈服。

她要反叛。她反叛的並不是丈夫，而是一個惡魔！顧玉鵬就是個惡魔。

× × ×

暴風雨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黃昏時分，雨已停，風亦漸轉和緩。

杜鑾躺在一張軟榻上，臉色雖然還是那麼蒼白，但嘴角間却露出了一絲甜蜜的微笑。

因爲鐵鳳師就在她的身旁，而且對她溫柔體貼，彷彿整個人都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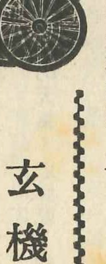
他倆會不會成爲一對江湖俠侶？

這正是司馬縱橫與郝世傑不斷地爭論着的。

但無論怎樣，杜鑾已不再鑾，鐵鳳師的頭也不會再疼。

人總是會變的，就和今天的天氣一模一樣……

——續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公孫鞅知公叔痤言之不用

戰國時代，魏國由公叔痤執政，兵足國強，雖然位於六國中央，但仍可以自保。

公叔痤生重病，魏惠王親自前來探視，並問他：「萬一你不幸逝去，國家大事叫我如何安排？」公叔痤回答道：「我這裏有一個人名叫公孫鞅，才智不凡，請你將軍事方面的大事，委託他來處理，如果你不接納我這意見，就請你把他殺了，以免他一逃走就被別國利用，爲害我國。」惠王沒有理他這段話，出來後，對旁邊的臣子說：「眞可惜啊！公孫鞅是這樣一個有才智的人，要我將軍政委託公孫鞅處理，未免太糊塗了！」

惠王走了之後，公孫鞅來服侍公叔痤的病，談到魏惠王親自來慰問的事，公叔痤說：「我知道你的才能智慧不俗，已經向國王推荐由你來掌理軍國大政，我還向他建議，若不重用你就將你除去。」公孫鞅未加理會。

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並沒有重用公孫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議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孫鞅的事，勸公孫鞅快點逃走，他却仍專心的辦理公叔痤的喪事，毫不在意。別人問他難道不怕惠王將他殺了？他答：「君王既然不聽公叔痤的話重用我，又怎會聽他的話來殺我？」意思是說，他已看清楚惠王認爲公叔痤命在垂危的情況下的話，根本胡言亂語。魏惠王對他的才智，根本不了解，因此他目前既沒被提拔，當然也不會被殺。

古人對惠王批評道：「悖者之患，以不悖者爲悖！」就是：糊塗人的毛病，總認爲不糊塗的人糊塗。公孫鞅後來逃到秦，爲秦王所重用，變法圖強，奠定了後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稱商鞅。

范雎料穰侯

戰國時代，很有才智的范雎，因受小人濫進讒言，魏王大怒降罪於他，在受刑時，牙齒被打落，肩膀也被打傷，幾乎成了殘廢，以致流落街頭，境況困苦。

秦國使臣王稽到魏國辦公事，經由別人介紹，知道范雎才識高人一等，暗地裏把他藏在車廂，要將他帶回秦國，再報告秦王，留他在秦國效力。

王稽的車子進入秦境，到了湖南時，看見很多車馬由前面而來，范雎問王稽道：「前面那些車馬是誰？」王稽答：「那是丞相穰侯，他來東邊巡視縣邑的。」范雎說：「我聽說穰侯專橫霸道，政權獨攬，最討厭別國人來秦國，爲了避免他這時奚落我，我還是躲在車子內較好。」他立即藏起來，外面很難看出。

不久，穰侯果然到了，對王稽出使魏國，加以慰勉一番，站在王稽車子旁說：「函谷關以東有什麼變化嗎？」王稽答：「沒有。」穰侯又對他說：「你有沒有順便帶什麼其他國的人來？那些人實在沒什麼用處，只能增加我國的混亂罷了！」

王稽說：「我不敢作這種事的。」兩人才告別。讓穰侯車馬走得快些，向前馳去。

穰侯走遠了之後，范雎對王稽說：「我聽說穰侯是個聰明人，只是對事物的判斷差了一點，方才他懷疑我們車上藏有人在，只是沒有想到要立刻搜索一下，他必會後悔，等下會轉回來查個究竟的。」於是范雎下車來在車後步行，走了十多里，穰侯果然派人回頭，將王稽的車，仔細搜查一陣，見沒有藏人，這才離開。

王稽和范雎，平安抵達咸陽，後來范雎在秦果被重用，執掌軍權，爲秦効力，穰侯一下子就下台了。

懲一儆百

徐達領兵討伐張士誠，軍隊進駐到京口的時候，有很多的士兵因爲行役太久了，想念家鄉，打算潛逃回去。幾位部將要求出兵擊殺逃兵，徐達說：「擊殺他們，會激起集體叛變。」於是派遣部將下達命令說：「你們實在很勞苦，然而擅自歸還故鄉，則要犯了死罪，再說目前大將軍在營外，你們也擅離不得；若有意悔過的，站到左邊去。」於是兵士全部都出來向左邊去，徐達便找出一位最先說要逃跑的，把他的面部刺上黑字，其餘的兵士看了之後，心中害怕起來，便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中射士之巧辯

有人大老遠地趕到京城，要獻長生不老的仙藥給楚王，不料半途殺出個程咬金，把藥奪了去不說，還囫圇吞棗似的把仙藥一股腦地吃光了。此事非同小可，楚王一怒之下，把奪藥的中射士逮捕歸案，下令亂劍劈死他。在此生死攸關，千鈞一髮之際，中射士如此辯說：「天底下那有什麼仙藥，我怕陛下上當，所以搶來先行吃下，就是要讓陛下知道這根本不是什麼長生不老的仙藥，現在應驗了，我不但未能保有青春，並且要遭到亂劍揮死的慘局，這不是證明那不是仙藥嗎？」經此一說中射士保全了性命。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子成·圖

躍馬黃河

（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家「見天洞」疑發現敵踪，蕭夫人、蕭秋水母子兩人即急忙趕去。到達那邊，蕭夫人一馬當先衝入「振眉閣」，一進門，只見老夫人安然端坐椅上，這才放下心，隨將來意禀明老夫人後，即領蕭秋水拜別而出。途中，傳來陣陣歌聲與掌聲，母子兩人立時拔劍戒備。原來是劍魔孔揚秦座下三個劍手。這三人身上分別各佩一柄名劍、古劍、寶劍。這時三人同時拔劍在手，月色下一片殺氣，但雙方均不先行出手，反而三人中之一向蕭夫人一揖……

隱身執賤役 扶危露眞相

揚袖的公子接道：「可是在下比起孫女俠，實是末輩，孫女俠的『十字慧劍』在下雖也想見識，但深知相距太遠，實在不敢螳臂擋車，但是……」

揚袖的公子猶疑了一下，終於道：「唉，只是，只是受家師所命，前來討一八同去……在下知孫女俠絕不首肯，而在下又絕非敵手，眞是好生爲難。」

揚袖的公子又道：「事到如今，說什麼也難違家師之命，但又自度非孫女俠之敵，在下只有盡己力，向女俠討教，請前輩指點便是。」

蕭夫人心中暗笑：說來說去，是怕自己敗了，我會傷你。當下道：「那咱們點到爲止好了。」

揚袖公子又長揖道：「在下情非得已，萬請女俠見諒，並祈手下留情。」

蕭夫人淡淡地道：「你爲師父做事，也是理所當然的，你亮劍吧，我絕不傷你就是。」

揚袖的公子深深地鞠躬，行禮，月色下，緩緩地拔出了佩劍。

劍作龍吟，月色下一片清亮。

蕭夫人動容道：「名劍『長嘯』？」

揚袖的公子恭敬地道：「正是。蕭夫人賜敎。」隨後劍舉過頂，背躬而下，劍尖點地，正是一招「有鳳來儀」。

蕭夫人一見，知道對方是行晚輩對長輩之禮，當下心中也不與之爲難，劍交左手，輕聲道：「不必多禮，你進招吧。」

揚袖的公子拘謹地道：「是。」

一挽劍花，似欲刺出，突然，左手一揚，一道刀光，閃電般劈出，越過七尺距離，打向蕭夫人胸膛！

× × ×

這道刀光快、急、準，而且令人全無防備！

蕭夫人畢竟是當年叱咤風雲的孫慧珊，及時一側！

「噗」！刀入右肩，入肉七分。

蕭夫人退後三步，再退後三步，月色下，容色一片慘白！

就在這時，蕭秋水一分心，曼唱的公子已出劍！

劍至中途，忽然一頓，刀光一閃，又是一刀射來！

只是蕭秋水已有防備，橫劍一格，「叮」地一聲，劍折爲二，刀飛不見。

這是什麼刀，竟有如許魔力？剎那間傷了蕭夫人的臂，斷了蕭秋水的劍？

蕭秋水立即護在蕭夫人身前。

他手上已沒有劍，只好握緊拳頭，瞪着前面三人。

蕭夫人嘶聲道：「你們——你們不是劍魔傳人！」

× × ×

那三人一齊大笑，一齊曼吟：

「天狼噬月，半刀絕命；

紅燈鬼影，一刀斷魂！」

曼唱的公子道：「我叫沙雲，妳當然聽過『飛刀神魔』沙千燈，他就是我們的師父。」

揚袖的公子道：「我叫沙電，出手快如閃電，我們佩劍，是要你們注意劍，以爲我們是孔揚秦傳人，但出的是刀，我的刀像不像閃電？」

聳肩的公子道：「我叫沙雷，我還沒有出手，我出手怎樣，待會兒你們自然知道，還有一位沙風，他是大師兄，他來去如風，只怕早已……」

蕭夫人臉色變了。

——沙家傳人，共有四人，而今沙風不在，難道已進了振眉閣？

——老夫人不諳武功，只怕……！

蕭秋水臉色也變了。

——莊外大敵來犯，看來爹那兒騰不出人手回來。

——這兒方一交手，母親已受重傷，自己又失劍，如何是這三人敵手？

蕭夫人忽然做了一件事，她返身，掠出，到了振眉閣門前，一腳踢開了振眉閣的門！

門嘩然而開，燈火明滅，裏面竟沒有人！

——人去了那裏，難道，難道已遭了沙風的毒手？

× × ×

蕭夫人離開飯桌時，「權力帮」的人發動了第一次攻擊，浣花劍派也展開了第一次保衛戰。

第一次攻來了十一名「權力帮」的人，他們越過正道，翻入牆內，潛到正堂，忽然遇上了七名鷹組的高手。

龍組是負責搏殺的，他們的武功在浣花劍派中最高。

但是七名龍組的劍手都殉職了。

「權力帮」的人也不好過，只逃生了一個。

這一名劍手，翻牆飛奔，消失在「劍廬」門前的樹林子裏。

× × ×

然後「權力帮」又來了十七個人，爲首一名正是那逃回去的帮徒。

他們翻牆而入，穿過弄堂，走入大廳，再分批轉入內廳，抵達七曲廊時，十六名龍組的劍手才截住他們，搏殺了起來。

這第二批的「權力帮」衆，看來武功的確比第一批高明得多，搏鬥了半句鐘，兩方面都死了人。

龍組退回來的有三個，「權力帮」退走的有五人。

這五人退到了樹林子裏。

樹林子裏沒有聲息。

黑暗一片。

× × ×

唐大、蕭西樓、朱俠武就在「聽雨樓」上，靜觀這一切，然後唐大問了一句：

「蕭大俠，院子裏，院子外，至少還有七十八名高手潛伏，爲何他們不參戰？」

蕭西樓道：「沒有我的命令，他們絕不參戰。」

唐大等他說下去。

晚風很勁，蕭西樓眉鬚飄飛：「加上廊上、廊下、池邊、池裏、閣旁、閣外、軒中、軒上、室側、室下，其實一共還有一百四十六人，唐大俠沒有看見罷了。」

唐大歎道：「好嚴密的蕭府。敢問用意？」

蕭西樓道：「『權力帮』第一批旨在試探，看見我們人手不多，所以有些不相信，於是派出第二批，我們的人手還是不足，只怕會相信了。他們眞正的主力未出，我們的兵力又怎能顯示出來？」

唐大尚未答話，忽然殺氣冲天！

× × ×

七十二名「權力帮」徒，踢翻了大門，了無所懼，長驅直入！

然而在黑暗，左右兩側，各有二十四名「權力帮」徒潛了進莊。

這左右共四十八名帮徒，一看身手，便知俱是武功最高的一組。

這兩批人在大廳與十餘名龍組殺手對峙起來，龍組殺手當然不敵，敗退，到了內院，又支援了十餘名龍組劍手，未幾，又死傷過半，退入長江劍室！

「權力帮」徒乘勝追擊，殺入長江劍室！

就在此時，勢局忽然大變！

龍組劍手，本只賸下七八名，忽然間，增至五十餘名，而且在壁中、灶下、屋上、室外，湧現了百餘名劍手。

鷹組、犬組、虎組俱加入戰團。

「權力帮」因勝而得意忘形，深入腹地，變成了困獸之鬪！

一個年青的、精悍的、銳利的劍手走上「聽雨樓」來。

年輕是他的年紀，精悍是他的身段，銳利是他的眼神，蕭西樓只跟他講了一句話：「一個活的也不准留。」那青年人立即去了。

然後喊殺聲喧天而起。唐大問：「他是誰？」

蕭西樓撫鬚道：「他是龍組組長，張長弓。」

唐大只說了一句：「好。」

喊殺聲終於停了。

那青年又出現在樓上，只說了一句話，一句長話：「來人一百二十，沒有活一個回去，龍組折損五十三人，鷹組十九人、犬組六人、虎組四人。」

蕭西樓點點頭道：「好。」

張長弓立時又去了，畢竟消失在黑暗中。

唐大嘆道：「人說蜀中唐門龍潭虎穴，其實浣花蕭家，才是鐵壁銅牆。」

就在這時，外面的黑暗中走出了兩個人。蕭西樓臉色立時綳緊，道：「正點子來了。」

× × ×

來的只有兩人。

一老一少，老的在前，少是在後。

老的黝黑，少的蒼白，兩人走路的姿態却是一模一樣的，畢挺、僵硬、冷毒的僵屍。

朱俠武開口說話了，第一次開口說話，說話只有一句：「華孤墳！」

「百毒神魔」華孤墳！

× × ×

後面跟的少年無疑就是華孤墳的嫡傳弟子南宮松篁。

南宮世家本是武林名家，但最不肖的子弟就是投靠「權力帮」的南宮松篁。

華孤墳與南宮松篁慢慢走着，到了蕭家大門，停了下來，再也不動了，一白一黑兩人猶如僵屍一般，在夜風中衣袂飄飛，好似鬼魅一樣。

然後有四個人同時出現，出現的同時出手，出手同時迅速，迅速得一出劍劍已至！

龍組訓練有素的劍手。

眼看劍要刺中這老少兩人，可是四名劍手忽然無緣無故的仰天倒了下去。

一倒下去，再也起不來。

然而那一老一少依然動也不動。

× × ×

風很大，但依然繁星漫天明月如皓。

蕭西樓身形一動，唐大却道：「讓我來。」

蕭西樓搖搖頭，笑道：「這不是待客之道。」

唐大笑道：「我不是客。」

——他們兩人中，只有一人能下去。

——權力帮既然來的是兩人，下去接戰的也只能是兩人

——武林中有武林中的帮規，江湖上有江湖上的家法，對方既來了兩個主將挑戰，蕭家自然也要派兩名高手，這種接戰的方法，從楚漢相爭，早已因襲相傳。

朱俠武忽然說道：「唐大去，他懂用毒。」

唐大笑笑道：「而且這裏，還要你主持。」

——蛇無頭不行，蕭家自不能羣龍無首。

——但在這一句中，可以見出縱橫武林的唐大，居然不知這一役的生死勝敗。

——任誰與「百毒神魔」交手，都難有五成以上的把握的。

唐大笑向左丘超然與鄧玉函道：「他帶來了一個弟子，你們誰願意跟我去？」

左丘超然道：「我去。」

「錚」地一聲，左丘超然的咽喉立刻被一劍抵住。

出劍的人是鄧玉函，鄧玉函冷冷地道：「我比你狠，我去。」

——對付「百毒神魔」的後人，一定要心狠手辣的人才可以。

——何況鄧玉函的南海劍法又是有名的快劍。

唐大道：「鄧玉函你去。左丘你用的是擒拿手，華孤墳的人是擒治不得的。」

——誰沾上華孤墳，只有死路一條。

× × ×

唐大、鄧玉函慢慢走了下來，門已被搗爛，但門環還在，唐大還是伸手開了門，踱出石階，看見華孤墳，南宮松篁，在他們五尺之遙停了下來，鄧玉函就站在他身後。

唐大笑道：「你好。」

老人一直皺着眉，忽然展眉道：「你來了。」

唐大道：「是我來了。」

老人道：「四川唐家可以不可以不管此事嗎？」

唐大笑道：「不可以。」

老人道：「聽說你也會用毒？」

唐大道：「會用暗器的人很少不會用毒的。」

老人傲然道：「那你就死吧。」

忽然一躬身，鄧玉函知道老人就要施毒，但不知如何躲避是好，只見唐大也雙手插入鏢囊中，神色也十分緊張！

× × ×

唐大忽然雙手自鏢囊中抽出！

抽出的雙手依然沒有暗器，因爲暗器已打了出去！

只聽一聲慘叫，不是發自老人，而是發自少年。

那少年搖搖欲墜，老人一見，立時臉色發白。

少年原來一直站在老人身後，只見他一步一步走前來，走了三步，停止不動，掙扎道：「你……你……你怎知我才是……才是華孤墳。」

唐大沒有動，神色不變：「因爲我也是用毒行家，一眼便看出這老人浸淫在毒物中，不及五年。而華孤墳十年前已毒名揚天下。」

唐大向老人望了一眼，又向少年道：「所以你才是華孤墳，他是你的徒弟，南宮松篁，你想借他來吸引我的注意力，好趁機下毒，我佯作中計，才一擊而搏殺了你——！」

少年狂吼一聲，掙扎衝前，唐大依然不動，華孤墳衝了兩步，萎然撲地而倒，只見他白衣的背上，有七支弧形的鋼鏢，衣上有七灘血紅。

鄧玉函心中驚駭無已：唐大與華孤墳是面對面的站着，居然誰也看不清楚他出手，而且一出手，暗器竟繞過去打在對方背上！

只聽老人顫聲道：「這是……這是『千迴盪氣、萬迴腸』七子鋼鏢？」

唐大笑道：「正是蜀中唐家，『七子神鏢』！」

臨空雙手一抓，七枚鋼鏢竟自華孤墳背肉破飛而出，回到唐大手裏，唐大把它放回鏢囊。

南宮松篁瞪住了眼，說不出話來，唐大笑道：「你要挑我還是挑這位南海劍派的英傑，或者把你師父的屍體運回去？」

南宮松篁忽然目光閃了閃，冷笑道：「至於你，我不必挑了。」

唐大大笑道：「好——」突然語音一歇，一臉驚怖，看自己的雙手，竟已變成

紫綠色，駭然嘶聲道：「屍毒！」

南宮松篁桀桀笑道：「家師歿前，已把毒佈在你的鋼鏢上，你收回飛鏢，便等於沾了毒……」

唐大一聲狂吼，反手打掉自己腰間的鏢囊，忽然天旋地轉，眼前一黑，便已撲倒在地，不醒人事。

× × ×

風越來越急，樹越搖越厲害。

南宮松篁慢慢把視綫自撲倒的唐大收起，投注到鄧玉函身上來。

鄧玉函只覺一陣森冷，緩緩拔出了劍，緩緩的遞刺出去。

南海劍派本來講求快、急、詭、秘、奇五大要訣的，但鄧玉函這一劍却刺得十分緩慢。

十分十分的緩慢。

也正因爲緩慢，才無瑕可襲，無處可躲。

南宮松篁的臉色變了，他想避，但劍尖如毒蛇，只要他一動，便會釘住他咽喉，他想退，但劍如長弓，他一動便把他射穿窟窿！

所以他只有一拚，以毒還劍！

× × ×

劍離南宮松篁胸膛不及一尺，然而鄧玉函却不敢貿然刺出去。

刺出去之後，他躲不躲得開南宮松篁的毒？

南宮松篁的眼珠閃着狡黠的光芒：「你知道我是華孤墳的弟子。」

然後又加强了一句：「唯一的嫡傳弟子。」

鄧玉函仍聚神於劍上，沒有答腔。

南宮松篁的姿勢依然沒有改變，笑道：「家師的用毒本事你是看見的，唐先生的暗器一沾他身子，便變成毒物，毒倒了唐先生。」說着眼光望向地上的唐大，又道：「唐先生中毒，而你却和我在這裏耗着。」

鄧玉函依然目凝於劍，南宮松篁額上隱然有汗。

「家師已死，我却無意把他抬回去，天生人，人葬土，那是最適切不過的歸宿了。」

然後又緊盯着鄧玉函的劍道：「你一劍刺出，未必躲得過我的毒，我也未必躲得過你的劍。」

隨後又吞了口沫液，道：「而我只想一個人走回去，你却可以扶唐先生回去醫治。」

——唐大不知生死如何？但再這樣拖下去，則是必死無疑。

南宮松篁雙目緊盯劍尖，道：「要是你同意，收回你的劍，我先走，你再走，要是不同意，請出招！」

然後，他就全神貫注，一句話也不說了。

鄧玉函的劍尖凝在半空，好一會，一寸，一寸，一寸的收回。

南宮松篁好似鬆了一口氣，雙手一揮，轉身就走，汗水已濕透背衫。

鄧玉函的劍點地而立，一直等到南宮松篁消失在黑暗中後，全身綳緊的肌肉才告放鬆，差一點就站立不住。

剛才那一場對峙，實在太耗精神、體力了。

鄧玉函提劍，却將劍還鞘，月色下，忽然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

他跟蕭秋水三年，三年來，蕭秋水每逢在事情發生前，都有一種很奇異的觸覺，鄧玉函跟蕭秋水一久，也感染到這種特性。

就在這時，月映照在劍上，發出一種很奇異的光芒。

不是劍芒，而是青芒。

鄧玉函心裏一凜，定睛看出，只見自劍尖始有一股隱似水流一般的東西，慢慢渡過劍身，向劍柄上延來！

這似液非液，似固非固的東西，在月色下，是暗青色的。

鄧玉函舉劍一照，才知道這暗青色的東西，竟是千百隻蠕動、爬行着的毒蟲！

蠱毒！

南宮松篁竟在臨走前揮手間佈下的苗疆蠱毒！

鄧玉函心裏不禁發毛，「颼」地一聲，長劍劃過夜空，投入林中，他猛挾起唐大，發足就跑回「劍廬」去，再也沒有回頭。

——他心中在暗叫僥倖，要是不仔細看，還劍入鞘，蠱毒豈不是都到了身上？

× × ×

華孤墳倒下的時候，蕭西樓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敬佩。

——華孤墳死了，厲害的對手又少了一個，心裏自是喜歡。

——敬佩的是對唐大，要是自己下去，注意力全集中在那老者的身上，恐怕早已給百毒神魔毒倒了。

就在此時，唐大也倒下了。

蕭西樓驚駭無已，正欲下去，但朱俠武一把抓住他。

——不能下去，你一下去，敵人便知道我們的底細，而且這邊下一個人，對方也正好多派出一人。

——這樣反而會害了唐大的性命。

然後便是鄧玉函與南宮松篁的對峙，跟着是南宮松篁的退走，鄧玉函的撒劍，接着下來是鄧玉函抱着唐大，飛奔入門，直上「聽雨樓」。

蕭西樓瞧得一顆心，幾飛出口腔外。

× × ×

蕭西樓一把脈，臉色一沉，把三顆顏色不同的藥丸，塞入唐大口中，唐大已奄奄一息。

蕭西樓又說了一句話：「玉函，你扶唐大俠進『黃河小軒』，給他歇着，替他護法。」

鄧玉函道：「是。」即退了出去。

左丘超然不禁問道：「唐大俠傷勢如何？」

蕭西樓長歎一聲，滿目憂戚道：「五成把握，這兒能治百毒神魔奇毒的，竟只有唐先生一人耳，我的三顆藥丸，一是壓毒性發作，二是增加內息，三是催動唐先生轉醒，只有唐先生甦醒後，才有辦法迫毒性。」

隨後又道：「唐先生一會必定轉醒，有玉函護法，則要看唐先生自療了，這……這只有五成把握。」

黑暗處忽然一聲厲嘶、狂嚎，宛若野

狠嗥月，十分淒厲，三嘶過後，聲音一歇，一盞紅燈亮了起來，一個人提燈走了出來。

人在燈後，燈光血紅。

燈火刺目，人看不見。

蕭西樓動言道：「天狼噬月，半刀絕命，紅燈鬼影，一刀斷魂——沙千燈！」

× ×

蕭夫人臉色變了，厲聲問：「老夫人在那裏？」

蕭秋水從來沒有見過他母親如此猝厲，沙雲，沙雷，沙電却曼聲笑了起來。

蕭夫人臉色煞白，提劍衝了過去，沙雷，沙電立時包抄了上去。

蕭秋水赤手空拳，却遇上了沙雲。

蕭夫人若沒受傷，沙雷，沙電不是其敵，但重創於臂，要面對兩支雷電快刀，就力不從心了。蕭秋水的武功亦不在沙雲之下，但是他沒有兵器。

沒有兵器，在沙雲詭異離奇的飛刀下，簡直走不近去，只有捱打的份兒。

何況蕭秋水還分心於蕭夫人的困境。

只聽蕭夫人悶哼一聲，腿上又着了一刀。

沙雷的飛刀。

沙電的刀在快，沙雷的刀在力。

中沙電的刀傷口迸裂，中沙雷的刀創口深邃。

蕭夫人倒下，蕭秋水狂吼一聲，使出至剛至急的「鐵綫拳」法。

「鐵錢拳」原爲蕭家老大蕭易人所創，勁道急猛，蕭秋水一輪攻下來，竟使沙雲騰不出手來發飛刀。

蕭秋水一口氣攻出七八拳，返身一撲，攔在蕭夫人身前，沙雲，沙雷，沙電也不急，曼聲笑着，分三個方面，包圍了蕭秋水母子。

沙雲笑道：「天狼噬月——」

沙雷曼聲道：「半刀絕命——」

沙電長吟道：「紅燈鬼影——」

——蕭氏母子已退無可退，一無兵器，一受重傷，他們決定同時出刀，把這母子斃於刀下。

——他們準備一吟出最末一句：「一斷魂刀」，便三刀齊射！

× ×

紅燈挑出，如血賁動，燈後的人，却一動也不動。

蕭西樓道：「我去。」

這時忽然一道閃電。

明月當空，繁星如雨，風勁夜沉，何來閃電？

電閃過後，場中便多了一人。

蕭西樓認識這人，失聲叫道：「孔揚秦！」

三絕劍魔孔揚秦！

是劍光，不是電光！

蕭西樓望向朱俠武，朱俠武點了點頭，在夜色裏，他大步的跨了出去，沉厚的步伐一旦開始，便似跟夜色融成一體，便絕不停止。

朱俠武一直走下「聽雨樓」，走出「劍廬」。

蕭西樓輕聲道：「超然。」

左丘超然趨近道：「是。」

蕭西樓平靜地道：「夫人和秋水，一直沒有回來，只怕『振眉閣』亦有事故，唐先生和康先生都受了重傷，刦生和玉函要去照料，我和朱大俠下去，此戰勝負，殊難預料……這兒，這兒就暫時由你照顧了。」

左丘超然眼眶潮濕了，澀聲道：「伯父放心。」

風大，星繁，蕭西樓低頭竄去，只見朱俠武正穿過大門，走下長階，走向門外，門外黑暗中，相隔七尺，各立一人，一個紅燈如血，看不清楚，一個長劍如雪默立，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動靜。

蕭西樓的手緊握了一下劍柄，一挺胸，一揚袖，大步走了下去。

× × ×

沙雲、沙雷、沙電正要出手，這出手將是必殺的一擊！

蕭氏母子退無退路，連招架的力量與兵器，皆無！

沙雲、沙雷、沙電同時喊出：「一斷魂刀！」

正在此時，一道人影，一道劍影，忽然而至。

劍光極快，沙雲看見劍光時，劍光已衝破他的防綫，沒入他的胸腹之間。

沙電看見劍光時，劍尖是從沙雲背後冒出來的！

這劍穿透沙雲的背，但來勢仍一樣的快！

沙電有名是刀光如電，他一刀掟出，刀却插入沙雲背後，而劍光如電，又「嗤」地刺入他的胸膛！

沙電慘嘶，他瀕死前，仍沒有看清楚敵人的容貌。

人影直撲沙雷！

沙雷立時發出一刀！

這一刀命中來人，但來人依然扎手扎脚撲了下來，沙雷閃躲不及，「砰」地跌在一起，撞得臉青鼻腫。

等他睜開眼時，推開壓在身上的人，才知道是一具死屍。

這屍首是沙風的屍體。

沙風在未中他飛刀前已經死了，咽喉穿了一個大洞，是被人一劍刺死的。

沙雷駭然叫道：「老大，老四，你看老二……」聲音突然噎住，因爲他看見沙雲、沙電已不再是活人了。

只不過一瞬間，他們所向無敵的沙家四兄弟，居然只剩下了他一人，這驚變來得太突然，突然得讓沙雷忘記了悲痛。只有驚怖！

沙雷看見場中忽然然多了一個人，月色下，只見這人高大、微駝，蒼老的婦人，站在場中。

這沙雷忽然覺得頭皮發炸，全身發毛，因爲這平凡，甚至長相有些愚蠢的婦人，手中拿了一柄劍。

這一劍在手，再看這婦人，却完全不同的一種模樣，同樣的臉孔，却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不僅沙雷驚駭，連蕭夫人、蕭秋水都感到驚詫。

他們斷未料到來救他們的，一劍殺二沙、三殺一傷，劍出如風，電光火石間的高手，竟是老夫人房中，那笨拙，沉默的老僕：張媽！

× × ×

張媽出劍時，劍芒通白，而今靜立時，劍身全黑，江湖中只有一把這種劍，名叫「陰陽劍」。

「陰陽劍」輕若鴻毛，所以出手盡可發揮，而使這把劍的人是一名隱俠，叫做張臨意。

這張臨意武功奇高，據說他的劍法都是即時對敵而創，隨意發揮，加上一柄寫意妙詣的「陰陽劍」，更是如虎添翼，有人說他的劍法，甚至已在當今七大名劍之上。

張臨意出道極早，但性格極怪，出手極辣，中年因痴於劍，而忘於情，竟於練劍時誤殺其愛妻，事後悔恨交集，幾成痴狂，時常裝扮成其妻的裝束，放蕩江湖，後來便沒了聲息，據說終於爲高人所收，戾氣盡去，但「陰陽劍客」張臨意七字，武林中人仍然聞之無不動容。

但是誰也沒想到，這高大、蒼老、馴服的僕人，竟然就是當年名動武林的張臨意！

× × ×

老夫人不會武功，然而她的僕人却是武林名宿，這是連蕭夫人都意料不到的。

所以一時連蕭夫人也不知該如何說是好。

張臨意木然地站在月色下，然後緩緩地轉過身子，望向沙雷！

沙雷魂飛魄散，掏出飛刀，心裏一慌，竟連刀都掉落在地上。

——這樣的飛刀，又怎樣傷得了人？

忽然一個聲音，慈祥、而帶莊嚴：「張媽，饒他吧。」

這人還是把大名鼎鼎的劍客張臨意叫爲「張媽」，但張臨意一聽這聲音，立即垂下了手，而且垂下了頭，劍忽然不見了，又變成了個拘謹、滄桑、遲鈍的老僕人，必恭必敬地道：「是。」

× × ×

說話的是老夫人。

老夫人慢慢踱出來，看見蕭夫人，走過去扶持，憐惜的說：「蕭夫人，爲了老身，使妳受傷，老身眞無以爲報……」

蕭夫人勉強笑道：「晚輩等保護夫人不力，反幸得貴僕……張老前輩拔劍相助，晚輩實在愧煞……」

一直到現在，蕭秋水才能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權力帮」不全是衝着他來，甚至也不是爲他結下樑子而血洗浣花劍派，而主因看來是爲了這令人莊重、敬仰、親切的老夫人，「權力帮」才不惜動用重兵，吸住大部份的高手注意力在外邊，然後再派遣高手，潛入內府，擄刦老夫人。……蕭秋水肯定了這點，心才比較安。

但這老夫人究竟是誰呢？

× × ×

老夫人道：「張媽，請這小友說幾句話。」

張媽躬身道：「是。」轉身向沙雷問：「你們一共來了幾人？」

沙雷咬緊牙關，沒有作聲。

張媽也沒說什麼，只是重複再問了一句：「你們來了幾人？」這語音也沒有異樣，然而却令人忽生然了一股蕭殺之意，毛骨悚然，只聽沙雷禁不住脫口道：「三百……三百六十多人。」

張媽道：「是什麼人？」

沙雷道：「家師，孔護法、華護法各帶了帮中一百名子弟，還有六十餘人，是我們四兄弟，南宮世兄，以及孔護法三位弟子的友人。」

張媽道：「主帥就只是沙千燈，孔揚秦，華孤墳三人麼？」

沙雷道：「是。」

張媽忽然衝近，沙雷大駭，出刀，張媽劍鍔就頂撞在沙雷腹間，沙雷負痛，刀歪飛去，撫肚痛不欲生，嘶聲道：「張臨意你……」

張臨意道：「你說謊。」然後又道：「沒有人能對我說謊。」接着道：「我再問你一次，『上天入地，十九人魔』來了幾個？」

沙雷抬頭，猛見張臨意的目光，突地打了一個冷顫，囁嚅道：「已來了……四個……」

張臨意厲聲道：「將來的呢？」

沙雷垂了頭，囁嚅地說道：「還有一個。」

張臨意點頭道：「是了。我道李沉舟要毀蕭家，破浣花劍派，擄老夫人，怎只會派三個人來……另外兩個是誰？」

沙雷震了一震，道：「我不知道。」

張臨意忽然靜了下來。這一靜下來，沙雷如電殛一般，慌忙叫道：「我……我眞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已來的是『無名護法』，將來的是『一洞護法』，他們倆，我……我眞的沒有見過！」

護法其實就是人魔。在江湖上稱「十九人魔」，在「權力帮」中却稱爲「上天入地，十九神護」。

這「十九人魔」中，有兩個人，一個無名無姓，無踪無跡，除十九人魔自身外，也不知其人是誰。

這人就叫「無名神魔」。

——無名的往往比有名的更可怕。

——有名的殺了人，怎樣殺的，殺的是誰，總會有人知道；無名的却就算殺了你，你也不一定知道這是誰幹的。

至於「一洞神魔」，人人都知道他叫左常生，但不知他因何叫「一洞」。

因爲跟他交手的人，全都死了。

張媽緊接地又問了一句：「已來的是誰？」

沙雷道：「『無名護法』。」

——那將來的是「一洞神魔」了。

張臨意的臉色忽然沉重了起來，是不是這兩個敵手，實在是太厲害了。

張臨意終於道：「你去吧。」

沙雷站了起身，只覺繁星如雨，皓月當空，天下之大，却無所容身。

他洩露了「權力帮」的秘密，就連師父沙千燈，也容不得他。

老夫人淡淡地說了一句話：「要是你覺得無所適從，那就留在我身邊吧。」

老夫人這淡淡的一句話，却像一塊磁鐵一般，把沙雷心中的飛刀吸引了過去，沙雷就爲了這一句晴如天空，响如霹靂般的一句話，一屈膝，就跪在老夫人面前，彷彿有了眞正的依靠，再也不走了。

老夫人也沒說什麼，只是微笑着，輕

輕地扶了他起來。

沙雷留在老夫人身邊，會不會背叛？大家都因老夫人一句親切嚴穆的話，都沒有也不必想到這個。

──老夫人的話有那末大的威力，老夫人到底是誰？

× × ×

老夫人道：「張媽，蕭夫人受傷了，你替她治療一下。」張臨意的「天香續命膠」是名聞江湖的傷藥。

張媽恭聲道：「是。」

蕭夫人臉白如紙，依然強笑道：「我不礙事。『觀魚閣』中還有一位康先生，中了華孤墳的毒，請張前輩勞顧一下。」

張臨意道：「好。」隨後又有些猶疑，老夫人漫聲道：「你去吧，敵人已退，你不用老照顧我。」

張媽依然恭敬地道：「是。」

老夫人向沙雷一招手，道：「你跟我來……」

× × ×

蕭秋水向他母親問了他終於禁不住要問的一句話：

「媽，老夫人到底是誰？」

蕭夫人却忽然向張臨意道：「張前輩，『觀魚閣』在迴廊前方左側，轉彎就到……」話未說完，便仰首倒了下去。

蕭秋水急忙扶起，驚叫道：「媽！」

張臨意只看了一眼，便道：「我先救她，再去觀魚閣。你抬你母親先進『振眉閣』。」

──男女受授不親，雖然在年紀、名氣上，張臨意作爲前輩都綽綽有餘，但要治傷，還是有老夫人在場最好。

──蕭夫人一連捱了兩記飛刀，先前硬是強撐，挺到最後，終於暈倒過去。

× × ×

蕭西樓與朱俠武並排着，相隔是七尺之遠。

蕭西樓面對孔揚秦，朱俠武面對沙千燈，相隔也是七尺。

沙千燈與孔揚秦，相隔亦是七尺之遠，並排而立。

四個人都沒有說出一句話。

四個人靜靜地立着。

× × ×

──紅燈之後是什麼？人？鬼？或幽靈？

廿八年前，自從一家踏踏實實的鏢局，在一夜間十八口全被飛刀釘死後，他便盯上這沙千燈。

可是他一直沒有殺他的把握。

一直等到五年前，他的武功終於練成了，但枉死在沙千燈手下的人，又何止於滅了一千盞黑夜裏的明燈。

想到這裏，朱俠武就義憤填膺！

沙千燈也極聰明，七年前，便投入了「權力帮」！

加入了「權力帮」，不僅有了權力，而且也有了地位，更且連武力都增進了不少。

朱俠武已不肯定自己是否再能擊殺沙千燈。

沙千燈，「天狠噬月，半刀絕命；紅燈鬼影，一刀斷魂！」四年前，沙千燈殺了「日月雙鈎」梁發梁大俠，兩年前，沙千燈也是以一柄飛刀，搏殺了「長春劍」邵荒烟。

然而邵荒烟與梁發的武功，與朱俠武相去並不遠。

× × ×

紅燈，紅燈背後，到底是什麼？

鐵臉，鐵臉的心裏在想些什麼？

怕？懼？還是殺？

廿八年前，當他第一次出手起，他就知道，他被一個極厲害的對手盯上了。

這對手就是朱俠武。

他跟朱俠武無怨無仇，他不知道爲什麼朱俠武要跟他過不去。

然而他却知道朱俠武的武功，他最多只有五成的把握可以一擊搏殺他。

沒有八成以上把握的事，他絕不幹。

有一段時候，他被這「鐵衣、鐵手、鐵臉，鐵羅網」的追踪下，幾乎要崩潰了，要瘋狂了，但他沒有癲狂，反而加入了「權力帮」。

有權力，就有安全，他終於舒了一口氣。

但是他隨後又發現，朱俠武還是沒有放過他，只是更加小心罷了。

他到現在，還是想不通朱俠武爲何跟他爲難，他確知自己從未誤殺過這朱俠武的人。

這次「權力帮」大舉殲滅浣花蕭家，他自願前往，就是因爲知道蕭西樓與朱俠武親密的友誼關係。

他再也無法忍受這樣一個敵人的存在，所以他要先毀掉這個人，不單是毀掉這個敵人，而且要毀掉這個敵人的羽翼、利喙！只是他毀得掉嗎？

朱俠武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誰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鐵臉的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

× × ×

蕭西樓隨意站在那裏，劍依然垂蕩腰間，劍鋒依然在鞘裏，沒有亮出來。

──然而孔揚秦却知道蕭西樓已拔出了劍！

──蕭西樓本身就是劍，他的人已發出了劍氣！

──他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裏，你只要半步走錯，他的劍剎那間便可以刺穿了他三、四十個窟窿。

× × ×

孔揚秦站在那裏，低頭沉思，劍已出鞘，劍尖點地，看來就像一個仗劍冥想的高人隱士。

劍身透亮如雪。

──然而蕭西樓却知道，這樣的一個姿勢，隨時會變成一擊必殺，或變成天衣無縫的守招！

──蕭西樓諳天下三十七種劍法，使用過四十二柄名劍，創過七套劍法，但仍想不出有一招、一劍、一式，可以破掉這個姿態的。

× × ×

火光冲天而起。

火光自樹林子裏，直燒到蕭家劍廬，其快不可奪，其勢不可擋。

喊殺冲天。人影，衝上城樓，衝入門內──顯然這才是「權力帮」全力一擊！

蕭西樓、朱俠武已面臨大敵，蕭夫人、唐大、康出漁又分別受傷，中毒，浣花劍派如何封殺權力帮這次大進攻呢？

四處已起火。

蕭西樓、朱俠武居然神色未變。

× × ×

蕭秋水自「振眉閣」出來，與張臨意一同走着，抬頭就看見火光冲天，喊殺震天。

蕭秋水住足，張臨意只抬了抬頭，淡淡地道：「你爹自會料理，要是浣花劍派連這也應付不過去，那也命中該絕了。你快帶我去『觀魚閣』。」

蕭秋水覺得一陣赧然，又有一陣怒意，心下忽然要決定什麼似的，道：「張前輩，在下先領你去醫療康先生，至於浣花劍派的事，就算我派應付自如，但在下這作爲弟子的，當然要去關心，要去參與，雖死不辭。」

張臨意回頭看了蕭秋水一眼，瞇着眼睛笑道：「好。」走了幾步忽又道：「近十年來，你是唯一敢與我頂撞的後輩。」

× × ×

蕭西樓動了，踏前一步。

這一步踏得三分實，七分虛，趾偏內，跟側外。

孔揚秦却退了一步。

這一步退得七分虛，三分實，脚掌借力，趾虛點。

蕭西樓、孔揚秦這一退一進，身上的姿態却全無改變。

蕭西樓忽一步踏宮位，一步轉巽位。

孔揚秦忽上一步入震位，再一步走乾位。

蕭西樓忽前三步，後退半步，再急走五步，後退二步半。

孔揚秦再快走七步，一足立，一跳一跪，再猛然站立。

兩人步法加快，快得令人看也看不清楚，而且步法越來越複雜，然而上身的姿態沒有改變過，而且絕對沒有碰及對方與朱俠武及沙千燈。

兩人又忽然一停，孔揚秦怪嘯一聲，往後一翻，飛鳥投林，掠入黑暗的樹林裏去不見。

× × ×

樹林爲何黑暗？本不是火光冲天嗎？

在蕭西樓與孔揚秦比鬥步法時，朱俠武與沙千燈依然對峙着。

紅燈越來越熾，朱俠武你爲何還不倒下？

火光越來越熾，朱俠武你爲何還不出手？

沙千燈期待朱俠武心亂，心一亂，便動手，就在敵人一欲動手時，正是攻守間最虛弱處──沙千燈便有把握一刀令朱俠武絕命、斷魂！

但朱俠武一張鐵面，在光火中閃動，依然沒有表情。

他像望着燈籠，也像望着燈後，這漸熾的紅燈，與更盛的火光，似對他的眼睛毫無影響。

然而沙千燈却知道他手上這盞紅燈，曾使過十九位武林高手迷眩，七位武林高手瞎了眼，被他出手一刀，斷魂絕命！

──然而朱俠武爲何不爲所動？

火光越來越熾，旁邊的蕭西樓與孔揚秦愈走愈快，但沙千燈的心頭竟紊亂了起來。

而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

「劍廬」的起火處竟似奇蹟一般地熄滅了。

火頭是被撲滅的。

到處都是水花，看情形浣花劍派早有準備，有七八十名佩劍的女子，拿着水桶，到處澆水。

而衝進去的帮衆，現在又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去。

出來的人數還不及原先衝進來的人數一半之多！

沙千燈已然心亂！

──我那四個徒兒怎麼還不見出來？

──我們在這裏絆住這兩個老怪，究竟要絆到幾時？

× × ×

劍廬的火光熄了，樹林子裏的火光也滅了。

沙千燈發現一件更可怕的事，他想用紅燈來吸引朱俠武的注意力，現在紅燈反而成了他的累贅，在黑暗中，朱俠武的打擊點只要集中在紅燈背後。

就在剛才他心思雜亂時，這種局勢便已易換過來了，現在大勢已成，再也扳不回來了。

更可怕的，是沙千燈又發現了另一件事。

孔揚秦竟已走了

場中只留下了他。

蕭西樓已緩緩轉過身來了。

──他不能動，不能轉而面對着蕭西樓。

──因爲他知道，只要他一回身，朱俠武的鐵羅網，便會罩住自己；朱俠武的鐵手，便會扼斷自己的咽喉。

──要是他不回身，又如何去應付蕭西樓的劍？

──浣花劍派掌門人的劍！

× × ×

朱俠武要出手了，他知道沙千燈心已亂了。他見過一位劍法高絕，名氣甚至在當世七大名劍之上的「天馬行空」溫艷陽，却因爲他妻子在一旁賭氣，以致亂了心神，被一名全不諳武功的蠻漢擊倒。

所以朱俠武已有絕對的把握。

但就在此時，忽然「波」地一聲，鮮血飛濺，天烏地暗！

沙千燈的紅燈籠突然迸裂，濺出烏濁濃烈的液汁，只聽蕭西樓驚呼疾閃道：「五毒血汁！」

「唰」地一聲，又亮起了火光。火光在蕭西樓手裏，亮的是火摺子的光芒。

沙千燈已不在，他犧牲了仗以成名的手中紅燈，在蕭西樓、朱俠武閃躲那臭惡的濃汁時，沙千燈已走了。

朱俠武、蕭西樓對望了一眼，沒有說話，信步向劍廬走回去。

然而他倆的心中，却感覺到晚風出奇的涼，星夜出奇的美麗，蕭家劍廬，更是出奇的親切，因爲他們擊退了平生之大敵，而且，而且還能安然無恙地回來。

生命，生命畢竟是令人歡歌的事。

（未完）

武壇軼事

李小龍個別授徒

嚴霜·文

李小龍在美國教授拳脚之際，除了分班教授，每位月收六十美元，還有個別教授，並非每月計算的，而是逐個鐘頭計算，每小時收費一百五十美元，後來他在電視台多次表演，名氣响了許多，按時收費的價格增加到每小時三百美元，仍有許多人學，奇怪的是這一點，有些人僅學一兩個鐘頭，便即離去，自行在家學習。

何以那種門徒慕名而來，僅學一兩個鐘頭就已經滿意呢？當然是收費太昂，影响到他們不想天天到李館紮馬開拳，做基本的工作，寧願在家裏練習，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僅學一兩小時的人，俱是希望知道李小龍有甚麼巧妙的方法拆招，換言之，這些人跟比較他更强的高手過招，打輸之後很不服氣，想找一種新的方法，打贏對手，於是登門求教，這種人多數是拳脚方面有了成就的，故此，一經指點，便即恍然大悟，李小龍再把自行練習的方式教給他，於是他就點頭告辭，認爲每點鐘三百美元，非常有價值。

如上所述，可見李小龍本人所學習的拳脚是非常實用的，不但他個人受益，就算跟他練習拳脚的人，明白了這一層道理，也有好處。

究竟李小龍如何教授那些門人用特殊的招式取勝呢？

這個問題相當有趣，我試把接近李小龍的朋友口述，當時李小龍教拳的情形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凡是有人願意用每小時交費三百美元的代價學習高級拳脚，李小龍必然是提出三個問題，叫他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他以前有沒有學習過中國功夫，如果沒有學習過，曾經學過西洋拳，摔角，或者南美洲土人硬打方式，甚至練習過氣功，也要講出來，使李小龍知道他在功夫方面有甚麼程度，是否能够實用。

第二個問題就是要求學的人說出何以他忽然想拜師，是否最近打輸過，有沒有受傷，假如有這種事情發生，對方使用那一種拳脚打贏，必須講得清清楚楚，然後找尋對策。

第三個問題就是向他請教的門人必須作全身檢驗，看看內臟有沒有隱藏的病，肌肉骨骼是否結實，如果內臟還有隱病，或者骨頭太過脆弱，又或肌肉軟弱，體重不足，應該靜養，不應打鬥，那時李小龍就會謝絕他的要求，不肯收他爲徒。

上述這幾種情况，必須向李小龍說清楚的，講述的時候不另收費，而且並非列入教授的時間之內，如果這個人有甚麼獨特的本領，或者會打筋斗，或者發拳特別沉重，只是欠缺靈活，也要在李小龍臉前盡量施展出來，總之，在非常短短的時間之內，李小龍要澈底明瞭這個人的品質和體格，以及學習中國功夫的目的，然後開始教授。

因爲李小龍在美國設館授徒，根本上在美國懂得打鬥的青年，多數是學習過西洋拳的，那些人遇着堅强的對手，覺得僅憑一雙拳頭無法取勝，聽說中國功夫能够用脚打贏高强的對手而且知道李小龍在萬排空手自由搏擊的比賽獲得冠軍，正是用脚取勝，於是登門求教，故此，李小龍問個明白之後，認爲此人不但想打贏一個西洋拳的高手，還希望以脚取勝，就在一個鐘頭之內，把各種脚法教授給他們，叫他在十日之內傾全力學習，過了十天再來見。他

這個門徒很滿意的告辭，閉門苦練，十天之後，再到李館學習，那時李小龍就要跟他自己拆招，活學活用，跟着講解一攻一守的原理，再進一步的指點他如何變招出擊。

假定他碰到另外一個脚法高强的人，以脚敵脚，如何破招，很快就一個鐘頭了，前後兩小時，只花六百美元，學習到中國功夫的脚法，有許多人認爲那是很有價值的，至於學會了脚法之後，是否施展出來，那是另外一回事。

照李小龍稱述，懂得脚法如何施展，那是兩個鐘頭已經教齊，怎樣能够使一雙脚運用的時候比較一雙手更加靈活，那就起碼要兩年苦練，故此，入門求學的門徒雖然多，眞正打得出截拳道那種門生却是很少的，電影明星當中有幾個人，例如占士高賓等，確確實實可以踢出少林脚，在銀幕上出盡風頭，全靠苦練，另外一個明星是大衞卡列顛，他在電視片集「功夫」裏面一舉成名，當時他只是爲了演戲而學功夫，事後却潛心苦練，也學會了少林脚法。

李小龍始終認爲中國功夫北方拳師經常說的一句，拳打三分，脚踢七分，確有道理，只要站在照身大鏡的前面，看看鏡中人，就會明白，脚比手長，肌肉骨骼，都比較一雙手强健得多，如果用脚去踢，能够踢出勁來，當然比較用手握拳衝打的力量威猛得多，如何能够踢出勁來呢？那就要苦練了，他只是指導新進的門人如何踢沙包，以及低撐脚，轉身虎尾脚，或穿心腿等，已經把中國功夫最重要的傳授給對方。

李小龍認爲一個拳師如果能够把握要點，在半小時之內，已經可以把中國少林脚說得一清二楚，不一定花幾年的時間才教授齊全。

李小龍還說一雙手和一雙脚各有妙用，不可發生偏差，如果僅知如何用脚去踢，那雙手打不出名堂來，這種拳師仍非第一流的貨色，跟高手過招，必須拳脚並用，而且要有些獨特的本領，才有機會打贏對方，至於獨門絕招，最有份量的是鐵砂掌，不過，李小龍反對一般人苦練這種掌法，認爲掌力太過沉重，出手傷人，無法自制，很容易就弄出命案來，弄巧反拙。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五）

馮嘉·文　子成·圖

慾海葬財神　覺岸查眞相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莉在沈伯伯的協助之下，乘船到達某城，在一位舊同學的家裏暫避風頭。不料她在那裏結識了一位殷小姐，並引爲至交，豈料有一天，殷小姐却帶來一大漢，把她擄至一遊艇上，不久，財神即出現她的面前，使她大爲驚愕。財神當下逼問她有關美鈔的事……

「假如你放了我，」藍莉說，「給我吃點東西和喝杯水，也許我能够講得清楚一點。現在這樣我很不舒服。他也不是這樣對我的！」

「這不是我們做事的方法！」財神的臉更冷酷了——假如那張臉有可能更冷酷的話。但是他也讓一步，說：「好吧！」然後提高聲音叫：「阿鄧！」

那個看守着藍莉的人應聲而入。他的臉上有一種期待的表情。似乎他預料財神會是叫他來動手用刑了。

「阿鄧，」財神說，「這位小姐說肚子餓，你餵她吃點東西吧！」

「餵她？」阿鄧問。

「是的，」財神說，「我並不打算給她鬆綁，我們不是這樣做事的。」

阿鄧出去了，很快就拿回來了一些三文治和一壺咖啡。他再問一次：「要我餵她？」

「是的，」財神說，「你餵她！」

阿鄧雖然沒有發出怨言，但他的不滿情緒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顯然是在想着，既然他能够把藍莉捉到這裏來，把她鬆綁，那爲什麼不能把她放掉，讓她自己吃東西，等她吃完了之後再縛起來呢？但假如阿鄧是在這樣想的話，他可並沒有說出來。他祇是依從財神的命令去做。

他小心地餵藍莉吃和喝。餵一個躺着的人吃東西還不難，餵喝的東西則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很小心及花很多時間。不過財神却願意等。他一面抽着香烟，一面等着。

財神顯然亦有他的一套想法。阿鄧能够把藍莉縛起來，那是阿鄧的事情，不過他在塲的時候，則還是盡量小心的好。

於是藍莉保持躺在那裏，手足仍然被縛着。她終於搖頭拒絕阿鄧的餵飼，說：「我吃飽了！」

財神扭扭頭示意，阿鄧出去了。

財神說：「好了，現在我們繼續談談吧！」

「假如你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許比較容易跟你談！」藍莉說。她現在的想法也許可以說是跡近瘋狂的。她知道她是死定了，然而她想在死之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她可以得到一種阿Q式的滿足——起碼她死了也是比司馬洛知道得多。

「你用不着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財神說，「我問你一句，你回答一句就行了。第一句：你究竟是替誰做事的？」

「我已經講過了，」藍莉說，「我並不是替什麼人做事的。我就是替自己做事。我不過是謀那隻箱子裏的錢。我是替他做事的，我就不必逃了。」

「你一直是在逃走。」財神說。

「哈，」藍莉輕蔑地冷笑着，「你總算相信了我一句話。」

「現在，」財神說，「我要你把你逃走之後發生的事情全部告訴我！」

「然後你就可以把我殺死了？」藍莉說。

「不一定，」財神說，「假如你對我們有用處，我就不殺你！」

「我却不大相信了，」藍莉說，「人家以爲你已經死了，我却知道你是活着，你還會讓我活下去？」

財神的臉還是那麼冷酷，祇有他的眼珠是正在燃燒着憤怒的光芒。他說：「這一點並不重要——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重要！」

「爲什麼？」藍莉問。

「媽的！」財神的聲音也顯出他的暴怒了，「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

「我已經講過了，」藍莉說，「你先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我再回答你的問題！」

藍莉那滿不在乎的態度使財神無法再提出進一步的恫嚇，似乎他亦知道藍莉現在是已經超越了恐懼的範圍了。大不了也是一死。他說：「既然你說你不過是一個

小人物，那為什麼你要知道？」

「好奇心，」藍莉說，「死前的好奇心。你也不想我死不瞑目吧？」

「你不一定會死的，」財神說，「讓我這樣對你講吧，我們這件事情，你還是不要知道為妙，假如你知道了，你才眞是要死了。你合作一點吧，假如你證明了你並不是替什麼人工作的，也許我們會放你走！」

藍莉不做聲。

「也許你不怕死，」財神說，「但你是一個女人，你一定怕痛，我們是有很多方法可以令你受到很大很大的痛苦的，你已經給我們捉到了，何必多受不必要的痛苦呢？」

藍莉還是不做聲。財神伸手進襟袋內，她以為他是拿香烟，但他却是拿出一隻摺着的透明膠袋。他把這膠袋打開來，說：「看，這是一隻很普通的膠袋，很好用，很廉價，但是也有一些很特別的用途，譬如說，你有沒有聽過『無水潛艇』這回事！」

藍莉的大無畏精神馬上不見了，她差點要把剛剛吃下去的東西都吐出來了。不錯，死不是最可怕的。這個比死更可怕。她也聽過，這是南美洲一些極權份子發明的刑法之一。那些人似乎很會設計這些事情，也許他們是有很多機會和很多實驗品吧？

但財神也許以為她沒有聽過，他繼續解說：「這膠袋是不透氣的，祇要把你的頭套住，袋口在你的頸上一束，膠袋內的氧氣很快就會用完，那時，我可以看着你窒息而死，我也可以在膠袋上開一個小洞，看着你吸不到足够的氧氣，但又未致於會窒息而死！」

「我：：我告訴你好了！」藍莉軟弱地說道。

「你講吧。」財神說，手中玩弄着那隻膠袋。

藍莉祇好從事招來。她把經過情形全部說出來了，祇是沒有提司馬洛的名字。她說這個人沒有講出自己的姓名，而她不敢問。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她要隱瞞這一點，也許是為了司馬洛的安全？不過，為了司馬洛的安全也等於是為了她自己。假如他們不知道對手是司馬洛，那麼起碼司馬洛捉到他們的機會大一點。至少在她死了之後司馬洛捉到他們的機會也大一點。

自然，這件事情的風流的部份，她也是沒有提起來了。她不過是一個囚徒。她給帶到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組織的總部去，被逼辨認照片，認出了他是一個在一年之前已經死去了的人葉兆雄。後來她逃出來了。

就是這樣了，她說，她不能知道得再多了。他們並沒有再對她講什麼。

「那些錢呢？」財神問。

「那些錢他們拿走了，」藍莉說，「我自然沒有機會到手！」

財神的眼中仍然是燃燒着一種憤怒的光芒，小心地審視着藍莉。藍莉說：「假如你不相信我，這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這個人是誰？」財神再問一次。

「我眞的不知道，」藍莉說，「充其量，我也是祇能够也替你辨認一下照片而已！」

財神的眼睛似乎愈來愈可怕了。他說：「我不相信，你不可能逃出來的！落在那種人的手中，你是不可能逃出來的！」

「我不是逃出來了嗎？」藍莉說。

財神看了她好一會。他的盤問倒是很特別的，祇是她講，而他聽着而已，他並不提出什麼問題，而現在他則就像是一副活的電腦在分析着她似的，要看出她究竟是不是在說謊。

後來，他忽然吐出一聲怒吼：「他們在利用你！」

「什麼？」藍莉莫名其妙地問。

「他們在利用你！」財神叫着，忽然之間一轉身就走出外面去了。

藍莉莫名其妙地躺在那裏。

她聽見財神在外面不知叫嚣着什麼。後來，她就聽到一聲爆炸，整艘船都震動起來，假如她不是給縛在那裏，她就會滾到地上了。

在這第一聲爆炸的餘震還未過去之前，她又聽到另外一聲爆炸，感覺到船身更加劇烈地震動着，就像打起觔斗來似的。

之後她恐怖地發覺床傾斜得很厲害，而有人在外面叫喊，有人的身體撞在牆壁上。雜沓的腳步聲。她知道船正在沉下去了，為了某種原因發生爆炸，船身正在入水，而船上的人正在逃走。她却是逃不出去的。她是給牢牢地困在這床上了。

乾潛艇，濕潛艇，無水潛艇，有水潛艇，有什麼分別？總之她是要淹死了，沒有人會來救她的。

很奇怪，燈光並沒有熄滅。也許是船上的燈光是用自己的儲電維持的，所以並沒有熄滅吧了。她可以看到海水從門口很快地湧進來。她軟弱地叫道：「救命！」

沒有人救她。事實上除了她之外也還有別人正在喊救命。

水進來得很快，地上的水很快就變得相當深了，床的一邊也已經給淹濕，而且跟着，窗簾也給海水冲開了，海水湧進房間裏來。

船一定已經沉得很深了，她已經沉到水平綫的下面了。別人可以逃到甲板上去，她却是不能够的。

海水升高，由於船身是傾斜的關係，所以首先是她的右邊手臂淹進了水中，海水很快地沿着她的手臂爬上來，向她的臉頰部份進攻。

跟着她就進了入地獄，海底的夜色出現了。也許那是海龍王的助手吧？一個黑色魔鬼似的東西從窗洞口滑了進來。手上還拿着那種牛頭馬面所拿的叉子。

她隨即發覺這並不是一個鬼，祇是一個蛙人而已。一個潛水人。

跟着水已把她的臉浸沒了，也封住了她的口鼻。她極力忍着那一口早已準備好了的氣。她知道這一刻是終於會來臨的，雖然吸滿了一口氣，也不能够支持多久，但是這是本能。一個人是總有一天會死的，這一點誰都知道，誰都知道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每一個人也還是盡可能延長自己的性命，盡量活得久，那怕祇是多活一分鐘而已。

不過現在，這個蛙人出現，情形又完全不同了，這使她樂觀得多，因為她相信

這個蛙人是她的救星。

沒有錯，她可以感覺到手上的繩子鬆開了。忽然之間就一鬆，顯然乃是給用刀子割開的了。她馬上坐了起來，於是上身就離開了水底，又可以呼吸到空氣了。不過海水也跟着很快地升上來。

很奇怪，在這樣的時候，她居然仍能聽到甲板上傳來槍聲。也許海水還沒有把所有的通道封閉吧？

那個蛙人把一隻口琴似的東西塞到她的嘴巴間，做一個手勢叫她拿着，她便用兩隻手拿着。那東西是一隻小型氧氣筒，一咬下去就有氧氣噴進她的喉嚨了。

那個蛙人潛進了水中，去割她腳下的繩子。而就在此時，財神出現在門口了。站在深到腰際的水中，手裏拿着一把手槍。他把手槍舉起來，對着藍莉，臉上仍然是毫無表情的。

他似乎不相信藍莉會淹死，在船沉下去之前，還是要下來把她殺掉。他猜得對了。但是藍莉却也不能逃走和閃避。她的雙腳是仍然給縛着的，繩子還沒有割斷。

接着射魚矛就忽然從水底竄出來了，射中了財神的胸部。財神的身子一轉，手指在槍機上扳緊，一連串地把槍中的子彈射完了，但是，這些子彈並沒有射中什麼人。

然後他就把槍丟了，撲面倒在水中。

那個蛙人從水底冒出身子，站起來了。水已升過了藍莉的喉嚨，藍莉忙緊咬着那隻小型氧氣筒，靠那裏面的氧氣活命。她的雙腳還是沒有自由。那個蛙人既然顧着救她一命，就顧不得替她割斷繩子了。

跟着，燈光也熄滅了。

藍莉大為恐懼地掙扎。不過隨即她又看見了光，因為那個蛙人的手中亮起了一隻水底電筒，而此時她也是已經給海水淹過了頭頂，也是在水底了，她可以看到那個蛙人正用刀子割她腳上的繩子。左腳自然了，然後右腳自由了，他們升上去，但海水幾乎與他們升得一樣快，他們的頭頂觸到了天花板。

那蛙人拉着她，浮到一個角落去。他們是應該逃出去的，而那蛙人進來的那個窗洞，本應就是最理想的逃路，但是暫時是不行的，船正在沉下去，而海水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從那窗洞湧進來，他們不能够從洞口出去的。必須要等這裏面完全滿了水才行。

天花板不斷地向他們的頭上壓下來，其實則是船正在迅速沉下去，而他們是浮的東西，所以他們就浮到最高，與天花板貼住了。

接着船身忽然大震了一下，一切就都慢下來了。水流的流竄慢下來，天花板也不再向他們壓下來。船已經沉到了海底。

那蛙人的電筒，照着那個窗洞，把藍莉拉一拉，領先向窗洞游去，藍莉也跟着他。

那人在窗洞旁邊停一停，先把藍莉扶出去——簡直是把她塞出去的。跟着他也出來了。

他的電筒向上一指，他們就向海面升上去。

途中她可以看到周圍的環境是奇幻的，有許多電筒光在亮着，她可以看到好些蛙人正在游來游去，可以看到有些沒有潛水裝備的人正毫無抵抗地給那些蛙人提上水面去，而在電筒光之下，她亦可以隱約看到那艘遊艇在水底是一個奇幻的黑影。

接着他們就升上了水面了。並沒有其他的船在附近。那個蛙人也浮在她的身邊，把面罩托起來，對她說：「我們游到岸邊去吧，辦得到嗎？」

「你是誰？」藍莉問。

那人用電筒向自己的臉上照照。「司馬洛！」她叫起來。

不過想一想，又覺得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人來救她，除了司馬洛之外，還可能是誰呢？

「我——我——」她吶吶着，「我也想過你會來救我，但那祇是幻想而已，就像有些人幻想着中馬票。我倒沒有想到你會眞的來。」

「我眞的來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先到岸邊去吧，一會兒就會有飛機來接我們了。」

藍莉很高興地服從了，與司馬洛一起向岸邊游去。她雖然不是一個游泳低手，但亦不是一個游泳好手，比賽的話，也許她不能交出怎樣的好成績來，但是游到岸邊去，她則倒是辦得到有餘的。

他們到達了岸邊，攀登到礁石上，坐下來。沒有月光，不過有星光，而且那些蛙人們的手中也有電筒，他們可以看到其他的蛙人們，也正在帶着俘虜向岸邊游過來。

「你——你剛才看見沒有？」藍莉說，「那個就是財神，你說財神已經死了，你不肯相信我講的話。」

「現在我相信了，」司馬洛說，「眞可惜他已經死了，不然他應該可以回答我很多問題的。」

「我認為我能够活着已經是運氣很好了。」藍莉說。

「你已經盡了你的能力，」司馬洛說，「你曾經企圖騙他把秘密說出來！」

「是呀——」藍莉說着，忽然迷惑地轉向司馬洛，「唏，你怎麼知道？」

「我聽見。」司馬洛說。

「你聽見？」藍莉更加詫異了，「你怎會聽見的？」

「一種特別的電子儀器，」司馬洛說，「貼在船的外殼上，就可以聽到船裏面的聲音，知道裏面的人正在講些什麼。後來，我聽他的口氣，像要對你不利了，我們便把船底炸穿！」

「你們怎能够這樣方便？」藍莉說，「要聽就聽，要炸就炸？」

「我們已經來了一段時間，」司馬洛說，「我們已經在船底上裝好了炸藥。」

藍莉小心地看着他，好像陷入了催眠狀態似的。司馬洛輕輕攬着她的肩：「現在一切都好了，你用不着害怕了！」

「我並不是害怕，」藍莉說，「我是在想着財神的最後一句話！他說你利用我！你利用我，為什麼他這樣說？」

司馬洛聳聳肩：「天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

「你利用我！」藍莉叫起來。

「什麼？」司馬洛問。

「你在利用我！」藍莉叫道：「你們

在利用我！財神說得對！在你們那裏那麼容易逃出來嗎？除非是你們有意讓我逃出來！」

「這……這其實不是我的主意！」司馬洛大感難爲情地。

「現在我明白你是在想什麼了，」藍莉說，「你們以爲我是說謊的。所以你們就讓我逃走。我有什麼後台的話，我就會逃到那裏，否則，我也可以做餌把財神引出來！」

司馬洛苦笑着：「信不信由你，這實在不是我的主意！」

「你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藍莉現在就像瘋狂了似地叫着，「你們祇是監視着我！假如財神把我殺了，你們還是會贏的！」

「我並不是——」司馬洛還是申辯着，却給藍莉一掌摑在臉上，把話也摑回肚子裏了。

跟着藍莉說：「再見！」就一跳起來，投進水中，向海中游出去。

「等一等！」司馬洛叫道，「不要走，你游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藍莉不管他，祇是直向前游。但她的確是游不到什麼地方去的。司馬洛沒有下水制止她，却有二個迎面而來的蛙人把她截住了。

藍莉拚命掙扎着要把他們打開，掙脫他們的把持，然而這兩個都是孔武有力的大男人，而且他們都是蛙人裝備，她是鬥不過他們的，她愈掙扎，就祇能使自己喝下更多海水而已。後來，她祇好乖乖地給帶回岸邊來了。

司馬洛拉着她的手，把她扶回石上，她到了石上之後就把司馬洛的手打開，掩着臉哭起來。

「不要傻好不好，」司馬洛說，「事情非這樣辦不可的。我並不是不重視你的生命。我不會讓他們殺你的。剛才在船上，財神要殺你，我不是把他殺掉了嗎？我本來可以留一個活口的。」

「他殺了我，也會殺你，」藍莉哽咽着，「你不過是爲了自己的性命着想！」

「我本來可以試試射在他的肩上，」司馬洛說，「但假如是那樣的話，他還是可能把你殺掉的，所以我不敢冒險了！」

假如她相信他所講，她可沒有表示出來了，她還是繼續哭着。

司馬洛沒有辦法，祇好讓她哭。後來，有兩部軍用直升機從天而降，降落在海面上。那些蛙人們又把他們捉到的俘虜押着向直升機游過去，司馬洛溫柔地輕碰藍莉的手：「來吧，跟我來，我們回去再說吧！」

「又帶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嗎？」藍莉說，「你們已經利用完了我，還要我幹什麼？」

「別傻吧，」司馬洛說，「來，我們走！」

「沈伯伯，」藍莉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們也是你們的人？」

「不，」司馬洛說，「不是，你碰上了他，倒是我們料不到的事情。這一下，你可是差點把我們也甩掉了！」

× × ×

這一次藍莉給安置在一個不容易逃走的地方了。這裏顯然並不是一個臨時設起來的總部，所以不是一座破舊的貨倉，地方是舒服得多了。藍莉住的地方像是一流的大酒店。

她是可以隨時離開的，司馬洛對她說，但爲什麼要走呢？留在這裏，等事情結束了之後再走吧，他不想她遭遇到什麼意外。藍莉雖然還是很氣惱，但是也聽從了。她是還想活下去的。她知道在這裏她的確會很安全。

司馬洛每天跟她講話，她則祇是以冷淡的態度敷衍他。她不能忍受一個不顧她的生命安全而利用她的男人。他告訴她，她在那貨倉裏時，吃過了晚飯之後就睡着了，那是因爲她的晚飯裏有催眠性的藥物。他們等她睡着了之後就在那隻窗子上做手脚，以便她逃出去的時候較爲容易。否則她是逃不出去的——正如她所講。

司馬洛也給她解釋了財神之謎。他們已經把財神的屍體撈出來了。財神的臉是假的，一隻製作得很精緻的塑膠面具套到臉上，所以他的臉就是那麼冷，沒有表情了。

也所以，證明了藍莉到底是並沒有說謊的，她果然是把她所見過的人形容出來，讓他們繪出了樣貌。

但是，藍莉奇怪，爲什麼要用一個已死的人的面目呢？

「這顯然是爲了擾亂視聽，」司馬洛說，「假設有些不應該看到財神的人看到了他，而且萬一認出了他的樣子，就會說他是葉兆雄，但葉兆雄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假如有人通風報訊，把這情報賣到馬先生這個組織來，也不一定會有人相信。人們的第一個反應會認爲這是假情報，創作出來騙騙錢的吧了，由於葉兆雄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而創作這情報的人還不知道葉兆雄是已經死了的。」司馬洛頓一頓，又說：「你不知道情報行業裏有多麼多愛說謊的人，爲了騙取一些情報費。他們找不到眞正值錢的情報，但是又需要錢用的時候，就會無中生有地編一些情報出來，因此，得到一些情報的時候，第一步工作就是分析這究竟是眞東西還是假東西，可靠性有若干。」

「我就是一個出賣假情報的人，」藍莉說，「我給你們編造假情報，希望得到一些好處！」

「我並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我們並不是這樣想，我們認爲你是說謊的——而你也不能怪我們，是不是？我們知道這一定不眞的是葉兆雄，奇怪你爲什麼要說這個謊——」

「於是你們就讓我逃走，而一直跟踪着我，」藍莉冷冷地說，「看看我會把你們帶到什麼地方去。你知道嗎，司馬洛，我認爲你們並不比財神仁慈。財神用無水潛艇威脅我，把我縛在床上，起碼我知道他是在做什麼，而他們的詭計，我却是一點都不知道。這就叫最骯髒的詭計了！」

司馬洛尷尬地苦笑着：「我們總得用一個方法辦事的。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呢？難道拿你來行刑嗎？」

「我想走，」藍莉說着站起來走到窗前，「我就是想走！」

「別傻氣吧，」司馬洛說，「先留在

這裏，等事情結束了之後再走吧。」

「你知道不知道，假如我現在走，這對你們是有益處的，」藍莉諷刺地說，「也許我會再替你們釣到一條更大的魚！」

「這一次不行了，」司馬洛搖着頭，「上一次，我們知道你不會有生命危險，我們知道假如有人在找你的話，他們找到了你，會先問你一些問題，但這一次就沒有那麼肯定了。這一次，他們很可能就這樣把你打死！很可能他們不要再想知道什麼了，祇是要復仇！」

「多謝你這樣關心我的福利，」藍莉說，「但請你把手拿開，不要碰我！」

司馬洛祇好把搭在她肩上的手拿開。不過，藍莉結果還是抵不住好奇心。她又轉向司馬洛：「那麼，這個葉兆雄面具下面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不知道，」司馬洛說，「還是在調查。這個人並沒有案底。」

「但他必然是一個重要人物，」藍莉說，「不會是一個太簡單的人。聽他的口氣就知道了。」

「是的，」司馬洛說，「只可惜的就是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誰。」

「假如知道他是誰，你也不會還在這裏了！」藍莉說，似乎剛剛想起一件什麼事情似的。

司馬洛聳聳肩，笑道：「我還是正在工作。」

「那麼，」藍莉說，「跟他在一起那些人，你不會一個都不認識吧？」

「那些是余保的人。」司馬洛說。

「余保？」藍莉說，「那起碼你也得到了一些根據了。」

「沒有根據，」司馬洛洩氣地搖着頭，「你知道嗎？余保也等於是焦鈞一樣的人。假如我們要捉余保，我們早就捉焦鈞了。」

「那麼，」藍莉說，「你們還是沒有碰余保嗎？」

「碰了，」司馬洛說，「到了這個地步，也守不了什麼秘密了。我們把余保捉了起來，也把焦鈞捉了起來。他們似乎都不打算說謊，然而他們的招供却是一樣的。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祇是爲了那些錢而合作的——那些美鈔。每兩個月，財神會給他們送來一批美鈔——一如我所計算的，大概每隔兩個月財神就會出現一次——送給他們。」

「送給他們？」藍莉又表示詫異。

「是的，」司馬洛說，「送給他們。當有人無條件送你這許多錢時，你通常是不會拒絕的。」

「無條件？」藍莉問。

「是的，」司馬洛說，「暫時是無條件，條件以後才來。焦鈞和余保這些人反正是什麼事情都不怕做的。財神祇是說，當時機成熟的時候就可能叫他們做一件事情，也可能不必他們做什麼。這樣的條件，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不難答應的。」

「沒有人會無緣無故送鈔票的。」藍莉說道。

「但這些不是眞鈔票。」司馬洛說，然後又自言自語地，「焦鈞已經收過了五批，余保收過六批。」

「那是很大的數目了！」藍莉說。

「正是，」司馬洛說，「而且天知道別些人收過多少。焦鈞還沒有需要做過什麼事情，而余保則需要做一次，那就是把你捉起來，由於你躲的地方剛好是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

「這還不算是財神的條件，」藍莉指出，「我祇是一種意外，所以，時機是還未成熟的了。財神的條件還是未曾提出來的。」

「正是。」司馬洛說。

藍莉沉默着看着司馬洛。暫時忘記了私人感情，司馬洛所講的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雖然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但人是不會無緣無故送錢的，既然牽涉的數目是那樣大，那麼這必然是一件大事了。

「本來，他們不論是正在進行着什麼勾當，都不會被發現的，」司馬洛說，「但是問題就出在那些鈔票的紙質上。獲得太快了，照估計在市面上流通不到一年就會給當作廢鈔送回去毀滅，因此回去的很多。」

「可以算得出這種鈔票已經發行了多久嗎？」藍莉問。

「不會超過兩年，」司馬洛說，「自然，那些假東西是不會全部回籠的。美鈔這東西，雖然已經貶值了不少，仍然有許多人喜歡一大堆放在保險箱裏不動，作爲一種保險。」

兩個人都沉默下來了。後來，藍莉說：「那麼你現在打算怎辦呢？」

「做我們最明顯應該做的事情，」司馬洛說，「就是先查出這個假冒葉兆雄的人究竟是誰。在這個未查出來之前，就祇好等了。」

「爲什麼不讓我出去試試。」她問。

「試什麼？」司馬洛問道。

「做餌！」藍莉的微笑，有點近乎頑皮。

「不行！」司馬洛堅決地搖着頭。

「假如我又逃出去呢？」藍莉說。

「不行！」司馬洛提高聲音叫起來。

「你試試制止我吧。」藍莉微笑着。

「我當然會叫人制止你，」司馬洛說，「一會兒我就出去叫人作準備，你既然自己要成爲囚徒，我也祇好成全你了。」

藍莉在沙發上坐下來，看着他，淡淡地微笑着，就像司馬洛是正在演着一齣滑稽戲似的。她說：「我倒想不到你會那麼緊張。」

「我一直都是那麼緊張的，」司馬洛說，「不過你不相信吧了！」

藍莉聳聳肩：「我只不過想帮帮忙吧了。」

「但你已經帮了忙了，」司馬洛說，「你已經給了我一個主意。放你出去做餌，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祇不過不是放你出去，是放我出去！」

「不！」藍莉的神情忽然有所改變。

「怎麼了？」司馬洛微笑，「放我出去，不是比放你出去好嗎？殺我並不像殺你那麼容易。」

「不！」藍莉祇是搖着頭，這樣說。

「你害怕什麼呢？」司馬洛微笑，「你自己願意去，我要走動反而不准！」

藍莉不做聲。但是她的神情則變得很嚴肅了。司馬洛又說：「其實這也是無可

避免的事情。我們還不知道對手是誰，但對手則極可能已經知道我是誰了。與其疑神疑鬼，那倒不如索性放出消息去，表明是我正在做這件事，這樣就用不着猜了，可以肯定對方知道。」

藍莉嘆一口氣，搖搖頭。

「自然，」司馬洛說，「這是較次一步的計劃。首先就是要知道那個財神究竟是誰。假如查出了他的眞正身份，我當然又不需要行這一步苦肉計了。」他站起來，「好了，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吧，我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辦好的，要出去看看！」

藍莉伸出一隻手，半畏縮地說：「不要走，司馬洛，你那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嗎？」

「並不是很重要，」司馬洛說，「祇是瑣碎的收集資料的工作，我們仍然在等着有重要的事情發生。」

「假如有重要情發生，」藍莉說，「他們是會通知你的，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是會通知我的。」

「那麼不要走吧。」藍莉又伸出一隻手。

司馬洛也伸手接住了她那隻手，不過並不是把她拉過來，而是自己走過去，她的身子一軟，便倒進了他的懷中，司馬洛把她輕輕擁着，她閉上眼睛深呼吸起來。

「我還以爲你很生氣，」司馬洛輕撫着她的頭髮說道。

「我——已經沒有親人了，祇有你。」她幽幽地說。這句話似乎不是回答他那句話，然而亦可以說是一句很好的答話，能夠很充分地表現出她的心境。

司馬洛把她的臉捧起來，吻她。他也很明白她的心境，明白一個人在孤獨之中有些什麼需要，而她的嘴唇馬上把他的嘴唇吸住了，就像有膠牢牢地黏着。

這裏是一個很幽靜的地方，假如一個人，這裏會靜得可怕，但是兩個人，這裏就是靜得可愛了，他們在廳中過了一段溫情的時光，然後司馬洛就把她抱起來，走向睡房。

「你是眞的緊張我的性命的嗎？」她幽幽地問道。

「我不說了，」司馬洛說，「我已經說過許多次，現在我不說了。」

她也不問了，因爲她知道了。

他把她抱進房間裏，放在床上，他現在完全明白她的需要——心理和生理的。

當他把她放在床上的時候，她還是閉着眼睛，幽幽地說：「爲什麼這裏也有那麼舒服的床？難道你們準備你們的俘虜在這裏做愛的嗎？」

「你是客人。」司馬洛說。

「難道你們也招待客人在這裏做愛嗎？」她問道。

「我們祇是在這裏準備最舒服的床吧了，」司馬洛說：「我們知道，人總是要睡覺的。」

她的身子伸直了。

上一次，在那間屋子裏，當他進入她的房間時她已經脫去了衣服，但是這一次她是穿得齊齊整整的，於是她身上的衣服就得由他來動手解除了。

「我聽人家講過你是一個很風流的人。」她閉着眼睛，幽幽地說。

「我從來沒有否認。」司馬洛說。

「我聽說你——」她的話開始斷續，因爲他的手現在已經可以觸到她的身上了——沒有衣服的阻隔——這種刺激似乎能够影響講話的靈活程度，「你——常常跟與你一起工作的女間諜一起風流——」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我們雙方都覺得有這需要的話。」

「那麼——」她說：「這裏——會不會有一個女間諜——會想殺我——？」

「爲什麼她要殺你？」司馬洛問。

「爲了妒忌。」她說。

「她們之擁有我，」司馬洛說，「我也不擁有任何女人，她們也不會爲了妒忌而殺人！」

「女人——與妒忌加起來可能等於任何一種答案，」她說：「有些女人爲了妒忌，什麼都做得出來。」

「這是很對的講法，」司馬洛說：「不過這裏的女人也許有點不同，她們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她們不會太受妒忌情緒影響。」

「我——還是害怕——會給打一頓！」藍莉說。

「不要——說話——」司馬洛也開始感到舌頭不大聽從使喚了，因爲他們這時已開始接觸了。

但動作似乎還勝過言語。一下劇烈的動作使她吐出了長長的「呀」一聲。之後她的聲音就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說話，祇是一陣一陣浪潮似的咿唔之聲。

後來，在一陣相當長的時間之後，他們就靜止下來了，她深而長的呼吸着。這也不是說話的時候，她祇是說了一句：「不要：：太快走：：」

然後她便睡着了。

司馬洛也沒有馬上走，他也在她的身邊睡着了。

而在這總部的另一個部份，工作人們正在忙於分析資料，把剛剛收到的情報分類、複印，分發給重要的人員，又存進電腦的記憶系統，讓電腦記憶起來，並且讓電腦來再分析一次，這個時代，許多事情都是依靠電腦了，但人力仍然是很需要的。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够完全靠電腦，目前，工作的箭頭指的是財神。

馬先生好像一隻採花的蜜蜂似的走進來，問道：「有什麼新消息嗎？」他上次進來不過是一個鐘頭之前的事情而已。

「暫時沒還有。」資料部門的負責人回答，但是沒有說一有消息就通知他，因爲馬先生知道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而馬先生又進來得這樣密。

馬先生祇是很心急吧了。

馬先生又出去了，到了另一個部門，那裏則是有幾個人員在閒着，馬先生問道：「司馬洛呢？」

「司馬洛在藍莉那裏，」他的其中的一個手下回答說：「我可以打個電話叫他回來。」

「不必了，不必」馬先生擺着手，「我找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是要跟他聊聊天吧了！」

馬先生是很知情識趣的，他知道司馬洛現在大概是正在做着什麼，沒有特別的

原因，他不想制止。

× × ×

當藍莉醒過來的時候，司馬洛已經不在身邊了，入睡的時候是白天，而現在已經是晚間了。她這一覺睡得很熟。假如不是司馬洛陪着她睡的話，她一定不會睡得那麼熟的，這就是男人的好處。一個女人間中就需要一個男人，雖然不如男人需要女人那麼需要，即使男人沒有別的好處，起碼也能够使她睡得更熟。

很可惜他已不在身邊了。

自然，她可以打一個電話叫他進來，但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她一咬牙爬起身，有些什麼把她的腿部與床單黏住了一小塊，一撕離就發出輕微的響聲。她禁不住微微一笑，她知道那是什麼。假如不是有司馬洛來過是不會有這個的。

她走進浴室，開了水喉放着洗澡水，再出來拿起電話，按了內綫5字，說：「我可以吃晚飯嗎？」

「可以的，藍小姐，」電話裏的聲音回答，「你喜歡吃點什麼呢？」

「我不會揀，」藍莉說，「我在這方面是不行的，就照今天早上好了！」

「假如你喜歡改變一下菜式，」那人說，「我們也可以爲你變一變！」

「這也很好，」藍莉說：「謝謝你，你替我做主好了。」

她放下電話，便又回到浴室中去洗她那個澡。在這裏作客其實是相當舒服的，唯一的不適就祇是心理上的不適而已。

藍莉洗好了澡之後，晚餐便由兩位女服務員送來了，在這裏，吃的東西也是相當講究的，她相信長此住下去，她本來沒有什麼所謂的嘴巴也要變得刁起來了。

她微笑着吃完了這頓晚飯，便到外面的院子裏散步。

這裏是招待客人的部份，而受到招待的客人，起碼不及酒店的住客那麼多，所以外面的院子並不熱鬧，事實上祇有她一個人而已。

鐵絲網外是一片空地，再遠一點就是一座停車場，停車場之外還有一大片空地，空地邊緣再有鐵絲網，而這外圍的鐵絲網也就是這個總部的邊緣了，藍莉相信外圍那鐵絲網上一定有着相當精密的防盜設備，外人沒有那麼容易潛進來的。不然，客人在這裏也不算是守着保護了，不過，她微笑着在想，潛進來是一回事，潛出去又是一回事，人要從外面潛進來會很困難，但假如是已經在這裏面的人，潛出去就並不難了，世界上有許多防備嚴密的地方都是這樣的。

藍莉出了鐵絲網之外，在黑暗中散步着，似乎是漫無目的的地兜着圈子，其實她這兜圈子是有目的的。她愈兜愈近停車場，後來就到達了停車場，在那一列汽車的後面伏下來，試試第一部車的車尾行李廂，鎖着的。

她再試試另一部車，也是一樣，她並不氣餒地繼續再試另一部車，一部一部試下去，相信總有一部車的尾廂是沒有鎖的，但最後她失望地發覺，每一部車的尾廂都是鎖上了的。不過她却發現其中一部車上是留下了車匙，沒有拿去的。

藍莉微笑了，車匙還在，她當然就可以用車匙打開車尾的行李廂了，而且這車子的車匙既留在車上，證明車子的主人是打算很快就要離開的。

既然如此，這車子就正好適合她的用途了。

她拿了車匙，匆匆到後面去把行李廂打開了，然後又回到前面來，把車匙插回原處，隨又回到後面去，掀起行李廂的蓋子，爬了進去，再把蓋子拉下來，於是她便藏身在黑暗之中了。一個很不舒服的地方，她需要蜷曲着身子，攬着那隻車輪。

而且又是那麼悶，空氣完全不流通，機器油以及汽油的氣味觸鼻欲嘔，她想不到躲在這裏會是如此辛苦的，她還以爲這並不是太難的事情。假如她在這裏困上二十四小時的話，她眞可能要死掉了。

幸而一如她之所料，她不需要等很久，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她便聽見脚步聲走來，有人開門上車，坐在司機位上，車身的彈簧發出「吱」一聲響，跟着車子就開動了。

這也是很辛苦的一段時間，她必須緊抱着那隻後備車輪，一方面是爲了免除碰撞之苦，另一方面是爲了免得身子在尾廂內撞來撞去，而發出聲音來，她到此時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種原因比較重要了。

後來，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理智地分析不過是過去了半小時，但在感覺上，却好像是幾個鐘頭了，辛苦的時間總是過得慢一點的——車子停下來了，她聽見開車的人下車，而且她聽得很清楚有鎖匙的「叮叮」之聲，這即是表示開車的人是拿走了車匙，也即是說這一次，開車的人是會離開車子很久了。

她仍然在裏面躲了一段時間，相信那人已經走遠了之後，才動手把尾廂的蓋子掀起來。這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可能一個人躲在裏面是不能把這蓋子打開的，要從外面打開才行。不過她不能肯定，所以她早已作了預防措施，就是把她的手帕摺起來，在關上的時候塞在那個鍵口的地方，這樣，在關上的時候，那個鍵實際上就是並沒有關好了。

現在，她祇要輕輕一推，就把蓋子推起來。首先祇是推起一綫，看看外面有沒有人。但是不大對勁了！外面有人！她可以看到一雙男人的褲管在車子旁邊。還沒有看清楚是面向着她還是背向着她，總之是一個人站在外面，這也即是說她暫時是不適宜出去了。

她連忙把蓋子放鬆，讓它蓋回下來。但是已經太遲了，有一件東西伸了進來，使蓋子蓋不下去，而且還有一隻電筒亮了，照射進來。在電筒的亮光之中，她看不到外面的是什麼人，但是却可以看清楚擱在蓋子縫間的那件東西。那是一把槍的槍管。

「不——不要！」她大聲叫了起來，因爲那窄窄的行李廂內根本沒有可以躲避或者逃走的地方，外面那人不需要瞄準，祇要扳動槍機，就可以射中她了。

一切都像忽然凝住了。那把槍沒有動，電筒沒有動，槍彈亦並沒有射進來。

「不：：不要開槍！」藍莉哀鳴着，「我：：我出來了！」

她猛的把行李廂的蓋子一托，使它彈起來了。蓋子一打開，起碼沒有那種被困的感覺。她坐起身來。那把槍垂下了，槍咀對着地面，而她亦看見了那個拿槍的人了。

「司馬洛！」她叫起來，眼淚也流出來了。

是的，外面拿着槍站着的人就是司馬洛，而地點也沒有變。

還是那座停車場，而且車子也還是停在同一個停車位。車子行駛了半小時，實在不過是兜了一個大圈而已，還是停在原來的地方。

使藍莉還不大尷尬的就是，好在在場的人亦並不多，祇有她與司馬洛而已。似乎其他的人都有意避開了，雖然這停車場上本來也就是並不多人的，剛才藍莉逃出來的時候就是並沒有人在了。

無疑地，剛才開車出去的人正是司馬洛，而司馬洛就是這樣開着車子載着她兜了一個大圈，結果還是回到老地方來，

「這——這是怎麼回事？」藍莉狼狽地從車上爬下來問道。

「我剛剛想問你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說，「你認爲你不應該告訴我嗎？」

藍莉又覺得眼淚快又要流下來了。她說：「旣然你早巳發現了，爲什麼你不早出聲？」

「我看我們還是回到裏面去再談吧。」司馬洛四面望望說道。

藍莉嘆一口氣：「好吧，我猜我又要接受一番盤問了。」

「我並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我祇是請你回到裏面去！」

藍莉祇好跟着司馬洛回到她被招待的屋子裏去，在沙發上坐下來。

司馬洛把槍收起來了，也在她的對面坐下來，說：「看看你吧，一身一臉都髒了！」

「我知道，」藍莉說；在那車子的行李廂裏撞了半個小時，弄得一身襤褸是勢所難免的，「我一會兒會洗一個澡的！」

「你究竟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過要逃出去吧了。」藍莉說。

「爲什麼你要逃出去？」司馬洛問。

「也許你不相信，」藍莉說，「我不過是爲了要帮助你吧」！」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你這樣做是帮不了我的，而且我也巳經講過，我們看守着你，你逃不出去的！剛才我就是要向你示範，要殺死你是多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假如拿着槍的人不是我，你現在可能巳經死掉」，而且你不會知道殺死你的是誰！」

「爲什麼你不就讓我走呢？」藍莉說，「即使我死掉」，你們也可以抓到兇手，祇要像上次一樣跟踪着我和監視着我不就行了嗎？」

「不，」司馬洛說，「我不贊成這樣做，這樣犧牲是太沒有價值了。你想帮忙，今後機會多的是。適合你做的事情，你才好去做，明白嗎？」

藍莉聳聳肩：「我巳經成爲了你的囚徒，這還有什麼辦法呢？」

「就算是這樣好了，」司馬洛說，「你碰上了我，你就得依我的方法做事！」

「很好，」藍莉說，「現在你又有些什麼新的吩咐呢？」

「你得答應你好好地留在這裏，安安心心地過日子，不要做什麼傻事，」司馬洛說，「你能答應我嗎？」

「好吧，」藍莉說，「我答應你。」

「很好，」司馬洛說，「這樣才是好孩子。而且，你要再逃出去，也實在沒有價值了，因爲我們巳經找到了綫索。」

「找到了綫索？」藍莉呆呆地看着他，有着興奮和喜悅的成份。

「這個死去了的人，」司馬洛說，「我們終於查出了他的身份——可能的身份了。」

「他是誰？」藍莉問道。

「還沒有肯定，」司馬洛說，「祇是個可能性吧了，我們得繼續調查下去。」

「哦，我明白了，」藍莉又顯得有點委屈地，「機密情報我沒有權知道的。」

「不是這樣的，」司馬洛嘆口氣，搖搖頭，「其實是我們也不大能够肯定。我也很難詳細告訴你，你不會明白的。」

「算了，」藍莉顯得楚楚可憐地聳聳肩，旣然我是不應該知道的，那就別告訴我好了！」

「不要傻！」司馬洛執住她的肩，輕輕地搖着她，「聽我說，藍莉，就因爲有了這一點綫索，所以這幾天之內，我就得要起程去辦這件事情了，你得留在這裏，而你得答應我不要生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不在這裏，別人不會跟你那麼客氣，那就不大好意思了！」

司馬洛祇是這樣講，還沒有起程離開，而藍莉就巳經忽然之間有了那種孤零零的感覺了。她掙脫了司馬洛按住她肩的手，執住司馬洛的手：「你會回來的吧？」

「我當然會回來的。」司馬洛說。

一時她祇是低下頭，沉默着。

司馬洛微笑。「當然，我可能死掉，假如我死掉」，我就不能回來了，但他們也會通知你的。」

「不要這樣說！」藍莉伏前身子，挨到司馬洛的胸膛上，「告訴我，你會回來的！」

「我也是這樣告訴自己，」司馬洛說，「我也是爲自己祈禱。你想我回來，你爲我祈禱好了，我也是十分希望我能够回來的！」

「但你不是今天晚上就要起程吧？」藍莉問道。

「不是，」司馬洛說，「我還得等一些消息，消息來了，我就起程了。」

「那麼你暫時不要走？」藍莉帶着絕望的神情，輕輕地搖着他。

「很好，」司馬洛說，「我暫時不走好了，我暫時會陪着你的！」

她緊緊貼在他的胸膛上。

× × ×

司馬洛說他們所得到的並不是十分肯定的綫索，這話也並不假，事實上他們雖然有了一些綫索，却是非常之混亂的綫索。他們仍未能够絕對肯定那個死者是誰，因爲憑指紋及照片的方法都查不出有這個人。有些人的照片及指紋是不在任何紀錄上的，而這並不單指犯罪紀錄而言，有些人在人口登記部門都沒有紀錄，而旅行時

永遠是用假的護照，這樣一個人，假如他並無犯罪紀錄存底的話，即使你有了他的指紋及照片，你仍然不容易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的。尤其是那些做「大事」的人，他們就有隱秘着自己的身份的習慣。而他們就常常是用這種方式的。設法把原來的身份證明毀滅了，以後就永遠可以做漏網之魚了。

財神旣然還要用一個巳死的人的面目出現，那他是這樣一條漏網之魚，就更絕非奇事了。現在司馬洛他們所有的不過是一卷紀錄映片。

那是一卷相當舊的紀錄片了，是幾年以前拍的，彩色，拍的是一個叫高森的人在法庭受審時進出的情形。在K城。高森在那裏是黑社會大王，他的犯罪勾當，都無法入罪，結果也是像許多黑社會大亨一樣，給當局用稅務的法例難倒了。高森的收入多，需要解釋來源，但解釋不出來，於是被控瞞稅，結果判了三年監。當局曾經跟他講過條件：祇要把若干其他的大人物的名字說出來，他就可以罰欵了事了，但高森什麼都不肯講，於是，就被判入獄了。

在他受審期間，他常常要給押進法庭，又從法庭給押出來，而在他一進一出的時候，情報部都有用攝影機從幾個不同的角度拍攝下法庭外面的情形。

他們想知道當時有些什麼人在附近。說不定會有一個槍手躲在什麼有利的位置，一槍把高森殺掉滅口的。假如發生這種事情，這些紀錄映片就可以作爲參考。而即使不發生這種事情，也一樣有參考價值。說不定有一些忠於高森的人在那附近做一些額外的保護工作。

結果高森沒有被暗殺，亦沒有招供，於是他給判了三年監禁。

之所以會把這套紀錄片找出來，就是因爲其中一個曾參加拍攝這紀錄片的工作的人員認得財神的樣子。這就絕對不是電腦做得到的工作了。電腦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當時，這個人在兩套紀錄片中都有出現過。事後放映，檢討分析的時候，他們注意到這一點。也有出現過三四次之多的人。總之出現兩次的人就受到注意了。但是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在幾年前的今日，參加拍攝的人記起了這一張臉，於是那兩套紀錄片又拿出來放映了。放映了一套，然後又是一套。

「媽的！」司馬洛在放映完了，燈光再亮起來了的時候用拳頭一搥手掌，「很難肯定，他出現得太少了！」

而且也很模糊，一次是出現在畫面的邊緣，一個角落裏，而另一次雖然出現在比較正中的地方，却是背向着鏡頭，祇回頭過一次，也祇是看到側面而巳。這是很難講的，當時控制攝影機的人並沒有肯定的對象，祇是要把現場的情形拍攝下來而巳，誰出現得多一點，誰出現得清楚一點，那是完全運氣問題，不能控制的。

這一點連藍莉都帮不了什麼，雖然藍莉看見那財神時的機會最多，然而她看到的臉却是一個假面具，直至現在，她還不知道財神眞正是什麼模樣的，所以就是叫她也來看看這套紀錄片，她也同樣是提不出什麼意見的。

馬先生把一叠放大了的照片在桌上攤開來。這些也是從那套紀錄片上攝晒下來的，每一格有那人的底片就攝晒一張。由於是從活動電影上攝晒下來的，當然也不會如何清晰了。

「我們祇能假定財神就是他了。」司馬洛說道。

「那又如何呢？」馬先生問。

「高森現在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幹些什麼？」

「他判了三年，實在大約祇需要關兩年半，」馬先生說，「因此亦即是說，他在兩年半之後就巳經出來了。我們剛剛才查出了他的所在，似乎他巳經退休了，現在經營一家修理汽車的車廠。」

「修理汽車？」司馬洛說。

「高森一向對機器很有興趣，」馬先生說，「以前他自己的座駕車，亦是他自己動手保養的。用一種自己感興趣的本領去糊口，這也算不錯的生活了。」

「他需要工作糊口？」司馬洛說。

「他原來並不是很富有，」馬先生說，「他入獄之後，要罰欵又要繳稅，那些不明來歷的財產還被沒收了，所以剩下來的就不多了。」

「他窮成那個程度？」司馬洛問。

「正是，」馬先生說，「所以當時懷疑他祇是一個傀儡，幕後有人。但是他不肯講，也沒有辦法。目前的情形似乎是，他出來之後，再沒有利用價值，所以也不能幹老本行了。於是他祇好自己另想辦法了。」

「也許他這什麼修車廠也祇是一種僞裝的掩護而巳。」司馬洛道，「你有沒有查清楚這一點呢？」

「我們還沒有機會查得怎麼詳細，」馬先生說，「但假如這是掩護的話，這可眞是很好的掩護了。假如他有參與什麼不軌行動的話，我們總應該有一點聽聞的，但是我們却什麼都沒有聽到。」

「我倒眞希望他是並沒有退休！」司馬洛嘆一口氣道。的確，對這一類人，總是要經常抱着疑心的，假如這個人並沒有退休，仍然在做着犯罪的勾當，那就不必懷疑，知道他不會是假裝正在犯罪。但是退休這件事則總是令人頭痛的——怎麼知道是眞的退休抑或是假的退休呢？有一些人的所謂退休，其實是等於地位升得更高，什麼事情都不必自己動手了，祇要躲起來發號司令就行！

馬先生沒有做聲，祇是看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說：「總而言之，我是要去探一探他的了。」

「是的，」馬先生說，「假設紀錄片中這個人的確就是財神，那麼高森是有可能會知道他是誰的。他可能是高森的敵人，亦可能是高森的朋友。」

「我希望是敵人了。」司馬洛說。

假如是敵人，高森一定不會有太多的顧忌，知道什麼就說什麼，假如是朋友，則反而會有點麻煩了。高森雖然巳經退休，也仍然可能維護一位朋友的。但這也沒有辦法，祇好隨機應變了。

× × ×

高森是一個超過五十歲的人，但身體仍相當好，事實上看來比他在受審時的紀錄片中所見的還要年輕，也許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瘦了，沒有了以前那大肚子，而經常勞作，不像以前那樣養尊處優，雖然不必勞動體力然而却要絞腦汁和担心。

看得出他是一個忙於工作的人，事實上着司馬洛到達的時候，他還是滿手油污，正用棉紗揩抹着，而他的面前則放着一份簡單的午餐：漢堡飽、炸薯條和汽水。

假如高森現在這工作祇是一種僞裝的掩護的話，那是眞高明的僞裝了。他是眞眞正正地工作，把自己的身體工作到充滿健康的樣子，而且吃也吃得那麼簡單。

他看司馬洛的車子，而不大看人。他的一個手下過來招呼司馬洛，但是他叫道：「行了，行了，阿坤，讓我來吧！」

他帶着一種近乎垂涎欲滴的表情上前來，司馬洛下車，說：「老板，你不如先吃好飯再講吧？」

「你可以等嗎？」高森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並不匆忙！」

「那很好，」高森說，「我吃好了就馬上替你看看，有什麼地方不妥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開起來聲音不大自然，好像跟以前不同了。你明白的。」

「我明白，」高森搖動着一隻手指，「你講得沒有錯，這種車子，最重要的，就是聲音，有一點小毛病，就聲音都不同了！」

高森顯得很熱心，那並不是沒有充份原因的，這是一種愛車的人的熱心。司馬洛開來的是一部高價的意大利跑車，通常需要訂購，並不是隨時可以到車行去選擇那一種，對汽車有興趣的人看見了，總有一種拆開來弄弄的欲望。高森也是一樣，這樣一個大好機會，豈可以浪費在手下的技師手上？他寧可犧牲了自己的午餐，也在所不惜了。

司馬洛表示厭煩地搖搖頭：「老天，這種車子一壞掉了就眞麻煩，零件都買不到的，要寫信到意大利去買。」

「車行不負責這個嗎？」高森問道。

「我是從隣埠開來的，」司馬洛說，「此地並沒有代理。」

「唔，假如需要換零件的話，那是很麻煩的，」高森說，「不過我認識一間機器廠，可以仿製差不多任何金屬零件，我相信比較起來，價錢不會很貴，你知道，有時這些東西是看車價的，你這是貴車，明明值十元的東西，也有胆量要你兩百元了。我有位朋友買了一隻兩萬元的腕錶就是這樣，換一換皮錶帶，要五百元，其實那錶帶上印上別的牌子不過值兩三十塊錢吧了！」

高森講得興緻勃勃的，而且看車子的時間多過看司馬洛的時間，可能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去的東西是什麼味道的。

他狼吞虎咽地把那頓午飯解決了，把手抹乾淨，就和司馬洛一起坐到車子上，把車子試開了一下。沒有開動，祇是把馬達發動，聽着那聲音吧了。他開了又停，停了又開，幾次之後說：「果然是有點不妥，不過你放心好了，我不相信會是怎樣的大毛病，你開着馬達，我下去看看！」

他下了車，掀開車頭蓋。他那個手下的技師也不請自來，過來探頭探腦了，這也許是唯一一次他埋怨老板不給他工作，而不是埋怨給他太多工作。這件工作他是很希望能够由他來做的。高森不問他他亦參加了一點意見，而他的意見也是絕對正確的。

終於，高森伸手到車頭中弄了幾下，再爬到車子底下弄了一陣，爬出來，說：「我看現在沒事了。」

他對司馬洛解釋了毛病是在什麼地方，而且解釋說那祇不過是小毛病吧了。司馬洛絕對相信他，因爲那些毛病根本就是司馬洛自己製造的；高森果然把毛病的來源都指出來了。

「現在我們去試一試車吧，」高森說，「祇有行車時才能絕對肯定。」

高森就坐在他的旁邊，而司馬洛把車子開出了車房，在路上馳騁一番。果然證明高森是有他的本領的，車子的聲音不同了，完全恢復了原樣。

看着高森在旁邊躍躍欲試的神情，司馬洛心裏覺得好笑，便提議讓高森來担任駕駛，再試試有沒有不妥。高森忙不迭接受了。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他開起來亦是愛不釋手的。

後來，他覺得開得太多，也不好意思，便停下來，把駄盤交回給司馬洛。

司馬洛坐回了司機座位，並沒有馬上開動，說：「高先生，我應該付你多少錢呢？」

「算了，」高森擺着手，「舉手之勞，値不了多少錢，而且這件事也給了我一些樂趣，一部特別的車子，我不是常常都有機會看到的。」

「唔，高先生，」司馬洛說，「你眞是一個好人！」

「人有時不能够什麼都講錢的。」高森說着；又嘆一口氣：「講起錢，我倒眞羨慕你，玩得起這樣貴的車子。」

「是嗎？」司馬洛說，「你是老板，你難道買不起？」

「唉，」高森嘆着氣，「沒有這樣容易，難道把車房賣掉買部車子嗎？自己買不起的東西，就不能勉强。」

「看來你像是眞的不很富有。」司馬洛說。

「噢！我什麼時候說過我富有？」高森說。

「唔，你不收我的錢，眞過意不去，高先生，」司馬洛說，「我給你看一些照片，也許你會感興趣！」

「那些照片，」高森吃吃笑起來，「我不特別感興趣，不過也並不討厭。」他顯然以爲司馬洛要給他看的是女人的照片；司馬洛的樣子也像是個花花公子。

司馬洛從內袋裏掏出來一叠照片，塞進了高森的手中。高森打開來才發覺那不是女人照片，而是財神的照片。

忽然之間的暴露，忽然之間的反應是不容易掩飾的，而司馬洛早巳經注意着他的反應了。司馬洛注意到他臉部的肌肉劇烈地抽搐了一陣。他沒有轉頭向司馬洛，祇是把照片交還司馬洛，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認識這個人嗎？」司馬洛問。

「不。」高森說。但司馬洛相信假如他沒有猜錯，高森是識這個人的，或者起碼認得這個人，因爲在幾秒鐘之間，高森就像死去了一半也像忽然老了許多年了。

他祇是坐在那裏，凝視着前頭，不過實在也並不是在看什麼。他的視綫是定在空間一個地方，虛無之間。

「你也不問我是誰嗎？」司馬洛問。

「我不想知道，」高森說，「你也別告訴我，朋友，我已經退出了這個圈子許久了，我現在是正在做着正當生意，自食其力，我不想再牽涉什麼是非，你還是去找別人吧。」

「找誰？」司馬洛問。

「我怎麼知道？」高森說，「總之你不要騷擾我。」

「爲什麼你這樣害怕？」司馬洛問。

「我並不是害怕，」高森說，「我祇是不想再惹這種麻煩。」

「高森，」司馬洛說，「你也是曾經高高在上的，你對這種事情，應該不會失去大人物的風度，你可以權威地叫我滾蛋，也可以溫和地解釋，你巳經退休了。你不是一個小流氓，你不應該忽然之間面如土色的，除非是這照片中人引起了你的恐懼。」

「什麼恐懼？」高森說，「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是害怕這個人，」司馬洛說，「但是你用不着害怕他了，他巳經死了，是我親手把他槍殺了的！」

「天！」高森低聲說，「你一定是瘋了！」

司馬洛這樣說，並未使他放心，反而使他更害怕了。

「我是殺死了他，」司馬洛說，「有什麼辦法？挽不回來了。因此，你是跟這事情脫不了關係的，我不知道有誰看見我來找過你，很可能有，很可能沒有，假如有的話，他們大概不會相信我祇是來修車而巳。」

「天！」高森又像在祈禱似地嘆着氣，「我知道沒有那麼容易的，我早知道，一個人不可能說脫離就脫離，終有一天，災禍會像寃鬼纏身似地又找回你的身上來的。」

「我並不是災禍，」司馬洛說，「你帮了我的忙，我會負責保護你的。」

「你究竟是什麼人？」高森此時才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我再給你看一些照片吧，」司馬洛說着，再掏出一叠照片來，這則是一叠全景照片，亦是從那卷紀錄映片上晒下來的，有財神在內的照片，但連同背景，而不是單單把財神個人截下來的。

「這本來是兩卷紀錄片，」司馬洛說，「在你受審的時候拍下來的，我們想知道有些什麼人在附近。」這樣解釋，等於間接說明了司馬洛是什麼來路了。

高森拿着那些照片在看，司馬洛奇怪他心裏有些什麼感觸，這些照片提醒他記起過去的輝煌日子。到現在，他仍然覺得那些是輝煌的日子嗎？抑或認爲還是現在的日子較爲可愛？

司馬洛等着，高森看了好久，才把照片遞還，而這時司馬洛才交給他另一張照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灑掃夫

混沌書生

吳君子林言，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圜，大逾十畝，忽有壯夫負竹竿一，竿修而多節，求寄園中，訂日來取，詰旦，酒掃夫李甲見之，問篙何來，司事告之，甲曰小人向日流蕩江湖，略知暴客號訣，此篙即若曹信物，節之多寡，便知黨人之數，今倚園牆西隅，其來必由此處，衆意甲非常人，因謂汝既知此篙，必能辨賊，甲初不肯，再三央之乃數篙節，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殲之不可，請買豆數百石攤佈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甕三十具，置牆下聽用，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黯，甲謂衆曰，賊至當在今夕，小人當一一殲之，主人恐甲衆寡不敵，出資募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爲甲助威。甲曰，爾曹鹵莽無能，在此攪擾，徒亂人意，請速去，勿敗乃公事，悉命舉室吹滅燈燭，自袖利刃潛伏牆陰以伺之，少選，竹竿蟋蟀作響，一莽男子自竿下，足踏豆上，滑而顚，甲暗中以刀剁其首擲甕中，未幾一人繼下，顚如前，又剁之，連剁十餘人，外賊以其黨多人入牆，寂不聞聲，慮內有備，中一黠賊，躍登牆上，俯首窺良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甲招諸健兒置屍甕中，計共剁十有六賊，只悉舁而瘞于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除甲洒掃之役，待以殊禮，惟時惴惴焉，慮盜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至。

片。

這是眞正財神的照片，是從財神的屍體上拍下來的。司馬洛說：「這證明他眞的死了！」

他要證明的其實是照片上的與紀錄片上的是否同是一人。他相信高森是會告訴他的。

「你殺了他，」高森說，「那你是死定了，我也死定了，天！爲什麼你要來找我？」

高森這樣說，也等於承認財神果然即是紀錄片上那個人了。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司馬洛說，「我想知道他是誰？」

「你殺死了他，却不知道他是誰？」高森說道。

「我殺他的時候沒有機會跟他談淸楚，」司馬洛說，「一見面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難道還請敎貴姓名嗎？」

高森用兩隻手掌揩抹着自己的臉。「天！我跟你無仇無怨，爲什麼要這樣害我呢？死定了。」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你又不是沒有幹過大事的人，怎麼變成女人一樣婆婆媽媽了？」

「沒有人想死的。」高森說。

「你說得對了，」司馬洛說，「我也不想死，而我也不會死，我不會死，你也不會死了，那你担心什麼呢？」

「你殺了這個人，你就死定了。」高森說道。

「這個人是這麼可怕嗎？」司馬洛說，「那我比他更可怕了。我是把他殺了他的人，別忘記這一點。」

「但他的後台，」高森說，「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他有後台，我同樣也有後台。」司馬洛說，「你憑什麼覺得我的後台是太小呢？」

高森慢慢地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似乎還是第一次醒覺到司馬洛是也有後台的。司馬洛沒有說明自己是什麼後台，但正如他所講，高森是做過大事的人，他是猜得到的。

「你聽我說吧，高森！」司馬洛說，「既然你怕你會死，那你就更非要帮我不可了，因爲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消滅他的後台，把他的後台消滅，我們都用不着死了。」

高森還是沒有做聲，祇是凝神看着前頭。

「現在，」司馬洛說，「請你告訴我他究竟是誰吧！」

「他是王子。」高森說。

「他是什麼？」司馬洛問。

「他是王子。」高森說，「你對我以前的事情知道得不多吧？」

「你並不肯講什麼。」司馬洛說。

「我不肯講什麼，就是因爲王子出現，」高森說，「不錯，你們攝影機拍到了他。我也看見他的。就是因爲他出現過，所以我甚麼都不肯講了。我其實祇是一個傀儡而巳，我並不是眞正的大人物。」

「王子就是眞正的大人物？」司馬洛問。

「其中之一，」高森說，「你知道他爲什麼叫王子嗎？這並不是一個美麗的名字。許多警犬都叫王子，牠們受過訓練，不喜歡吠，一聲不响就撲過來咬住你的喉嚨。他就是那種王子了。他很少出現，出現就是死亡的警告，他在我進出法庭時出現看我一眼，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做什麼他們不高興的事情，不然他們就會把我殺掉，於是我就知道該做什麼了。」

「他們並不慷慨，」司馬洛說，「你的忠心並沒有使你成爲富有的人。」

「我能够活着退出巳經很感激了。」

「既然王子出現，」司馬洛說，「那你當然是知道一些對他們不利的秘密了，現在，再沒有守秘密的必要了吧？」

「你是想知道那些秘密還是想怎樣？」高森問道。

「我是想消滅這個王子的後台，」司馬洛說，「我相信你以前的秘密與他的後台是一定有關連的吧？」

高森又嘆一口氣：「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是怎麼樣，因爲我巳經脫離了這樣久了。我祇是知道當時的情形，他們是義字帮，我是受他們控制的，他們祇是把我推出來做傀儡吧了。表面上我是出盡風頭，其實我就祇能在最小的事情上作出決定而巳。後來我還要做一個坐牢的傀儡。告訴你，這實在是很不值得的，我其實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然而我却要坐三年牢。」

「唔，」司馬洛說，「這個義字帮顯然改錯了名字。他們就是很沒有義氣。」

「正是呀，」高森說，「我竟然得不到一些補償，不過也算了，假如再得到他們什麼好處的話，他們一定會有附些帶條件的。」

「王子就是義字帮的首腦嗎？」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高森說，「也許不是坐第一把交椅吧，但他必然是高層人物之一了。他是負責處死的事情的，照我所知，有好幾個並不是小人物的人也是經由他的手而處決了。當然我祇是知道了，而不能够證明。譬如賴景坤和顏明就是其中兩個。他出現，就是一個警告，假如還是不顧這個警告，殺手就來了，沒有事時這個人不會出現的。」

「這件事情我們倒是全無所聞。」司馬洛說道。

「知道這一點而仍然活着的人，也許祇剩下我一個了。」高森說。

沉默了一陣之後，司馬洛說，「你知道你在出獄之後爲什麼義字帮沒有給你一筆錢之類作爲補償嗎？也許就是因爲他們巳經解散了。」

「解散了？」高森轉過頭來，詫異地看着司馬洛。

「消滅了，」司馬洛說，「在你入獄兩年之後。他們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不過我們倒不知道你是由他們控制的，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有王子這個人，我們得到了他的屍體，還要東查西查，都查不出他原來是與義字帮有關的。」

「雖然如此，」高森說，「我看你亦不需要我的口供了。」

「既然義字帮巳經解散了，」司馬洛說，「你也許沒有那麼害怕了吧？」

——下期續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

（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浪子與康元瑜，月兒一同墜崖，跌落深壑的一個水潭中，因此得以生還。也許是由於潭水的關係，不僅使無情浪子原巳因中毒而半身不遂的症狀，霍然而癒，而且龍精虎猛，元神充沛。更奇怪的是他們的衣服，因被潭水浸過，全都霉爛不堪，以致使他們一絲不掛，變成茹毛飲血的野人一般。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無情浪子無法自制，而康元瑜、月兒也情不自禁，因此無情浪子與她們先後發生了肌膚之親，一矢雙鵰……

絕壑產麟兒　雪山逢親母

康元瑜歡呼道：「當眞麼？三哥。」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眞的了，不過咱們三人已是夫妻，在稱呼上應該改一改了。」

康元瑜道：「是，相公。」

×　×　×

良宵總是暫短的，他們意猶未盡，陽光巳偸偸的溜了進來。

經過一陣調息後，康元瑜與月兒起身圍上樹葉，兩人相視一笑，才携手走出洞外。

他們是去找早餐食物的，此地的水果以香蕉椰子最多，還有鳳梨及叫不出名稱的水果。

摘香蕉容易，摘椰子就有點麻煩了，因爲椰子生得太高，必須爬上樹去才能摘到。

她們走到一株椰子樹下，康元瑜仰頭瞧了一眼道：「月妹！這麼高怎麼辦？妳會爬樹麼？」

月兒道：「不必爬樹，我有辦法讓它掉下來。」

她習過金剛一指禪，用指力擊落椰子，自是輕而易舉。

康元瑜由衷的稱讚道：「好指力，想不到月妹的功力如此之深。」

月兒道：「姊姊不必羨慕，待會相公就會教妳的。」

她語音甫落，忽然聽到兩聲鷹鳴。

康元瑜大喜道：「鷹兒找來了。」立即撮口發出一股嘯聲。

嘯聲發出不久，兩點黑影巳然穿霧而下，然後雙翼一歛，落在康元瑜的身前。

不錯，這對巨鷹，正是她帶來的兩隻鷹兒。

康元瑜用手撫摸着牠們的羽毛，忽然眉峯一皺道：「眞糟，此地連一張紙都找不到。」

月兒道：「要紙作什麼？」

康元瑜道：「叫鷹兒去通知二哥，咱們豈不是有救了？」

月兒略作沉吟道：「姊姊先跟相公商量一下，他不一定同意姊姊的想法。」

康元瑜道：「哦，爲什麼？」

月兒道：「我也說不上來，姊姊不妨試試。」

她們摘好水果，帶着鷹兒回到山洞，無情浪子正好運功醒來。

「相公：你瞧瞧，咱們的鷹兒已找來了。」

「好，咱們又多了兩個帮手，也可以減少一點寂寞。」

「相公！我想咱們困處絕壑終非長策，不如派鷹兒通知二哥，不就可以脫困了麼？」

「這個……」

「相公！他是咱們的親二哥，並不是外人啊！」

「我知道，妹子，我從來沒有將二哥當做外人，現在咱們成了夫婦，他更不是外人了。」

「那你還猶疑什麼？」

「妹子！妳跟二哥是親兄妹，但妳對他還有點認識不清，老實說，我去大相嶺固然是去找師娘，也是在逃避二哥……」

「啊，相公，你說的太可怕了，難道二哥他……」

「他……唉，咱們身在絕地，往事就不必提了。」

「不，相公，這樣會憋死我的，你必須說個明白。」

「這……好吧，不過我先要問妳一個問題，妳要認眞考慮以後再作答覆，如果不方便出口，不答覆也可以。」

「沒有不方便出口的，你問吧。」

「如果我跟二哥親家變作了寃家，妳帮誰？」

「帮你，不過我不相信你們會變做寃家！」

「好，只要妳是一心帮我，其他的妳就不必管了。」

「但你還沒有對我說明呀。」

「二哥聰明絕頂，算無遺策，而且雄才大略，志在天下，這不會錯吧？」

「不錯！」

「但如果他發現一個能够與他逐鹿天下，一爭長短之人，妳說他會怎麼辦？」

「相公！你……」

「怎麼，妳認爲妳的丈夫不配？」

「不，相公，我只是以前沒有想到，覺得太過突然罷了，不過，你是他的義弟，我是他的同胞妹子，難道他……」

「咳，妹子，妳忘記歷史的往事了，爲權利而兄弟成仇的事多得很，好啦，但願我是多慮，不過妳不能放鷹兒回神鷹堡，也不能讓牠們到上面去飛翔，一切等待我復元之後再作計議。」

「好吧，相公，誰叫我是你的妻子，只好聽你的了。」

她當眞聽他的，再也不想放鷹兒求救援了。

其實他們雖是過着野人般的生活，在精神上却感到無比的充實。

白天他們忙着練功，一直弄得筋疲力盡，因爲她們練的是武聖獨門絕學，必須日夜苦練，才能學有所成。

三個月之後，康元瑜的生理起了變化，月事不潮，敢情她有喜了。

此時無情浪子的病情，也已經恢復到了八成，再有百日，他相信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於是他們作了一項決定，就是等待康元瑜生下孩子滿月之後，就可離開這個絕壑了。

離開絕壑的辦法，他們也已經有了計劃。

絕壑中有一種類似棕樹的樹皮十分堅韌，剝下之後用木槌將它漫漫搥成纖維，再搓成細繩，可以編織衣褲。

它既然可以搓成細繩，自然也可以搓爲較粗的長繩了，然後叫鷹兒抓着一端飛上懸崖，拴在一個結實的地方，不是就可以攀索而上麼？

他們在閒暇之時，就在作此項準備工作，三個人全都充滿信心，日子也過得特別愉快。

百日之後，無情浪子果然已全部康復，一身功力，竟意外的達到爐火純青之境，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此種意外的收穫，必是來自潭水，自然也與三步跳奇毒有關。

人生就是這麼奇妙，別人要害死他，却因諸般巧合，造成一朵武林奇葩，這是害他的人作夢也想不到的。

此時康元瑜的肚皮已日漸隆起，有些武功她就不宜於練習了，無情浪子爲了體貼他這位美麗的妻子，幾乎時時都在陪伴着她，爲她講些武功上的要訣。

閒下來的時候，他就調教兩頭巨鷹，傳給牠們幾套搏擊之術，並爲牠們取了兩個名字，追雲，逐電。

現在他不必發出特殊的嘯聲，只要呼叫追雲逐電，就可指揮如意了。

然後他訓練追雲逐電抓着繩頭，在巨石或樹幹上打結拴牢的工作，經過月餘的訓練，終於獲得滿意的成功。

然後他放出雙鷹，直飛崖頂，讓牠們帶上繩頭，拴在一株樹幹之上。

他在壑底試驗，知道巳經拴牢，試着沿繩而上，居然攀登崖頂。

此時明月在天，約莫二更時分，他打量了一下方位，立即展開身形，向南川縣城奔去。

他找到一間故衣店及錢莊，將他們夫婦三人所需的衣物及嬰兒的童裝收拾了一大包，並取了一些銀兩銀票，以備日後所需。

這是偸竊，但無錢寸步難行，他不得不做一次樑上君子，不過他全都留下一張借據，言明日後加倍償還。

現在他是滿載而歸，回到了那世外桃源般的絕壑。

「啊，相公，你在那兒弄來的？」

月兒瞧到他揹着一個大包裹，歡喜得叫了出來。

衣衫並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無論貧賤，平時總是有得穿的，可是當無情浪子解開包裹之後，她們竟然高興得像如獲異寶一般。

康元瑜對嬰兒的衣服更爲欣賞，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一張小嘴一直笑個不停。

× × ×

他們的生活更充實了，因爲他們不僅有了衣著，而且還有銀子。

他們也不必天天吃水果了，有了銀子任何問題自然都獲得改善。

日子過得很快，康元瑜終於瓜熟蒂落，爲無情浪子生了一個胖嘟嘟的小子。

爲了紀念絕壑裏的怪異潭水，他們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天潭」。

當天潭滿月之後，他們就離開了那座絕壑，迎着涼颼颼的晨風，康元瑜感慨的一嘆道：「一年多了，相公，這一年多的變化竟如此之大！」

無情浪子道：「哦，妳還沒有踏進江湖，怎麼知道變化的大小？」

康元瑜道：「誰說江湖了？我是說我自己。」

無情浪子道：「不錯，由少女變爲少婦，不僅有了丈夫，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康元瑜嫣然一笑道：「天潭將來會比你還俊，你信是不信？」

無情浪子道：「這個當然，妳生的兒子自然比我還俊了。」

康元瑜在兒子小臉上親了一下道：「相公！咱們怎麼走？」

無情浪子道：「先去南川縣城買幾匹馬，然後直趨大相嶺。」

康元瑜道：「相公！咱們穿的這些衣衫，你不是由南川城裏弄來的麼？」

無情浪子道：「這有什麼要緊，這些都是普通的衣衫，穿的人多得很呢。」

於是他們在南川打尖，買馬，然後繼續上路，直向大相嶺奔去。

× × ×

重慶位於嘉陵江及長江的會合處，是一個頗爲繁榮的水陸碼頭。

這天傍晚時分，無情浪子等到達了重慶。

× × ×

紅顏禍水，因爲紅顏人人喜愛，難免勾起人們非份之想，是非也就因此而發生了。

康元瑜與月兒原是兩個美似天仙的人兒，再經那奇異的潭水一泡，更是嬌媚如花，艷光迫人，她們這一闖蕩江湖，還會不惹來滿天風波？

其實她們在經過綦江之時，已經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由於無情浪子英氣逼人，總算沒有人敢輕捋虎鬚。

在重慶就不同了，此地龍蛇混集，什麼樣的人物都有，明知玫瑰有刺，願在花下死的竟然大有人在，他們落店不久，已經有人找上門來。

「朋友！咱們似曾相識。」

來人是一個約莫三十出頭，長相頗爲英俊的錦衣少年，他身後跟着兩名背負長刀的壯漢，是他帶來的兩名隨從。

無情浪子向來人瞥了一眼道：「咱們素昧平生，閣下只怕認錯人了。」

錦衣少年道：「相逢何必曾相識，朋友何必見外，蝸居距此不遠，希望朋友賞個光，咱們共謀一醉。」

無情浪子道：「對不起，咱們已經酒足飯飽，閣下的盛情只好心領了。」

錦衣少年忽然面色一沉道：「朋友！敬酒好吃，罸酒難喝啊！」

無情浪子冷冷道：「閣下原是找碴來的，很好，罸酒如何吃法，閣下不妨划下道來。」

錦衣少年吃吃一陣狂笑道：「有胆量，你可知道本公子是誰？」

無情浪子道：「閣下必然是一個大有來頭之人了，請教。」

錦衣少年道：「嘉陵公子張露，朋友必然有過耳聞？」

月兒忍不住櫻唇一撇道：「張露？哼，一個城狐社鼠罷了，你要是再不快滾，姑奶奶就叫你爬着出去！」

嘉陵公子面色一變，一對淫邪的眸子向月兒深深一瞥，然後嘿嘿一笑道：「够味道，够潑辣，想來床上的功夫也必然不差，龍虎二將，給本公子帶回去。」

他說話之間，已向後面退了兩步，而那兩名背負長刀的壯漢，也同時向月兒撲來。

他們這一撲之勢極爲兇猛，可見龍虎二將的一身功力，倒也不是泛泛之輩。

撲到月兒的身側，兩人同時出手，扣肩井，抓臂膀，動作之快，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月兒沒有逃避，只是雙臂輕輕的抖了一下。

這一抖可就糟了，兩名雄糾糾的大漢竟然一起飛了起來。

他們一個摔在一張餐桌之上，只砸得杯盤四飛，餐桌自然也四分五裂了。

另一個飛出了店門，滾到大街之上去了。

他們摔出的方向雖是不同，結局却是一樣的，龍虎成了死貓，直挺挺的躺在那兒。

瞧到此種情形，嘉陵公子的脖子僵硬了，豆大的汗珠已由額頭暴了出來。

「好得很，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筆賬咱們待會再算。」

場面話交待完了，嘉陵公子認爲沒有再留下的必要，身形一轉，就待向店外奔去。

沒有人攔阻他的去路，他十分迅速的奔出店門，只是他的身軀忽然一震，神情也跟着一變。

嘉陵公子的目光平時雖是帶着幾分邪氣，却也炯炯有神，顯出他的內功已然十分深厚。

此時他的眼神沒有了，只是一片呆滯的目光。

他茫無目標的向前走着，口中還在念念有詞。

嘉陵公子變了，他變作廢人，變爲白痴。

這項結果是驚人的，也是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

第一個反應的是客棧老闆，他苦着臉向無情浪子走來。

「客官！對不起，你們適才定下的房間，早已有人包下了，小二沒有弄明白，請客官換一家吧。」

「哦，咱們換別的房間不行麼？」

「十分抱歉，敝店已經住滿了客人，沒有空餘的房間了。」

「好吧，那就麻煩你替咱們在別處定好房間，咱們一準搬走就是。」

「這個……小的工作太忙，請客官多多諒解。」

「咱們無法諒解，因爲反悔的是你們

，其實你的顧慮太多了，縱然有人找碴，也不會找上店家。」

「客官這麼說，足見你是明白人，對那位公子，敝店實在招惹不起。」

「放心吧，老闆，天塌下來有咱們頂着，你就不必担這份心了。」

請不走無情浪子，店老闆無可奈何，只得滿面愁容的退了回去。

他這家客棧之內，原已住有六成客人，經過適才一鬧，部份胆小的已經搬走，剩下的就不足二成了。

無情浪子住的是一明兩暗位於後院的上房，在回房歇息之前，他原想打聽一下那嘉陵公子究竟是何方神聖。

只是店裏的客人，連同店伙在內，見到他們就遠遠避開，好像只要跟他們說一句話就會惹禍上身似的。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們只好不問了。

回到客房之後，月兒已忍不住哼了一聲，道：「這話從那兒說起？誰惹着他們了？」

無情浪子道：「從妳們說起，誰叫妳們生得這麼美麗的？」

康元瑜撇撇嘴道：「瞧你，對自己的妻子如此稱讚，也不怕別人笑你？」

無情浪子哈哈一笑道：「怕什麼？我正想在人前誇耀呢！」

康元瑜一嘆道：「紅顏禍水，看來此話眞是有點道理。」

月兒道：「還有道理呢，煩都煩死人了，這一路之上，那些瞧看咱們的傢伙，好像要一口將咱們吞進肚裏去似的。」

康元瑜抿嘴一笑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妳自己也不害臊？相公，我有一個主意，可以免去這些麻煩。」

無情浪子道：「什麼主意？妳說。」

康元瑜道：「今後咱們出外之時，在臉上蒙上一塊紗巾，你看可好？」

無情浪子道：「這是一個好主意，我完全贊同。」

月兒道：「好啦，你們聊聊，我可要睡了。」

她打了個呵欠，就向一間房裏走去。

康元瑜向她的背影呶呶嘴道：「今天該她了，去吧，相公。」

無情浪子道：「晚間可能會有事，我想咱們住在一起，比較容易照顧。」

康元瑜面色一紅，伸手撫着懷中兒子的頭頂道：「算了，你……別把潭兒嚇住了，再說咱們有追雲逐電守衞，沒有什麼好怕的。」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有了兒子就不要丈夫了，妳莫偏心。」

他說話之間，便已走向月兒的房中。

康元瑜抿嘴一笑，正待起身回房，一陣鷹鳴之聲忽然傳了過來。

神鷹示警，必是來了敵人，康元瑜急忙將潭兒放進懷中用衣帶繫好，然後彈身一躍，落到門外院庭之中。

其實他只比敵人快了幾步，她站好位置之後，十幾條人影才紛紛躍入院落。

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六旬的黃衣老者，雙目神光逼人，那必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向康元瑜打量一眼道：「還有兩位呢？」

康元瑜道：「你是誰？找咱們夫婦做什麼？」

黃衣老者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夫張鐵軍是替兒子討命債來的。」

康元瑜道：「莫非那嘉陵公子張露，就是老丈的兒子？」

張鐵軍鬚髮怒張，顯得惱怒已極，他一振掌中的鐵筆，冷冷道：「你們好狠，居然將老夫的兒子打成白痴，老夫如不將你們碎屍萬段，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川中一霸的名號了，小賤人，叫他們出來領死吧。」

川中一霸張鐵軍，果然是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他適才一振掌中的鐵筆，竟使空氣急速旋轉，發出一股銳嘯。

康元瑜知道此人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強敵，但却語氣平靜的一笑道：「原來是張前輩，失敬，不過令郎當衆調戲良家婦女，是前輩家教不嚴，咱們留他一條性命，已是手下留情了，前輩應該滿足才是。」

張鐵軍大喝一聲道：「住口！」

康元瑜說道：「怎麼，難道晚輩說錯了？」

張鐵軍道：「妳當然說錯了，張順，你告訴她吧。」

張順身材瘦長，面目猥鄙，是一個小丑型的人物，他應了一聲，然後搖頭擺腦的道：「妳果然錯了，姑娘，咱們公子可是奉命行事。」

康元瑜道：「調戲良家婦女也是奉命行事？」

張順道：「這不是調戲，是奉盟主之命挑選侍女，你們反抗盟主，行兇傷人，嘿嘿，姑娘，四海雖大，你們將沒有容身之處了！」

康元瑜道：「盟主？武林之中幾時鑽出一個盟主來了？」

張順道：「姑娘當眞是孤陋寡聞，連武林盟主妳都不知道！」

康元瑜道：「我的確不知道，請問盟主是那位前輩高人？」

張順道：「咱們的盟主姓康，諱元玠，他老人家榮登盟主寶座已經有半年多了，本年八月中秋，盟主將要與紅姑娘完婚，所以才下達令諭，由各地選送侍女，我家公子原是看上了妳們，誰知妳們竟敢抗命行兇，不知死活！」

康元瑜愕然道：「你說武林盟主是神鷹堡的康元玠？」

張順道：「不錯，正是他老人家。」

康元瑜問道：「那紅姑娘又是何許人物？」

張順道：「紅姑娘名叫佾紅，姓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康元瑜道：「你知道我是誰？」

張順道：「在下正要請教。」

康元瑜道：「我叫康元瑜，你們的武林盟主正是我的同胞兄長。」

張順一怔道：「眞有這等事？我就是不信。」

康元瑜道：「你憑什麼不信？」

張鐵軍哼了一聲道：「老夫也不相信，如若妳是盟主的胞妹，爲什麼妳會不知道他是盟主？」

康元瑜道：「咱們在深山學藝，不入江湖快兩年了，山中音訊斷絕，怎能知道

他當了盟主？」

張鐵軍道：「妳們在何處習藝？」

康元瑜：「這個……」

張鐵軍冷哼一聲道：「說不出來，是嘛？哼，你居然敢冒充盟主的胞妹，實在大胆已極，給我拿下！」

他這一聲「拿下」可就糟了，只見鐵翼鼓風，雙鷹忽然由雲端裏衝了下來，巨爪縱橫一抓，立即響起幾聲慘嚎。

這是追雲逐電的傑作，不必康元瑜動手，張鐵軍的手下已有四人面目全非，死狀之慘，令人不敢卒覩。

對神鷹堡的巨鷹，江湖上早已聞名色變，現在張鐵軍破胆了，他再也不敢懷疑康元瑜不是盟主的同胞妹子。

康元瑜不爲已甚，喝止正待繼續搏擊的雙鷹，因爲這些人好歹也是她長兄的部屬。

張鐵軍一嘆道：「老朽錯了，多謝姑娘手下留情。」

他正要轉身退走，康元瑜道：「待會前輩將令郎帶來讓我瞧瞧他是否有救。」

張鐵軍精神一振道：「老朽遵命。」

待這般人退走之後，康元瑜才轉身回到客廳，櫻唇一撇，瞅着剛剛由房中走出的無情浪子及月兒道：「戲演完了？可惜只是一齣啞劇！」

月兒粉頰一紅，纖足一跺道：「相公：你瞧，瑜姊姊欺負我！」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待會我也跟妳瑜姊姊唱一齣啞劇就是了。」

月兒哧的一笑道：「那敢情好，快去吧，瑜姊姊，潭兒交給我好啦。」

原來月兒在樂極忘形之際，喜歡大喊大叫，適才外面來了敵人，她只好上演啞劇了。

康元瑜忽然面色一正道：「相公！適才外面說的話你可曾聽到？」

無情浪子淡淡道：「聽到了。」

康元瑜道：「二哥竟已統一江湖，當了武林盟主。」

無情浪子道：「此事早在意料之中，想不到的是如此之快而已。」

康元瑜道：「姓張還說……」

無情浪子道：「我知道，咱們不必管那些，月兒，妳帶着潭兒去睡吧。」

月兒抿嘴一笑，帶着潭兒回到房中去了。

康元瑜道：「相公：你忘了，今晚你是月妹的。」

無情浪子道：「她想睡，我還不想，咱們走吧。」

他擁着康元瑜進入臥室，立即爲她寬衣解帶，在那高山流水之間遊走起來。

他們這是齣啞劇，但也有無病呻吟之聲。

良久，一聲鷹鳴忽然傳了過來。

康元瑜一怔道：「快起來，相公，是張鐵軍帶他的兒子來了。」

他們匆匆着上衣衫，走到門外一瞧，果然是張鐵軍父子在外面求見。

嘉陵公子的白痴，只不過是中了康元瑜的獨門點穴手法而已，她將解法悄悄告訴無情浪子，讓他爲嘉陵公子解開穴道。

這場糾紛總算獲得圓滿解決，翌晨他們繼續奔向大相嶺，再也沒有發生任何麻煩。

× × ×

大相嶺即四川之邛崍山，蜀人爲紀念漢丞相諸葛亮治國的勛勞，以及蜀郡太守張翼的忠勇殉國，才將邛崍山改爲大相嶺，大涼山改爲小相嶺，當眞是青山有幸，同蒙英名。

大相嶺在滎經縣西，是橫斷山脈大雪山的支脈，山勢陡峻，海拔六千餘尺，巉岩崢嶸，深谷窈渺，險峻之處，每能使人望而却步。

這天無情浪子等到達漢源縣城，在城裏歇了一夜，次日將馬匹寄在客棧，帶了一些乾糧食水，逕向大相嶺進發。

此地屬於青康高原地帶，氣候較爲寒冷，康元瑜在城裏添置了一些衣物，以免凍着她的小潭兒。

漢源縣城原本就在大相嶺山麓的腰部，出城就是九九八十一轉的「九盤雲」，當眞是山從人面起，雲向馬頭生，轉過一山又一山，好像沒完沒了似的。

這天他們趕到草鞋坪，是一個小丘攢簇的地帶，這兒還有二三十間木板房子，居民除了賣茶飯酒菜之外，還可以供應住宿。

此時雨霧紛飛，天氣顯得十分陰沉，康元瑜撫着懷中的小潭兒道：「相公：咱們今天不走了，我怕小潭兒受不了。」

無情浪子道：「好吧，今天實在太累，也應該早點歇息了。」

他們在小店要來酒菜，並定下兩個房間，然後詢問店小二道：「伙記，你是否記得，去年有一位師太曾經到過你們這裏來？」

店小二沉思了一會，道：「不錯，快兩年了，的確有一位尼姑到過咱們這裏，如果不是她跟人在這兒打過架，就可能記不起來了。」

無情浪子精神一振道：「你說她老人家跟人打過架？你能不能將當時的情形說給咱們聽聽？」

店小二向棲息樹上的兩隻巨鷹瞥了一眼道：「對不起，客官，相隔的時間過久，詳情小的記不起來了。」

康元瑜道：「放心吧，伙記，咱們雖然也有兩隻鷹兒，跟那般人絕對不是一夥的，有話你儘管說，不必顧忌什麼。」

康元瑜由店小二瞧看雙鷹的畏懼神色，已經猜了個八九不離十，經她這麼一說，店小二才掃去疑慮之色。

他仍向雙鷹投下一瞥，道：「當時那位師太是在咱們店裏進食，她還沒有吃完，就來了五個找碴的。」

無情浪子道：「那般人也帶鷹兒？」

店小二道：「是的。他們一人帶着一頭老鷹，那些老鷹兇猛得眞叫嚇人。」

無情浪子道：「他們爲什麼打起來的呢？」

店小二道：「帶鷹的五人要老尼姑跟他們走，老尼不肯，就這麼打了起來。」

無情浪子道：「他們要老師太跟他們去那裏？」

店小二道：「好像……對了，去神鷹堡。」

無情浪子道：「後來呢？」

店小二道：「後來那五人全被老尼姑打死，五隻老鷹也一起了賬。」

無情浪子輕輕吁出一聲道：「老師太也就走了，你可知道她老人家到底去了何處？」

店小二道：「這就不知道，不過她是向風箱口走去的。」

無情浪子說道：「沒有事了，你去忙吧。」

他們沒有找錯，小螺庵主的確來過此地，走的正是這條山路，只要跟踪追尋下去，很可能會找到這位世外高人。

只是神鷹堡却派人對付小螺庵主，雖然並未得逞，康元瑜心中仍然感到有些不安。

「相公，二哥太過份了，他怎麼會這樣？」

「不要怪他，一個居心逐鹿武林之人，都會這樣做的。」

「他名利之心太重了！」

「可是他却已經獲得成功，好啦，這些咱們以後再談，大家都累了，快去歇息吧。」

一夜安歇，疲乏盡除。

於是，他們到過「風箱口」，「孔明寨」，「小關」，「大關」，經「九折坂」，而達滎經縣城。

他們沒有找到小螺庵主，却已知道她的動向，她像逃世似的，竟已深入不毛。

貢噶山海拔七千公尺以上，廣袤高寒，人烟絕跡，據跡象顯示，小螺庵主竟然進入這個山區去了。

在縣城的客棧中，無情浪子作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妹子，貢噶山太高，太冷，小潭兒不能前去，我想一人前往，妳們就住在客棧等我吧。」

「不，相公，瑜姊姊帶着小潭兒留在此地，我要跟你去。」

月兒第一個不依，非要跟去不可。

康元瑜也不放心他一人涉險，贊同由月兒陪着。

無情浪子拗不過她們，只好帶着月兒及追雲逐電向貢噶山區進發。

山岩險峻，冰雪載途，根本無路可走，他們雖是功力超人，但仍然感到十分辛苦。

也許皇天不負苦心人吧，在入山第十一日的晌午，月兒忽然有所發現。

「相公！你瞧……」

無情浪子瞧到了，他的眉峯却輕輕一皺。

那是一個深谷，四週都是積滿冰雪的高峯，放開形勢的險惡不說，一旦發生雪崩，這片山谷就會埋葬在冰雪之下。

雪崩不算稀奇，隨時都可能發生。

那麼這片山谷應該是死亡之谷了，如何還能住人？

但，他們却瞧到那山谷之中，有一個小小的房屋，屋前闢有園地，還種着一些花草。

這只有一種解釋，谷中的確有人居住，敢於居住在谷中的，必然不是常人。

因而無情浪子的眉峯疏展了，接着輕輕咳了一聲道：「一定是她老人家，咱們走。」

他們展開身形，沿着一片斜坡向谷底狂奔，片刻之間，便已到達那幢房屋。

「啊，相公，咱們只怕上當了！」

月兒沒有說錯，這的確是一個騙局。

那是一幢房屋，在外表上瞧看一點不假，但它只是一個空殼，根本不能居住。

爲什麼？莫非有人要對付他們，所以設下這個陷阱？

不管怎樣，此處並非善地，總以儘快離開爲宜。

無情浪子當機立斷，回頭向月兒喝了一聲「快走」。

只不過他的決斷還是遲了一點，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忽然由四週響起，同時追雲逐電的鳴叫之聲也由空際傳了過來。

那是雪崩——

冰雪倒瀉，羣山齊鳴，勢如山崩地裂，聲勢驚人已極。

月兒嚇得花容失色，緊緊依偎着無情浪子道：「相公，咱們怎麼辦？」

無情浪子臨危不亂，目光略一流轉，便牽着月兒向一側奔去。

「月兒：瞧到前面的那塊巨石麼？」

「瞧到了。」

「那巨石距谷底約莫四十餘丈，咱們先躍上那邊的一顆松樹，用它接一次力就可到達巨石之下了。」

他們在雪潮怒吼之中，終於到達了巨石之下，現在他們安全了，縱然冰雪填滿山谷，也不會高到四十餘丈，埋葬谷底的危機，總算被他們逃了過來。

只不過雪崩仍繼續着，必須待它停止，他們才能再找逃生之路。

現在他們只好藏身巨石之下等待着，眼見雪崩的奇景，未嘗不是人生一樂。

「相公：我好冷——」

巨石之下能够藏身的地方不多，他們原本就是依偎着的，月兒這一喊冷，他們擠得更緊了。

「相公：你說這是不是有人存心計算咱們？」

「我想是的，否則決不會這麼巧。」

「不錯，那幢假屋就是他們下的餌，故意誘使咱們上鈎。」

「妳說的對。」

「咱們由絕壑出來不久，知道咱們行踪的必然不多，是什麼人對咱們如此瞭解，還能趕在咱們頭裏佈置陷阱？」

「只有一個人有此能耐，妳想他會是誰？」

「康文玠？」

「對，就是他。」

「這我就不懂了，丟開你們結義之情不談，瑜姊姊可是他的同胞妹子，如果瑜姊姊跟着一道來……」

「照樣動手，因爲他是一個梟雄！」

「梟雄就不顧同胞之情？」

「是的，只問利害，不顧親情，這是梟雄的一貫作風。」

「這樣的人太可怕了，如果俏紅姑娘當眞跟了他，不見得會有幸福！」

「這個……唉，一將成名萬骨枯，要不他怎能當上武林盟主！」

無情浪子似乎不願意提到俏紅，對康元玠爲人作事有很深的感慨，所以才有以上兩句感慨的言語。

他語音甫落，忽然聽到一股細如蚊蚋的語音道：「雪崩已停，你們可走了。」

語聲入耳，無情浪子與月兒同時大吃一驚，他們貼在一起的軀體也霍的分了開來。

無情浪子呆了一呆，道：「前輩是何方高人？晚輩無情求見。」

「啊，你是無情……」

「是的，前輩，先師羅量天，晚輩遠走邊塞，深入不毛，是來尋找師母的。」

「……」

「前輩……前輩……」

「進來吧，右側有門。」

無情浪子大喜，急忙牽着月兒轉到巨石的右側。

那兒果然有一個洞口，但大部份都被剛才墮落的冰雪所封，他們先將積雪清除，才一前一後的往洞裏走去。

這是一個天然石洞，一大一小，共有兩層，下面的較大，設有石桌石櫈，可供坐息，在洞底近壁之處，有一圓形洞口是上下兩洞的通路。

它的高度約莫一丈五六，常人不用樓梯是無法上下的。

這自然難不倒無情浪子與月兒，他們足尖輕輕一點，便已先後躍到上層。

一名寶相莊嚴的中年女尼，坐在一只蒲團之上，她自然就是當年的銀鞭女俠，目前的小螺庵主了。

一股孺慕之情，使無情浪子的眼眶大爲潮潤，他與月兒噗的一聲跪了下來，眼眶的淚水也像噴泉似的洒了出來。

「妳老人家就是無情浪子的師母？」

「是的，孩子。」

「師母，妳叫弟子找得好苦！」

「的確是苦了你了，師母也是情非得已。」

「師母：弟子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問？」

「不要緊，你問吧。」

「弟子姓什麼？」

「這個……你沒有問你師父？」

「弟子問過，師父的回答只是兩個字，無情。」

「無情！唉，落花並非無情意，化作春泥反護花，你師父又怎麼知道師娘的處境？」

「師母：請妳告訴我，弟子究竟是誰呢？」

「你姓羅……」

「當眞麼？師母、那先師就是弟子的生父了。」

「是的，不過羅量天並沒有死，他還好好的活着。」

無情浪子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這是眞的，師母。」

小螺庵主一嘆道：「如此重大之事，師母怎能騙你。」

無情浪子道：「可是他老人家的遺骸是弟子親手埋葬的。」

小螺庵主道：「你是他的傳人，難道你沒有習過龜息大法？」

無情浪子道：「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這樣？現在在那裏？」

小螺庵主道：「其中內情十分複雜，以後我會告訴你的。」

無情浪子再度跪了下去道：「妳老人家就是無情的生母……」

小螺庵主道：「娘對不起你。」

無情浪子道：「不，娘，妳老人家太苦了，孩兒不孝……」

小螺庵主伸手將他拉了起來，面露慈祥的笑容，對着月兒道：「她是你的媳婦麼？」

月兒道：「二媳月兒參見婆婆。」

小螺庵主面色一變道：「二媳？孩子，你有幾個媳婦？」

無情浪子道：「怎麼啦？娘。」

小螺庵主一嘆道：「你爹一生情孽牽連，毁了他，也毁了娘，最後不只是家庭破碎，連江湖上也因之動亂四起，使很多人遭受不幸，孩子，你可不能重蹈你爹的覆轍啊！」

無情浪子道：「娘過慮了，孩兒與兩位媳婦三人同心，決不會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的。」

小螺庵主道：「那就好，大媳婦呢？她爲什麼不跟你同來？」

無情浪子道：「她替娘生了一個孫子，才三個月多一點，孩兒怕她們母子受不了高山的酷寒，要她們在滎經縣城的客棧中等候。」

小螺庵主喧了一聲佛號道：「多謝我佛慈悲，咱們羅家已經有第三代了，孩子，大媳婦是誰家的閨女？」

無情浪子道：「她叫康元瑜，是仙霞嶺神鷹堡主康人驥的女兒。」

小螺庵主的身形忽然輕輕一震，雙目神光如電，緊緊盯着無情浪子。

無情浪子愕然道：「娘：有什麼不對麼？」

小螺庵主收斂目光，長長一嘆道：「天下的女人多得很，爲什麼你偏偏要娶康家的女兒爲妻！」

無情浪子道：「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螺庵主道：「你知道娘姓什麼？」

無情浪子道：「孩兒不知道。」

小螺庵主道：「娘也姓康……」

無情浪子道：「媳婦跟婆婆同姓，這也沒有什麼要緊。」

小螺庵主道：「她爹康人驥是娘的胞兄，她是娘的侄女。」

無情浪子大喜道：「娘：這太巧了，親上加親嘛，這有什麼不好？」

小螺庵主一嘆道：「是的，親上加親，按常理說，應該是一件喜事，只不過我那兄長却使咱們上一輩的由喜劇變成悲劇，娘担心它會延伸下來！」

現在無情浪子才知道問題的嚴重了，但他既然不明瞭內情，就無從加以防範，因而纏着小螺庵主，要求她說出往事。

往事有辛酸，有甜蜜，雖是不堪回首，却也有着無窮的回味。（下期續完）

八仙鬥八魔

追尋寶笛上嶗山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韓劍平和藍啓明北遊幽燕，半途聽說有個鍾離員外，就前去探訪，看看他是否適合「鍾離權」的人選，來至幕阜山見鄉人絡繹不絕，帶着禮物給鍾離員外賀喜，原來是鍾離員外納妾之日，藍啓明略施空空妙手，偷取別人厚禮作爲禮物而入座爲上賓，席間韓、藍兩人瞧見新娘子竟是美人狐白牡丹，不禁詫異，夜晚，人客盡散，韓、藍兩人潛入院中偷窺洞房，却只見鍾離員外獨坐房中，不見新娘子，正感奇怪之際，鍾離員外一聲大笑，並請他們入房內……

燈光照耀之下，但見室中陳設極爲雅潔，四壁翰墨，滿架詩書，一張青石案上，擺着文房四寶，兩張太師椅，伴着一隻茶几，几上擺了兩隻江西細磁茶碗，碗中熱氣嬝嬝，茶香四溢！

那鍾離漢盤坐雲榻上面，略一欠身笑道：「老漢知道二位必然有此雅興，早已烹茶恭候多時了，請隨便坐，不必客氣！」

藍啓明跟着走進屋中，聞言，哈哈笑道：「老員外既已妙道通玄，能知過去，我與韓四哥便來請教一些未來之事便了！」

說完，也不客氣，便與韓劍平分別落座。

鍾離漢搖頭笑道：「過去之事，已成定局，故而極易探究，但未來之事却變幻無常，天道人心，頗難推測，不知藍老弟及韓大俠打算向我請教些什麼事情？」

藍啓明笑道：「老員外既有前知之能，何妨把我們的心事，猜上一猜！」

鍾離漢略一沉吟，展眉笑道：「二位來意，大概不出三樣！」

藍啓明瞧了韓劍平一眼，方才注目鍾離漢，笑道：「是那三樣？老員外請講！」

鍾離漢疊着三個指頭，笑道：「第一自然是爲了『美人狐』白牡丹姑娘而來——」

此言一出，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一凜，他們雖然早就懷疑新娘子便是「美人狐」白牡丹，但却未料到鍾離漢此刻竟會坦然說出，是以一時之間，竟難猜出對方的用意！

只聽鍾離漢接着說道：「第二是針對小老兒，第三嘛——」略一沉吟，目光移注藍啓明，含笑道：「藍老弟可是頗爲關心那『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等兩件寶物？」

藍啓明「哈哈」一笑，連連點頭道：「高明！高明！老員外猜得一點不錯，韓四哥正是爲了白姑娘而來，我固然關心那兩件寶物，但却與老員外無關，至於我們前來貴莊的目的，也正是爲了老員外！」

鍾離漢「呵呵」笑道：「過獎！過獎！」目注韓劍平，笑問道：「韓大俠既是爲了白姑娘而來，不知與她有何關係？」

韓劍平略一沉吟，答道：「我與她並無深交，祇不過數面之談而已！」

鍾離漢「哦」了一聲！含笑又復問道：「這位白姑娘乃『藍面魔君』呼延西的棄妾，不知韓大俠與她相識在被棄之前，抑是在後？」

韓劍平聞言，不禁俊臉微紅，期期答道：「我與她相識，乃是在『九疑魔宮』之中！」

鍾離漢微微一笑，點點頭道：「這就難怪了！」話聲微頓，正色說道：「韓大俠既是爲了她而來，不知有何打算？」

韓劍平神色一整，莊容說道．「我想請敎一下，那白姑娘究竟是否眞心情願，下嫁與老員外爲妾？」

鍾離漢「呵呵」一笑，連連搖頭道：「當然不是！試問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怎會看中我這個又胖又醜的老頭兒呢？」

韓劍平劍眉雙揚，朗聲道：「那麼，白姑娘是被尊駕以不正當手段，强迫爲妾的了？」

鍾離漢又復「呵呵」一笑，連連搖頭道：「非也！非也！小老兒生平從不作巧取豪奪之事，這位白姑娘乃是一位朋友當作禮物送給我的！」

韓劍平與藍啓明聞言，不由愕然相顧！

鍾離漢見狀，微笑道：「小老兒生平別無所好，就祇喜歡一些人間不容易見到的玩意，和漂亮的妞兒，所以那位朋友拿她相贈，又何足爲奇呢？」

韓劍平目射神光，軒眉問道：「尊駕的那位朋友是誰？」

鍾離漢笑道：「此人說起來也頗有名望，便是人稱『神拂魔尼』的王師太！」

「是她？」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又是一愕，暗道：「那『神劍魔道』顧凌霄派人前來邀請，這老像伙在前，而『神拂魔尼』王師太又送禮於後，這老像伙敢情是個大家喜歡的『香包』不成？」

當下，韓劍平「哼」了一聲！目注鍾離漢，沉聲道：「她送給尊駕這份厚禮，不知有什條件？」

鍾離漢「呵呵」笑道：「當然有條件，否則小老兒也不能平白接受人家的禮物！」

藍啓明笑道：「這個條件，想必十分苛刻，不然便值不得送上這份厚禮了！」

鍾離漢連聲笑道：「輕鬆！輕鬆！她這條件十分輕鬆，只不過邀請小老兒在明年重九，與她一同前往普陀，慶祝『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雙十華誕而已！」

韓劍平與藍啓明聞言，不禁默然相對，心中俱覺啼笑皆非，料不到「方外三魔」，居然搶先一步，把這位頗有希望入選「武林八仙」的鍾離漢籠絡到手！

韓劍平心中略加盤算，遂一整神色，目注鍾離漢，朗聲說道：「假如我們也打算邀請尊駕在明年重九，和我們一同前往普陀，參加『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華誕盛會，尊駕能否答應？」

鍾離漢笑道：「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小老兒生平對別人向我提出的要求，只要禮物夠厚，都是一律答應，韓大俠！你是不是打算送份比『神拂魔尼』王師太更厚的禮物給我？」

韓劍平目射神光，劍眉雙軒，朗聲說道：「『神拂魔尼』王師太以白姑娘作爲禮物，送與尊駕，韓劍平則是打算向尊駕索回白姑娘，作爲條件！」

鍾離漢微微一怔，隨即搖頭笑道：「不行！不行！就算韓大俠當眞有這份能耐，將白姑娘索取回去，但對小老兒而言，也不過是來五去五，並無增減，又何以分別得出這份禮，比『神拂魔尼』王師太的禮，來得厚呢？」

韓劍平聞言，劍眉一挑，方待開口，藍啓明已自含笑接道：「老員外！如果我再加上一點搭頭，不知你是否可以將就？」

鍾離漢笑道：「當然可以，但要看看老弟這份搭頭，夠不夠份量！」

藍啓明笑道：「假如我把送給你的『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從你的身上取回，你看夠不夠份量？」

鍾離漢聞言，目注藍啓明，半晌，方自點頭笑道：「好！好！好！如果二位眞能在我房中接走白姑娘，從我身上取回那『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小老兒便陪你們到普陀，喝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一杯壽酒便了！」

韓劍平站起身來，拱手說道：「白姑娘現在何處？請尊駕帶我們去見一見面如何？」

鍾離漢搖頭笑道：「白姑娘就在這套房中，但二位在這時候却不宜與她見面！」

韓劍平剔眉問道：「爲什麼？」

鍾離漢笑道：「她被『神拂魔尼』王師太的獨門迷藥『鎖心丹』所制，最快也得明夜，才能醒轉，二位此時與她相見，也是枉然！」

韓劍平「哼」了一聲！凜然地沉聲說道：「白姑娘雖然算不得玉潔冰清，但在你我所談的條件尚未交待清楚之前，却不准尊駕妄加侵犯！」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放心！放心！韓大俠請放一萬個心，小老兒縱然有寡人之疾，但也只喜歡生香活色，白姑娘在未醒轉之前，我是碰也不碰她一下的！」

藍啓明冷笑道：「等白姑娘醒時，恐怕老員外想碰也碰不到了！」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小老兒有沒有這份福氣，到了明晚便知，老弟此時不嫌說得過早些麼？」話聲微頓，含笑望了望韓劍平和藍啓明，又道：「白姑娘以及『水火明珠』，『辟邪玉佛』之事，似乎已暫告解決，至於二位專誠寵降敝莊拜訪小老兒，究竟是爲了甚麼？」

韓劍平，藍啓明互相看了一眼，由韓劍平答道：「我們來訪尊駕之目的，且等到明晚把事情解決後，方可奉告，目前尚不宜說出。」

鍾離漢微微一笑，沉吟道：「那麼，二位今晚來鬧新房的目的，似乎已經——」

韓劍平搖頭截口道：「韓劍平尚有一事請教！」

鍾離漢笑道：「韓大俠若是有事向小老兒請教，便請留待明天中午好麼？」

韓劍平不解地問道：「爲什麼？」

鍾離漢笑道 「二位在酒席上，不是見到那許多武林朋友麼？他們都是來向小老兒請教的，我便看他們送來禮物的厚薄，分別解答，韓大俠如有問題，不妨斟酌一下，準備一點什麼，明天再說便了！」

說完，在榻上微一欠身，表示雙方談話已告結束！

韓劍平與藍啓明互相看了一眼，只好雙雙起身告辭，返回前面花園中的客舍。

韓劍平關好房門，對藍啓明道：「五弟，你看那老像伙的話，是否靠得住？」

藍啓明苦笑一聲，嘆道：「只可惜四哥和我都是這樣孤陋寡聞，若是換了李大哥，我相信這老像伙的底細眞象，便不難揭穿的了！」

韓劍平赧然一笑，說道：「五弟，那『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究竟與你有什麼關係？」

藍啓明黯然道：「兩年前，我有一位堂叔，在朝爲官，後來告老還鄉，在歸家途中，竟遭强盜洗刦，全家慘死，當我聞訊趕去時，兇手早已遠颺，那一批被刦的財物當中，便有這兩件御賜的至寶在內！」

韓劍平道：「五弟後來可曾查出是什麼人做的案子？」

藍啓明搖頭道：「現場毫無綫索可尋，小弟聽得江湖傳言，說是那一批作案之人，又被另一黑道人物刦殺，將那兩件至寶奪去，小弟根據傳言，一路追查，到了三湘境內，遂懷疑到『藍面魔君』呼延西的身上，這才打着我卜五師伯的旗號前往『九疑魔宮』看究竟……」

他語聲微頓，咬着牙道：「却未料到會在此地發現那兩件寶物，可恨我事前沒有細加察看，竟拿來送給了這老像伙，你說氣不氣人？」

韓劍平安慰道：「賢弟不必氣惱，只要是東西有了着落，那怕它不合浦珠還，倒是明晚我們如何下手，賢弟是否已有妥當腹稿？」

藍啓明搖頭道：「常言道：『賊無定計』，這種事情，全憑臨機應變，預打腹稿，反而誤事！」

韓劍平點了點頭，遂與藍啓明進入內室，各自入定調息。

一宵無語，二人自入定中醒轉時，已然日上三竿，接近中午時分，那個昨夜領路的小僮，早率了莊漢，端着茶水點心，在門外等候。

韓劍平下床開門，小僮一面指揮莊漢擺設茶水點心，一面恭身說道：「老員外已在內堂相候，請二位貴客用過早點，便隨小的前去！」言罷，帶了莊漢，垂手退出，在門口等候。

韓劍平，藍啓明草草梳洗，匆匆用過早點，便跟着小僮，來到昨夜設筵的內堂，二人閃目一看，但見堂上的佈置，業已換了個式樣。

內堂當中，靠裏擺了張大公案，鍾離漢端坐在案後一虎皮之椅上，左右兩列長桌，昨夜所見的一些賓客，已然到齊，分坐桌後，個個神情肅穆，與昨夜鬧酒喧笑的情景大不相同。

在鍾離漢背後，肅立着昨天在莊門掌管收禮的賬房先生，手中並捧着一本厚厚的禮簿。

鍾離漢直待那小僮領着韓劍平與藍啓明走到公案旁邊的兩把交椅上落坐，這才「呵呵」一笑，站起身來，笑道：「昨宵只顧到對各位敬酒，忘了替這兩位名震當今武林的大俠和大家介紹！」話聲微頓，側顧韓劍平，朝衆客笑道：「這位便是『東游雁蕩仰韓湘』的『玉笛韓湘』韓大俠！」說完，眼望藍啓明，又道：「這位乃當年威震武林的『毒手人屠』卜五先生的唯一衣鉢傳人，藍啓明老弟！」

有道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鍾離漢這一鄭重介紹之下，衆賓客之間，果然起了一陣小小騷動。

尤其是那位身爲十萬大山三十六寨主的「鐵掌」劉濤與副手「冷面追魂」歐陽雲，更是雙雙臉色連變！

鍾離漢待衆賓客稍爲平靜下來，然後目光緩緩左右一掃，沉聲說道：「老漢業已收下各位的厚禮，各位有什麼問題，儘管提出，老漢當斟酌情形，給各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言罷，緩緩坐下，側顧那名小僮，吩咐開席！

頃刻間，酒餚紛東，都是每人一份，幾個侍僮，端着酒壺，往來侍候斟酒。

韓劍平和藍啓明不由暗笑：「這種酒席，倒也別開生面，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正吃喝間，只見左邊最末一個席位上，站起一個身材高大的虬髯壯漢，朝鍾離漢拱手道：「在下一向在雷州做小買賣，素來與人無忤，豈料一個月前，那『藍面魔君』呼延西，突然派了門下弟子柳英圖前來，命在下將一切生意，歸併入『九疑魔宮』之中，在下不服，與那柳英圖較量了三次，都落下風，那柳英圖遂限在下於本月中旬，作最後決定，否則……總而言之，這事務求老員外替在下想個妥善辦法！」

鍾離漢聽罷，側顧身後的賬房先生，微一點頭！

那賬房先生將手中的禮簿略一翻閱，便高聲道：「混海蛟雷雄，珊瑚一座！」

鍾離漢微微頷首，伸手在桌上拿起一支毛筆，在一張紙箋上草草寫了幾行字兒，然後微一揮筆，那張紙便冉冉升起，直朝「混海蛟」雷雄飛去！

「混海蛟」雷雄雙手接住紙箋，仔細把字句看完，臉上登時露出又驚又喜，却又微帶幾分惋惜的神色！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朋友用不着心痛你送我的東西，須知我告訴你的話兒，使你能夠安穩地睡上幾天大覺，難道還不值得？」

「混海蛟」雷雄連聲稱是，拱手說道：「多承老員外指點，在下感激不盡，告辭了！」

說完，離席深深一揖，轉身下堂而去。

藍啓明看得心中好笑，低聲對鍾離漢道：「老員外并不是把『九疑魔宮』被毀，柳英圖已死的消息告訴他了。」

鍾離漢含笑點頭，方待開口，忽聽有人粗聲粗氣地說道：「我在大庾嶺上安窰，多年來生意倒還不錯，豈料這小子眼紅，竟然不講規矩地在我那條路上硬插一腿，請老員外主持公道！」

說話之人，乃是個麻面微髭的中年大漢，正叉手站在右邊席位上，指着左邊倒數第五席的一個勁裝少年，怒聲喝斥！

那賬房先生不待鍾離漢吩咐，已翻開禮薄高聲道：「滿天星周亢仁，九龍磁瓶一對！」

鍾離漢聽罷，頷首道：「好，周朋友的事，包在老漢身上！」

話聲甫落，那勁裝的少年已霍地站起身來，大聲道：「晚輩送給員外的禮也不比他薄，請員外主持公道！」

他這一開口，那賬房先生又已高聲唸道：「翻山虎王秋，十美圖紫檀屏風一副！」

鍾離漢連連點頭道：「好好好！老漢一定替你主持公道。」

韓劍平，藍啓明聽得心中暗笑，忖道：「這老傢伙果然是個貪財好貨的脚色，且看他如何主持公道？」

只見鍾離漢目注「滿天星」周亢仁，微笑道：「周朋友是不是不願意與這位老弟同時在一條路上作買賣？」

「滿天星」周亢仁大聲道：「我當然不願這小子同時在我的路上搶生意！」

鍾離漢轉眼望着「翻山虎」王秋道：「老弟的意思怎樣？」

「翻山虎」王秋連連搖頭道：「誰耐煩和他搶生意！」

鍾離漢含笑頷首，拿起筆來，分別寫了兩張紙籌，微一揮手，這兩張紙籌便如同有人托着一般，冉冉飛入「滿天星」周亢仁與「翻山虎」王秋的手中！

韓劍平和藍啓明見他揮手之間，竟能發出兩種力道，將這輕輕的紙籌，同時送到距離方向不同的地方，不由暗吃一驚，心道：「看不出這老傢伙，果然有點門道……」

正思忖間，只聽那「滿天星」周亢仁大聲道：「不公不公！老員外怎地要我在單日作買賣，把雙日讓給那小子？」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剛才二位不是說，都不願意同時在一路上作買賣麼？老漢替你們這樣安排，不是最爲公道不過。」

話聲微頓，倏然面色一沉，說道：「二位若不願意時，這買賣不作也罷！」

「滿天星」周亢仁和「翻山虎」王秋登時啞口無言，雙雙怔了一會，都無可奈何地謝了一聲，匆匆離席，下堂而去。

韓劍平與藍啓明瞧鍾離漢對這件事兒的處理，不禁瞧得心中暗暗好笑，但又不禁十分佩服！

緊接着又有許多賓客，相繼起立提出問題，無非都是些黑道買賣，分贓不勻等勾當，鍾離漢耳聽，口問，筆判，有如老吏斷案一般，不消半個時辰，便已全部解決，滿堂的賓客祇剩下了「鐵掌」劉濤和他的副手「冷面追魂」歐陽雲，以及黃袍老人，白髮頭陀與衞遠謀等人！

只見那「鐵掌」劉濤與「冷面追魂」歐陽雲兩人對望一眼，便站起身來，拱手說道：「老員外！兄弟有一不情之請，求老員外……」

鍾離漢不待他把話說完，便掉頭瞧了那賬房先生一眼，賬房先生會意，立即高聲唸道：「喜幛二副，黃金五十兩！」

鍾離漢「呵呵」一笑，目注「鐵掌」劉濤道：「劉老當家既有不情之請，不過這份厚禮，似乎有點……有點……」接着「呵呵」大笑起來。

「鐵掌」劉濤滿面通紅，大聲道：「兄弟送老員外的禮物，本是那『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怎奈……」

鍾離漢「呵呵」笑道：「可是那兩件寶物，乃是這位藍老弟所送，劉老當家這樣說話，豈非有點掠人之美？」

「鐵掌」劉濤氣得額上青筋怒賁，霍地離席而出，手指韓劍平與藍啓明兩人，厲聲喝道：「鼠賊！老夫也不管你是浙東大俠，還是一代兇人的門下，快滾下來與老夫作一了斷！」

韓劍平雙眉一軒，便待起身，藍啓明含笑攔住，轉到鍾離漢拱手笑道：「在下也有幾句話想問問這位劉朋友，老員外能否賞臉，借堂前三尺之地一用？」

鍾離漢「呵呵」笑道：「老弟儘管請便，不用客氣！」

藍啓明謝了一聲，徐徐離座，走下堂來，對「鐵掌」劉濤冷然說道：「劉朋友，你打算怎樣了斷？」

「鐵掌」劉濤目閃兇芒，厲聲道：「那兩件寶貝物既已進了鍾離漢員外的寶庫，老夫也不問你討還，只要把你一人的兩雙賊手砍下來，便饒你們一條生路！」

藍啓明冷笑道：「假如砍不下我們的雙手時，朋友又待怎樣？」

「鐵掌」劉濤「哼」了一聲，道：「老夫若砍不下你的一雙賊手，那兩件寶物便算是你的，老夫掉頭就走，不再過問！」

藍啓明冷笑連聲道：「朋友說得好輕鬆，我輸了時，便得把雙手砍下，朋友輸了僅僅一走算了事，眞難爲你這位十萬大山三十六寨總當家的說得出口！」

「鐵掌」劉濤厲喝道：「你打算怎樣？」

藍啓明笑道：「我若倖勝，也不打算傷你一根毫毛，只想把朋友留下來，問幾句話兒，朋友若是答得好，便放你一條生路，若答得不好，却休怪……」

話還未說完，「鐵掌」劉濤已暴跳如雷，厲聲喝道：「放屁！少囉嗦！先接老夫三掌再說！」

喝聲中，欺身上步，雙掌疾揮，迴環併發，朝藍啓明猛攻過去！

藍啓明冷笑一聲，一面施展「鳳落岐山身法」，連連閃避，一面笑聲道：「劉朋友，你究竟答不答應？免得我白費氣力！」

「鐵掌」劉濤獰笑連聲，喝道：「鼠賊休躲，你祇要挨得過我這『開天卅六掌』倖保不死時，再說不遲！」

喝聲一落，一套威震西南的奇猛掌法倏告展開，一時風雷併起，立將藍啓明圈入一片如山掌影之中！

藍啓明朗聲長笑道：「好，藍啓明這就領教劉朋友的看家絕學，但你若贏不了時，却不准撒賴的呢。」

笑語聲中，仍然施展「鳳落岐山身法」，在如山掌影匝地風濤籠罩以下，輕靈曼妙地左閃右飄，不但未出手還擊，並頻頻朗笑地替對方計算招數！

「鐵掌」劉濤驟雨狂風地一輪猛攻，眨眼間已攻出三十掌，竟連藍啓明的衣角都不曾沾着一點，不由心中急怒，耳中並聽得藍啓明朗笑道：「劉朋友，這是第卅一掌了！」

「鐵掌」劉濤厲聲喝道：「鼠賊，還有五掌，你能躲得過去，再笑不遲。」掌勢一緊，盡聚平生功力，「天傾西北」！「地隔東南」！「獨柱擊天」！「雷擊五岳」！「開天闢地」！五招最具威力的奪命招數，一掌緊接一掌，連連攻出！須知「鐵掌」劉濤身爲西南一方巨寇之首！一雙鐵掌浸淫數十年，功力自非泛泛。

此時急怒以下，將「開天卅六掌」中的最後五招施展出來，登時威力大增，但見方圓兩丈以內，盡爲強勁絕倫的凌厲掌風所罩，震撼得兩旁席桌上的杯盤，紛紛碎裂！

韓劍平睹狀，也頗爲藍啓明擔心，遂暗凝神功，準備萬一！

此際藍啓明似乎也知對方這最後五掌不好應付，已不復出聲譏笑，神情莊重地將師門「鳳落岐山身法」，盡展精微，在威力絕倫的掌風猛攻之下，竭力閃避。

「鐵掌」劉濤急怒狂攻的五掌之數，雖如石火電光，眨眼便已施展完畢，但對藍啓明本身而言，委實較先前招架的卅一掌，不知吃力多少倍，好不容易連施絕妙身法，方得躲過對方最後一掌「開天闢地」，閃身飄退八尺！

藍啓明自從出道以來，除了在韓劍平的玉笛之下吃過小虧以外，如此狼狽尚屬首次，是以身形甫告脫離對方掌風，未待「鐵掌」劉濤有何表示，已自劍眉雙軒，目閃神光，朗聲喝道：「劉朋友三十六掌業已領教，且看藍某回敬一指！」

喝聲中，師傳絕學，七十二招「碧梧飛鳳生死手」中的一招，「有鳳來儀」，倏的出手，右臂微探，中指一挺，神功凝處，迅似石火電光，突襲「鐵掌」劉濤的「鳳尾」大穴！

同時，堂上突然響起了一聲清叱，「叮叮」兩聲脆響！以及兩聲悶哼！一條人影疾飄而出。

霎那之間，聲寂，人斂！

那一聲清叱，乃是韓劍平所發，「叮叮」兩聲脆響，則是韓劍平用一雙牙筷，擊落「冷面追魂」歐陽雲打算暗襲藍啓明的兩枚「子午追魂針」，那兩聲悶哼，一聲是，「冷面追魂」歐陽雲被韓劍平同時發出的一根鷄骨，打中了「肩井」要穴！

另一聲悶哼，則是「鐵掌」劉濤的「鳳尾」大穴，爲藍啓明的指風擊中。

疾飄而出的人影，竟是那「九劍猿公」衞遠謀！

他乃百粵之間的獨行大盜，平日與「鐵掌」劉濤頗有過往交情，是以眼見劉濤堪將落敗之際，打算出場帮上手，却未料到已然慢了半步。

這時，藍啓明已自整衣襟，瞧了瞧形如泥塑木雕的「鐵掌」劉濤及「冷面追魂」歐陽雲一眼，便含笑對衞遠謀道：「衞朋友是否也有此雅興？」

衞遠謀怒目凝注藍啓明，默然片刻，方悻悻說道：「藍朋友不必口舌賣乖，衞大爺今日受人之託，身有要事待辦，你欠我的，日後自然會尋你清算！」

說完，也不候藍啓明回話便自飄身回座！

藍啓明微微一笑，轉身目注「鐵掌」劉濤，笑問道：「劉朋友，承讓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鐵掌」劉濤厲聲道：「大爺技不如你，殺剮聽便，絕不皺眉！」

藍啓明面孔一沉，道：「殺不殺你，現在還未確定，須看你對我的問話如何答覆，可不准你有半句假話！」

「鐵掌」劉濤「哼」了一聲，道：「當說的，太爺便說，不當說的，你就用不着問！」

藍啓明目射神光，逼視着「鐵掌」劉濤，沉聲道：「好！那『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朋友是怎樣得來的？」

「鐵掌」劉濤恨恨道：「這兩件東西，太爺不偷不搶，乃是光明正大地拿一本武功秘笈的副册，換得來的！」

藍啓明沉聲道：「是跟何人交換？」

劉濤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恐怕你也不敢去找他！」

藍啓明「哦」了一聲，含笑道：「劉朋友不妨說來聽聽！」

「鐵掌」劉濤道：「雄踞江南的『九華山主』『八臂怪叟』方天亮，朋友若非初出茅廬，便該知道這是個什麼人物。」

藍啓明聞言一愣，道：「是他！」

「鐵掌」劉濤縱聲狂笑道：「不錯！朋友是不是敢去捋一捋虎鬚？」

藍啓明仰面大笑道：「好……好……衝着劉朋友這句話兒，我若不跑一趟九華山，便顯得我藍啓明不够意思了！」笑語聲中，右掌連揮，解開「鐵掌」劉濤的穴道，沉聲道：「我的話已問完，朋友儘管請便！」

韓劍平也自隔空彈指，將「冷面追魂」歐陽雲的穴道解開。

「鐵掌」劉濤滿含怨毒地掃了藍啓明與韓劍平一眼，恨恨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二位今日的厚賜，日後定當重報！」說完，朝鍾離漢微一抱拳道：「打擾了！」與「冷面追魂」歐陽雲，頭也不回，下堂出莊而去。

藍啓明含笑歸座，對鍾離漢拱手笑道：「爲了在下一點私事，竟躭擱了老員外許多時間，眞是抱歉之至，尚祈老員外多加諒宥！」

鍾離漢「呵呵」笑道：「那裏，那裏，藍老弟讓小老兒大開眼界，一睹『談笑書生飛鳳手』卜八先生的絕學，使小老兒明白了老弟的眞正來歷，對今晚之事，大有裨益，小老兒道謝還來不及，怎會有怪責之理！」言罷，又是一陣「呵呵」大笑！

藍啓明聽得不由一愣，情知對方這一看出自己的師門來歷必然對自己的神偷妙技，加以刻意提防，不禁好生懊喪！

鍾離漢又是一聲「呵呵」笑道：「藍老弟不必如此，機會仍然有的是！」話落，轉對「九劍猿公」衞遠謀笑聲說道：「衞兄送給老朽的禮物相當豐厚，老朽眞不知如何爲報，祇好

請衛兄多喝幾杯，在舍下多玩兩天了！」

衛遠謀抱拳笑道：「在下此來，原係受人之託，與老員外有所相商！」

鍾離漢「哦」了一聲，笑道：「衛兄受了何人之託？來與老朽相商何事？」

衛遠謀瞧了韓劍平與藍啓明一眼，答道：「在下乃是受了『藍面魔君』呼延西兄所托——」說時，從懷中掏出一封信函遞與鍾離漢，並道：「至於他欲與老員外相商之事，盡在這封信中，請老員外過目！」

鍾離漢接過信函，拆開看了一遍，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雙眉緊緊皺在一起，沉吟了半响，方目注衛遠謀舒眉笑道：「呼延魔君要求之事，瞧在衛兄遠來，以及那份厚禮的份上，老朽本應無條件答允——」語聲微頓，正色又道：「此事實在有點困難，煩衛兄回覆呼延魔君，他所求之事，老朽無法答允，請他多多包涵！」

衛遠謀略一沉吟，起身離席，便拱手笑道：「在下任務已完，這就回去轉告呼延兄，多謝老員外美酒佳肴，但願老員外能永享溫柔艷福！」

鍾離漢「呵呵」笑道：「好說！好說！」略一欠身，笑道：「恕不遠送了！」

衛遠謀連稱不敢當，又與那黃袍老人道了聲「失陪！」便下堂出莊而去。

韓劍平向鍾離漢問道：「那位衛朋友是不是爲了白姑娘而來？」

鍾離漢含笑點了點頭，便自轉對那白髮頭陀，笑道：「大師是否又想打老朽的主意？」

白髮頭陀含笑起立，合什唸了聲「阿彌陀佛」！莊容道：「老僧無事不登三寶殿，這回又得爲了萬千災黎的性命，來求老員外大開善門，賜予援手！」話聲微頓，又道：「月初在福建沿海，發生一場極大的海嘯，沿岸數百里村落成廢墟，萬千災民無家可歸，萬望老員外加以憐憫！」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好說好說！大師眞不愧是人人稱頌的『萬家生佛』了！」說着，轉對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這位便是卓錫羅浮的苦行頭陀『不空大師』，大師不但禪功武學俱臻化境，且曾許下救盡世間苦難之宏願，二位今後如果有遇着苦境難關，不妨對大師虔心默禱，自有意想不到的應驗！」

韓劍平，藍啓明聞言之下，儘管搜遍枯腸，也想不起在當今武林中，那來這麼一位禪功武學俱臻化境的「不空大師」？但在禮貌上，也祗好肅然起敬地滿口唯唯，連稱「久仰！」

只聽「不空大師」高宣了聲佛號，合掌躬身道：「萬家生佛之譽，其實只怕老員外才眞的當之無愧，老僧僅是遵奉佛祖的旨意，替老員外多積功德而已！」

鍾離漢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好說！好說！」略爲一頓，含笑問道：「大師這回需要多少？」

「不空大師」合什莊容道：「這回災情慘重，約需要老員外捐輸白銀五十萬兩，方可濟事！」

鍾離漢連連搖頭笑道：「不多！不多！」轉頭對身後的賬房先生道：「這次所收現金禮物，合計共有多少？」

賬房先生答道：「現金與禮物合計，大約有五十萬兩白銀！」

鍾離漢點了點頭，道：「好！你領這位大師到賬房去，把所有禮金禮物，點交與他，若有不便携帶的禮物便拿庫存金銀折算，務求湊足五十萬兩之數，不可短少半分！」

「不空大師」高宣佛號，莊容道：「老僧謹代萬千災黎，叩謝老員外大德，但願我佛保佑老員外無災無難，多福多壽！」說完，合什深施一禮，便隨着賬房先生，下堂而去！

韓劍平和藍啓明不禁大爲感動，暗忖道：「這老傢伙瞧不出還眞的有此慈悲心腸，雖說那許多禮物乃是一筆意外之財，慷人之慨，但他能夠把剛剛到手的財富，頃刻間便全部送與他人，而毫無吝嗇，這份胸襟，實在難得。」

那黃袍老人向鍾離漢笑道：「今日之會，的確精彩萬分，遠較往昔熱鬧，狄某也打算湊湊趣兒，向老員外提出一個不情之請！」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狄島主！你我多年老兄弟，還說什麼不情之請？有話儘管吩咐便了！」

黃袍老人笑道：「我這不情之請，包管老員外大感興趣！」

鍾離漢「哦」了一聲道：「哦！難道除了金銀財寶以及絕色美女之外，還有什麼事兒，能令我感興趣麼？」

黃袍老人微微一笑道：「我打算請老員外在明年九九重陽，同到南海普陀，擾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一杯壽酒！」

此言一出，韓劍平與藍啓明登時心頭一震，暗叫道：「乖乖！這老傢伙果然是個香包，怎地又有人邀他到南海普陀，去參與那場表面上是爲『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祝賀雙十華誕，而實則充滿了血腥爭拚的武林大會？」

正思忖間，只聽鍾離漢「呵呵」大笑道：「妙！妙！狄島主這一提議，不但妙到極點，而且老漢的興趣，確實也到了極點！」

黃袍老人笑道：「這樣說來，老員外是否答應了？」

鍾離漢笑聲一斂，連連搖頭道：「狄島主這番盛意，老漢本來不該拒絕，但可惜你提出得太遲了，老漢已接受了兩處的邀約，還望見恕方命之罪！」

黃袍老人「哦」了一聲，微感失望地問道：「是那兩處邀約？」

鍾離漢道：「頭一個是『方外三魔』中的『神拂魔尼』王師太，第二位嘛——」眼望韓劍平，笑道：「便是這位韓大俠！」

黃袍老人又「哦」了一聲！怫然說道：「莫非這兩位與老員外的交情，與所送的禮物，都比我的更厚？比我的更重不成？」

鍾離漢搖頭笑道：「都不是，而是他們所送的禮，與老漢有極大的聯帶關係，令我無法推却！」

黃袍老人聽得頗感興趣地問道：「哦！他們送的是什麼禮物，老員外可否說來聽聽？」

鍾離漢笑道：「狄島主你不是外人，說出來也沒有多大妨碍，老漢的新納小星，便是『神拂魔尼』王師太所贈，而這位韓大俠却要把她從洞房中接走，作爲邀我同去南海普陀的交換條件，這位藍老弟並加上要將他送我的『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從我的身上拿回去作爲搭頭，試想，在這情形下，我怎還能接受島主的盛意？」

黃袍老人長長地「哦」了一聲！略一沉思，忽然「哈哈」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這樁妙事，可否讓我也來湊一湊熱鬧？」

鍾離漢笑道：「這份熱鬧，狄島主打算怎樣湊法？」

黃袍老人望了韓劍平與藍啓明一眼，笑道：「倘若這兩位大俠僥倖得手，而我却從他們的手中，將如夫人和兩件寶物拿回來，交還給老員外，那時，老員外是否接受我的邀請？」

此言一出，韓劍平，藍啓明俱不由暗自冷笑，心道：「要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刦走已屬不易，更何況要從神偷的身上打主意將失物取出，豈非白日做夢？自找沒趣？」

鍾離漢也是聽得一怔，期期笑道：「狄島

主當眞有這把握？」

黃袍老人正色道：「老員外與我相交多年，幾曾見我狄長青說過沒有把握的話來？」

鍾離漢點了點頭，側顧韓劍平與藍啓明，笑問道：「二位意下如何？」

韓劍平雙眉連軒，朗聲道：「這位朋友既然有此雅興，我們自當奉陪，並領教領教『七星島主』的海外絕學『璇璣掌法』！」

鍾離漢「呵呵」大笑道：「韓大俠既已知道狄島主的來歷，那就用不着老漢饒舌了！」話聲微頓，又復笑道：「你們雙方都已同意，而老漢反正要接受一處的邀請，自然更無話說——」說時，抬頭望了望堂外的天色，接道：「這時候，那位白姑娘尚未醒轉，我們且再飲幾杯！」

說完，隨即吩咐侍僕，撤去兩邊的席桌，重新更換杯盤，另設了一席，讓韓劍平，藍啓明與「七星島主」狄長青都坐在一起。

洗盞更酌，賓主之間，誰也絕口不談今夜即將發生之事，只揀些武林軼事，江湖秘辛來閒聊下酒。言笑宴宴，不覺黃昏向盡，已是掌燈時分，堂上燈燭通明，映照着賓主四人的臉，似乎都有幾分酒意了。

鍾離漢又朝外望了望天色，忽然一聲「呵呵」！舉杯笑道：「請三位乾了這一杯，老漢便請移駕到新房去，先看看白姑娘的情形，至於那兩件寶物的存放之處，請恕天機不可洩漏，須待藍老弟費神一猜的了！」

說完，將杯中酒兒喝乾，便先起身離席。

韓劍平，藍啓明，「七星島主」狄長青等人，也自乾杯離席相隨，往後宅而去。

穿過了幾重院落，便來到那三間精舍，鍾離漢推開當中一間的房門，揖客入室。

韓劍平和藍啓明閃目一看，但見房中的燈光與陳設都一如昨夜，並無異狀，側耳細聽右邊的套房裏面，也沒有絲毫聲息。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白姑娘便在這套房中，請三位隨我進去待茶！」

說完，便掀起套房的門簾，領着韓劍平等三人，跨進房中，那知——

他前脚剛一進門，口中却陡地「咦」了一聲！愕然呆立！

韓劍平和藍啓明搶着擠進房內，迅速閃目四下一掃，只見房中陳設極爲華麗，那兩個服侍新娘子的喜娘，像是泥塑木雕般對立在一張繡榻之前，榻上空空如也，那有什麼「美人狐」白牡丹的踪影！

鍾離漢怔了片刻，立即快步上前，閃目將那兩個喜娘略一察看，便雙手齊揚，在她們的肩上一捏一拍！兩個喜娘齊地呻吟一聲！渾身一軟，「噗通」地跌坐地上！

鍾離漢「哼」了一聲，低喝道：「沒用的東西，還不趕快起來！」

兩個喜娘掙扎着起來，隨卽雙雙跪下，訥訥道：「奴婢無能，有虧職守，求莊主——」

鍾離漢沉聲喝道：「少囉嗦，有話站起來說！」

兩個喜娘連聲應是！站起身來，低頭垂手肅立。

鍾離漢面色一沉，問道：「是什麼人把新娘請去了？」

兩個喜娘齊聲應道：「不是，是新主母自己走的！」

此言一出，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心中一震！說不出是驚是喜，却又有些不太相信！

鍾離漢「哦」了一聲，搖頭道：「竟有這等怪事？」目注右首的喜娘，沉聲又道：「你且將事情經過說來聽聽，不得扯謊！」

那喜娘想了想，答說道：「在傍晚時分，奴婢等剛剛將外間的燈火點亮，回到房間裏，正準備亮燈之際，忽見新主母的身子動了一動，並發出一陣痛苦的呻吟，奴婢們以爲有什麼不妥，遂一齊過去，打算將她扶住，誰知我們的手還未伸出，新主母突然嬌笑一聲，其快無比地出手將我們的穴道制住了——」

鍾離漢「哼」了一聲，罵道：「蠢材！就算她有什麼不妥，只要一個人去照料就够了，何至於一齊着了人家的道兒！」略爲一頓，沉聲又道：「後來呢？」

那喜娘垂頭道：「新主母制住我們之後，便起身脫去禮服，並笑嘻嘻地說道：『姑奶奶本當取你們的性命，但瞧在這幾天來服侍得還算週到的份上，權且饒了你們！』她說完之後，便自行把燈點亮，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我的懷中——」說時，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摺得十分整齊的紙箋，雙手呈與鍾離漢，續道：「就是這張紙條，請莊主過目！」

鍾離漢接過紙箋，打開一看，登時臉色微變，急急問道：「你看見她拿走了什麼東西沒有？」

那喜娘囁囁答道：「她——她——好像是——把莊主的——萬——萬年溫玉寶笛——」

言還未了，鍾離漢已「呀」了一聲！晃身掠至牆角的一具高大的壁櫥前面，將櫥門拉開，探頭伸手在櫥裏一陣掏摸，終於兩手空空，鐵青着臉轉身走了過來，瞪着兩個喜娘，大喝道：「蠢東西！你們看見她拿走了我的心愛寶笛，爲何不——」說到此處，方才想起她們那時候已經言動不得，怎能出聲叫喊，不由爽然一嘆，住口不語！

這時，「七星島主」狄長青方有機會開口，他輕輕咳了一聲，目注鍾離漢，說道：「老員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鍾離漢的胖臉微微一紅，恨恨道：「不用談了，想不到三十歲老娘竟會倒繃娃兒，栽在小娘們的手裏，眞是倒霉到家了！」

狄長青詫道：「莫非『美人狐』白牡丹，竟是以『神拂魔尼』王師太之詭計來騙老員外不成？」

鍾離漢「哼」了一聲，方待開口——

藍啓明忽然「嘿嘿」冷笑道：「老員外不但武功高絕，仁義無雙，並且演技之精湛，眞令人嘆爲觀止，佩服之至！」

鍾離漢愕然問道：「老弟此話怎講？」

藍啓明冷冷道：「這場『空房遁美，大變活人』的好戲，老員外演來絲絲入扣，表情逼眞，若非爐火純青，曷克臻此？」

鍾離漢勃然變色道：「怎麼？老弟認爲這樁事情是假扮的麼？」

藍啓明點頭冷笑道：「正是！」

鍾離漢直氣得臉上的肥肉不住顫抖，一把將「美人狐」白牡丹所留的紙條，塞入藍啓明手中，叫道：「拿去看，這也是假的不成？」

藍啓明展開紙條，仔細看了一遍，登時變眉微皺，順手遞與韓劍平，默然不再開口。

韓劍平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潦草的字迹：「拋磚爲引玉，含笑入金屋！且將凡夫物，送與洞中仙！」

他雖然未見過「美人狐」白牡丹的筆蹟，但這紙條上的字句，不但書法娟秀，分明是女人手筆，並且也頗像「美人狐」白牡丹的口氣，不由心中暗喜！

鍾離漢眼見二人臉上的神情，登時面孔一板，冷冷說道：「怎麼樣？藍老弟不再說這場戲是我自導自演了吧？嘿嘿！年紀輕輕，便會信口開河，若不看在你師門份上，便得好好教訓你一番！」

藍啓明被他教訓得俊臉通紅，却又無話可說，怔了半晌，方迸出一聲冷笑，軒眉說道：「白姑娘不曾見面，隨便你怎麼胡說都行！」

鍾離漢「哼」了一聲，轉對那喜娘道：「她走了多久？」

那喜娘想了想，答道：「大約半個時辰不到！」

鍾離漢點了點頭，隨卽面向窗外，沉聲喝道：「外面是誰值班？進來！」

喝聲一落，便聽房上有人應了一聲，隨卽匆匆走進一個黑衣勁裝少年，朝鍾離漢微一躬身，垂手恭立！

鍾離漢沉聲問道：「半個時辰以前，你可曾發現有人出莊沒有？」

勁裝少年躬身答道：「半個時辰以前，曾瞥見一條白色人影，從本莊的後門離去，弟子當時以爲是來賀喜的賓客，同時又未奉命諭，是以沒有攔阻！」

鍾離漢「哼」了一聲，喝道：「蠢東西！快下去傳出百里緊急訊號，立卽攔截，並發急訊回報！」

勁裝少年恭聲應是，行禮退出。

狄長青「咳」了一聲！道：「老員外莫非打算把她追回來？」

鍾離漢聞言，掃了韓劍平和藍啓明一眼，冷笑道：「這樁事情，就算我肯把她放走，怎奈別人不願意，也是無法之事！」

狄長青沉吟道：「老員外有把握麽？」

鍾離漢「哼」了一聲，道：「憑那賤婢的一點微末道行，還怕她飛上天去！」

說時，只見那勁裝少年又匆匆走了進來，恭身禀道：「後山東北六十里處的第五關隘急報，已發現白衣女子一人現正加以攔截中。」

鍾離漢微一頷首，揮退勁裝少年，轉對韓劍平，藍啓明，狄長青三人，笑聲道：「三位有沒有興趣，跟老漢到幕阜山中走走？」

他說話之時，臉上已恢復了笑容，神情也開朗得多，顯見對於擒捉「美人狐」白牡丹之事，已有十分把握——

韓劍平和藍啓明互相望了一眼，遂同聲答道：「這場好戲尚未唱完，我們這跑龍套的怎好意思不奉陪主角上台呢？」

狄長青也笑道：「兄弟既已插進一脚，自當捨命陪君子了！」

鍾離漢「呵呵」一笑，道：「好！請恕老漢有僭了！」微一拱手，步出精舍，衣袂微振，人已拔空而起，向莊後飛去！

韓劍平，藍啓明，狄長青等人也相繼出門，飄身上房，各展獨門輕功隨後緊緊追去——

淡淡月色之下，但見四條人影，首尾相啣，彷彿流星過渡，宛如行雲流水一般，飛馳於田野之間，眨眼便已進入幕阜山區！

四人當中，以鍾離漢身材最胖，但一路上，却始終以一肩之差，當先領路，而韓劍平，藍啓明，狄長青等三人，竟然足下難分軒輊，瞬眼間奔出了數十里路，誰也沒有慢下半步。

韓劍平一個飛馳，一面側顧藍啓明，用「蟻語傳音」功力，微哂道：「眞是人不可貌相，休看這老兒如此肥胖，輕功竟有這高造詣，我打算不論他爲人如何，都得好好想法拉攏拉攏才對！」

藍啓明也用「蟻語傳音」冷笑道：「這傢伙倚老賣老，狂得可恨，等我抓住機會時，不好好作弄他一番才怪！」

忽聽鍾離漢「咦」了一聲！身形陡地一頓，一折，迅快絕倫地轉向左側一片疏林掠去！

韓劍平等人隨後進入林中，只見稀疏的樹影下，呆立着四個狀如泥塑木雕的黑衣勁裝漢子！而鍾離漢方自雙手連揮，替他們解開受制的穴道！

再一放眼四望，却沒有發現「美人狐」白牡丹的踪影，顯然她已度過了這一道關隘！

鍾離漢將四個勁裝漢子的穴道解開以後，便沉聲喝問道：「人呢？」

一個似是爲首的勁裝漢子垂手低頭道：「屬下無能，竟讓她闖過隘口，求莊主——」

鍾離漢沉聲喝道：「少廢話，她向那方逃走，走了多久？」

那勁裝漢子道：「方向依然是東北，走了還不到半個時辰！」

鍾離漢點了點頭，轉向東北方望了一眼，衣袖微揚，疾馳而去！

韓劍平和藍啓明緊緊相隨，同時，心中對鍾離漢又增加了幾分警惕！

四人飛馳了二三十里的光景，忽見前面崗巒之間，突然冒起一團碗大的紅光，冲霄直上空中——

鍾離漢乍見之下，脚步立時一頓，注目觀望——

誰料那團紅光，在空中略一翻騰，便突然熄滅！

鍾離漢登時臉色一變，撮唇發出一聲長嘯！雙臂一振，身形立如離弦勁弩，帶起一陣破空之聲，向着紅光明滅之處飛掠而去！

韓劍平等人，情知前面的隘口必然又有變化，遂一齊足下加勁，盡展所長，相繼破空追去！

不消多時，已接連翻過兩三座山頭，抵達紅光升起的附近！

朦朧月色之下，四人目光所及，俱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鍾離漢更是急怒交迸，大喝一聲，幾乎暈倒過去！

只見在一道山坳出口的地面上，整整齊齊地擺着八具屍體，都是衣衫盡毁，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

靜靜的夜空中，飄蕩着一陣聞之欲嘔的血腥氣息！

× × ×

這現場的情景，委實大大出人意料，尤其是鍾離漢，更爲駭怒於他的一切佈置，竟如此地不堪一擊！

因爲，自他們眼看信火升空，以迄趕到現場，爲時絕未超過半盞熱茶，而在這短暫的時間內，防守這一道隘口的人，竟已全數斃命，可見那出手襲擊之人，若非在數量上佔絕大優勢，便是身懷奇絕功力！

鍾離漢略一鎭定激動的心情，立卽閃動一雙如電的目光，靜立原地緩緩向四週搜索——

韓劍平，藍啓明，狄長青等人，早已四散開去，在週圍十丈以內，逐步朝當中縮小範圍，對一草一木都不放過地仔細察看——

可是，當他們搜遍了這方圓十丈以內的地方，竟沒有發現一絲曾經動手搏鬥的痕跡，彷彿這八個守隘之人，是在毫無防備之下的同一時間中被人以極厲害的手法或兵刄暗器所傷！

但若以「美人狐」白牡丹的武功而言，她絕不可能在舉手之間，將這八名守隘之人悉數擊斃，並且手法之狠毒，亦不似是婦人女子所爲！

現場既無法尋出綫索，最後，只好在那八具屍體上面找尋答案！

就在他們圍在屍體旁邊之際，立卽發現第四具屍體的衣襟下面，隱隱露出一角似是信柬的黑色紙頭！

鍾離漢略一注目，便隨手撿了一段枯枝，潛注內力，用枯枝的尖端輕輕搭住紙角，往外一抽！

一張黑色的信柬，果然應手抽了出來！

鍾離漢依然凝聚內力，用枯枝將這黑色信柬粘住，湊近眼下觀看——

韓劍平等人自然不好意思攏過去看這信柬上寫的什麼，但是，卻發現鍾離漢的臉色，竟

然迅快地由紅而白，由白變青，最後，竟「呵呵嘿嘿」地大笑起來——

這種笑聲，聽來刺耳之極，可見信柬上的字句，必然十分難看，否則便不會使人發出這般怒極反常的神情！

半晌，鍾離漢的笑聲才漸漸止住，狄長青「咳」了一聲，開口道：「老員外！這信柬上寫的什麽？」

鍾離漢「哼」了一聲，用枯枝黏住信柬，遞到狄長青面前，狄長青閃目一瞥，臉色微變，默然不語！

鍾離漢手腕略動，那張黑色信柬便離開枯枝，冉冉朝韓劍平飛去！

韓劍平神功微注，袍袖一抖，發出一股無形潛力，用袖角將信柬虛空托住，和藍啓明一同凝眸瞧去！

只見信柬上面寫着四句似詩非詩，似歌非歌的白色字迹：

「神仙納妾樂如何？走了夫人砸了鍋！

若然不服心中氣！請到嶗山拜秘魔！」

韓劍平看罷，袍袖一抖，將信柬飛向鍾離漢，問道：「閣下對此有何高見？」

鍾離漢仍用枯枝接住信柬，「哈哈」一笑！說道：「高見！人已丟了，除去還他一點顏色以外，還有什麼好辦法！」

狄長青蹙眉道：「這件事據老員外的判斷，是否『魔心秀士』古玉奇親手所爲？」

鍾離漢「哼」了一聲！冷然道：「要是那魔崽子親自出馬，我這幾個部下也算死得不寃，我也用不着生這大的氣了！」

狄長青道：「那麽，這件事情是他派人來幹的了？」

鍾離漢冷冷道：「不管怎樣，反正這檔子事，乃『秘魔莊』之人經手，已毫無疑問，不怕他不認賬！」

韓劍平接口道：「既然已查出證據，我們這就動身追趕，也許還來得及！」

鍾離漢搖頭道：「一出了這隘口，便不是老漢的地方，同時，北上的大路也分作三條，我們怎知那些魔崽子走的是那一條呢？」

韓劍平說道：「那我們便分三路去追趕便了！」

鍾離漢沉吟道：「雖然是要分路追趕，但也不見得會有希望——」

藍啓明冷冷說道：「難道老員外對這事就算了不成？」

鍾離漢「哈哈」一笑！目注藍啓明，挑眉說道：「老弟不必拿話激我！此事怎能算了，卽使追到嶗山『秘魔莊』，老漢也要古玉奇還我一個公道！」

話聲微頓，目光一掃狄長青與韓劍平，沉聲道：「不知兩位有沒有興趣到嶗山一行？」

狄長青略一沉吟，說道：「老員外要去，我當然奉陪，不過假如在半路上將古玉奇的手下追到，並奪回白姑娘時，又怎樣處理？」

鍾離漢笑道：「那事情便更簡單，只要將人、贓一併押赴嶗山，看古玉奇那魔崽子還有何話說！」

韓劍平道：「好！我們這就動身！」

鍾離漢搖頭笑道：「老漢有家有業，不比二位了無牽掛，這一趟出遠門，須得先回家去安排一下才好，你們先請便了！」

狄長青接口道：「我也有點私事，須往九宮山一行，我們且約個時間，在嶗山會齊，如何？」

韓劍平聞言，情知兩人必然還另有打算，遂也不便勉强地，目注鍾離漢微笑道：「那就請員外定個日子便了！」

鍾離漢略一沉忖，說道：「九九重陽之日，我們作一次嶗山登高之會如何？」

狄長青略一盤算，便自點頭應諾。

韓劍平朗聲一笑，道：「明年九九遊南海，今歲重陽上嶗山，這種巧合，倒也頗爲有趣，韓劍平與我藍五弟就此告別！」

言罷，拱手一禮，與藍啓明雙雙展開身形，朝山外疾馳而去！

二人出了隘口，下了幕阜山，在田野間奔行不遠，果然發現三條方向不同的官塘大道，交叉匯合於一座小鎭之間！

此際，這小鎭上的店舖住戶，當然都已打烊歇息，韓劍平與藍啓明也明知在鎭上決不會獲得任何綫索，但却仍然心存希冀地，放緩脚步，進入鎭中。

待得把兩條大街走完，二人果然毫無收穫，相顧苦笑地站在小鎭出口外，面對三條分叉的大路，盤算如何選擇！

藍啓明東張西望了一會，兩手一攤，目注韓劍平，失笑道：「四哥！你是洞中神仙，當然能掐會算，何不指點迷津，替自己選一條正確路綫？」

韓劍平苦笑道：「賢弟，你怎地說起笑話來了？」

藍啓明笑道：「咦！那位『美人狐』白牡丹，不是要把鍾離漢老兒那根心愛的『萬年溫玉寶笛』，慷他人之慨地，送給你這位洞中神仙麽？」

韓劍平俊臉微紅地苦笑道：「賢弟休得亂開玩笑！」略一沉吟，忽然失笑道：「何去何從，既然難以選擇，我們何不照着『三字經』中的指示而行，賢弟以爲如何？」

藍啓明有點莫名其妙地霎霎眼睛，說道：「三字經中有什麼指示？」

韓劍平笑道：「三字經中不是說：『曰東西，曰南北，此四方，應乎中』麼？賢弟難道竟不曾讀過？」

藍啓明笑得彎腰捧腹，連聲叫道：「妙！妙！四哥這種選擇，簡直妙得匪夷所思！」

韓劍平說道：「那麽，賢弟是不會反對的了？」

藍啓明連連點頭，笑聲道：「同意是絕對同意，但當中這條路兒，究竟通往什麼地方？我們得仔細研究一下，免得大走寃枉路，才划算不來呢！」

韓劍平正容道：「管它通往什麼地方，反正我們的目的地是嶗山『秘魔莊』，只要於重九當日能够到達，便錯不了！」

藍啓明點頭道：「四哥既然這樣說，我們就碰碰運氣，看看是否應乎其中！」話落，已自展開身形，馳向中央的那條大道！

黑夜隨着二人飛馳的脚步迅快地消逝，轉眼便是月落星沉，天空已微露曙光！

朝霧中，但見遠方隱現一抹城垣。

韓劍平與藍啓明一夜奔馳，此際都已有點疲倦饑餓，極須覓地歇息進食，同時就便查探有無「秘魔莊」之人的綫索，逐將脚步慢將下來，朝城中走去。

進得城來，但見市街上的店舖已紛紛開門營業，二人便尋了客店，落脚歇息，打聽之下，才知道置身成寧縣城。

吃過早點，二人在房中略一調息，便已精神盡復，遂一同上街，可是尋遍了城中的客店，竟查不出半點端倪，顯然「秘魔莊」之人，並未走這條路綫，不由好生失望！

二人回到落脚的客店，再三商量一下，覺得若往回走，萬一又選錯另一路時，便更不合算，只好碰運氣便碰到底，仍按預計，北上武漢三鎭，然後折向麻城，越大別山脈入皖省，取道山東。

計議至此，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呀」了一聲，目注藍啓明，關切地問道：「五弟，

我記得在鍾離漢老兒的莊中，當你贏了那個『鐵掌』劉濤以後，你不是問出了關於令族叔昔年被害的綫索了麼？如今你要不要先到九華山去一趟？」

藍啓明搖了搖頭，道：「這事情暫時不忙去辦，因爲我聽說那『九華山主』，在江湖中頗有俠名，在未得到十分確實證據以前，我不打算多生枝節，此外，目前應以拯救白姑娘的事情要緊，所以只好等去過嶗山之後，再作計算的了。」

韓劍平點了點頭，吩咐店家預備午飯。

吃過午飯，二人遂動身取路向北進發！

沿途上，又是半點綫索俱無，也未見鍾離漢與狄長青趕來，平平淡淡地便抵達武昌。

武昌古名江夏，又稱鄂州，當江、漢會流之東，形勢險要，城西的黃鵠磯上，便是那座舉世聞名的「黃鶴樓」！

這黃鶴樓聳峙江干，居高臨下，三鎭形勢盡了眼底，俯瞰滾滾長江，浩浩東流，更加上唐代崔顥的一首膾炙人口的詩兒，越發使得登臨斯樓之人，於一暢胸襟之餘，兼興思古之幽情，大有羽化仙去之感！

韓劍平和藍啓明來到了武昌，第一步遊履所及，當然便是這座黃鶴樓了！

這是一個晚霞滿天的黃昏，韓劍平在黃鶴樓頭，凭欄把盞，遠眺浩浩江水，不自禁地低吟着崔顥那首詠黃鶴樓的七律，並發出一聲無限感慨的微喟！

藍啓明聽得「噗哧」一笑，說道：「四哥，我們自從訂盟以來，從未見你嘆過一聲氣，今天有什麼感觸？莫非是怕『斯人一去不復返，情懷千載空悠悠』麼？」

韓劍平先是搖了搖頭，却又點頭慨然道：「近日來這一連串事兒，都由於岳陽樓頭，與『神環魔僧』一會而起，其中，喜的是締『武林八仙』之盟，憂的是來日困難重重，魔刧方殷，今日再登臨另一名樓，自然免不了有所感觸了！」

藍啓明搖頭笑道：「我不是指的這些，而是說四哥的心中，究竟是念着何可人八妹，抑是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和那『美人狐』白姑娘呢？」

韓劍平被問得俊臉微紅地，默然半晌，方始苦笑道：「賢弟怎老是拿我來取笑？」話聲微頓，正色道：「明年九九重陽，何八妹自會趕到南海普陀，爲兄實在用不着懸念，至於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說至此處，忽然「咦」了一聲，目注藍啓明，詫然道：「賢弟不是說過，我們的前途，定然頗不寂寞，有不少好戲可看，爲何到了鍾離漢老兒的莊院以後，這一路上來，竟沒有再見到那『金童玉女』的踪影了？」

藍啓明笑道：「四哥應該再加上一句話兒才對！」

韓劍平愕然道：「我應該加上一句什麼話兒？」

藍啓明眼瞅着韓劍平，神秘地笑道：「除了爲何不見『金童玉女』的踪影以外，四哥似乎還有一句：『怎地還不見『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前來相會才對！』」

韓劍平登時滿面通紅，連連搖頭道：「胡說！胡說！五弟你這尖牙利齒的毛病，什麼時候才改得了！」

藍啓明「哈哈」一笑，倏地神色一整，認眞說道：「玩笑歸玩笑，說句正經話，據我的猜想，這時候不但是『金童玉女』，甚至諸葛飛瓊本人，都正在同我們一樣，爲着追查『秘魔莊』的人和白姑娘的去向，而忙個不亦樂乎呢！」

韓劍平道：「何以見得？她與我們並無多大交情，怎會爲此而操心呢？」

藍啓明搖頭道：「四哥這話實在大欠考慮，試想她如果不關心我們，爲何要指引我們去見鍾離漢老兒？至於在後來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大出意料，我相信並沒有在她的預計以內，所以我敢保證，她必然要把這事情替我們解決不可，否則便沖淡了她一番迯袍贈簫之情了！」

韓劍平聞言，沉吟道：「賢弟這番分析固然有理，但我却始終想不透，她爲何要對我們這般關懷，只可惜李二哥不在，否則可以研究出點頭緒來！」

藍啓明披披嘴唇，笑道：「這點小事，還用得請李二哥來研究麼？不是我藍小五誇口，我好像已有預感，她也許正和我們走的同一路綫，說不定馬上就會在這黃鶴樓頭出現呢！」

韓劍平聽藍啓明這般一廂情願的說法，雖然大大不以爲然地連連搖頭，但兩道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向樓梯口瞟了一眼！

誰知，這一瞟之下，他的眼神竟再也收不回來，凝結在樓梯口上！

原來，就在這時候，樓梯口突然上來了一個人！

奇怪的並不是此人脚步輕靈，上樓梯不發出半點聲響，而是他的相貌和身材，竟與鍾離漢長得如同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一般！

圓圓的臉孔，飄拂的柳髯，矮胖的身材，不是鍾離漢是誰？

韓劍平乍看之下，幾乎便待出聲招呼，却被藍啓明在桌子底下，輕輕踢了一脚，而將那句快到唇邊的話猛地咽了回去，順手舉筷挾了塊酥鷄塞入口中，並對來人再次閃目打量！

這一細心觀察，果然發現了此人有一點與鍾離漢大不相同之處，那就是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以至整個臉孔的神態，無一不是死板板，冷冰冰地，一點表情也沒有，迥異於鍾離漢那副笑口常開的臉面！

同時，這矮胖老人似乎也不認識韓劍平與藍啓明，上得樓來，眼睛眨也沒眨一下，便自顧自在一副靠近樓梯口的座頭坐下。

韓劍平暗地啞然失笑，方待掉頭與藍啓明說話，忽聽一陣急促的樓梯響聲起處，眼角餘光中，已瞥見一個頗爲熟悉的腦袋在梯口晃動，不由心頭一震！

上樓之人已隨着樓梯，一級一級地顯現，先是一顆亂髮蓬鬆，濃眉大眼，面容黝黑的腦袋，跟着便是一襲百結鶉衣，然後是一條短褲，兩條泥腿，一雙草鞋！

此人手持鐵拐，背着葫蘆，正是韓劍平渴望與之商量研究的「鐵拐酒仙」李玄。

這一來韓劍平自然喜心翻倒地，便待起身出聲招呼——

李玄上得樓來，一眼發現韓劍平，藍啓明也在樓上，臉上登時掠過一絲詫色，脚步微微一頓，及至看出韓劍平有起身招呼的企圖，又忙不迭一眨眼睛，把頭一搖，便走到那矮胖老人的座頭上，一屁股坐在矮胖老人的對面！

韓劍平見狀，又是一愣，硬生生把已經到了唇邊的「李二哥」三個字嚥回腹中，伸手抄起酒壺，替藍啓明斟了一杯，以作掩飾。

二人自舉杯就唇，耳中已響起李玄的怪笑之聲，遂一齊用眼角瞟去。

祇見李玄正自拇指雙翹，對着矮胖老人怪笑說道：「鍾離朋友好快的脚程，我這個拐子簡直望塵不及，端的令人佩服，佩服，佩服得緊。」

這一番明褒暗貶的諷刺話兒，矮胖老人聽了居然無動於衷地，連他臉上的汗毛也未動一下。但那「鍾離朋友」四字，却聽得韓劍平與藍啓明俱不禁心頭一震，暗叫一聲：「怪！這老兒怎麼也姓鍾離？」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湘在仙女廟的密室中與青蓮子談妥了條件，約定三天後再來投效，即告別離去。晌午時分，岳湘回到徐宅，並見了鐵大鵬、三哥、任天豪兄弟，便把自己在仙女廟中所經歷的一切，照實他向們說出，鐵大鵬聽後，大爲光火，認爲岳湘變節投敵，便拂袖而去。李三奇、任天豪也對岳湘責難，並苦苦規勸他不要冒此大不韙。岳湘在這種情形下，只得將自己投敵的計劃及目的說出，乃志在潛伏於仙女廟內，便於探聽敵情而已，這才獲得諒解……

引發鬼王矛　對付鬼母盾

燕子樓。

這是靠近揚州瘦西湖旁的一座酒樓。

任天豪陪着穴道假做被制的譚長風，匆匆的趕到了櫃台前面。

這時正是晌午時刻，燕子樓的樓下，坐滿了各式各樣的食客，熙熙攘攘，好不熱鬧。任天豪扶着譚長風到了櫃台前面，櫃台裏面那位留着八字鬍的帳房先生，皺眉頭，看了兩人一眼。

他沒有起身招呼客人，也沒有叫店小二過來，彷彿任天豪和譚長風的出現，完全不關他的事一般。任天豪心裏有一點奇怪，想不出爲什麼這位瘦瘦的帳房，對上門的客人，如此冷淡。

任天豪乾咳了一聲，道：「借光！」

帳房先生又瞄了他一眼，冷冷地道：「吃飯？」

任天一怔，暗道：「這是什麼口氣？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難道燕子樓不是個飯館子麼？」

他心念一轉，接道：「找人！」

帳房先生這才抬頭，打量了任天豪半晌，道：「找人？找什麼人？」

任天豪道：「大掌櫃。」

帳房先生皺皺眉道：「你認得他？」

任天豪道：「不認得。」

帳房先生接道：「不認得，你爲什麼找他？」

任天豪心中大爲不快，但因爲有事求人，只好忍下了心中的悶氣，笑笑接道：「這個麼……是有人要梢個口信給他。」

帳房先生似乎有點意外，又從頭到脚把任天豪、譚長風看了一遍道：「哦？」

任天豪道：「大掌櫃的在不在？」

帳房先生搖頭道：「不在。」

任天豪扶　譚長風，一言不發，就要向外處走了。他心裏已經有了個隱隱的感覺，這家燕子樓，一定是鬼王在揚州的根據地，要想讓鬼王手下相信自己，只有兩個法子，一是故作驚人舉動，另一個就是來上一個莫測高深。

現在，他就是故作莫測高深。

果然，　扶着譚長風剛走了兩步，一名彪形大漢已走了過來，擋住二人去路。

任天豪裝作不明就裏的笑笑，道：對不起，借光讓個路。」

大漢哈哈一笑道：「兩位要走麼？」

任天豪道：「是啊，我們來找人沒找到，當然只好走了。」

大漢道：「你們也沒上樓去看，怎麼知道要找的人不在呢？」

任天豪道：「我找的不是吃酒的客人，所以，用不着上去看了……」他話音頓了一頓，指指帳房先生又道：「帳房裏的那位先生說了，我們要找的人不在。」

大漢道：「他說不在，你們就走？」

任天豪道：「人不在，我們當然要走，總不能成天在這裏候着啊？」

大漢道：「那可不一定。」目光一轉，接道：「你這位同伴，是不是有病。」

任天豪道：「不錯，他好像中了邪，迷迷糊糊的，弄得人煩死了。」

大漢道：「中邪？」

任天豪道：「是啊，原本是個好好的人，去了一趟仙女廟，就弄成這個樣子……唉，眞是打那兒說起！」

大漢道：「找大夫看了，還是找道士看了。」

任天豪道：「都看了，沒有用。」

大漢道：「你來找什麼人，是給他看病的？」

任天豪道：「這倒……不一定。」

大漢道：「不一定？」

任天豪道：「我這位同伴，迷迷糊糊的說，要來燕子樓找大掌櫃的，我想，也許大掌櫃是位名醫，所以就陪了他來。」

大漢道：「說下去，他還說什麼？」

任天豪道：「就是這些……可惜，大掌櫃的不在，我只好扶他回去。」

大漢沉吟了一下，道：「跟我來。」

任天豪一怔，故作不解道：「大爺，你……」

大漢道：「你不是要見大掌櫃的麼？跟我來，就會見到了。」

任天豪道：「大掌櫃的在？」

大漢道：「不錯。」

任天豪道：「這……奇怪，爲什麼帳房裏那位先生要說不在呢？」

大漢道：「小兄弟，你以爲咱們大掌櫃那麼好見得到？」

任天豪道：「敢情，大掌櫃的很忙，是麼？」

大漢道：「你最好少過問這些事，要見咱們大掌櫃的，最好跟我去。」

任天豪扶着譚長風，笑道：「好……好……」

大漢轉身，引着任、譚二人向後進屋子行去。穿過了兩處院落，來到了一所靜靜的院落。

任天豪步步留心，他默默地記下了這兒的進去路綫，他巳經發現燕子樓不是一個普通的酒樓。

這處院子不大，只有一道門戶。

進門是一座小小的花園，花園的後面，是一棟小巧的精舍，一門似有三間。

當中的那一間的格扇，這時正呀然打開。一位中等身材，土頭土腦的老頭兒，當門而立。

彪形大漢疾步上前，抱拳說道：「秦老……」

土老兒冷冷地一揮手，接道：「丁三，沒你的事了，出去守着。」

叫丁三的彪形大漢應了一聲是，轉身而去。

任天豪有點茫然的想向那丁三說什麼，姓秦的土老兒忽然一伸手，道：「你們進來。」

任天豪裝作很害怕，接道：「我們？進去麼？」

秦老兒道：「不錯。」

任天豪扶着譚長風，向屋內行去。

譚長風一直是裝得很像，沒有說過一句話。

屋內，似乎是個小小的花廳，陳設的十分典雅。

但任天豪巳經隱隱的覺出，這燕子樓的大掌柜，在鬼王手下地位不低。

秦老兒指了指椅子，道：「坐。」

任天豪扶着譚長風在一張木椅中坐下，自己坐了譚長風身邊的一張錦櫈。

秦老兒看了兩人一眼，兀自走到格扇的門口，閉目而立。

他把任天豪和譚長風請了進來，居然只說了一個坐字，就再也不睬不理了。

任天豪縱然藝高人胆大，這時也不禁心裏有些發毛，猜不透對方在鬧什麼鬼。

譚長風也不言不動，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不知過了多久，任天豪巳經等得大感不耐，正想起身問那秦老兒話，突然一陣環珮叮噹之聲，傳入了耳中。

香氣四溢，艷光照人，任天豪一驚之下，只見一名花信年華的宮裝少婦，春風俏步的走了進來。這位少婦的一雙妙目，在任天豪和譚長風身上一轉，蓮步輕移，在上首的一張太師椅中坐了下來。

秦老兒仍然閉目肅立，彷彿沒見到少婦出現。

任天豪直楞楞地瞧着少婦，心想：這就是大掌櫃？

宮裝少婦被任天豪瞧得似是有些不好意思，舉手整了整鬢邊花環，嫣然一笑，輕啓朱唇，道：「你們要找我？」

任天豪心中一震，暗道：果然她就是大掌櫃！

但他口中却是接道：「我……是來找這兒的大掌櫃的！」

少婦道：「我就是！」

她柳眉微挑，充滿了一副媚人的神情，又道：「你們是誰？找我有什麼事？」

任天豪道：「我……姓田，叫做田浩仁……」

少婦道：「田爺……」

任天豪指指譚長風道：「他是我朋友，馮老五。」

少婦笑道：「馮爺……」

譚長風仍然故作迷糊，咧嘴一笑。

任天豪道：「大掌櫃，我們……我這位朋友，他說要來燕子樓找大掌櫃的。」

少婦道：「我知道了！說吧，找我有什麼事？」

任天豪道：「馮兄說，他有一個口信，要親自告訴大掌櫃。」

少婦道：「哦？」

看了譚長風一眼，接道：「他爲什麼不說話？」

任天豪說道：「病了！也許是中了邪了。」

少婦忽然向秦老兒道：「秦大叔，你看看這位馮爺，得了什麼病！」

秦老兒這方睜開了眼道：「是！」

他緩緩的走到譚長風身前，拉起譚長風的右手，把了一下脈，搖了搖頭。

任天豪和宮裝少婦都在盯着他。

少婦嫣然一笑道：「怎麼樣？」

秦老兒道：「沒有病，脈象不亂。」

少婦道：「那——他是中了邪？」

秦老兒道：「天下那有什麼中邪這回事？」

任天豪接道：「沒中邪，他怎麼會神志不清啊？」

秦老兒道：「你懂什麼？」

任天豪道：「我……我……」

少婦笑了一笑道：「秦大叔，你看，這位馮爺究竟是怎麼了？」

秦老兒道：「受了別人暗算。」

任天豪心中一驚，暗道：好厲害的眼光。

少婦聞言也頗感意外，接口道：「是嗎？」

秦老兒道：「不會錯……」

他一面說話，一面不停的在譚長風的身上拍打，忽然雙目圓睜，冷冷的寒光，射向任天豪，道：「你們是本地人氏？」

任天豪道：「是呀！」

秦老兒道：「不是江湖中人？」

任天豪茫然一笑道：「江湖中人？什麼江湖中人？」

秦老兒嘆了一口氣道：「田兄弟，你的朋友被人點了穴道，你不知道？」

任天豪道：「點穴？那……怎麼會呢？他只是去了一趟仙女廟呀！」

秦老兒看了少婦一眼，忽然笑了一笑道：「姑娘，這位姓馮的被一種極高明的震穴手法所傷，幸好，對方功力不够，才會使他時而迷糊，時而清醒。」

少婦道：「秦大叔，你能治麼？」

秦老兒道：「能！」

只見他倏忽之間，在譚長風命門部位連拍三掌。

任天豪自然是個大行家，秦老兒出手解穴，三掌下去，功力拿捏的極到好處，就算眼前之人不是譚長風，而是個平凡的不會武功之人，也不會被他擊下的三掌所傷。

由此可見，這秦老兒必是一位武林名家。

譚長風等對方三掌擊下，也就發出了一聲長嘆。

任天豪故作大喜，過去扶着譚長風，道：「你……醒過來了？」

譚長風睜眼看看任天豪，道：「我本來就是醒的呀？田兄弟……」

敢情任天豪剛才自報名姓，譚長風巳記在心中。

任天豪道：「馮大哥……你……好了——我……我總算放心了。」

譚長風故作不解，望着任天豪道：「你在說什麼？兄弟……這兒又是什麼地方呀？」

任天豪道：「燕子樓。」

譚長風忽然一驚，四面看看，接道：「燕子樓？」

秦老兒冷冷地接道：「不錯！你不是說，有事要告訴大掌櫃的麼？」

譚長風道：「是……是……」

他抓了抓頭，接道：「你就是大掌櫃嗎？」

秦老兒搖搖頭。

譚長風看看任天豪，道：「田兄弟，我……跟你提起過找大掌櫃的事？」

任天豪道：「是呀！不然我怎麼會帶你來？馮大哥，幸虧你……唉，要不然，那會能遇到這位秦老人家把尔病治好？」

譚長風望着秦老兒，笑了笑道：「謝謝你老……」

少婦一直到此刻才笑了一笑，道：「馮老五，你找我有什麼口信要帶？」

譚長風轉頭，看了少婦一眼道：「妳是大掌櫃？」

少婦道：「不錯。」

譚長風道：「大掌櫃，我在仙女廟……」抓頭，故作在想着什麼。

少婦道「仙女廟怎麼樣？」

譚長風道：「我……在地牢裏看見一個人！」

秦老兒目光閃動，沉聲問道：「什麼人？」

譚長風道：「一個蓬頭垢面的人……叫什麼來着，很兇的……」

少婦道：「是他要你來找我的？」

譚長風忽然笑了笑道：「對了，他叫我稱呼他鄧二爺……」

秦老兒忽然顯得甚爲激動，脫口道：「鄧二弟，原來你被人關在仙女廟……」

譚長風道：「他……是你弟弟麼？」

秦老兒皺了皺眉道：「他是我什麼人，用不着你過問。」

譚長風一驚道：「是……是……」

少婦忽然笑道：「馮老五，鄧二爺要你來找我，還說了什麼？」

譚長風道：「那位鄧二爺說：只要我出來以後，別忘了到燕子樓找大掌櫃的，說出他關在仙女廟的事，然後，要大掌櫃的給我兩千兩銀子。」

少婦一怔，道：「什麼？要兩千兩銀子？」

秦老兒道：「姑娘，你可是捨不得銀子麼？」

少婦笑道：「秦老，那怎麼會？」

少婦舉手一掠鬢角，又道：「秦大叔，我在想，銀子是小事，只不知這人說的是眞是假？」

秦老兒道：「他有什麼理由說假？」

少婦一怔道：「這……」

秦老兒說道：「柳月眉，冲着我秦仲的面子，要你拿出兩千兩銀子給他們，行麼？」

叫做柳月眉的少婦，嫣然一笑道：「秦大叔言重了！」

任天豪冷眼旁觀，發現這位秦仲秦老兒，似是對這位大掌櫃的柳月眉並不十分服貼。

這時譚長風却笑了一笑道：「大掌櫃，我的口信帶到了，你……眞的給我二千兩銀子麼？」

柳月眉道：「我……」

她看了秦仲那冷冷的眼光一眼，接道：「當然！」

譚長風擺出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情，連連作揖道：「謝謝……謝謝……」

任天豪心中却一直在想，只看這秦仲對鄧充的事情如此熱心，八成秦、鄧二人必是極爲親近之人。

但是，他們和柳月眉既然都是湘西鬼王仝釗的門下，怎會彼此言談之間，又如此針鋒相對呢？

尋思之間，秦仲已是到譚長風身邊，低聲道：「馮兄弟，你沒覺得什麼不舒服了吧？」

譚長風搖搖頭道：「沒有什麼……我身子一向結實，一點小毛病倒是不怕。」

秦仲笑了笑，掏出兩顆藥丸，遞給譚長風道：「如果那兒不舒服，服下一顆就會好了。」

譚長風接過藥丸，連聲道：「老人家眞是……其實，我已經好了嘛……」

柳月眉忽然笑道：「秦大叔，你是眞的出手大方啊……」

她目光在譚、任二人臉上一轉，揚笑着向譚長風道：「你們可眞是福氣不小，鄧二爺要你們捎了一個口信，秦老爺子不但治好了你的病，給了你們二千兩銀子，還要送你兩粒價值萬金的治血療傷的金丹……這種便宜事，你們作夢大概也想不到吧……」

任、譚二人只好連聲道謝。

秦仲却冷冷地接道：「柳姑娘，你……莫非又捨不得了？」

柳月眉道：「那裏話？秦大叔的保命金丹，萬金難求，一下子都捨得給人家兩粒，區區二千白銀，妾身怎會計較？」

秦仲道：「那最好！」

柳月眉目光又在任天豪的身上一轉，接着道：「田爺，你住在那兒呀？口信嘛，你跟馮爺是傳到了……但咱們總不能憑你們一句話，就付給你兩千兩銀子，是不是？至少，咱們也得派人去仙女廟查證以後……」

任天豪看了譚長風一眼，道：「大掌櫃的，我是陪馮大哥來的，銀子我不敢要一分一錢，不瞞大掌櫃的說，我爹可是個正直的人，非分之財，我就是拿了一錢銀子，要是他老人家曉得，至少要關我十天半個月不許我出門呢！」

譚長風聽得心中暗笑，風塵三友，居然都很機伶，遇到人家問到了住址，就一下子推到我身上來了。

柳月眉聽了任天豪的話，忍不住笑道：「敢情田爺還是個孝子……」

轉向了譚長風道：「譚爺，你府上在那兒？等咱們查明鄧二爺眞的是在仙女廟，我會差人送上兩千兩銀子到你府上。」

譚長風笑了笑，故意連連搖手道：「這……怎麼敢當？大掌櫃，我有……還是……還是過三五天我再來吧！」

柳月眉沉吟道：「也好，三天之後，你到燕子樓的帳房問問，只要鄧二爺在仙女廟，我們不會少你一文。」

任天豪忽然過來扶着譚長風道：「馮大哥，咱們回去吧……銀財身外之物，有沒有，別放在心上。」

譚長風道：「是！是……」但他忽然低聲道：「兄弟，兩千兩，不是小數……兄弟做廿年小買賣，也賺不到這麼多呀……不過……我也明白鄧二爺是拿我來尋開心罷了……」

他話音雖低，又怎能逃得過秦仲、柳月眉這等高手的耳朵。

柳月眉聽了，只淡淡一笑。

但秦仲聽在耳中，却是十分不快。

本來，在柳月眉要查明鄧充是否眞正在仙女廟之後，才肯付出銀子，他已經有些不樂，但他也怕任、譚二人乃是胡說八道，方始沒有反對。

這時，他聽到譚長風說出鄧充拿他尋開心這句話，可就大大的不快了。

秦仲突然冷冷一笑道：「你們知道什麼？鄧二弟說話，向來是言出必踐，決不失信於人。」

任、譚兩人故作一慌，不敢答話。

秦仲目光在二人身上一轉，接道：「鄧二弟會拿你們尋開心？老夫和鄧二弟這陰陽雙判的名號，江湖上那個不知，誰人不曉？二千兩銀子，能算什麼？豈能讓這點錢砸了鄧二弟的名聲？」

他忽地一伸手，向柳月眉道：「柳姑娘，銀子請妳立即照付，如果他們所言不實，鄧二弟不在仙女廟，銀子小老兒負責追回。」

柳月眉笑了笑，還沒答話，譚長風連忙道：「老人家，這……這可不大好吧……還是我改天再來吧！」

譚長風拉着任天豪就向外走去。

秦仲身子一橫，攔住了去路，大聲道：「且慢！你們等一等！」

任天豪和譚長風只好站住。

秦仲掉頭向柳月眉道：「姑娘，老夫親自陪他們去帳房拿一張銀票如何？」

柳月眉微微一笑，道：「秦大叔，只要你覺得他們可以相信得過，我還有什麼話說？」

秦仲冷冷接道：「我當然信得過他們！若非鄧二弟眞在仙女廟，他們這些土生土長的人，怎會想到來燕子樓找你姑娘送信？」

柳月眉道：「錯是不會錯，我怕的是鄧二叔答應他們的銀子太多，這可不像鄧二叔的爲人……」

秦仲道：「二弟被困仙女廟，必是十分狼狽，只要有人能夠代他送信出來，花多少銀子又有什麼關係？何況，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老夫料想的不錯，鄧二弟已經不知道托過多少人了……但眞正能把口信帶到的，只有他們二人。」

柳月眉笑道：「秦大叔，咱們已經知道了鄧二叔的被困所在，你還是先領着他們去拿銀子，然後，也得好好想法子救二叔出來了。」

秦仲道：「很好！多謝姑娘！」

一轉身，引着任、譚二人向外行去。

× × ×

回到徐百萬的大院中，已經是黃昏時刻。

任天豪和譚長風，很順利的取得兩千兩白銀的銀票，而且是絕對可靠的大通錢莊的票子。

爲了避開燕子樓可能派人釘梢，任天豪，譚長風拿了銀票之後，在揚州城兜了一個大圈子。

一直到兩人都認定對方不可能再跟蹤的情況下，兩人才回轉徐家。

這一趟燕子樓之行，除了得到兩千兩銀子之外，最大的收穫，是他們發現了「陰陽雙判」與那位燕子樓的大掌櫃之間，有着很奇妙的矛盾。

而且，他們也相信，爲了鄧充的被困，鬼王仝釗與九陰鬼母之間的合作，必將另起波折。

任天豪和譚長風向鐵大鵬，李三奇說明了此行經過之後，鐵大鵬認定鬼母與鬼王必將發生爭執。

而李三奇的看法，則與鐵大鵬完全相反。

他認爲鬼王也好，鬼母也好，究竟都是不走正路的兇殘狠毒之輩，利害的關係，重於通義的承諾，爲了共同的利與害的選擇，鬼母必會釋放鄧充，而鬼王也決不會因此與鬼母爲敵。

看法上的不同，使得鐵大鵬心中十分不安。

而且，任天豪和譚長風的想法，則比較接近李三奇，他們也覺得，想使鬼王與鬼母火併，似乎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岳湘獨坐一旁，沒有答話。

那是因爲鐵大鵬已然對他誤解極深，他不想再因出言不當而引起風塵三友的內鬨。

倘若鬼王與鬼母沒有火併得成，三友自己却弄得貌合神離，那就麻煩了。

任天豪看看岳湘，想說什麼，却被岳湘暗中搖搖手止住了。

鐵大鵬繞室徘徊，顯然想不出什麼更好的法子。

偌大的花廳之中，一時間變的靜悄悄的，只有鐵大鵬沉重的步履之聲，重重地擊打在每個人心上。

不知過了多久，鐵大鵬忽然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爲了以殺止殺，咱們也顧不得許多了。」

他轉身看了李三奇和任天豪一眼，接道：「風塵三友，在江湖上從來不做偸鷄摸狗之事……但是，如今情況不同，咱們拚着被人責罵，也得下手去做一件不得不爲的事了。」

鐵大鵬忽出此言，衆人不由一怔。

李三奇皺眉道：「大哥意思是……」

鐵大鵬看了看李三奇道：「你跟老三準備一下，咱們今晚要去一下仙女廟。」

任天豪說道：「大哥是要跟鬼母一拚麼？」

鐵大鵬道：「不！愚兄雖然自視頗高，但至少還有自知之明，合我們三人之力，就想擊敗九陰鬼母，只怕還辦不到。」

他話音一頓，目光在岳湘身上一轉，很沉痛的吁了一口氣，接道：「老三，那鄧充被囚的地方，你還記得麼？」

任天豪道：「記得。」

鐵大鵬道：「那很好，咱們今夜潛入仙女廟，把鄧充救出來。」

李三奇頗爲意外的哦了一聲道：「大哥，我們救出鄧充，又有什麼用？」

任天豪道：「大哥，鄧充若是不在仙女廟，咱們離間之計，不是更沒有用處了麼？」

鐵大鵬道：「不然！」

他冷笑了一聲，接道：「咱們不妨從**鄧充**身上，加重鬼母的罪惡。」

敢情，他乃是極爲正直之人，雖然有心擄走鄧充，掠侮鬼母，但却在言談中，說不出口。

李三奇脫口道：「小弟明白了！大哥是想使鄧充吃些苦頭，以加重鄧充對鬼母的恨意麼？」

鐵大鵬道：「不錯。」

任天豪道：「大哥，鄧充知道是我們幹的啊……」

鐵大鵬道：「我們不會以本來面目去的……」

他似是想到了風塵三友要改換面目見人之事，乃是十分丟人，是以只說了一句，就停住了。

李三奇笑道：「大哥，這個計策果然可行？」

任天豪也笑道：「大哥，小弟這就去準備一切應用之物。」轉向譚長風，接道：「譚兄，這事少不得又得請譚兄來帮忙了。」

譚長風抱拳道：「理當效勞……」

兩人轉身向外行去。

鐵大鵬向李三奇看了一眼道：「老三，此乃權宜之計……唉……我也得去換換衣服了……」

長嘆一聲，步入後庭。

李三奇搖了搖頭，看着岳湘道：「老弟，你怎麼一直不說話？」

岳湘笑道：「李兄，你要我說些什麼呢？」

李三奇道：「隨便說什麼都行……」

岳湘道：「鐵大俠在此，我能說什麼呢？」

李三奇道：「老弟，我大哥他……你沒聽到麼？他也有因時制宜之計啊！」

岳湘道：「那不同，這刦持鄧充之計，跟變節投敵不同……而且，李兄，你沒見到鐵大俠不得不如此的痛苦麼？」

李三奇嘆息道：「我知道！」

岳湘道：「所以，我不說話最好！不然只怕鐵大俠又會賭氣，做出可怕的決定了。」

李三奇道：「什麼可怕的決定？」

岳湘道：「拿你們三人的名望和生命，跟仙女廟孤注一擲。」

李三奇一怔道：「這……」

岳湘道：「李兄認爲不可能？」

李三奇道：「可能！十分可能……」

他長嘆一聲接道：「岳老弟，你思慮的太週密了，大哥他果眞會……捨死忘生的一拚！」

岳湘笑道：「你還怪我不說話麼？」

李三奇笑了一笑，道：「老弟，大哥不在此地，你能不能說說你的看法了？」

岳湘道：「李兄要聽麼？」

李三奇道：「當然要聽！」

岳湘道：「四個字：不去最好！」

李三奇一慌道：「什麼？」

岳湘道：「李兄，仙女廟之行，去不得！」

李三奇道：「爲什麼？老弟，你……你也別太低估了風塵三友聯手的威力。」

岳湘道：「我沒有。」

他搖了搖頭道：「問題是，你們的目的，是要救出鄧充，對不對？」

李三奇道：「那還用說？」

岳湘道：「這件事，最好能不驚動對方，對不對？」

李三奇道：「是呀！」

岳湘道：「那：：一旦風塵三友要聯手對敵，其結果又將如何？」

李三奇呆了呆，道：「糟糕，這事：：我果然沒有想到：：」

岳湘道：「李兄如能勸阻鐵大俠最好，否則，只怕後果難以預料了。」

李三奇沉吟了一下，接道：「老弟，只怕：：勸阻不了啦！」

岳湘道：「鐵大俠若是非去不可，希望李兄千萬記住一件事。」

李三奇道：「什麼事？」

岳湘說道：「見機而行，別與對方動手。」

李三奇道：「這個：：那除非咱們的行踪不被對方發現，否則：：」

岳湘道：「在下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小心一二，千萬別讓對方發現。」

李三奇道：「岳老弟，咱們會盡力而爲的：：」

岳湘微微一笑，似是想說什麼。

李三奇沒等他開口，已接道：「老弟，風塵三友今夜仙女廟之行，吉凶難卜，如果不幸，這對付仙女廟之事，你老弟可是責無旁貸啊：：」

岳湘皺了皺眉，剛一張口，只見羅剛匆匆步入，道：「李兄，岳老弟，丐帮江南八舵的總舵主楊衡，已然到了揚州。」

李三奇道：「楊衡去而復返，想必帶來丐帮的重大決定，不知他現在何處？」

羅剛道：「就在對街一座茶樓之中，好像是在等什麼人。」

李三奇道：「我去瞧瞧。」

岳湘微微一笑，低聲道：「去，借楊衡之力，也許可以阻止鐵大俠的決定。」

李三奇道：「在下亦有此意。」舉步向外行去。

目睹李三奇離去之後，岳湘急急說道：「羅兄，你手中的幾位鏢師，是十面埋伏陣中之主力，不知他們練的如何了。」

羅剛道：「看來，前追後退，左轉右進，不算太難，但實際練起來，確不是什麼容易的事，不過，他們都很用心，大概都練熟了。」

岳湘歎息一聲，道：「仙女廟的人，近日內，可能會有什麼行動，這徐府只怕會變成了他們第一目標。」

羅剛道：「在下亦是覺得奇怪，這些時日之中，仙女廟怎麼會無動靜。」

岳湘道：「他們在準備，九陰鬼母也發覺了自己的處境，仙女廟的聲名，已傳了出去，她如一旦有所舉動，很可能會招來反擊。」

羅剛說道：「所以，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岳湘道：「至少，他們自己覺得準備好了才行。」

羅剛點點頭。

這時，鐵大鵬已收拾好應用之物，行入了廳中，望了岳湘一眼，道：「李老二呢？」

岳湘道：「去看一位朋友，很快就會回來了。」

鐵大鵬道：「現在什麼時刻，去看的什麼朋友？」

岳湘道：「那位朋友很重要。」

鐵大鵬道：「什麼人？」

岳湘道：「楊衡。」

鐵大鵬道：「是丐帮江南八舵的總舵主。」

岳湘道：「這個人，現在忽然到這處來，定然非比等閒。」

鐵大鵬道：「他們在那裏：：」

岳湘道：「在這裏，老叫化這一次到揚州來，專程拜訪鐵大俠。」

楊衡跟在李三奇的身後，緩步行了進來。

鐵大鵬道：「我們已經查出了仙女廟中很多的惡跡。」

楊衡道：「這一點，丐帮也早已知道了。」

鐵大鵬道：「丐帮一向主持公道，這一次，怎的不聞不問。」

楊衡道：「誰說不聞不問，老叫化這一次來，就是想和鐵大俠商量一下仙女廟的事。」

鐵大鵬道：「丐帮消息一向靈通，楊總舵主，有什麼消息見告？」

楊衡神情肅冷的說道：「本帮中一位長老，已經到了揚州。」

鐵大鵬道：「那一位？」

楊衡道：「千里追風劉太極。」

鐵大鵬道：「是他，貴帮之中，只有劉長老和我交情深些。」

楊衡道：「所以，劉長老要老叫化傳個訊來。」

鐵大鵬道：「什麼事？」

楊衡道：「他現在不便行動，要我通知鐵大俠一聲，今夜三更之前，他會來此地看你。」

鐵大鵬道：「他現在不便行動，是不是被人監視了？」

楊衡道：「劉長老沒有說得很清楚，但他既然說三更之前來此相晤，那他定然會來。」

鐵大鵬道：「好！我知道了。」

楊衡望望任天豪，笑道：「鐵兄，劉長老傳來的消息中，還交待了一句話。」

鐵大鵬道：「什麼事？」

楊衡道：「劉長老說，他未見到鐵兄之前，鐵兄最好別輕舉妄動。」

鐵大鵬道：「我們現在正要去救一個人。」

楊衡道：「鐵兄，就算要救人，最好也等鐵兄見過了劉長老之後再作決定。」

鐵大鵬回顧任天豪一眼，道：「老三，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任天豪道：「既然是劉長老傳了訊息，小弟之意，等見過劉長老之後再說。」

李三奇說道：「大哥，急也不在一時的。」

任天豪道：「其實，咱們不論如何隱密行動，却很難混入仙女廟了。」

鐵大鵬道：「對！他們現在的戒備，只怕比過往森嚴十倍了：：」

目光一掠楊衡，接道：「楊總舵主，貴帮對仙女廟的事，準備如何處置？」

楊衡道：「仙女廟種種事跡，老叫化已呈報上去，這一次，劉長老來，可能對

敝帮如何行動一事，影响很大。」

鐵大鵬道：「過去，貴帮主常常巡視天下，近十年來，好像沒聽過他巡視行動了。」

楊衡道：「不錯，這些年來，北六省事務繁多，敝帮主眞有十來年沒有渡過長江了。」

鐵大鵬道：「幸好，劉太極是我很好的朋友，希望我能對他有些影响。」

李三奇道：「大哥，丐帮帮主雖然這些年少來江南走動，但丐帮在江南道上實力不弱，但是楊總舵主的轄下，就有數千人，當得高手之稱的，也有百位以上。」

鐵大鵬笑一笑，道：「楊總舵主，既有如此龐大的實力，又早已知曉，仙女廟中事，爲什麼不肯有所行動呢？」

楊衡道：「鐵大俠怎知老叫化沒有行動？」

鐵大鵬怔了一怔，道：「你早有行動了？」

楊衡歎息一聲，道：「不錯，早有行動了，而且，老叫化手下幾個武功不錯的脚色，還受了傷。」

鐵大鵬道：「他們傷得很重麼？」

楊衡道：「不但傷得很重，而且，傷的很奇怪，現在，還躺在那裏不會動，老叫化聘請了幾位名醫，替他們診治，却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楊衡道：「這就是老叫化一直不肯貿然出手的原因。」

鐵大鵬沉吟了一陣，道：「所以，你也來阻止我們不要冒險。」

楊衡道：「風塵三俠，和丐帮的交情不錯，老叫化一來勸阻，二來，也希望借重。」

鐵大鵬道：「借重什麼？」

楊衡道：「湘西鬼王和鐵大俠見過面了。」

鐵大鵬道：「對！」

楊衡道：「他原本去找仙女廟的，但現在却和仙女廟聯手合作了。」

鐵大鵬道：「千眞萬確，這合作，老叫化還算抬舉了湘西鬼王，實際上，他是依附了仙女廟。」

鐵大鵬沉吟不語。

他看到湘西鬼王從屬的武功，以僕覘主，鬼王的武功，決不在風塵三俠之下，怎會輕易被仙女廟所收服。

鐵大鵬吁一口氣道：「一個小小的仙女廟，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想不到，竟然會成了這樣大的氣候。」

楊衡說道：「你們風塵三俠，還未和仙女廟正面衝突，而且，他們也未派人來此騷擾，看起來，他們對諸位，還稍有顧慮。」

鐵大鵬說道：「如若他們不把丐帮放在眼中，怎的還會把我們風塵三俠放在眼中呢？」

楊衡微微一笑，道：「鐵大俠不要自謙，放眼江湖，敢和風塵三俠正面爲敵的人，江湖上實也不多。」

鐵大鵬拂髯一笑，道：「楊衡，你來阻止我去仙女廟麼？」

楊衡道：「急也不在一日，老叫化希望你鐵老大會晤過本帮劉長老之後，再作決定。」

鐵大鵬道：「風塵三友行事，一向是說動就動，從來沒有這般的拖泥帶水過，這一次，好像走了樣？」

自解自嘲的笑一笑，接着道：「楊舵主，聽說丐帮有兩位重要的人，落入了仙女廟的手中，使你楊舵主投鼠忌器，可有此事？」

楊衡道：「在風塵三俠面前，老叫化也不用自抬身價，丐帮落入仙女廟手中的人，沒有三十也有二十以上，但總護法和余長老是否也落在仙女廟中，咱們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消息。」

鐵大鵬突然冷笑一聲道：「查出兩人是否落入仙女廟，並非是什麼難事：：」

楊衡怔了一怔，接道：「怎麼？鐵大俠有以教我。」

鐵大鵬道：「鐵某人無法帮忙，不過，在座之中，倒有一人可以帮你一個大忙，但是他肯不肯帮忙，却要看楊兄的面子了。」

楊衡道：「什麼人可以帮忙？」

岳湘淡淡一笑，道：「鐵大俠說的，想來是指小弟了。」

楊衡道：「岳兄眞能帮忙？」

岳湘道：「我只能說，我盡力試試，能不能帮上忙，還在未定之天。」

楊衡道：「哦！怎麼說？」

岳湘道：「過兩天，兄弟要投入仙女廟中。」

楊衡又是一呆，道：「岳兄是在說笑了？」

岳湘道：「不，千眞萬確。」

楊衡道：「爲什麼？」

岳湘道：「楊兄，馬不知牛苦，你要問爲什麼，兄弟眞還想不出從何說起。」

楊衡笑一笑道：「岳兄，仙女廟中神秘莫測，如是別有打算，最好別冒險。」

鐵大鵬冷笑一聲道：「人各有志，楊總舵主就不用多費口舌了，只怪老二交友不愼，才有這等事情：：」

李三奇接道：「大哥，塵掩白玉，土藏明珠，咱們：：」

鐵大鵬揮揮手，不讓李三奇再接下去，道：「其實，岳少兄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大事了，何不早一些去。」

岳湘道：「鐵大俠說的也是，李兄，任兄，楊兄，兄弟這就告別了。」

任天豪道：「岳兄，你：：」

岳湘接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能得和諸共處數日，在下何幸如之。」

楊衡搖搖頭，歎息一聲。

李三奇起身向外追去。

鐵大鵬厲聲道：「老二，回來。」

李三奇只好回座。

鐵大鵬道：「你交了這個軟骨頭，沒有志節的朋友，還不够丟人麼？還要去追他回來。」

李三奇道：「大哥，我總覺得，他這個人，不像是屈志，變節的人。」

鐵大鵬怒道：「話出他之口，難道還不値得相信麼，風塵三俠，交了這種朋友，實在是我們的羞慚，從此刻起，要和他割袍絕義，劃地絕交，不再承認他這個朋友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侠侶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赴大都途中，吉文瑤與駱江元併坐馬車上，耳鬢斯磨，情深欵欵，文瑤面對瞎仙——花蝶夢的愛徒江元深感內疚，於是不由自主的把殺害花蝶夢的兇手向江元說出。元江得悉殺師的仇人是皮魯秋之後，大爲憤怒。到了大都，是夜，江元冒着風雪，直趨仇家，這時，適皮魯秋外出未歸，皮夫人尚未知江元來意，乃盡地主之誼，予以招待，不久，皮魯秋一子一女由外返家，對皮夫人承歡甚殷。江元見此情景，感觸良多，甚至動搖復仇之心……

侯門遇高手　旗鼓兩相當

皮文星說着迎了出去，江元獨坐房中，心中怒濤澎湃，怎麼也抑制不住。

花蝶夢蒼老的影子，又出現在他的周圍，那個古怪的花婆，在生時控制着江元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就是死了，冥冥中仍左右着江元。

江元在極力的壓着激動的心，身邊皮魯秋的聲音由遠而近。

「姓駱的？——我不認識呀！」

說着已進入，江元只見面前站着一個矮胖的老人，年約六旬，紅通通的一張臉，雙目如炬！

江元不禁站了起來，拱手道：「皮先生回來了？」

皮魯秋驚異的打量着江元，心中忖道：姓駱的，莫非是駱江元？

他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可是他見江元態度文雅，加上江元已經將目神收斂，令人看不出有什麼出奇之處。

皮魯秋遲遲的說道：「啊……你請坐呀！」

他們一同坐了下來，皮魯秋用手摸着白鬚，說道：「駱小哥，你是從那兒來的呀？」

江元強忍着心中的怒火，他不願在這個地方動手，因爲他剛才所看到的，使他深深的受了感動。

他強裝作笑容，說道：「我是從河南來的！」

皮魯秋接着問道：「駱小哥，你一向住在河南一地麼？」

江元知他已生疑，含笑道：「是的，我家中世居在河南！」

皮魯秋這才稍爲放心，哈哈笑道：「眞對不起，今晚上沒事，帶小孩子們去看戲，是『三騎驢』，也是你們寶地的玩意，沒想您在這等着……到底是那位托您來的呢？」

江元想了又想，最後還是說道：「是一位吉文瑤姑娘托我來的！」

江元此話一出，皮魯秋臉上，陡然的變了色。

江元强忍住仇火，冷笑道：「皮先生可認識吉文瑤姑娘麼？」

皮魯秋的臉色極爲難看，他點點頭，强笑幾聲道：「啊，原來是她……吉文瑤之父是我數十年良友，焉有不識之理？」

這時皮文星在旁看出情形有些不對，插口道：「爹，可是吉文瑤姑娘？」

皮魯秋點點頭，說道：「是的，正就是她……」

他說到這裏，又向皮文星揮揮手，說道：「孩子，你出去，這裏沒你的事！」

皮文星却遲疑着道：「爹爹……」

他才叫了一聲，皮魯秋已怫然不悅，作色道：「星兒！你怎麼不聽話了？」

皮文星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用着充滿疑惑的目光，向江元望了好幾眼，這才出房而去。

皮魯秋站起身子，不停的搓着雙手，顯得異常不安。

室內的空氣很緊張，彼此都沒有一句話，良久，皮魯秋轉過了身子，用着低啞的聲音問道：「你是九天鷹駱江元？」

江元輕輕的點着頭，說道：「不錯，花蝶夢的徒弟！」

江元這麼說，自己心中也充滿了痛苦，因爲他感覺到，自己正要毀滅一個幸福的家庭。

皮魯秋又問道：「吉文瑤父女倆如何了？」

江元了解他爲何要問此話，搖頭道：「他們與你無關，你不要問了！」

皮魯秋點點頭，自語道：「是的，一條路上的人！」

江元不太了解他的話，停了下來，接道：「這件事是否要馬上解決呢？」

皮魯秋長笑一聲，說道：「當然，當然，不過……」

他說到這裏停了下來，走到江元身前，把聲音壓得很低的說道：「……不過這件事與我家人無關？」

江元連連的點頭，說道：「當然，我駱江元不是昧理之人！」

這時，皮魯秋臉上才掛出了一絲笑容，說道：「你等一下，我進了去安置安置，咱們馬上就走！」

江元倒也不怕他跑，聞言點頭道：「你去安排吧！」

皮魯秋在極度悲恐的情形之下，折轉後房去了。

江元心中很難過，他知道皮魯秋去作最壞的準備去了！

隔了很久的時間，江元一直不見皮魯秋出來，心中正有些不耐，突聽室後傳出皮夫人的聲音道：「魯秋，你又忘了，你不是答應過不再管閒事了？」

又接着傳出了皮魯秋的聲音：「唉，這件事關係吉氏父女，我不能不管，沒什麼風險，你們放心好了……如果我天亮不回來，可能就是到城外去幾天，我有件事情，剛才已經交代下來，叫星兒去辦，我如不回來，星兒可拆信看看，不可把我的事誤了！」

江元知道他必定在信中安排自己的後事，心中很是難過，他感到自己是來擄取這個老人生命的。

又經過一段時間了，才見皮氏全家，把皮魯秋送了出來。

他已換上了一身勁裝，背上也揷了一把厚背刀，見了江元强笑道：「好了，我們快走吧，別把事情躭誤了。」

他說着昂然而去，江元怔了一下，向皮夫人及皮氏兄妹施了一禮，說道：「打擾了！」

江元說完這句話，轉身欲去，可是皮文星却叫道：「駱兄……」

江元不禁回過了身子，他幾乎不敢把自己目光向他們投去，低聲問道：「皮仁兄、什麼事？」

皮文星向外望一下，見皮魯秋已走出很遠，這才微蹙着眉，用着很低的聲音，關切的說道：「駱仁兄，我爹已經多年不武動，久仰駱兄武功高超，到時希望你多予照顧……」

他態度誠懇，言詞委婉，江元心中有一陣難過，雙目望了他一陣，點了點頭，低聲的道：「你放心好了，我保證令尊會無碍回來就是了！」

江元感慨之下，說出這句話，然而他知道，除非他手下開恩，否則皮魯秋永遠不會回來了！

皮文星感激的拉着江元的手，喜道：「謝謝你！」

江元把他的手推開，轉身而去，低聲的嘆了一口氣，這一刹那，他彷彿感覺到，人類的尋仇，是一件殘忍和愚昧的事。

他追上皮魯秋，由甬道向外走去，落雪不停，遮人眼目，天色越發的昏暗了。

皮魯秋回頭望了江元一眼，很平靜的說道：「我們到西山去，離這很近。」

江元心很亂，心不在焉的點點頭，說道：「好的，隨你的便！」

這時皮魯秋突然笑了起來，江元問道：「你笑什麼？」

皮魯秋停了笑聲，把聲音提高了一些道：「我覺得你的脾氣很像花婆，總是這麼的高傲！」

江元不語，腦中湧起了花蝶夢從前的一些事，心中依念不已。

這時，二喜兒已由門房趕了過來，鞠躬道：「老爺，這是什麼時候，您還要出去？」

皮魯秋擺了擺手，說道：「有點事情，可能要出去好幾天，家裏的事，全聽大少爺的安排，知道嗎？」

二喜兒連聲的答應着，他奇怪的看着皮魯秋的打扮，心中感到極度的驚奇，可是却不敢問。

皮魯秋從容自若，緩緩的把大門打開，跨了出去，江元也跟了出去。

皮魯秋左右望了一下，回身對二喜兒道：「二喜兒，以後門口要把風燈掛上，初更以後再取下來，別淨顧得摸牌，知道沒有？」

二喜兒尷尬的答應着，皮魯秋却用手向左方指了一下，對江元道：「我們就從這兒走吧！」

說罷，他大踏步先行而去，江元下意識的向那片宅院四顧了一下，這才跟着走了。

這時夜深人靜，落雪如絮，整個的空氣却似乎要凍結起來。

皮魯秋及江元併肩而行，發出了陣陣的腳步聲，在雪地下留了一連串的腳印。

皮魯秋心中很痛苦，對他來講，這是一段死亡的行程，是否能夠回到他溫暖的家向他的親愛的人一瞥，也是不可知的。

皮魯秋靜靜的問道：「你到大都來多久了？」

江元趕上一步，答道：「兩天！」

皮魯秋點點頭，說道：「關於花婆的事，你全都清楚？」

江元茫然的搖搖頭，說道：「一部份，我知道有你就是了！」

皮魯秋有些奇怪的望了他一眼，良久才道：「這事可是花婆告訴你的？」

江元痛苦的咬着下唇，搖頭道：「不，我師父的脾氣你知道，她曾答應了你們，絕不會向任何人說的！」

皮魯秋心中的疑慮更大，他沉吟了一下，說道：「花婆的爲人確實可敬，你爲她復仇也是應該的。」

這時他們已來到西山，皮魯秋站在一塊平地上，回身道：「我們就在這裏動手如何？」

江元點點頭，他心中很混亂，以至於他說不出話來。

皮魯秋由背上撤下了背刀，含笑自若的道：「你可以把兵器亮出來了！」

江元搖手道：「且慢，我還有幾句話要問你！」

皮魯秋濃眉一揚，有些不耐煩的說道：「江元，我都這麼爽快，你還有什麼話說？」

江元面如沉鐵，用着冰冷的聲音問道：「皮先生，當初謀殺我師父的，一共有四個人，元子箋已死，那除了你，另外兩人是誰？」

皮魯秋這時顯得震驚起來，他不禁退後一步，用着異常的聲音說道：「怎麼？你……你還不知道？」

江元搖頭道：「是的，另外兩個人我還不知道，請你告訴我！」

皮魯秋却悍然的搖頭道：「我沒有必要一定告訴你，動手吧！」

可是他心中却在思忖：「莫非是吉氏父女出賣了我？」

江元上前一步，正色說道：「皮先生，這件事不是你一人所爲，你何必獨担？……如果你說出了其他二人，我可以令你回家壽終，如果你有我師父的紅羽毛，我可以放棄報仇！」

皮魯秋慘然的搖頭，笑道：「紅羽毛不在我這裏，你不必慈悲？」

江元恨得咬牙切齒，提高了聲音道：「好，既然你不肯說，我自會向你家人查問！」

皮魯秋不禁一驚，退後了一步，說道：「駱仁兄！……這事情與我家人無關，你可不能作這種下流事。」

江元見他如此，越發打定了主意，冷笑道：「那誰知道，我看你子女武功都不錯，可能說是他們兩個……」

江元才說到這裏，皮魯秋巳大喝道：「住口！」

說出這兩個字，他立時沉默下來，低頭不語，似乎在思索是否要說出其他二人的名字。

他心中忖道：如果不是吉士文父女出賣我，我說出他們，又是等於出賣了他們？可是，他怎麼知道有我一人呢？

皮魯秋緩緩的抬起了頭，雙目發出了一陣異光，用着微顫的聲音問道：「你剛才說，我的事是吉文瑤告訴你的，這話可是眞的？」

江元點頭道：「駱江元生平不打誑語，我何必瞞你？」

皮魯秋緊咬着牙齒道：「那麼——吉士文你是否也認識？」

江元心中一動，不知他爲何要提到吉氏父女，點了點頭，答道：「是的，我與他談過一次。」

皮魯秋借着雪色，詳細的觀察了江元的顏色，知他不是打誑，心中不由怒極，忖道：好個吉老狗，你父女定下毒計，拖我下水，現在却用你女兒的美色，來迷惑駱江元，把事情推到我一人的身上，哼，你們把我也看得太簡單了！

皮魯秋想到這裏，很莊重的說道：「好的，我相信你的話，不過在我告訴你以前，你必須也要對我相信。」

雖然只是這麼短暫的相處，江元巳經了解他是一個很豪爽之人，點頭道：「我絕對相信你！」

皮魯秋難過的搖着頭，嘆道：「唉，我本來想，我自己的遭遇不可預料，不必再把禍事加到別人的頭上，可是你說是吉文瑤親口告訴你的，我不得不說了。駱江元，謀害你師父的，一共是四個人，除了我和元子箋以外，另外有一男一女，他們是父女二人……」

皮魯秋說到這裏，江元不禁大吃一驚，他啊了一聲，問道：「他們叫什麼名字？你快說！」

皮魯秋緩緩的說道：「父親是吉士文，女兒叫吉文瑤的。」

江元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叫道：「不，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他一直忘形的大叫着，皮魯秋却是一言不發，靜靜的看着他，待他自己停了下來。

皮魯秋雙目如炬，盯視着江元，他幾乎一字一字的問道：「你當知道，花婆是中了毒藥暗器的！」

江元無力的點頭道：「是的，我知道那是一種極毒的暗器！」

皮魯秋一笑道：「那毒藥暗器，就是五羊婆的『五羊針』？」

江元不禁又發出一聲驚叫，因爲他知道吉文瑤是五羊婆的唯一的徒弟。

他嚅嚅的說道：「啊，原來是『五羊針』，難怪師父……」

說着，他哽咽不止。

皮魯秋神色自若，說道：「那五羊針，是吉文瑤由竹管內，吹進了花婆的鼻子

，所以武功蓋世的花婆，也不可救了！」

他說着，遂將當日如何定計設宴，出言相激，花蝶夢六招無功，文瑤施放毒針之事，詳細的告訴了江元。

江元痴立風雪中，手腳發麻，淚下如雨，一顆心猛烈的激盪着。

皮魯秋冷笑道：「哼，吉氏父女有令師的紅翎，他們以爲無碍，所以你能報復的仇人，只有我一個，你快動手吧！」

江元的心幾乎要炸開來，他才知道紅翎原來在文瑤手中。

往事歷歷在目，這時江元才了解到，爲何吉氏父女飛騎傳訊，爲何文瑤上墳獻花……。

一切一切，都是最醜惡的表現，他們在欺騙，避罪，和歡娛自己。

江元沉默了良久，這才平靜下來，他抬起了頭，用着比冰還冷的聲音說道：「沒有你說的這麼簡單，即使紅翎在他們手中，我也要叫他們流血！」

皮魯秋毫不關心說道：「那是你們的事，與我無干，現在我們先解決我們的事吧！」

江元冷笑道：「這個自然，我也不會放過你！」

皮魯秋搖了一下手中的刀，說道：「兄弟！你也亮傢伙吧！」

江元搖了搖頭，一攤雙手道：「我沒有武器，你進招吧！」

皮魯秋也不顧他是否藐視自己，一拱手道：「好！我領教你一手『空手白刃』好了！」

他一言甫畢，身形如風，單刀「盤頂三刀」，一連三刀，分別向江元胸、腹、腿砍到。

江元微身一側，巳讓過他三刀，可是却看出皮魯秋力大刀沉，招式純熟，心中也頗有點吃驚。

江元不容他二度發招，右臂輕投「秋波點點」，向皮魯秋「天突穴」點到，這式看似輕巧，實際上勁力出奇。

皮魯秋竟作生死之鬥，他那裏敢大意！就在江元才出手之際，他猛然翻起大刀，耍了一個斗大的刀光，刀鋒凌厲，向江元腕子便砍。

江元料不到皮魯秋，在這把大刀上，竟有如此精純的功夫，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果然師父的仇人都非弱者呀！

他閃電的收回右臂，一個轉身，巳到了皮魯秋背後，雙掌齊出，十指如鈎，向皮魯秋背後抓到

皮魯秋兩招下來，巳知江元掌上功夫驚人，難怪他如此驕狂。

他點足之下，越出了七八尺外，回身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果然不愧是花婆的傳人。」

江元揉身而進，喝道：「那來這麼多廢話！」

他左臂輕翻，二指如電直取皮魯秋雙目。

皮魯秋料不到江元突出奇招，大刀在外，一時撤不回來，大驚之下，腳跟用力一桊，身子向後撤出五尺，總算差着幾寸，讓過江元的一掌。

可是江元的指力，仍觸及前胸，令他感到一陣生疼，臉上巳然嚇得變了色

他心中長嘆，忖道：九天鷹果然是勝我太多。

他鼓起勇氣，白髮如針，根根豎立起來，黑夜之間雖然看不淸他的面容，但必定是很恐怖的。

當這張「死亡的面孔」，接近了江元之時，使他殺人的勇氣又挫退了

皮魯秋巳是困獸之鬥，可是招式之猛烈，變化之絕妙，仍是不可輕視

他像是一隻受傷的老虎，雖然早晚要敗，可是餘勇更是驚人

這時他掌中之刀，像是落葉一樣，四面八方的向江元砍到，帶起了霍霍的風聲，顯然無比的驚人。

江元在他的刀隙中，進退閃躍，靈活得像是一隻飛蝶，皮魯秋的大刀，連他的衣服也不曾沾上

他並不輕視這個老八，也不想再繼續這場打鬥；可是却不敢把它結束，因爲它的結束，必然會帶來一個很大的悲劇

皮魯秋使出了他生平最得意的「蘆花刀」，那十餘斤的大刀片，映成了一片刀山，夾着陣陣呼嘯的風聲，顯得恐怖和驚人，表現出他也是一個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

他大刀直刺，一招「挖龍取珠」直向江元前心挑過來，江元右臂速降，二指便向刀身點到。

可是皮魯秋刀身猛沉，「順流而下」，刀光閃閃，極快的向江元小腹挑來

江元心中一驚，用力的把身子扭過半尺，刀尖差着兩寸，滑了下去

江元巳驚出一身冷汗，他大叫道：「你眞的逼我殺你？」

皮魯秋一怔，他不太了解江元的話，掄刀又砍，口中叫道：「是你逼我！」

大刀映出一片金光，平着向江元肩頭削到，聲勢好不驚人。

江元血性上來，猛然把身子矮下半尺，大刀由他頭頂砍過，風聲颼颼。

却不料皮魯秋猛坐腕子，就在江元欲起還招之時，大刀正下沉，金光閃閃的向他頂門砍到。

江元大吃一驚，雙腿用力一扭，身子斜着出去了五尺，可是饒他去得再快，刀鋒也由江元右肩滑過，江元肩頭，立時一陣奇痛

他巳受傷了，肩頭有一個五分的刀口，熱血立時迸流出來

江元咬了咬嘴唇，發出一聲難聽的笑聲，說道：「哈哈！你居然傷了我，那我可要破例一次，饒你一條老命了！」

皮魯秋巳殺紅了眼，他根本聽不淸江元說什麼，掄刀又砍。

江元一聲低嘯，身形立時加快起來，宛如一隻飛天巨鷹，向皮魯秋襲到

皮魯秋知道，這是決定自己生死的緊要關頭。

他强支着疲累的身子，舞動着大刀，來抗拒這個憤怒的年青人

他們巳打了兩個更次，皮魯秋巳相當疲了，那柄大刀在他手中有萬鈞之沉重。

漸漸的，他有些支持不住，頭昏眼花，心中發甜；可是他却強忍着，他告訴自己：「我不能倒下去！……卽使死在他手，我也絕不自己倒下！」

他這份心情，倒是很可敬的；可是就在他念頭還未轉完之際，江元的一雙熱掌，已然貼在了他的腹心，激出了他大口的鮮血！

他踉蹌的退後了幾步，但他並沒有倒下去，刀尖點着凌亂的冰雪，在支持着他搖幌的身子。

江元的臉在黑暗中，無法看出他的表情，但似乎可斷定他很沉靜，因爲他一動也不動。

沉默了極短的時間，江元看看自己的胸口，血已染遍了袖子，傷口也凍上了，只有些麻，並不疼。

皮魯秋蒼老的身軀，搖幌了半天，才稍微的平靜下來，他抬起了無力的眼睛，望了望江元，低弱的說道：「江元！還沒有完……我還……可以動手！」

江元緩緩的搖着頭，作出了他冷冷的聲音：「你傷在內腑，趕快囘去，用冷茶煮參調服，還可以活三年……我是爲你家人手下留情的。」

皮魯秋驚喜已極，啞聲道：「江元！你……」

江元平靜的打斷了他的話：「三年之內，不能飲酒和近女色，　我走了！

他用衣袖覆着傷口，緩緩而去。

風雪瀰漫，皮魯秋望着他孤獨的身影，漸漸消失，留下了一串足印，這個死裏逃生的老人，流下了莫名的淚水……

× × ×

北京鐵獅子胡同侯門的後段，座落着一片莊院，朱漆的大門緊閉着，門前搭着大排竹篷，雖風雪很大，而石階上仍是乾淨的，在大門的兩側，有兩個八尺的金漆的大石獅，那大石獅的雙目，都是拳大的金球嵌成，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大門的正前方，掛着一塊大匾，上面是御筆親書的「壽仙居」三個大字，由此可知，住宅內的，定是王公大臣之流的人物，

原來這大宅子的主人，正是當今皇上最寵信的大臣，兵部尚書百里青河！

這百里青河爲官數十年，可落得「清明嚴謹」四個字，這一陣聽說百里青河要告老還鄉，所以大小的官吏都忙了起來。

有的送禮，餞行，有的怕他走了以後，失去了靠山，紛紛前來另請安置，這些人中，多半是百里尚書一手提拔起來的。

可是，就在這幾天，突然有很多年青人紛紛到來，他們在府上作客，靠的是「百里彤少爺的朋友」這句話，所以府上的人倒也招待得很慇勤。

這天傍晚，府前燃着兩盞大白油風燈，照耀得光明如晝了。

有一個長衣的青年人，來到了尙書府門前，他上下的打量了幾眼，輕輕的在鐵環上敲了兩下。

不大的工夫，一個小窗戶似的小門打開了，露出了半個人頭，向外望了一眼，「卡」的一聲響，又把小門關上了。

那年青人等了一陣，不見聲響，於是又在門上敲了兩下，站在一旁等着

隔了一下，才傳出一個尖銳的聲音道：「喂！你是幹什麼的？怎麼拍個沒完了，上癮啦？」

那年青人皺了一下眉頭，提高了聲音道：「我是你們少爺……」

他話未說完，裏面的人已笑罵道：「得！又是少爺的朋友，我都知道了，趕明兒個要飯的也成我們少爺的朋友了　喂，我說小兄弟，你可別是來要飯的？（騙飯吃之意）」

那年青人正是駱江元，他雖然不大懂那人的話，但却知道是在奚落自己，強忍着怒氣道：「小哥！你別看錯了人，我是你們少爺請來的！」

那人隔着門又笑了幾聲道：「少爺請你來的？少爺還沒到呢！」

江元依然忍住怒火，冷冷說道：「我與你們少爺同路而來，他馬上就到了！」

那人這才打開了窗戶，向江元仔細望了一陣，心中仍有些不信的道：「那麼你請走邊門吧！這大門除了現職大人外，一律不開」

江元不禁火上心頭，冷笑道：「啊？百里青河官居一品，居然還這麼勢利？

那人聽江元直呼百里青河之後，臉上變了色，叫道：「好小子！你竟敢這麼叫我們老大人，你輩份可比王八還大！」

江元大怒，恨不得由小洞內給他一掌，喝道：「住口，你知道我是誰？」

那人詫異的望了一陣，說道：「你是誰？難道你是皇太子兒？」

江元氣得吐血，正在這時，突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一匹騎馬，已抵達府門

馬上的人，是一個全身勁裝的英俊少年，那人一見江元，立時「啊呀！」一聲，翻下馬來，笑道：「原來是江元！我還怕你趕不到呢！」

江元見是百里彤，不禁笑道：「府上門禁太嚴，我在這兒站了半天了！」

百里彤長眉一聳，對着門內之人喝道：「混賬東西，你什麼時候會看門了？」

那人嚇得一擠眼睛，趕緊笑道：「唷！少爺，您不知道嗎？老大人後天就要起程，來的客太多了，煩不勝煩，這才吩咐下來……」

百里彤喝斷了他的話道：「那有這麼些說的，還不快開門！」

那人忙把一扇八尺餘高的側門打開，拉過了百里彤的馬，對着江元鞠躬哈腰的道：「這位少爺，眞對不住，嗨！我眞糊塗了。」

江元也不理會他，隨着百里彤走入門來。

江元略一打量，心中好大吃驚，忖道：天下竟有這麼大的房子！

原來這幢大府佔地極廣，進門之後，便是兩座極大的花圃，正中有一條一丈寬的甬道，全是平滑的白石鋪成，一直通往裏面，其上搭有布帳，布帳之上又有蓆棚，所以連一片雪花也無。

百里彤搓了搓手，挽着江元向內走來，邊道：「江元你來得正好，事情很緊急呢！」

江元問道：「老伯父可就是後天動身麼？」

百里彤突然把聲音放得極低，說道：「這件事回頭我再詳細告訴你吧，不必問了！」

江元見百里彤如此神秘，知道事情絕不簡單，點了點頭，他又想到了自己的事，問道：「吉文瑤是否也在此地呢？」

百里彤搖搖頭道：「她自從你走後，竟不辭而別，不過她爹爹倒尋了來，現在住在府上。」

江元心中一驚，忖道：啊！原來他也在此，倒免得我去尋訪了！

這時他們已走到了一排廂房之前，百里彤笑道：「你先在這歇歇，我去叫他們備酒。」

江元連忙攔阻道：「我什麼也不用，我們坐下來談談吧！」

百里彤點點頭，推開了一間房門，江元隨着走了進去，由於室內未點燈火，一片黑暗，江元也看不清室內的擺設如何。

江元隨在百里彤身後，一連穿過了三間套房，這才進入了一間靠左的房間內。

百里彤點燃了一盞白油燈，江元見這間室內擺設之佳，簡直是生平僅見，眞可說是富麗堂皇，一副帝王人家的氣概。

靠左之窗，帷簾半垂，江元由窗中望去，只見巍巍森森，簡直看不出這幢房子有多大。

百里彤在江元面前，低聲道：「江元，我爹定今晚起程……」

百里彤話未說完，江元已詫異道：「咦！剛才不是說後天才去嗎？」

百里彤苦笑一下，說道：「那是爲了掩人耳目，因爲爹爹的仇人太多，都在附近隱伏着，不得不萬分謹愼，你稍爲休息一下，我帶你去見爹爹！」

江元正中下懷，說道：「我們現在就去吧！」

百里彤思索了一下，點一點頭道：「好的！你隨我來吧！」

於是，江元在百里彤引導下，出了這排房屋，跨過了天井，又走上了一條甬道去。

江元只見這幢房子，穿廊、遊廊，大得出奇，心中實在不太能了解，作官的人，爲什麼要住這麼大的一幢房子呢？

沿途他們也經過好幾幢亮燈的房子，有時可以聽見室內人高聲的談話聲。

很久之後，他們才來到一幢大樓之前，百里彤回頭對江元道：「對不起，請你小等一下，我進去稟一聲。」

江元答應一聲，心中想道：「這些作官的，規矩可眞不少！」

百里彤由一個狹小的樓梯轉了上去，過了一陣，百里彤又匆匆下來，對江元道：「進來吧！」

江元隨在百里彤之後，一同登樓，才一入房，立覺一陣暖氣撲身。

這間房子並不大，擺設也不見得太華貴，比起方才所見還有些不如。

在靠火盆一邊，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個白髮老人，他穿着一件黃緞的便袍，身上還圍了一牀薄錦被，手中拿着一本綫裝書，正在閱讀得出神。看來他生得非常清秀，面色也很紅潤，可是雙目却是尋常，看不出是身負奇技的人。

江元連忙施了一個大禮，說道：「晚輩駱江元與老伯請安！」

百里青河含笑望了江元幾眼，說道：「你坐下……你既然與彤兒結拜了兄弟，我們就等於是一家人，不必太拘禮，隨便一些！」

江元覺得他人很親切，心中對他生了幾分好感，在一旁坐了下來。

百里彤也在一旁坐下，笑道：「爹爹！江元就是……」

百里青河搖手止住他的話，含笑道：「我知道，九天鷹的名氣不小，我這個老官也久仰了！」

江元不善客套，不知說些什麼好，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了。

百里青河用手摸摸白鬚，又道：「早年我與令師也有數面之緣，可是作了這個官，也就把整個身子給絆住了，唔——」

他說着用手算了一下，接着說道：「算下來，我已經二十五年沒離京了，你師父還好吧？」

這句話問得百里彤及江元是一驚一痛，百里彤一雙眼睛，立時盯在江元臉上。

江元略一沉吟，說道：「先師不幸早已經過世了！」

百里彤聞言心中忖道：奇怪了！他怎麼不加以隱瞞了？

可是他却沒料到，江元早已打量了他的顏色，心中想道：「果然他早就知道，那麼一定是吉文瑤先告訴他的了！」

百里青河似乎非常詫異，搖頭道：「啊！想不到，眞的是想不到！她應該比我活得久的！」

他說到這裏，又停了一下，接着道：「這一次的事情，想必彤兒都告訴你了，彼此既是自己人，我也不再說客氣話了！唉——我本來不願意，叫孩兒輩爲我操這些心，可是年紀太大，實在不願與人動手，所以這件事，只好交給你們了！」

江元微微欠身，答道：「這是我們應盡之責，老伯不必操心。」

百里青河搓着手，笑道：「好！好！你們回去吧！等事情過了以後，我要好好與你聚一聚！」

江元施禮之後，又與百里彤下得樓來了。

江元與百里彤方下樓梯，便見一條黑影，在遠處一閃而逝。

江元劍眉一聳便要追去，百里彤攔住了他，低聲說道：「不必管他！我就是要他們中計的！」

江元不太明白百里彤的話，可是也不便多問，一同向後走來。

江元念念不忘吉士文，禁不住問道：「吉士文住在那裏？」

百里彤不禁一驚，忖道：莫非他已知道了，殺害他師父的仇人麼？

百里彤想着，用手向後遙指一下，說道：「他住在後面，離這遠得很！」

江元不再說話了，暗自盤算着報仇的

事。

他們回到了原來的房間，百里彤用手指着遠處的一扇小門，說道：「少時我爹便由這扇小門出去，我負責護送，如果萬一驚動了人，你最好能把他們一起攔阻下來！」

江元滿口答應，百里彤望了望天色，對江元道：「我還要出去分派一下，等下會通知你！」

江元含笑點頭，說道：「你去吧！我也好準備一下，換件衣裳。」

百里彤已走到門口，回頭笑道：「這倒不急，大概不到三更不會動身。」

他說畢一閃而去。

江元處身在這座古老幽深的大房子中，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新奇，忖道：反正時間還早，我到外面逛逛，也好打探一下地勢。

江元想着推門而出，走過了穿廊，來到花圃之中。

時屆深冬，飛雪如掌，大片的飛落着，滿個花圃的花木，除了黃臘老梅之外，都用稻草包裹着，被冰雪凍成了一片。

江元想到自己的大仇人吉士文，也住在這幢房子內，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由於吉士文是吉文瑤的父親，使得這件事情更難辦，更何況還有文瑤牽連在內呢。

她不但參與了這件兇殺的事情，並且還是施放毒針的主兇，江元實在痛心已極了，他恨自己爲什麼會愛上吉文瑤呢？

還有一件令他困擾的事，就是紅翎在他們身上，如果他們拿出之後，江元必須要放棄復仇。

江元閉目暗禱，他希望那枝紅翎在吉文瑤身上，那麼他就不必對她復仇了！

江元正在沉思之際，突見遊廊之外，有黑影一閃，江元連忙把身隱在大樹之後，向外望去。

那人由遊廊漸漸走近，江元定睛望去，不禁一陣心跳，忖道：哼！踏破鐵鞋無覓處，你竟然會主動先來找我了！

原來那人正是吉士文，他窺視了一陣子，而後又轉身離去。

江元心中忖道：這大片宅子，我正在愁着找不到他的住處，何不跟踪一下，等這件事辦完了，也好再回來找他！

江元想到這裏，立時跟踪而出。

那吉士文不知要作什麼，忽東忽西的轉着，他似乎對府內的地勢極爲熟悉，江元怕回來時找不到路，一路用心的記着。

那吉士文足足轉了好幾盞茶的工夫，這才推開了一間房門，進房而去。

江元在門外徘徊良久，一顆心一直在激盪着，他無法決定自己是否要進去，把師仇的事作一了斷！

可是他却知道，這件事不是很快可以解決的，想到還有百里彤的事，只好隱忍下來。

最後，江元還是折回原途，回到了房內。

可是當江元一開門，目光觸到一物，不禁發出了一陣急顫。

他飛快的撲向桌上，雙手拿起一物，原來是一根血紅晶晶的紅羽毛！

江元緊握在手，想起了花蝶夢，不禁淚如雨下，心如刀割。

這隻紅羽毛的執有人，早已埋在了黃土之下，屍體都已腐爛，恐怕只剩下枯骨了。

那個曾經叱咤江湖，不可一世的武林奇人，已經在這世界上永遠的消失了！這隻紅色的羽毛，也曾一時炫耀過整個的江湖，這時也似乎因爲主人的逝去，而顯得失色了許多。

江元的淚水滴在了紅翎上，現在，這隻紅翎只有靠他的英雄事跡，去增加它的光彩。

江元黯然傷神，良久才清醒過來，他珍惜的把紅翎放在懷中，把淚水拭淨。

這時他不禁想到了紅翎的來處，詫異起來，忖道：難道是吉士文送來的？他爲什麼要把保命之物，又交還給我呢！

可是他親眼看見了吉士文，並沒有進入他的房間裏，自己並且綴着他，一直沒有離開，那麼顯然不會是吉士文了。

他突然想到了吉文瑤，心中一驚，忖道：啊！那麼這是文瑤送來的了？……莫非她也在這裏？百里彤不會騙我呀？

江元百思莫解，想了半天，仍無法判定，這時天色已快二更，他心中忖道：這件事以後再辦，現在已經快要三更了，我把衣服換上，只怕百里彤就要來了。

江元想到這裏，立時換了一身勁裝，把這片紅羽毛，小心的收好，坐在桌前沉思。

時間過得快，三更已經到了，百里彤却始終沒有來過，江元不禁奇怪起來，忖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他改變計劃了？

江元焦急的又等了一下，四下靜寂如死，始終不見百里彤到來。

江元有些沉不住氣，他用一塊黑絹掩住了口、鼻，推開房門，走到了花圃中。

江元才走到花圃中，突然一陣極凌厲的強風，向自己耳根點到。

江元不禁大吃一驚，脚尖一點，已越出了一丈多遠，回身喝道：「什麼人？」

只見一丈之外，站着一個白衣蒙面人，他與江元一樣，用黑絹掩着口、鼻，令人無法辨認。

江元心中大怒，正要喝問，那人點足之下，二次撲了過來，身手矯健，右掌直撲江元前心。

江元不禁大怒，沉聲喝道：「無恥小輩！」

隨着這聲喝叱，江元身起如隼，拔起了八尺餘高，他在空中一個盤旋，頭下脚上，雙掌齊發「仙姬送子」，兩股極凌厲的掌力，向那人當頭壓到。

江元的身手，似乎使那人大吃一驚，他急忙往後撤出了一丈，壓低了聲音問道：「你是誰？」

這時江元已落下地來，聽他口音很生，並非相識之人，心中不由怒極，沉聲道：「小輩！你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居然下此毒手！」

那人見江元不肯說出名姓，他一雙眉

毛向上一揚喝道：「你不說也沒關係！」

他身隨話進，再次的撲了過來，雙掌相錯，分別向江元胸腹叩到！

江元見他只是亂打，連一句明白話也不說，心中怒極，低聲喝道：「哼！我可看不出你是什麼人物！」

江元說話，可是手底不慢，讓過那怪客的來勢，二指輕點「巧剪雙梅」，向那怪客雙目點到。

那怪客搖頭讓過，笑道：「好厲害的點穴！」

他輕翻右腕，運臂如龍，「刁蘭手」虎口大張，向江元頷頸挾來。

江元見他身手如電，出招奇快，招數奇特無比，心中却猜不透他的來路。

他們二人打在一起，出乎人意料之外，居然打得棋逢對手，不分高下。

江元心中好不驚奇，忖道：天下能與我駱江元打成平手的，不過冷古等二三人，這人到底是誰？

他們一交上手，聲勢與江元及皮魯秋拚命的情形大不相同。

因爲他們功力相當，所以動起手來，顯得流利不怠，快速已極！

他們雙方並沒有什麼仇恨，就這麼莫名其妙的打了起來，雖然打鬥的情形非常激烈，可是「危險性」却非常的少。

這時江元讓過他一掌，一聲長笑道：「天下能與我動手若此者，除冷古外唯君耳！」

那人聽江元一言，驀的飛出了一丈餘遠，問道：「你說什麼？冷古怎麼了？」

他的話問得江元爲之一怔，答道：「冷古並沒怎麼樣呀！」

那怪客輕笑一聲，說道：「我還當是冷古有什麼事情呢！」

江元簡直沒有遇見過這種人物，當下有啼笑皆非之感，彼此也不知是敵是友，就這麼糊塗的打了起來。

江元使出了師門獨創的「蝶仙掌」，只見他身若飄風，掌似迅雷，一招追一招，一式跟一式，招數之緊可謂水銀莫入。

這還是江元這幾個月以來，初次使用這套掌法。

可是那怪客絲毫不遜色，他使的一套掌法，神奇無比，似乎是完全以他小巧之勢，未帶掌勢。

二人打了數十招，江元不禁恍然大悟，他驀然地收掌，向後閃出了一丈，呵呵笑道：「啊！你是南粵的陳小浪吧？」

那人初是一怔，繼而撫掌大笑，說道：「你是山東駱江元？」

江元笑着連連點頭，笑道：「你我俱是百里彤舊友，何必拚命？」

陳小浪發出了一聲爽朗的笑聲，說道：「彼此聞名多年，較量一下又何妨？」

江元一笑道：「也好！我駱江元能與南方英豪過招，也算榮幸！」

陳小浪長笑了一聲，說道：「駱兄，你太抬舉我了！」

他們二人，又這麼莫名其妙的打了起來。

他們彼此都往不致命之處下手，可是他們打鬥之烈，却是罕見的，這南、北兩個奇人，似乎要較量出一個高低來才可收手。

在他們打得高興時，突聽一人喝道：「你們瘋了？自己人怎麼相打起來？」

二人連忙住手，退過一旁，只見百里彤皺着兩條劍眉，站在一旁。

江元連忙笑道：「我們二人只不過彼此印證一下武功而已！」

百里彤這才放心，說道：「二位請過來，我有些話要說！」

百里彤望了他們一眼，笑道：「看你們兩個，都把臉蒙了起來，怪不得會動手呢！快進去談吧！」

說着三人一同進入房內，江元及陳小浪各把面巾取下來，相視一笑，陳小浪說道：「江元兄，你何時到這裏來的？」

江元微微含笑，答道：「我今晚才到的！」

江元才說到這裏，百里彤已向陳小浪道：「小浪兄，你西牆一帶，可曾察看過嗎？」

小浪呀一聲，伸一下舌頭道：「啊呀！我只顧得與江元兄動手，還沒去呢！」

百里彤雙眉才微微一皺，陳小浪已搶着說道：「你別瞪眼！我馬上就去！」

他說着把面巾戴上，又向江元一拱手，轉了身出房而去。

百里彤笑着搖了搖頭，對江元道：「這位少爺就是這個脾氣，與孩子一樣，你可別生他的氣！」

江元笑着坐在一張椅子上，說道：「無妨！我不會這麼沒有氣量！」

江元停了一下，又接着道：「彤兄，現在三更已過，伯父到底動身沒有？」

百里彤聞言，雙目如電向窗口外望，把聲音放低了些，說道：「因爲前途來了很多高手，所以我們決定延後一天，減少一些阻力！」

江元思索了一下，皺眉說道：「如果他們誠心尋仇，怎麼也躲不過他們，總要想另一個辦法才是！」

百里彤聞言連連的點着頭，說道：「你的話不錯，不過我們早已有了完整的計劃，你只要在必要時，阻攔着一二高手，略爲躭誤他們一下就成了！」

江元見百里彤說得胸有成竹，也就不再多問了，他突然想起了蕭飛志，不禁問道：「彤兄！我在路上遇見一個人，不知你認識麼？」

百里彤雙目注視着他良久，問道：「啊——看你說話神情，這人一定是不簡單了？」

江元微微一笑，接着又說道：「他姓蕭，叫蕭飛志！」

百里彤聞言，亦不禁面色大變，失聲道：「啊！原來如此！……我已把他忘記了！」

江元見狀頗爲詫異，問道：「彤兄，難道這蕭飛志就這麼厲害嗎？」

百里彤面上微微一紅，嘆了一口氣道：「唉——江元！有很多事情很複雜，一時也說不清，那蕭飛志與我們百里家是世仇，直到現在，雙方誰是誰非，已無法判定了！那蕭飛志共有兄弟兩人，他弟弟名

叫蕭乾元，比他小很多，現在他們家族內只有他們兩個後裔，如今蕭飛志仍冒死前來復仇，眞是無法化解的了！」

百里彤說着感喟了一陣，又接着說道：「如果我猜測得不錯，蕭飛志已下了必死之心，他一定把幼弟寄住秦家，隻身來此復仇了！」

江元不明其意，問道：「你說的是什麼秦家？」

百里彤吁了一口氣，接道：「這話說來可就太長了，蕭飛志之父，當年救了秦夢海全家性命，秦夢海爲了感恩，就把他最小的女兒，許配了蕭飛志的幼弟蕭乾元

現在蕭飛志來此尋仇，必然把蕭乾元寄往秦府，如果他有不幸，也爲他蕭家保有一條後根！」

江元細細的思索了一下，想起了路上遇見秦長安之事，不禁恍然大悟，知道秦長安便是秦雲倩之兄。

當下二人又談了一刻，百里彤站了起來，笑道：「江元！今天晚上沒有什麼事了，你可以放心睡覺，我明天一早再來找你！」

江元點了點頭答應，百里彤別過之後，出房而去。

江元順手把門關上，心中忖道：這裏的人都是這麼神秘，想也想不透，乾脆睡覺好了！

江元把燈光撥成至大，脫衣登床，經過了連日的奔波，上床立時覺得乏累異常，不覺沉沉睡去。

在天將五更的時候，江元似乎被一些聲響驚醒，微微睜開了眼睛，只見自己腦頭的窗戶，原是開着，不知何時被人關上了。

江元最初有些奇怪，繼之一想，忖道：也許是風吧！我何必如此多心！

在天亮前後，是每一個人睡意濃厚的時候，江元也不例外，他閉上了眼睛，又沉睡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江元睡夢之中，突然間聞得一股極大的辛辣之味，直入腦際，

江元大吃一驚，掙扎着坐起，可是他頭才離枕，便覺一陣極大的昏眩，又不自主的睡了下去。

那古怪的氣味越來越重，江元心中明白，強自屛息，忖道：我可不能不出去，不然必死無疑。

江元想到這裏，奮起了全身之力，由牀上躍了起來，只聽得「砰！」的一聲大響，他整個的身子，把兩扇緊閉着的大木窗撞開，落在了院中。

飛雪之下，只見一條疾快的身影，閃電的越向了一排枯樹的後面，江元心中大怒已極，大叫道：「匹夫！那裏跑？」

他點脚之下，身如飛鶩，隔空十餘丈，飛越過去，這等身手確實可以傲視武林了！

可是，江元落下之後，却覺得一陣昏眩，再也支持不住，「砰！」的一聲，摔落在地。

這時他已在半昏迷狀態，心中雖然明白，可是頭痛欲裂，全身無力。

他知道自己中了劇毒，已侵入心腑，忖道：天祐我！萬萬不能昏迷，不然就無救了！

可是，儘管他極力的去支持着，儘管是寒風可以使人清醒，但江元還是慢慢在昏迷之中……

他心中默禱着：「我不能昏迷，我不能昏迷，不然我就無救了。」

他覺得喉似火燒，不自主的張開了嘴，大片的飛雪立時落下。

片片的雪花，在他口中溶化，變成了冰水，順着喉嚨流入了腹中。

江元在垂死邊緣，却料不到，這些雪水，竟成了救命的瓊漿。

江元有些清醒，緩緩的睜開了眼睛，奮力的抬起了膀子，想摸出一丸丹藥，可是他由床上奮起，全身只是一套內衣褲，並未帶他在身上。

他無力的垂下了手臂，心中失望已極，可是人類在死亡的邊緣，那種掙扎的勇氣是驚人的。

江元想到了是雪花使自己清醒了過來，於是他繼續抓了大把的浮雪，塞入了口中。

說也奇怪，冰雪入口之後，江元的精神越發好了起來，不禁使他感到興奮。

於是，他極力的提着氣，按照他以前坐功時的要領，吐納起來。

大約過了半盞茶的時間，江元已完全清醒了，這時他除了頭昏之外，並無其他異狀。

江元費力的由雪地裏爬了起來，渾身已濕透了，皮膚已凍成了暗青色。

他赤着脚，一步一步的跨到窗前，那兩扇結實的大木窗，已被他撞毀了。

江元由窗口爬入，他匆匆的把濕的衣服脫掉，換上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又含了三粒丹丸，坐在床上，靜心的吐納。

在天光初明的時候，江元的精神已恢復了。除了身上有些發軟之外，已沒有其他的病徵了！

可是，他那裏知道，毒性已深藏於內，以致註定了他一生悲慘的命運。

在以後的數十年中，他所能被江湖尊稱的，只是一聲「病俠」，而非「九天鷹」了。

江元下牀換上了一件長衫，他細看牆角，有一堆被風吹亂的灰燼，此外別無他物。

江元知道，這種毒烟是由一種極小的植物，燃燒出來而成的，由於地上已無殘枝了，所以無法判定它是何種類的毒物。

他坐在窗前，細思昨夜之事，還有些不寒而慄，忖道：萬幸我發覺得尚早，不然只怕現在早已成了一具挺屍了！

江元正在思付之際，已有傭僕打水伺候，當他看到室內兩扇柴木大窗，已然被撞得破爛時，好似非常吃驚，詫異的望了江元一眼，可是並不敢詢問。

江元也不想多說話，洗漱已畢，下人又送上來早餐。

往日江元的食量是很大的，可是這時候他才喝了一碗「八寶粥」而已，已然覺得肚子發漲，再怎麼樣也無法吃下去了。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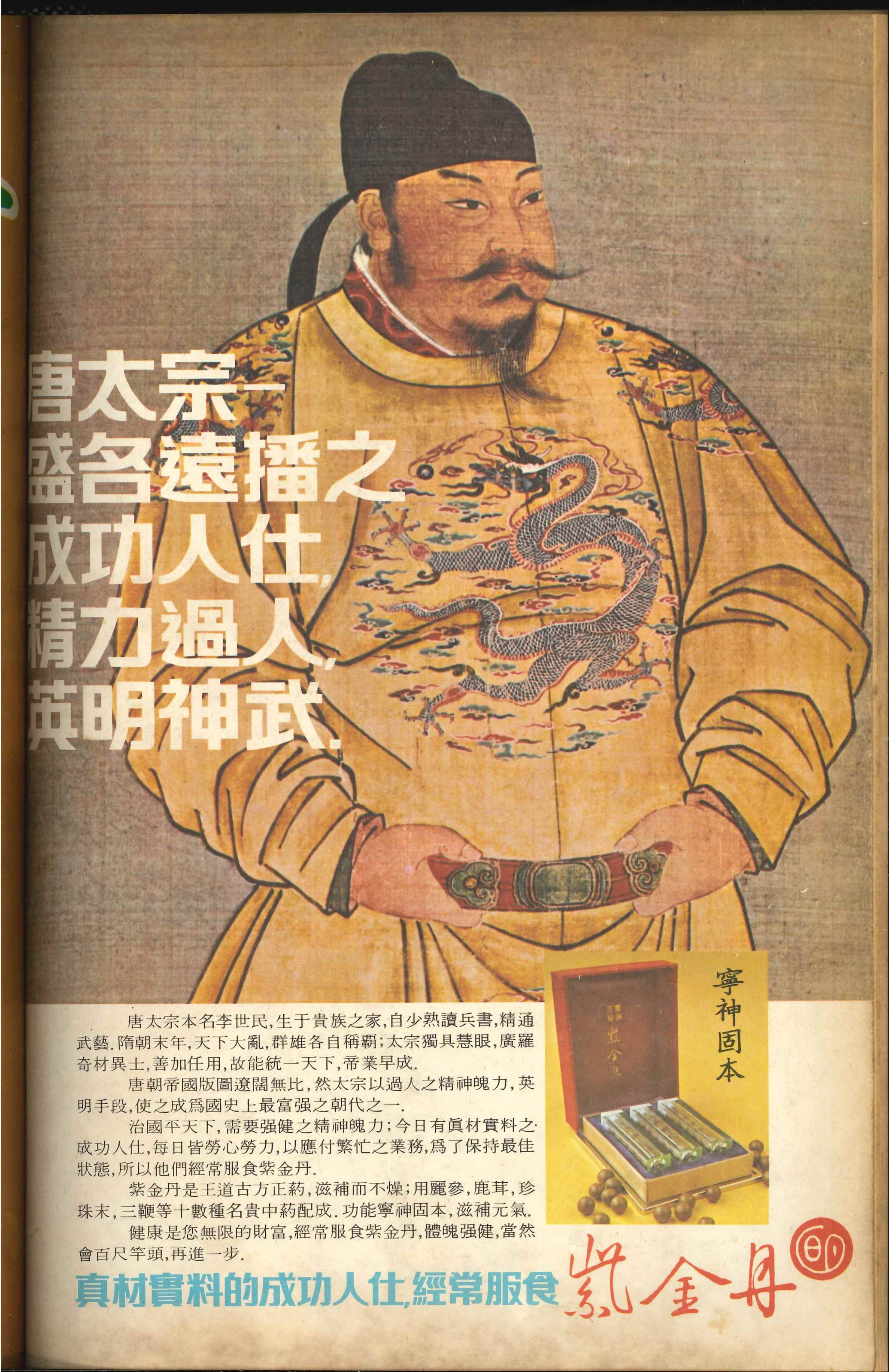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明太祖（元晉宗致和元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西元一三二八——一三九八）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安徽濠州人。為明代開國之君。為人英毅果斷，有雄才，幼曾入寺為僧。元祚既衰，羣雄並起，元璋投軍郭子興麾下，以謀恢復漢室。因其撫御士卒有方，故攻無不克，後勢力漸張，滅陳友諒、張士誠等，終於北克燕京，代元而有天下。建都南京。在位三十一年，謚高皇帝。太祖為復漢威儀，即位後禁胡服胡語，全國衣冠悉如唐制。又厲行法治，嚴懲貪暴，政風為之一變。

陳捷先敬撰　吳平拜書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寧神固本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